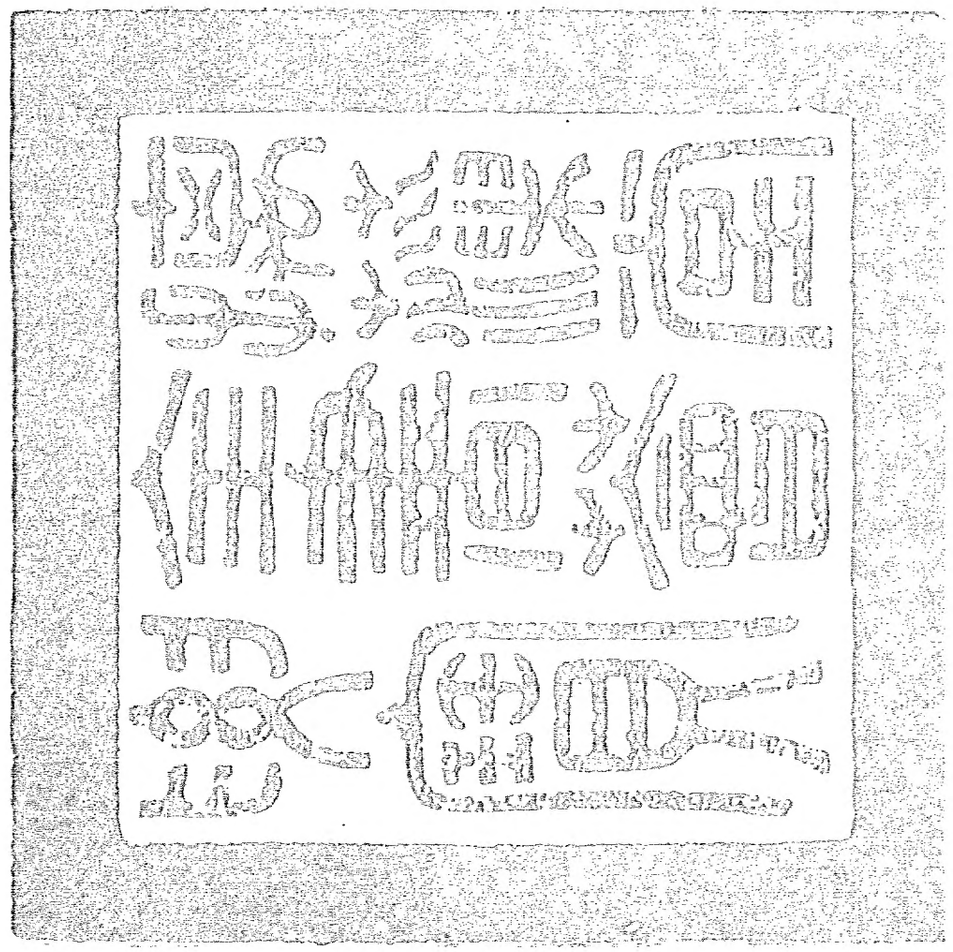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集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十八册

Z121.5
CH1
93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书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201

御選古文淵鑒

〔清〕徐乾學等編注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古文淵鑑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古文淵鑑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一

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知事臣郭祚熾

御製古文淵鑑序

夫經緯天地之謂文文者載道之器所以彌綸宇宙統括古今化裁民物者也是以乾苞坤絡非文不宣聖作賢述非文不著其為用也大矣書契以後作者代興簡冊充盈體製不一約而論之靡不根柢於羣聖權輿於六籍如論說之類以疏解為主始於易者也奏啟之類以宣述為義始於書者也賦頌之類以諷喻為指始於詩者也傳序之類以紀載為事始於春秋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雖流別各殊而鎔裁有體於是能言之士抒寫性情賁飾詞理同工異曲以求合乎先程皆足以立名當時垂聲來葉彬彬郁郁稱極盛焉然而代不乏人著作既富篇什遂繁不有所裒輯慮無以觀其備也不有所銓擇慮無以得其精也古來采核之家載在四部名目滋多類皆散佚其流布人區者自蕭統文選而外唐有姚鉉之文粹宋有呂祖謙之文鑑皆限斷年

代各為一編夫典章法度粲然一王之制前不必相師後不必相襲此可限以年代者也至于文章之事則源流深長今古錯綜盛衰恒通於千載損益非關於一朝此不可限以年代者也諸家之選雖足鳴一代之盛豈所以窮文章之正變乎朕留心典籍因取古人之文自春秋以迄於宋擇其辭義精純可以鼓吹六經者彙為正集即間有瑰麗之篇要皆歸於古雅其綺章秀製弗能盡載者則列之別集傍采諸子錄其要論以為外集

煌煌乎洵秉文之玉律抽牘之金科矣夫帝王之道質文互用而大化以成聖賢之業博約並施而性功以備是書也雖未足以盡文章之勝於聖人游藝之旨亦庶乎其有當也夫

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 題

御選古文淵鑒總目

卷一 周左傳
卷二 周左傳
卷三 周左傳
卷四 周左傳
卷五 周國語
卷六 周國語
卷七 周公羊傳 穀梁傳

卷八
周戰國策
卷九
秦戰國策
卷十
漢高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卷十一
漢賈山　賈誼　蔣昭　董仲舒　淮南王安
卷十二
漢鼂錯　枚乘　董仲舒　淮南王安
卷十三
漢嚴安　徐樂　司馬相如　主父偃　東方朔
吾丘壽王　司馬遷
卷十四
漢王吉　路溫舒　魏相　趙充國　鄒昌　張敞
貢禹　蕭望之　王褒
諸葛豐
卷十五

漢劉向　杜欽　翼奉　薛宣　王尊　公乘興
劉輔　谷永　梅福
卷十六
漢孔衍　耿育　王嘉　毋將隆　師丹　李尋
鮑宣　揚雄　劉歆　賈讓
卷十七
漢光武　明帝　明德馬皇后　章帝　和帝
和熹鄧皇后　殤帝　安帝　順帝　桓帝
卷十八
漢竇融　馬援　朱勃　班彪　桓譚　杜林
張純　鄭興　陳元　朱浮　第五倫　章彪
孔僖　何敞　徐防　魯恭　魯丕
卷十九
漢班固　崔駰　傅毅　劉珍　陳忠　羅晡　廣訓
左雄　邯鄲
卷二十
漢劉梁　李固　皇甫規　陳蕃　劉瑜　劉陶
張敞　傅燮　蔡邕　鄭康成　孔融　應劭
劭　陳琳　臧洪
卷二十一
三國魏文帝　明帝　陳王植　董昭　王朗
劉廙　衛覬　楊阜　高堂隆　蔣濟　杜恕
程曉　夏侯太初

卷二十二
三國　蜀　漢昭烈帝　諸葛亮　吳大帝　景帝
　駱統　諸葛恪
卷二十三
晉　武帝　元帝　明帝　康帝　穆帝　簡文帝
　羊祜　杜預　荀勗　庾峻　劉寶　劉頌
　劉毅　傅咸　李密　陳壽　虞溥　張悛
　閻纘　陸機　劉琨
卷二十四
晉　干寶　庾亮　荀崧　范甯　蔡謨　王羲之
　孫綽　徐邈　戴逵　韓延之
卷二十五
宋　武帝　文帝　孝武帝　始安王休仁　傳亮
　何尚之　范曄

卷二十六
齊　高帝　武帝　豫章王嶷　竟陵王子良　孔
　顏顗　顧憲之　孔稚圭
梁　武帝　卻陵王綸　沈約　任昉　蕭子顯
陳　文帝　徐陵　沈炯
卷二十七
北魏　太武帝　文成帝　孝文帝　任城王澄
北海王詳　元暉　張普惠　韓麒麟　韓
　顯宗　孫惠蔚　崔光　甄琛　邢巒　高謙
之

卷二十八
北齊　邢卲　杜弼
卷二十三
北周　武帝　蘇綽　庾信
隋　文帝　牛弘　李諤
卷二十九
唐　高祖　太宗　睿宗　明皇帝　肅宗　代宗
　德宗　武帝
卷三十
唐　傅奕　徐賢妃　房喬　褚遂良　張玄素　李
　百藥　馬周　岑文本　張鷟　張說　蘇頲
卷三十一
唐　狄仁傑　劉知幾　陳子昂　蘇安恒　崔融
　張柬之　宋璟　張說　蘇頲　張九齡
卷三十二
唐　張均　劉秩　孔璋　柳芳　顏真卿　郭子
　儀　楊綰　賈至　元結　劉晏　常袞　獨
　孤及　李華　李翰
卷三十三
唐　陸贄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唐權德輿　高郢　柳冕　梁肅　沈既濟　于公異　裴度　李絳
卷三十六
唐韓愈
卷三十七
唐韓愈
卷三十八
唐柳宗元
卷三十九
唐劉禹錫　李翺　田弘正　白居易　元稹　劉禹錫　呂温　皇甫湜　舒元輿　李漢　歐陽詹
卷四十
唐杜牧　鄭亞　孫樵　李商隱　羅隱　陸龜蒙　皮日休　沈顏
卷四十一
五代後唐莊宗　李繼岌　李嚴　周世宗　王朴　南唐主李昇　南唐主李景　張義方　江文蔚　歐陽廣　潘佑　馮涓　幸寅遜　田淳　吳越王錢鏐　丁思覩

卷四十二
宋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卷四十三
宋張齊賢　田錫　王禹偁　陳靖　魯宗道　孫奭　尹洙　蘇舜欽　宋祁　張方平　王琪　蔡襄　包拯　石介　吳育　錢公輔　鄭獬　范仲淹
卷四十四
宋韓琦　富弼　司馬光　范鎮　范百祿
卷四十五
宋歐陽修
卷四十六
宋周惇頤　張載　程顥　程頤　楊時　范育
卷四十七
宋王安石　王安國　蘇洵
卷四十八
宋余靖　劉敞　劉攽　呂誨　字文之邵　沈括　孫覺　鄭俠
卷四十九

宋蘇軾

卷五十

宋蘇軾

卷五十一

宋蘇轍

卷五十二

宋曾鞏

卷五十三

宋曾鞏 曾肇

卷五十四

宋韓維 劉摯 蘇頌 呂公著 呂大防 呂大鈞 范純仁 李清臣

卷五十五

宋范祖禹 江公望 晁補之 陳師道 張耒 秦觀

卷五十六

宋王令 鄒浩 李之儀 晁說之 李昭玘

宋李綱 汪藻 程俱 羅從彥 王十朋 楊萬里 周必大 鄭樵 李燾

卷五十八

宋胡宏 劉子翬 朱松 羅願 沒 彭龜年 劉光祖 陳傅良 程大昌 范浚 陳淵 陸游

卷五十九

宋朱熹

卷六十

宋朱熹

卷六十一

宋朱熹

卷六十二

宋張栻 呂祖謙 陸九淵 陳亮 葉適

卷六十三

宋蔡沈 陳淳 真德秀

卷六十四

宋魏了翁 黃震 王柏 金履祥 謝枋得 王予才 方逢辰

臣等謹案古文淵鑑六十四卷

聖祖仁皇帝御選內閣學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康熙二十四年
製序頒行始自春秋左傳迄於宋臣之作千有四百
餘首按代為次以散體為主而間及排偶去
取謹嚴凡有關於垂世立教及指陳事勢切
於身心家國者以理則純以詞則茂而後登
選注亦徵引簡切務在考覈人地出處而不
徒以字句為訓洵可謂綜百代之風會垂萬
古之典則者矣乾隆四十一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御選古文淵鑑卷一目錄

周

左傳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公元年
衛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魯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鄭伯侵陳 隱公六年
鄭伯命大夫百里居許 隱公十一年
魯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公二年
隨季梁勸修政 桓公六年
楚屈瑕伐羅 桓公十三年
魯齊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
晉獻公娶驪姬 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 閔公二年
楚屈完對齊侯 僖公四年

御選古文淵鑒卷一目錄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齊管仲論受鄭子華 僖公七年
晉秦韓之戰 僖公十五年
晉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宋楚泓之戰 僖公二十二年
敘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公二十三年
富辰諫襄王 僖公二十四年
魯展喜犒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晉文公始霸 僖公二十七年

御選古文淵鑒卷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姬姓黃帝苗裔后稷之後武王伐紂而有天下至幽王為犬戎所弒謂之西周平王東遷洛邑謂之東周即春秋之始也

左傳左丘明魯史也孔子將修春秋與丘明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丘明懼弟子之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事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是為春秋內傳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鄭姬姓周宣王封其母弟桓公友傳子掘突是為武公申姜姓國

生莊公及共叔段 段出奔共故曰共叔段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寤寤而莊公已生之難應劭云兒墮地開目視為寤生

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 制邑在鄭險之邑巖號叔死焉他邑唯命 號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請京使居之謂之京

城大叔京邑鄭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也令屬鄭之邑兩屬於己公子呂曰公子呂鄭大夫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廩延鄭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于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雖厚必崩也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無鍾鼓曰襲將掩鄭之不備夫人即武姜鄭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鄢邑共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

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本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遂實

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城潁鄭地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潁谷邊邑封人典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助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闕掘也隧地中也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大隧之中也公出而賦大隧之外此亦當時所賦也融融洩洩舒散相得之貌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莊公失於教誨而又不能厚於親親之道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大雅既醉篇

衛石碏諫寵州吁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衛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齊姜姓大公望之後得臣齊大子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衛詩又娶於陳曰厲媯媯陳媯姓虞舜之後○媯九危反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

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石碏衛大夫○碏仕略反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眕重也言不能自安自重○眕之忍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隱四年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而陷殺之立公子晉是為宣公

魯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弗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軌法也物采也可法謂之軌可采謂之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三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眾而還振整也旅眾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胎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略總攝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矢陳也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鄭伯侵陳　隱公六年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大獲俘馘往歲鄭伯請成於陳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五父陳公子佗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也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

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曰周任大夫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薀積也崇聚也○芟所銜反薀紆粉反

鄭伯命大夫百里居許隱公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郛謀伐許也郛鄭地許姜姓堯四岳伯夷之後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也蓋授兵車於祖廟也凡出師必告於祖廟而奉遷祖廟之主以行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林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蟲弧以先登蟲弧旗名○蟲音弧反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蟲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寓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公孫獲鄭大夫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姻相與輔車相依脣亡則齒寒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禋潔齊以享謂之禋寡人之使

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圍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將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殺音加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

夫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魯臧哀伯諫納郜鼎桓公二年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宋子姓微子啓之後郜大鼎郜國所造器也宋華父督弒殤公立莊公以賂桓公者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之僖子名達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大羹不致越席結草○越戶括反大羹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偪也裳畫衣也冕冠也黻韠也以蔽膝也韠玉飾也帶裳幅舄行縢者縢纏腰○幅音逼若今偪也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綖冠之繫也昭其儉也袞冕黻珽袞畫龍於衣也珽玉笏也黻韠以蔽膝也舄複履○舄音昔複扶又反下而上者舄冠上覆○舄音細多政反紘音宏綖音延○紞都敢反珽他頂反韠補履反鞶帶也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縿在馬膺前○縿音參鞶步干反游音留昭其數也各有文章以文章為飾昭其文也車服器械之飾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示器物不虛設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旆動皆有鳴聲○錫音揚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

夫官也僖伯諫觀魚其子哀伯諫納鼎故曰有後於魯

隨季梁勸修政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楚羋姓其先鬻熊事周文王至成王時封其曾孫熊繹于楚傳至熊通僭稱武王隨姬姓使遽章楚大夫○遽其呂反求成焉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官名董正也正二國之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

也張自修大也少師修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羸劣追反熊率且比曰楚大夫○率音律且子余反季梁在隨賢臣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以欺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腯徒忍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純色全也腯亦肥也粢稷也曰粢在盛曰盛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蠹也皮毛無疥癬○瘯七木反蠹力果反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堪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屈瑕伐羅桓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楚屈瑕楚大夫伐羅羅熊姓國在宜城縣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莫敖楚官名即屈瑕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桓十一年莫敖敗鄖於蒲騷狃狀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陽隨縣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因於治父荒谷治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魯齊侯勺之戰莊公十年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魯人請見劌古衛反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者謂在位有祿食肉者間猶厠也又何必厠其間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晉獻公娶驪姬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晉姬姓武王子成王弟唐叔虞之後賈姬姓國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唐叔子孫別在狄者狄狐姬生重耳小戎子允姓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納女於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娶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使言於公曰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平陽蒲子縣二屈平陽北屈縣或曰二當為北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事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即謂蒲于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絳邑名晉所都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壓傷晉室傳四年驪姬譖殺申生重耳奔翟夷吾奔梁

晉獻公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閔公二年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

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君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周大夫諗周桓公名黑肩諗告也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名罪

楚屈完對齊侯僖公四年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
名奭吾夫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履所履跋之界淮南有故穆陵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王
闕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泲之以酒為縮酒尚書
包匭菁茅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 卷一 十六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
侯曰豈不穀諸侯孤寡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徵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
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宮之奇諫假道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仲雍之後虢叔之後皆姬姓僖二年晉假道於虞伐虢滅下陽宮之奇虞忠臣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
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
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親以寵偪猶
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書蔡仲之命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君陳又
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書旅獒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

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晉掌卜大夫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斬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百里矣以媵秦穆姬晉獻公女為秦穆公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即百里奚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人也虞且言易也

齊管仲論受鄭子華傳公七年

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

晉秦韓之戰傳公十五年

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令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侵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馬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傳十六年鄭殺子華

晉秦韓之戰傳公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僖九年秦納晉惠公)秦穆姬屬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虢界也解梁城河東解縣西南)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徒父秦之掌龜卜者)涉河侯車敗(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千乘諸侯也言千乘三度敗去之後獲其狐之雄者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地晉侯謂慶鄭晉大夫)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邻嚳之父御嚳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誨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狡戾也僨動也)及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秦大夫子桑)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殺也)輅五稼反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髮下垂也拔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辭馬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

夢是踐豈敢以至（僖十年晉獳突遇大子大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獳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晉侯烝賈君故曰無禮）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簡璧蠆弘姊妹）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發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我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子桑曰（即公孫枝）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名之（郤乞晉大夫瑕呂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又稱陰飴甥姓呂字子金）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代貳也圍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爰易也）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晉陰飴甥對秦伯（僖公十五年）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即呂甥也食采於陰縣東有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我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

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七為一牢蛾析晉大夫）謂慶鄭曰盡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饋猶也）曰吾怨其君而於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賦即惠公許賂河外列城五之地）

宋楚泓之戰　僖公二十二年

楚人伐宋以救鄭（是年三月宋襄公伐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子魚也名目夷襄公庶兄）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胡耇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儳仕銜反）

敘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重耳奔蒲晉獻公使伐蒲事在僖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狐突伯行之子字子犯）趙衰（風弟字餘）顛頡魏武子（名犫畢萬封于魏犫其後也）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隗姓○廧在良反咎古刀反隗五罪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儵直由反）以叔隗妻趙衰生

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名滑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姬姓文王之後曹叔振鐸之後）于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合也脅肋也蓋肋下肋骨合此僖負羈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材）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為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鞬九言反）子玉成得臣也為楚令尹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於海喻秦公賦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明年秦伯納之於晉是為晉文公遂霸諸侯）

富辰諫襄王（僖公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入滑在僖二十年）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鄭大夫）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大夫）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厲公納惠王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周大夫）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滎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邘音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名位不同禮物各異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名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名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

忘禍王又興之其若丈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二子周大夫）
夫出狄師（是年狄伐鄭取櫟尋奉王子帶攻襄王王出適鄭晉文公納王以定王室）
魯展喜犒齊師（僖公二十六年）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洮盟在二十五年）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使展喜受勞師之辭命於柳下惠）齊侯
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
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
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
月令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對曰恃先王之命昔
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
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
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
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
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晉文公始霸（僖公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楚成王宋公孫固宋莊公孫）如晉告急先軫曰（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施救患報宋贈施）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
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逼齊）於是乎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
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
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
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偃之兄）

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
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中行桓子）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
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
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二十五年晉侯逆王入于王城）入務
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
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持三日糧退三十里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
豐焉明徵其辭（民以貨物易資財者不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價）公曰可矣乎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

執秩以正其官 執秩之官 楚申公叔侯戍穀 主爵 在僖二十六年 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目錄

周

左傳

晉楚城濮之戰 僖公二十八年

鄭燭之武說秦伯 僖公三十年

秦蹇叔諫穆公襲鄭 僖公三十二年

秦師自鄭入滑 僖公三十三年

晉敗秦師于殽 僖公三十三年

魯躋僖公 文公二年

秦穆公濟河焚舟 文公三年

宋樂豫諫昭公 文公七年

晉郤缺說趙宣子 文公七年

魯季文子出晉僕 文公十八年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楚子入陳 宣公十一年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目錄

楚子圍鄭宣公十二年
晉楚邲之戰宣公十二年
齊衛新築之戰成公二年
齊國佐對晉人成公二年
晉卿讓功成公二年
晉單朔獻齊捷于周成公二年
晉知罃對楚子成公三年
晉韓厥謀遷國成公六年
劉子論成肅公受賑成公十三年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左傳

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時楚子圍宋公曰宋人告夫

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悵呂卻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

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王使伯棼子越椒也闢伯比之孫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若蕩賈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已功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言亢猶當也讐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小子慭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酅胡圭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盬啑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楚大夫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韅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韅許見反靷以刃反鞅於杖反靽音半晉侯

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于王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

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衛雍鄭地滎陽卷縣東北有衡雍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鄭燭之武說秦伯僖公三十年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此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佚之狐鄭大夫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

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倍鄰倍益也鄰謂晉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也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惟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闕猶削小也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三子皆秦大夫反為鄭守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秦蹇叔諫穆公襲鄭僖公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卜偃掌占龜兆因龜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鑰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名百里奚之子）百里西乞（名術）白乙（名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中壽百歲）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皐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峻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秦師自鄭入滑（僖公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以傳車起姜戎）

晉敗秦師于殽（僖公三十三年）

之兵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衰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絰 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

記禮所由變 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公何在而殺之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蒐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晉大夫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縈臣覺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亟欲報仇）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替廢也）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文二年）

秦穆公濟河焚舟（文公三年）

魯躋僖公（文公二年）

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禹父湯不先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祖帝乙微子鄭祖厲王鄭桓公父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

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頌閟宮篇）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閟我諸姑遂及伯姊（邶風泉水篇）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魯大夫名）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文仲之賢大夫）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妾婦人賤者織蒲可以為席）下展禽（柳下惠之賢而廢之）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文公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郟王官郟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眚無心掩其善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眚惡素其善與人之壹也壹一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名南采蘩篇方者曰沼小者曰沚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也風夜匪解以事一人大雅烝民篇美仲山甫也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有聲篇美武王能遺善謀以安成子孫也子桑有焉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宋樂豫諫昭公文公七年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莊公子為右師公孫友目夷子為左師樂豫戴公元孫為司馬鱗矔桓公孫為司徒矔古曜反公子蕩桓公子為司城華御事華元子也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蔓草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蔓蓼繁滋者以本枝廕庇之多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八尺曰尋所以量木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子孫殺公孫固公孫鄭子公孫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晉郤缺說趙宣子文公七年

晉郤缺郤芮子言于趙宣子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文元年晉侯伐衛取之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大禹謨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明年晉歸衛匡戚之田

魯季文子出莒僕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子莒紀公名庶其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季文子桓公子季友之後名行父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掩匿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即皐陶字○隤音頹敳音哀檮音桃戭音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貔貅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也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敦徒本反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蒐隱也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好奇其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

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儁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饕餮貪財為餮貪食為饕○餮他刀反饕他結反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楚子莊王伐陸渾之戎在伊川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貢物而鼎象之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今河南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楚子入陳　宣公十一年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轘音患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十年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

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蹊音兮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二子于陳鄉於陳書有禮也

楚子圍鄭 宣公十二年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大音太且巷出車出車于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鄭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

九縣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楚大夫入盟于皇質于良鄭伯弟

晉楚邲之戰 宣公十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士會士季也初封隨後改封于范遂為范氏郤克佐之郤缺于趙朔將下軍趙朔趙衰子趙盾趙衰子趙括趙嬰齊皆趙衰子趙同趙衰子趙嬰齊為中軍大夫趙括趙嬰齊皆趙衰子趙朔趙衰子趙盾趙衰子

譖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蒐為教為宰蒐教狝叔敖宰令尹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蓐音辱前茅慮無慮無軍行前有斥候踦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詩頌篇名遵循也養養晦昧也時是也言武王之師循養是昧者致討于昧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竘子曰不可竘子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未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

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即荀首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上師之臨三三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卦初六爻辭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坎為衆坤為衆變為兌兌柔弱川壅為澤坎為川坤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令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師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獻子韓厥子竘子尸之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令鄭屬楚故曰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邲邲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邑名楚官多名為尹子重將左莊王弟公子嬰齊公子反將右公子側伍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嬰人伍參欲戰

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施軍前大旗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言晉之林父新將中軍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疏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滎陽京縣東北管有城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在滎陽縣北○鄗音交反

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于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疏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武子樂書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謹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疏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閒二先君之出入自克庸以來在文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

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人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致師謂單車挑戰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廉頗藺相如摩壘而還藺相如驅疾摩近也壘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菆側留反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師也掉正也○掉徒弔反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截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矣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讐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滎澤在滎陽縣東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尪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

請名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郤克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韋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覆為伏兵七處敖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說舒銳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屈完子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軶車逆之軶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小雅六月篇軍志曰先人有

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
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
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楚大夫將
右拒卒以逐下軍右拒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
侯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唐狡蔡鳩居皆楚大夫曰不穀不德而貪
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
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
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駒伯邻克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
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
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
戶止也淳熙九經本長平游御史本相臺岳氏本廷作戶而建安本作尸君以此始亦必以
終言楚王以左廣始出亦必以左廣終歸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人
又慙之拔茷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茷大旗也拔茷投衡上使不帆風羞輕○慙其器
反扣古楚反
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
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回趙傻在後使老稱也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
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之子知罃知莊子之孫
反之知罃知莊子之子旋家兵反還戰厨武子御魏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
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房箭舍箭厨子怒曰非子之
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晉澤名其地多
出楊柳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
乎吾不可以苟射敖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
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
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
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
之周頌時邁篇又作武周頌武篇名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
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賚之篇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桓之篇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北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能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出軍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令作先君宮告成事謂祭告所載主于宮中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令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子服石制）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四月篇）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士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得臣即子玉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宣十五年荀林父敗赤狄滅潞晉侯賞以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以瓜衍之縣）

齊衛新築之戰（成公二年）

新築人仲叔于奚（守新築大夫）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孫桓子侵齊戰敗桓子孫良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以邑宮縣四面諸侯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繁步干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齊國佐對晉人（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戰于鞌齊師以敗故追之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

齮音倚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皆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既醉篇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小雅信南山篇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令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商頌長發篇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

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若齊辛勝亦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爰婁去齊五十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汶陽之田本魯地為齊所侵公會晉師于上鄍上鄍鄍地闕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樂書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輿帥皆大夫也晉卿讓功成公二年

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魯侯賜

晉師歸鞏（歸自鞏）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克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范叔即范文子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晉鞏朔獻齊捷于周成公二年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獻鞏之捷）王（定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單襄公王卿士）馬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大國三卿）其二卿命于天子鞏伯即鞏朔為上軍大夫名位卑微未達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

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晉韓厥謀遷國成公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音夜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鹽鹽也倚氏縣鹽池是○鹽音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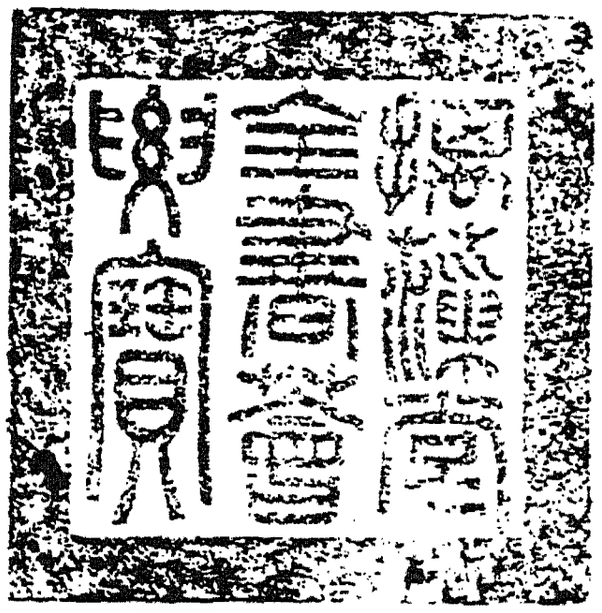
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厥夢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厥子從公立於寢庭謂厥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惡疾也覩成也易覩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羸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沈溺濕疾重腿足腫不如新田平陽絳邑縣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高卑為山止水為澤草木為林鹽鹵為鹽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為樂公說從之夏

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

劉子論成肅公受脤成公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王簡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脤市軫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是年夏五月成肅公卒于瑕

謹案第十頁後一行大雅有聲篇刊本有聲訛烝民據詩經改



校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目要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目錄

周

晉楚鄢陵之戰傳　成公十六年

晉悼公復霸成公十八年

祁奚請老襄公三年

晉魏絳對晉侯襄公三年

晉悼公縣上治兵襄公十三年

晉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公十四年

宋子罕辭玉襄公十五年

魯臧孫論詰盜襄公二十一年

鄭子產論重幣襄公二十四年

子產然明論政襄公二十五年

吳公子請觀周樂襄公二十九年

衛北宮文子相襄公如楚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不毀鄉校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論尹何爲邑 襄公三十一年
衛北宮文子論威儀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論晉侯疾 昭公元年
晏嬰叔向論齊晉 昭公三年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左傳

晉楚鄢陵之戰 成公十六年
晉侯厲公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當
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
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
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 郤錡郤克子荀偃荀庚子林父孫 韓厥將下軍
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 郤犨從父兄弟 遂如齊皆
乞師焉欒黶來乞師 欒黶欒書子 孟獻子曰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 有
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 姚句耳與
往 句耳鄭大夫 楚子 共王 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 令尹將左子重 右
尹子辛將右 公子壬夫 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

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詳祥也古字同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頌思文篇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厎至也音旨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子駟鄭公子騑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在僖三十三年郩之師荀伯不復從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親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於王後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登丘而分也徹幕矣曰將飲馬而反也擇馬而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

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蹙子六反）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淳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淳步毅御晉厲公（步毅即郤至弟）欒鍼為右（欒書子）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郤克（郤克即郤至子名其父）且侵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淳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馬得專之（在君前故）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淳（掀許言反）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尪之子蹲聚也○蹲在尊反）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

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韋熟皮也○韎音妹）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間猶近也）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成二年鞌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車以執之○輅五嫁反）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推於陵中（熒澤閿二年）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言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而退己當死戰乃死楚師薄於險叔

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筏櫟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造於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使某攝飲于重曰夫子嘗與御持矛是以不得搞從者使某攝飲于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識記也謂能記往日之言受而飲之兒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穀陽子反內豎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

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而汝也言初子玉喪師自殺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言雖無先大夫子玉自殺之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子重以義責我敢不引義自裁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晉厲公既勝益驕范文子自裁公聽嬖臣讒殺三郤為欒書所弒晉國大亂皆如文子之言尋迎悼公入立復霸○按西山真氏文章正宗錄左丘明文為冠分辭命議論敘事三條而敘事最有體要如伐楚盟召陵齊桓公之霸也戰于韓秦晉兵爭之始也戰于泓宋襄求霸之終事也戰于城濮晉文公之霸也濟河楚舟奏穆公之霸也戰于邲楚莊王之霸也鄢陵之戰言楚之不競也三代以後王降而霸春秋首尾凡約皆五霸之事左氏纖悉具備而敘次城濮邲鄢陵之戰為史家稽輿讀者詳焉

晉悼公復霸 成公十八年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逮鰥寡惠及微民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

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范武子士會也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辛將右行罕也士蒍獻公司空也為氏弁糾樂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馬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過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藉談父為上軍司馬○過於葛反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長丁丈反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受爵師不陵正旅不逼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逼旅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祁奚請老 襄公三年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晉侯悼公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物事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小雅

晉魏絳對晉侯 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也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魏絳魏犨子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士魴士會子公讀其書曰君

乏使使臣斯司馬斯也此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韋臣旅會令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晉悼公縣上治兵襄公十三年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士匄辭子燮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韓起厥子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仕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

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即士匄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文王篇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小雅北山篇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馮音憑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晉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字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是年衛孫林父逐衛獻公奔齊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益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

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貳佐卿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為詩以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於市旅陳也陳其貨物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夏書胤征篇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宋子罕辭玉 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司城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壁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責玉得富而後使或人歸於其所居

魯臧孫論詰盜 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其邾曹姓庶其邾大夫以漆閭丘二邑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

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
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
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
念功大禹謨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
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鄭子產論重幣　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范匄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
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子西鄭公孫夏寓寄也曰
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
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
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
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滅也沒沒沉
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
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小雅南山有臺篇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
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大雅大明篇

遍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淺我以生乎淺取
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
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
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
焉敢不稽首

子產然明論政　襄公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程鄭荀氏別族子產始知然明然明明謀程鄭將死令其
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
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子大叔游吉也問政於子產子產
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
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吳姬姓子爵泰伯後至壽夢始大僭稱王公子札壽夢子見叔孫穆
子魯大夫叔孫豹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
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

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昭四年豎牛作亂殺穆子請觀於周樂）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言三國同是衛風）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泱於良反）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渢渢中庸之聲扶弓反）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守之以道雖復止處不底滯也）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箾音朔）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湯之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慚於始伐）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舜樂○箾音蕭）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衛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襄公三十一年）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宋之盟在襄二十七年）過鄭印段（公孫黑肱子）汪勞於裴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汪于況反）文子入聘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夫雅桑柔篇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以上文子羽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游吉美秀而文公孫揮子羽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此子產之所謂有禮也

子產不毀鄉校　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游於鄉校鄉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誘息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已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產論尹何為邑　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虒冦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榱所追反僑將厭焉厭於甲反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貫習也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

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吾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衛北宮文子論威儀 襄公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楚靈王圍時為令尹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之篇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大雅抑之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

效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柏舟篇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既醉篇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武成篇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皇矣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

率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楚靈王後葬位死於乾谿

子產論晉侯疾 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平公鄭伯使公孫僑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叔向羊舌職之子名肸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

貽他才反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閼於葛反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大夏晉陽縣參水星也主祀參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金天氏帝少皞有窮子之裔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之長臺駘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洮他刀反障大澤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帝顓頊封諸汾川沇如蕩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有水旱之災則禁祭山川之神若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倚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謂氣聚而不散底謂氣泄而不快露羸也○湫子小反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倚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與幾何言將不久無禮而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明年鄭殺晉侯聞子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明年鄭公孫黑殺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不為天所

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降罷退也樂有五聲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末肢也四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武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令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皿器也器受蟲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害者為蠱穀之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蠱三三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艮為少男少男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為風艮為山山木為風所落蠱壞之象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年十二月趙孟卒

晏嬰叔向論齊晉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如晉晏嬰齊大夫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巾櫛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謂姜少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二公齊先君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乃釋服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

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陳厲公佗之子完奔齊是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豆區釜三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如往也山木往賣於市價如在山不加貴海之雜利往賣於市價如在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多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之後陳氏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行晉國衰弱不能征討故戎車不復駕馬晉政離散不能統一故諸卿不備軍行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嬖寵女家富貴過甚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皂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悛改也慆憾藏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讒鼎名也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肹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肹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惟羊舌氏在而已肹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哀五年齊景公卒陳乞弒其君荼立悼公陽生復弒之陳恒又弒悼公子簡公壬至恒曾孫田和卒有齊國昭二十八年晉滅羊舌氏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目錄

周

左傳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昭公四年

魯申豐論雨雹 昭公五年

晉女叔齊論魯侯 昭公五年

楚遂弒彊論辱晉 昭公五年

鄭人鑄刑書 昭公六年

羊舌肸對楚子 昭公七年

魯孟僖子論禮 昭公七年

晉師曠論石言 昭公八年

晉屠蒯諫平公 昭公九年

楚子華對靈王 昭公十二年

晉荀吳不納鼓叛人 昭公十五年

郯子論官名 昭公十七年

晏子諫誅祝史 昭公二十年

晏子論梁丘據 昭公二十年

鄭子太叔對趙簡子論禮 昭公二十五年

晏子論禳彗 昭公二十六年

仲尼論晉鑄刑鼎 昭公二十九年

邾黑肱以濫奔魯 昭公三十一年

衛祝佗爭先蔡 定公四年

孔子相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楚子西論夫差將敗 哀公元年

仲尼論用田賦 哀公十一年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古編注

周

左傳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昭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子脩祖父如晉求諸侯楚靈王欲專會諸侯使椒舉往晉求之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三塗山名大行轅轅崎嶇也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北即中嶽嵩高山也荊山在新城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鄭事在僖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紓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叔向對曰寡君有

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少安猶言少惰）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

魯申豐論雨雹（昭公四年）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正十二月日在虛危）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正十二月日在虛危）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其出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毛也秬黍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災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啟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令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晉女叔齊論魯侯（昭公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女叔齊即司馬侯）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知禮公曰何

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言揖讓進退此儀文也不可謂之禮經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慭伯也奸大國之盟元年會于虢尋弭兵之盟季武子伐莒取郠請齊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郠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他謂三家也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方夫政叔齊以此諷諫昭二十五年於齊亦孫

楚薳啟彊論辱晉昭公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則有賢人以敝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警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言怎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敝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庳至庳犀也○庳音卑隕反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

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舒魏絳之子鞅士匄之子盈荀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籍談籍偃之子女齊即女叔齊○趯他歷反骼古百反躒力狄反賁音枌選去聲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箕襄邢帶二人韓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已任出使箕氏邢氏族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百乘賦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鞮丁兮反

晉人若喪韓起楊肸叔向本羊舌氏食采於楊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夫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遣疆埸厚為韓子禮王欲殺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啟疆埸厚為韓子禮王欲殺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殺五報反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圃圃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

鄭人鑄刑書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令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法言不能議事以制之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按書呂刑周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書告四方恐即此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

四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周頌我將篇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文王篇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肹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士弱之子同名句與范宣子同名旋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藏爭罪之法也火如象之不火何為是年六月鄭災

芊尹無宇對楚子昭公七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莊以田莊析羽為莊王莊游至於軫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曰取而臣以往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經營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諸侯正封

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篇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政故能啟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紂○夫音扶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盜有寵未可得也王自謂遂赦之赦無宇往也去盜

魯孟僖子論禮昭公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孟僖子魯大夫仲孫貜以此為病事在本年三月乃講學之苟能相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讓厲公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曾孫孔父嘉之父也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於傴○僂力主反傴紆羽反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為饘鬻饘粥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紇武仲也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令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小雅鹿鳴篇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晉師曠論石言昭公八年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有石忽作人言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令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在絳西臨汾水○虒音斯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小雅雨無正篇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昭十年晉平公卒以成虒祁故諸侯皆有二心昭十三年復盟于平丘

晉屠蒯諫平公昭公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逆為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竦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禮記作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

以甲子喪禁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樂不習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臧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知氏即荀氏○悛七全反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 卷四 十三

楚子革對靈王 昭公十二年

楚子狩于州來地名次于頴尾頴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大夫囂音驕子斿帥師圍徐以懼吳徐嬴姓伯爵之後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 卷四 十四

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呂伋齊人謂習樂之人舍業謂舍業學人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康王於周求鼎以為分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以為有國之寶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在新城沂鄉縣南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成王母齊以禦不祥齊王舅也成王母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音郎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鐵柄也破圭玉以飾斧鐵音戚柲音秘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

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招司馬官而言此逸詩也王是以獲沒于祗宮祈祗宮南鄭宮名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貌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益是時穆王遠游過用民力宴飲無度故其詩如此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昭十三年

楚公子比弒靈王於乾谿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荀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逞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貢怠不如完舊貢怠無卒卒終不能終善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死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歸鞮鼓君名○鼓音瞽鞮丁兮反歸之郯子論官名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

晉荀吳帥師伐鼓昭公十五年

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為官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繙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紀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啟者也青鳥鶡鶪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鷫鸘雄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鶻鳩也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雎鳩氏司馬也雎鳩王雎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度○雎七徐反鴡鳩氏司空也鴡鳩鵲鴝也鴡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雉有五種西方曰鷷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鵫雉伊洛之南曰鸐雉鷷雉鵻垣之工也翟雉攻金之工也鸐雉攻木之工也鷷雉設五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衡民者也衡平也

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春扈鴳鵴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老扈鷽鶊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鴳鵴相五土之宜趨民耕種者也竊玄趨民耘苗者也竊藍趨民收斂者也竊黃趨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嗜嗜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為民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鷽鶊趨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晏子諫誅祝史　昭公二十年

齊侯疥遂痁痁瘧疾○疥古拜反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二子齊大夫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罷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屈建即楚子木范會即晉士會范武子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楚子）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五君文襄靈成景）以為諸侯主也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誄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媿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顧忌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益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祓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萑音完麌曰薪細曰蒸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閑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都國之閑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閑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也）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也）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

晏子論梁丘據（昭公二十年）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遄臺名）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

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燀章善反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商頌烈祖篇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瑕玉病也狼跋風篇令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晉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前因之季前爽鳩氏之代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大叔對趙簡子論禮昭公二十五年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事在昭二十四年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趙鞅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麕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六采繪畫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五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

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言其親疎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政務其時要）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審其法則宜其象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簡子曰敢問何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

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小雅車舝篇）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令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

不詔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雅大明篇）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

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小雅車舝篇）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令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

晏子論禳彗 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

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令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仲尼論晉鑄刑鼎昭公二十九年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文子也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三十斤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鼓益用四百八十斤鐵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文公蒐被廬以為盟主令奏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奏禮儆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

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令復興之是成其咎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鞅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地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益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強禦之名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去上聲若艱

難其身身為難難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難去聲若竊邑叛君以徹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徹音澈貪冒之民將實力焉盡力為之不顧於見書○冒亡北反又亡報反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志記事之善者也○數所主反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稱尺證反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能行其法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衛祝佗爭先蔡定公四年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劉文公名卷周畿內諸侯荀寅中行文子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繼旆曰旆示卑鄭晉

於是乎夫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啧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徹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聲為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鼬由又反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甚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甚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

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曲阜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旜○綪倉殷切與茜同茷步貝反大呂鐘名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畧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益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狩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

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啟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昔周文王伐密須獲其大鼓闕鞏甲名姑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啟以夏政亦因夏風俗疆以戎索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成王叔父故曰皆叔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基閒王室也基毒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罪人言放之若散米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尚書蔡仲之命王曰胡胡蔡仲名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曹以伯爵居甸服言小於晉文昭反小武穆國反大故知非尚年也令將尚之是反

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僖二十八年衛成公時奔楚不在會衛叔武攝行其職事以會踐土之盟衛成公乃得反國叔武即衛武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平公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蓋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

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孔子相夾谷之會定公十年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萊所滅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茲無還魯邑）夫人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汶陽田即鄆讙龜陰田）齊侯將饗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故舊典）事既成矣而又饗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鍾磬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禮穢薄若秕稗○秕音鄙稗皮賣反）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饗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饗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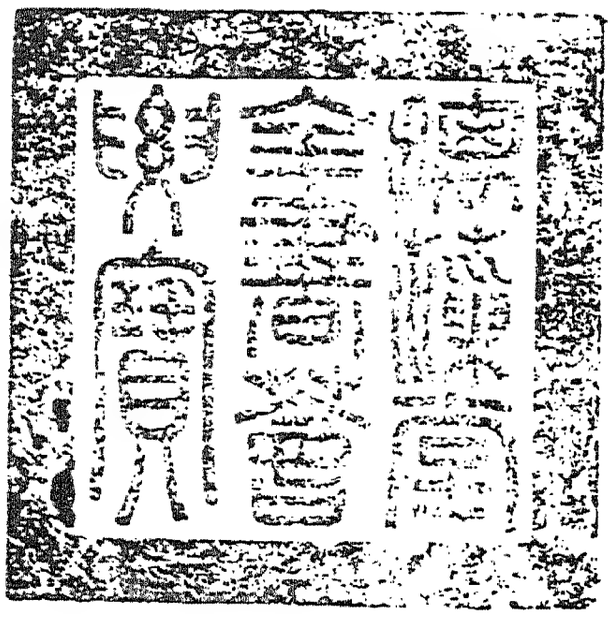
楚子西論夫差將敗（哀公元年）

吳師在陳（是年八月吳侵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闔廬吳王事在定四年）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憚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馬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二年越滅吳）

仲尼論用田賦（哀公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令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

賦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明年用田賦（按子武之敘之入其深自詩書所載而外惟左氏為備當是時強陵衆暴天下靡然薦於戰爭然而到國諸侯朝會聘問則有玉帛以將之好會讌飲則有歌詩以侑之強大之侵伐於小國則稱王之制以折之其不幸而至於兩軍相遇則猶有辭命以先之執榼承飲以勞之使人至今得想見先王之遺風者左氏之書也至其親受於夫子釋經之例尤詳杜預謂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是矣自漢以來學者但知尊公穀而家於空文說經而左氏之學幸賴劉歆固請得立學官然其所記闕有浮夸好奇之失晦於大體如周鄭交質之類或時於長狄榮如兄弟之類或時於秦之類今皆不取擇是非晉亂如晉侯使呂相絕秦之辭命以先之執榼承飲以勞之使人至今得想見先王之遺風者左氏之書也至其親受於夫子釋經之例尤詳杜預謂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是矣自漢以來學者但知尊公穀而家於空文說經而左氏之學幸賴劉歆固請得立學官然其所記闕有浮夸好奇之失晦於大體如周鄭交質之類或時於長狄榮如兄弟之類或時於秦之類今皆不取擇是非晉亂如晉侯使呂相絕秦之辭命皆不取擇之於編首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　浩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五目錄

御選古文淵鑑卷五目錄

周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

厲王虐國人謗王

厲王說榮夷公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

穀洛鬬

周景王將鑄大錢

海鳥曰爰居

宣公夏濫於泗淵

公父文伯退朝

仲尼在陳
齊閻丘來盟
桓公自莒反於齊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古編注

周

國語 班固藝文志春秋家有國語二十一篇注左丘明著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作春秋傳復采録前世穆王以來邦國成敗嘉言善語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左傳為內國語為外二書相副凡事詳於內者畧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

穆王將征犬戎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祭莊界切在荒服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音在荒服

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謚也頌周頌時邁篇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夏戶雅切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

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衰謂啟子太康也廢稷之官不復播農）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失稷官也不窋棄子）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甸千里之內曰甸甸王田也）

服服其職業也）邦外侯服（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侯衛賓服（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甸圻男采衛圻是也）蠻夷要服（蠻蠻男采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戎翟荒服（戎翟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荒服常以貢見於王五圻者侯圻甸圻男采衛圻是也）

夷也夷圻也九州之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甸服者祭（祭供日祭也）侯服者祀（祀供月祀也）賓服者享（享供時享也）要服者貢（貢供歲貢也）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終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修意以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等之序成）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犬戎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乎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厲王虐國人謗王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共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召公名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眄（眄視也）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傳語庶人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

曰瞽樂師典樂典也　史獻書史外史也　師箴師小師也箴刺王闕　瞍賦無眸子曰瞍　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誦箴諫之語也　百工諫百工執技以事上者諫者庶人卑賤見時得失執藝事以諫　庶人傳語庶人不得達傳以語王也　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規盡其規以告王　親戚補察補補過察察政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過　瞽史教誨瞽樂大師史大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　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修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　而後王斟酌焉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

恃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沃曰沃○隰詳立切沃一音切　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　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彘晉地漢為彘縣屬河東

厲王說榮夷公　榮國名夷諡也　芮良夫曰　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芮如銳切　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頌周頌思文篇　夫雅曰陳錫載周　夫雅文王篇　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

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　既已也　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　宣王厲王子名靖藉借也　借民力以為之○藉慈夜切　虢文公諫曰　文公宣王母弟虢仲之後○虢古伯切　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器實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盛音成　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

蕃殖於是乎始敦庞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庞大也○庞莫江切是故稷為大官稷之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覜土覜視也○覜丁賀切瘴憤盈土氣震發瘴厚也憤積也○瘴音障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日月辰於天廟辰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日月皆在營室○辰音晨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王冒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立春日也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潤也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脈滿氣結更為災病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官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祓祓監農不易祓敬也祓齊戒祓除也不易物土之宜○祓音拂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藉田者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王既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洗也及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鬯酒也周禮鬱人掌裸器鬯人掌尊也掌共酒者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

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墢音銍又音發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庶人終於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墨辟在司寇乃命其旅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共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鎛鉏屬○鎛音博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

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敗於姜氏之戎乃料民於大原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仲山父周之卿士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協合也無父曰弥終死也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司寇協姦牧協藏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之珍物敛而藏之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藉田與民狩以商知其數也王治農於藉藉藉於千畝田也蒐於農隙耨穫亦於藉藉言王亦至於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狩於畢時冬田曰狩畢時畢時務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子幽王宮涅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郟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謂陽樊溫原攢茅之屬請隧焉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王勿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之府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言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物隧之屬余一人其流辟於裔

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定王項王子匡王弟名瑜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弗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草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草木節解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氏亢之間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馬見而隕霜馬房星也謂霜降之後清風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

揭收而場功使人修囷倉也偫具也畚土籠也揭舉土之器○偫音本揭九王切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畺有寓望畺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以備財用國有林池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備火災夫陳侯之弗圖而單子歸告王

林積木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曰耜柄耒曰野無興草興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班次也執事有次序古閒字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閒閒古字閒閒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敬國賓至關尹以告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庭也宗祝執祀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

司里授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聘禮卿致館司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險易也司寇詰姦姦禁詰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各供其材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也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濯濯之事者膳宰致餐熟食曰餐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師田人養馬故陳芻廄人展車展省車補傷敗也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正長也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脩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儷偶也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棄冠以出不亦簡彝乎彝常也言棄禮簡常服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閒大國晉楚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八年陳侯殺於夏氏八年魯宣之十年九年楚子入陳楚子莊王也

穀洛鬬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之二十四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鬬者兩水格有似于鬬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太子也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墮毀也不崇藪

崇高不防川流曰川不竇澤澤居水也竇決也夫山土之聚也數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唐俗作塘○庫音卑是故聚不陁崩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陁○陁直氏切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匱乏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虞於湛樂虞安也湛淫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堙塞也高謂山陵庫謂池澤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窮伯鯀窮宮鯀國伯爵也○窮古崇字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者謂障洪水堯用殛之於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儀準也而度之於羼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言共工從孫為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汩通也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越揚也也○汩音骨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隩於六切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雹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火無灾燀燀炎起貌○燀音闡神無閒行閒行姦神淫厲之屬民無淫心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螟螣之屬不害嘉穀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厭於涉切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祿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

王之後王謂禹四伯謂四岳也○繫一今切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胄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杞鄫二國夏後也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際封於申齊許其族也世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踣僵也○踣蒲北切絕後無主堙替隸圉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縣黃帝之後共工炎帝之後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胄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

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緜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緜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滑古忽切）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明精氣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雖者嘗焉（雖烹煎也）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夫（雅桑柔篇）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桑柔之十一章）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弭止也）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大王王季文王

也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加武王成王并上十五王謂厲宣幽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至景王悼王并上十五世）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黎九黎苗三苗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滅之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誅之）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緜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則法也謂象天儀地和民順時共神也）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廣尺深尺為畎百步為畝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亂民也一耦之發馬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大雅蕩之篇）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

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王之子夫子晉之弟也多寵人謂寵子朝及臣寶盂之屬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當為貞王名介敬王子也

周景王將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年

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靖公之曹孫

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民患幣輕而物貴則資財少也

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

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

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若不堪小大利之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佔災周固羸

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槩而名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閏石緐均王府則有夏書五子之歌閏門閏之征也石令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閏衝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大雅旱麓之篇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盡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汚曰汚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翦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翦猶屏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爰居雜縣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農之閒有域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帝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高辛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野死於蒼梧之野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寧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為湯以寬治民

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之所避也○煖同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笑笑簡書也三笑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宣公夏濫於泗淵

宣公夏濫於泗淵

宣公名倭濫漬也漬晉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蟄始震也水虞於是乎講罰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眾魚網也罰筍也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眾攻胡切罰力九切鳥獸孕水蟲成此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猜魚鼈以為夏槁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禁令罝兔罟羅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猜拽也槁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猴刺魚鼈以為夏儲○罝音嗟猜側角切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罝當為罝罝麗小網也穽陷也鄂作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網設取獸之物也○麗音鹿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以株生曰蘖槎仕雅切蘖五達切澤不伐天灾木未成

曰魚禁鯤鮞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鯤音昆鮞音而獸長麋麋鹿子曰麋麋子曰麎

○麎音倪鳥皓切鳥翼穀卵翼成也生哺曰穀卵○穀丘候切卵盧管切蟲舍蚳蛾蝝蚳蟓子也可以為醢蝝復陶也可食舍不取也○蚳陳知切蝝於稚切訓也令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藝極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諗告也○諗式荏切師存侍師樂師存名也曰臧罟不如實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實置也○

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祖習也識知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師尹公也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分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日入監九御虔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祭盛祭服者而後即安諸侯朝夕處治也○庶治也庶衆也士朝而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愔淫而後即安工官也愔慢也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庶衆也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所紞以縣瑱當耳者○紞丁感切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紘音宏綖音延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綳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又加之以朝服也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歇五穀布帛之功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令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下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令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仲尼在陳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隼鷂鳥今之鶻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咫八寸曰咫○隼荀尹切楛音苦胡又音滕悼夫子之子惠公陳哀公之孫吳也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刻曰銘括箭羽之間也○括古活切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元女虞遏父之子胡滿也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

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櫝櫃也

齊閻丘來盟

齊閻丘來盟閻丘齊大夫閻丘明也來盟在魯哀八年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也如有失過也陷猶失也景伯何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滿驕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商頌十二篇自考父至孔子又七其七篇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能庇覆之故為恭也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王楚莊王之子也知其過者有疾名大夫曰若沒請為靈若令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桓公自莒反於齊齊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桓公齊大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小白也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奉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使鮑叔為宰鮑叔齊大夫叔牙也宰大宰也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管莊仲之子敬仲也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軍門若今牙門○枹音孚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濱近也管仲臣於子糾乾時之戰親射桓公中鉤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還也得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還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公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

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鬻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鬻）桓公親逆之於郊（逆迎也）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畢掩雉兔之網也弋繳射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容比校民之有道者（容老也）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比級以度（比次也級等也）連其夫家也度法也）導本肇末（導等也肇正也）○導音充）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顛頂也毛髮也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陵為之終（以葬也）而慎用其六柄焉（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其事易（咙亂貌易變易也○咙末江切）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州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言四時各有宜）辨其功苦（功牢也苦脆也）權節其用（節節其大小輕重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旦莫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隨資之也而監其鄉之資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背曰負肩曰儋任抱也何揭也○儋丁炎切何合何切服牛軺馬服牛車也軺馬車也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柯芟權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倨句也柯斨也所以擊草也芟之大鎌所以芟草也○柯古牙切芟所銜切及寒擊菜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菜枯草也○菜古老切通作棄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耨摩平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槍椿也刈鎌也耨茲其也鎛鉏也○槍七羊切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蓑薛衣也茅蒲簦笠也發釋耒耨發本末切釋始亦切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曠曠近也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國都城郭之域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為一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士鄉十五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也伍鄙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是也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為一軍公所將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為左右軍也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為三也臣立三宰三宰三鄉卿各一人也工立三族族屬也工言工商之鄉六市商各三也則各三也市立三鄉市商之鄉六也商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貨無財者振業之也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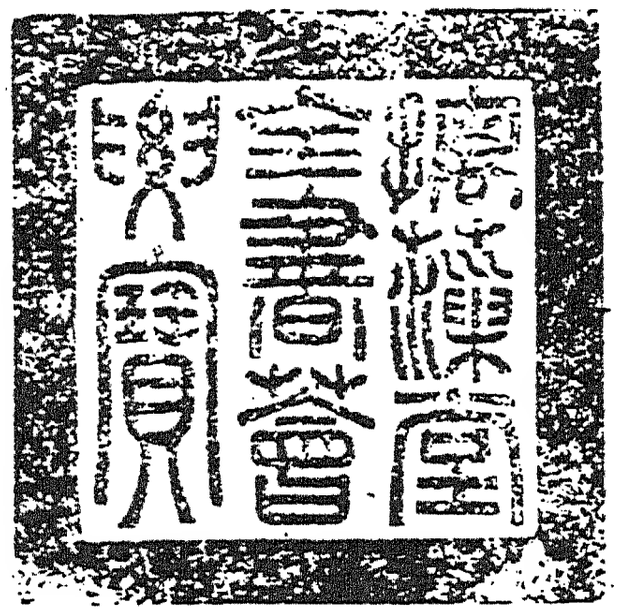
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
周禮五人為伍百人為卒令管子亦以五人為伍而以二百人為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
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
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
伐鄰國不知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
焉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
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也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

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良人鄉大夫也以為軍令為軍令掌令
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
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
人今齊五十人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
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
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為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為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
以教旅旅衆也教包蒐狝狩而言秋以獮治兵獮殺也蘇典切是故卒伍整於里軍
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
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
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
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
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
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蕃也屏毕郢切天下大國之君
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復白也夫君親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
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
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
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
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
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黨也阿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

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為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期期年也伐功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待時動不違時也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訾子斯切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誠可立而授之言可以立為大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贊贊輔也謂之三選三選謂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也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無行曰罷無伍無與為伍也罷女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於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脩故復問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衰初追切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不以故人為師旅則民相與不苟且也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虞衡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夫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九夫為井井間有溝澮地曰田麻地曰疇○墐其吝切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穡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遂長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郊內之政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大夫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 六
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目錄

周

國語

桓公欲從事於諸侯

文公問于胥臣

叔向見韓宣子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

靈王為章華之臺

左史倚相趨見申公子亹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

闔廬且廷見令尹子常

王孫圉聘于晉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

吳王夫差告諸大夫

吳王還自伐齊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國語

桓公欲從事於諸侯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

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侵地齊所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為封資資財也）而重為之皮幣以聘（聘視也○重直隴切規通弔切）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於諸侯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名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聘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

輕過而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可用為甲戟車戟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劓刖之屬也鞼盾縫革有文如績也○鞼音陶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分有分兩之差○分符問切宥閒罪宥赦罪刑罰之疑者也○閒居諫切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訟獄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則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索所白切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欘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斤形如鉏而小欘斫也○欘丁鰥切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供軍用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堂潛魯二邑也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有蔽言可依蔽也水中可居者曰渚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牛羊豕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燕漁陽薊縣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

地南至於鬲陰鬲陰地名齊南界也○鬲音陶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鄣紀故紀侯之國鄣紀季之邑以入於齊者○鄣戶圭切有革車八百乘齊法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萊東萊萊侯國琅邪縣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汝水名方城楚北之阨塞也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鮮卑別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制擊也斬伐也令支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制音拂斬側銜切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於牲上而已不歃血也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攘卻也白翟赤翟之別種至於西河西河白翟之西方舟設泭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泭小泭曰桴音孚至於石抗石抗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大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縣鈞其車偏束其馬而以度也西服汋沙西吳汋沙西吳雖州之地○汋古流字南城周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伐襄王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而城之事在魯僖十三年反脤於絳謂天子致祭脤賓以大路龍旂桓公於絳辭黻濱諸侯莫不來服黻北黻常山也而大朝

諸侯於陽穀陽穀之會在魯僖三年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于北杏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復會于鄄魯僖元年會于檉十三年會于幽十六年會于淮也乘車之會在僖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凡九也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盛甲也○纍力追切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也○翳於計切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服矢服也○弢吐刀切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宰周公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五官之伯異姓曰伯舅桓公台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為臣不君為君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路渠門亦旂名赤旂也諸侯稱順焉言下拜順於禮也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於哀姜莊公薨慶父殺大子般在莊三十二年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傒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存魯也翟人攻邢姬姓周公之後也夷儀邢邑也邢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翟人攻邢桓公救懿公遂入衛衛人出走立戴公以廬于曹廬寄也衛地事在魯僖二年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在閑非放牧者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衛邑也在魯閔二年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用緂纂以為奉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緂纂以緂織纂不用絲取易共也纂織文也牛馬選具選見逆署也選數也翟人攻衛衛懿公遂入衛衛人出走立戴公以廬于曹廬寄也翟人攻衛地事在魯僖二年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在閑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衛邑也邢姬姓周公之後也夷儀邢邑也邢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翟人攻邢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傒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存魯也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

釜丘四者皆扼塞與山戎衆狸接者以禦戎狸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關也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謨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憝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甯喬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子皆齊卿大夫隰朋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文公問于甯臣晉大夫甯速食音語

文公問于甯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讙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讙也遽篠不可使俛遽篠音除俛人不可使俛○俛音勉遽篠長三尺不可使舉重使舉俛俛在遙切俛吾聊切使抗援○抗音閌有眸子曰瞭無眸子曰瞍侏儒俱切瞭瞯不可使視瞍所主切侏儒短人者不可使聽聾耳不別五音之和曰聾生而聾曰瞶瞶昏不可使謀瞶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不變動也少滓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少小也滓便也豕牢廁也○滓音騃文王在母不憂不憂也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虢仲虢叔也而惠慈二蔡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刑于大姒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於諸弟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齊篇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南宮适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蔡公原公辛甲尹佚重之以周召畢榮周召畢榮公也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篇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人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鍾直主擊鍾也鍾鐘邃簷蒙璆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俛故使之戴磬○璆巨牛侏儒扶廬扶緣也廬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瞽瞍修聲無目于音聲審故使修之聾瞶司火耳無聞于視則審故使主火瞶昏罵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才也若川

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印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印牛嫁切）

叔向見韓宣子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從隨也隨其時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為晉上卿而反不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官宗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越發聞也）諸侯親之我狹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厭略則行志（略謀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亡奔也）夫郤昭子（郤昭子郤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郤至郤犫又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貧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

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莊王使士亹傅大子蔵（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蔵恭王名○亹忘偉切蔵之林切）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五觀啟子大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也）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耆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先王之世繫也）以休懼其動（休嘉也動行也）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道開也）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

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之書也族類謂若臯陶敘九族比義之與比也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文文詞也詠風也謂以文詞風托事物以動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改也勤身也勤勉也多訓典刑以納之路以最勉也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通也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施己所欲原心過謂之忠恕舍恕謂之恕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賞正德謂不私所愛也明齊肅以耀之罰明盡精意以情斷之明正德以道之臨如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夫子大子退讓退也自退則敬不則報

靈王為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熊虔也章華地名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楚大夫也舉楚邑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明德非寵服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彤謂丹楹也鏤謂刻桷也○彤大冬切而以金石之聲金鐘也石磬也匏竹之昌大篴庶為樂篴竹管也匏笙也竹簫也昌盛也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清濁華也庶衆也不聞其以觀遠德義之則而以觀淫樂慆心以為樂慆慢也不聞其以觀樂德之廣而以觀樂昏心以為樂不聞其以觀樂德之純而以觀樂慝心以為樂慝邪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心而後可以為美今君內實有疾而外彰大惡以為美不亦反乎

靈王為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臺美夫伍舉升焉曰寵服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彤謂丹楹也鏤謂刻桷也○彤大冬切而以金石之聲金鐘也石磬也匏竹之昌大篴庶為樂篴竹管也匏笙也竹簫也昌盛也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清濁華也庶衆也不聞其以觀遠德義之則而以觀淫樂慆心以為樂慆慢也不聞其以觀樂德之廣而以觀樂昏心以為樂不聞其以觀樂德之純而以觀樂慝心以為樂慝邪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心而後可以為美今君內實有疾而外彰大惡以為美不亦反乎

靈王為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熊虔也章華地名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楚大夫也舉楚邑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明德非寵服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彤謂丹楹也鏤謂刻桷也○彤大冬切而以金石之聲金鐘也石磬也匏竹之昌大篴庶為樂篴竹管也匏笙也竹簫也昌盛也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清濁華也庶衆也不聞其以觀遠德義之則而以觀淫樂慆心以為樂慆慢也不聞其以觀樂德之廣而以觀樂昏心以為樂不聞其以觀樂德之純而以觀樂慝心以為樂慝邪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心而後可以為美今君內實有疾而外彰大惡以為美不亦反乎

靈王為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臺美夫伍舉升焉曰寵服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彤謂丹楹也鏤謂刻桷也○彤大冬切而以金石之聲金鐘也石磬也匏竹之昌大篴庶為樂篴竹管也匏笙也竹簫也昌盛也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清濁華也庶衆也不聞其以觀遠德義之則而以觀淫樂慆心以為樂慆慢也不聞其以觀樂德之廣而以觀樂昏心以為樂不聞其以觀樂德之純而以觀樂慝心以為樂慝邪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心而後可以為美今君內實有疾而外彰大惡以為美不亦反乎

靈王為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熊虔也章華地名

年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在魯成二年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賛焉富富于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須顑也○鬣力輒切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遠爾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縮也取是聚民利以自封而濟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濟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讒慝者驗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責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無室曰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戎士也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為氛吉氣為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下觀上使屋榭不蔽目明而已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廣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濟磽之地于是乎為之磽口交切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城守之餘閑然後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牝鹿臺雅靈臺篇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楚其殆矣

左史倚相趨見申公子亹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奉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申庭之左右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

有誦訓之諫詞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于凡也音詳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或祀也瞽樂大師掌詔吉凶史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誦也誦謂箴諫也史掌書勝不失書勝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詩大雅抑之篇及其沒也謂之儆聖武公子實不儆聖于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無逸篇曰昃日昃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槃數者王將何為槃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也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亹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殤宮之居也執謂杞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武丁高宗也聳敬也以入於河遷于河內也自河徂亳從河內往都亳也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憲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商書說命篇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慤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令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嫡嗣也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備滿也地方百里曰而至于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同

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辱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慙寘之於耳慙猶願也寘置也○慙牛刃切寘之豉切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已浦之犀聲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聲聲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已浦地名或曰已已郡浦合浦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鬬且廷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囊之孫囊瓦也○且子余切子常與之語問蓄積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也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國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於菟也舍去也子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顓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羞進也○糗去久切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子孫當昭王時為鄖公

令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嬴餒日日已甚餒奴罪切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王商臣之父也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

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奉隨柏舉楚地

王孫圉聘于晉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鳴玉以相禮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佩上之橫珩音行者○珩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徙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也連屬也水中可居曰洲徙其名也　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象齒所以為弭皮虎豹皮所以為茵鞮革犀兕也所以為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神故皇神寡君其可以免罪於

侯而國民保焉比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之玉也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譖嗇之美譖嗇猶謹謂若鳴玉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吳語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夫差泰伯後闔廬子姬姓也句踐祝融後允常子羋姓也○句居侯切　夫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楚大夫伍奢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于楚華登宋大夫華費遂之子華氏作亂敗登奔吳夫一人善射百發不失一夫決拾既習焉決鉤弦也拾捍也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授命猶鬬命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戎兵也約卑也成平也言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于吳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

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爛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得罪見禍于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令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于天子曰備百姓○禾一分一人胲備也姓古拜切一作介胲音該一禾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承盥器也音語曰奉匜沃盥御近臣監之屬○槃音盤匜弋支切女執巾櫛以胲姓於王宮一分一人胲備也姓庶姓也曲禮曰納女府天王豈辱裁之裁制之豈能辱意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

○搰苦骨切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告諸大夫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也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及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爛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砣弗推為蛇將若何○砣小蛇大也砣許鬼切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

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臨使之而明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盟

吳王還自伐齊

吳王還自伐齊吳敗齊艾陵乃訊申胥訊告讓也曰昔吾先王闔閭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二耜為耦言子胥佐先王以立名于荊是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處居也居則念為惡

于吳國出則罪吾眾罪吾眾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衷善也齊師受服狐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劒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遂決也計慮也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黎凍梨壽徵也而狡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悟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得謂克楚也傅

曰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思其人與之同其亡也必有以恤其民今王即位三年矣宮室日更而王所處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會黃池魯哀十三年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赤米之惡者而囷鹿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囷渠隕切鹿通作麓其民必移就蒲嬴于東海之濱蒲深蒲也嬴蚌蛤之屬○嬴落戈切亦作螺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令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

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吾用槩兒越北鄙在令嘉興槩兒之民臨敵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使出奔若不戰而結

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行猶用也請問戰矣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于諸侯敢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王孫包胥楚大夫也越王句踐問焉乃對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甲兵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于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矣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不失勞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雜物莊旗物色巖

幟之屬辨別也大夫蠆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審密不可攻入也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鍾鼓進退之節王乃命有司大令于國曰苟聲不審則衆惑也任戎者皆造于國門之外王乃令于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者謂有善計策及告狐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職事所當陳白者五日必審之使孰思計之也過五日道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軍當出也故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蔽門內屏也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我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檐與簷同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環瑱塞耳問遺也通行賂以亂軍明日徇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觴上下皆觴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

起師軍于江北江松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在魯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以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吾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三戰三北三戰笠澤也三北沒也郊也乃沒地名又郊敗之于王宮王宮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于越君不言越委制于吳謙而反之也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修好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于地上寓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說告也使孤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征上國上國中國也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入于胥之禍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法天也定倾者與人取人之心也節事者與地節事修政也與地法地也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

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容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容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靡損也）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以伐人終害之）淫逸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王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

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蕪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農穡絲枲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時之樂使之勸事樂業）不亂民功不及天時五穀秷孰（秷和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死生

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
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
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
令大夫種為之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
人就世不穀即位五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
酒荒吾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好游田）上天降禍於越委
制於吳吳人之郢不穀亦有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
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

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汔走死亡有奪
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
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
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
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慢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
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
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
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
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
是以不成雖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
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
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
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
吾以天時今天時至矣子應吾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
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

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
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
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
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
乃可以致天地之極王姑待之至於亥月（九月為亥魯哀十六年之九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觔飯不及壺飧（觔大也觔飯謂盛饌）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

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微謂虧損虧食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匡虧也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

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為陰蔽先動者泰顯露為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藝豫也設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戰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我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於時宜為人客雖輕易人猶不可得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於時宜為人主雖柔不可困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北益左以為壯陳有北壯使相受在陰為北在陽為壯叠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令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師其賢良與其重祿賢良謂大夫重祿謂賓貨○師音率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期也五歲再閏天

數一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終遠令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叠朝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令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

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周禮子爵國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龜黿魚鼈之與處而龜黿之與同偕（水邊曰偕）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諓諓巧辯之言）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

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決日而令大夫朝之（決币也自甲至癸為币）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范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按國語二十二卷與傳相表裏發明而非以釋經也故謂之外傳其文深閎傑異傳吳越事尤奇峻而宋衛秦之紀缺如故識者疑焉觀其詞間多繁蕪蔓衍亦畧類諸子之書今擇其精者若干篇以輔內傳而存之然而春秋之文止此矣一變而為戰國縱橫險譎而三代之制作遂不可復見矣此文章正變之會所宜深思也）

周
公羊傳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癸未葬宋繆公 隱公三年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四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僖公三十一年
毛伯來求金 文公九年
公子遂如齊納幣 文公二年
世室屋壞 文公十三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宣公元年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公六年
冬葬許悼公 昭公十九年
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
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桓公十四年
臧孫辰告糴于齊 莊公二十八年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諸侯盟于首戴 僖公五年
晉殺其大夫里克 僖公十年
初稅畝 宣公十五年
大饑 襄公二十四年
秋蒐于紅 昭公八年

御選古文淵鑒卷七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古編注

周

公羊傳公羊子名高齊人受春秋于子夏為經作傳故曰公羊傳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為周始受命之王也故曰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平治也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母俱賤也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是時公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子非一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桓之母右媵故曰貴母貴則子貴以母秩次立也母以子貴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

癸未葬宋繆公隱公三年○繆公名和宣公弟

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日謂書日支干不及時而日慢葬也禮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時言不及五月也渴猶急也不及時而不日隱之也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葬過也不能葬也解緩不能以時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得禮之正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以上皆泛論春秋書法繆公卒于八月以十二月葬當時矣而書日以有致國與夷之事恐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盡終為君矣與夷宣公子後立為殤公女汝同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汝而已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馮勃繆公二子名馮後立為莊公左師官名○馮音憑復曰復報也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復報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

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言欲使我反國于爾也吾立乎此攝也攝行君事終致國乎與夷莊公與夷立十年華督弒之而迎馮于鄭而立之故君子大居正君子以守正為大言當適子居正不必違禮而讓庶宋之禍宣公為之也自宣公之讓其弟始也

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據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為諱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亨殺之而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龜曰卜著曰筮分半也師喪亡其半寡人死之襄公答卜之辭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先君謂哀公令君謂襄公言其恥同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雖百世號稱齊侯令紀侯也此非怒與怒遷怒也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曷為為若行乎若如也猶曰得為如此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緣恩疾者可也疾痛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公三十一年

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求吉必三卜稀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禮天子不卜郊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故卜爾魯郊何以非禮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魯郊何以非禮也禮所以祭天郊所以祭天也諸侯祭土主謂社也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牲禮也卜郊不吉則為牲作玄衣纁裳使有司放之于南郊明本為天不敢留天牲免

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如成公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乃免牛是養牲不敬謹致傷非禮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曷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為膚按指為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文公二年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據逆在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以十四年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也

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據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譏三年之恩疾矣疾痛非虛加之也非虛加之責之以人心為皆有之

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疾痛不忍娶 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據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為非獨娶也 娶者大吉也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大吉非常吉也與大事異其為吉者主於已主於已身不如祭祀尚有

念先人之心 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為已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

毛伯來求金 文公九年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冀王崩頃王立新有三年喪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 俱繼體其禮不得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踰年稱公者民稱其君之辭三年稱子者民臣之心一年之內民亦不稱公者以一年不可有二君也然終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也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父位故于封內三年稱子

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世室屋壞 文公十三年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少差異者所以尚尊周公也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羣公稱宮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此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為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據異也廟周公用白牡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讓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剛騂剛赤脊也周牲也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魯祭周公何以為盛據異也周公盛盛者新殺魯公燾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簡忽久不以時修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書月者知久不修當蒙上月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宣公元年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是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古者刑不上大夫有罪放之而已古者疑獄三年而斷而有罪當誅亦三年不敢去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已練可以弁冕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閔子騫閔子以孝聞要經而服事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要一遙反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即近也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猶順不訕其君也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宣公六年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

夫皆內朝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已設為諸大夫自稱也是樂而已矣以是為笑樂音洛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自閨而出者宮門謂閨小者謂閨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欲問之不至怪而呼之不肯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恐君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就為解也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蹯掌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擊謂旁擊頭項○蹯音煩反支解將使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恩而再拜恩者驚貌禮臣拜先拜者畚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然後君答拜靈公禮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恩所革反趙盾復拜稽首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趨而出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故出靈公心怍焉怍慙貌慙知己之過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俯俛頭戶室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

入子之奧則無人焉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負君命也遂刎頸而死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已甚于重門擊柝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名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仡然壯勇貌從乎趙盾而入仡然從乎趙盾而入仡然壯勇貌○仡魚乙反放乎堂下而立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為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授君劍當按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踏階而走踏猶超遽不暇以次○踏丑略反靈公有周狗周狗所指如意謂之獒犬四尺曰獒○獒五刀反呼獒而屬之獒亦踏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以足逆蹋曰跋絕其頷頷口也○頷戶感反趙盾顧之祁彌明拔劍而擊之中車蓋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甲即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欲趨疾走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猶曰吾何以得此恩于子那曰子某時所

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某時者記傳者夫之暴桑蒲蘇桑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為誰興此甲兵豈不為盾乎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也而反徐問我名乎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眾不悅以致見殺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立成公

黑臀不書者明以惡吏

十九年

冬葬許悼公賂公十九年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括將而誅之止進藥而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死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失其消息多少之宜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止罪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后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二十四年

西狩獲麟哀公十四年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新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往觀之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也斷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言我先人之所及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言人道浹王道備君子曷為為春秋君子謂孔子曷為今日始為春秋乎嫌其大睨于諸侯之上而作與末知春秋果為撥亂反正而作與抑孔子樂堯舜之道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

舜之道述以與桓以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孔子道合堯舜故得示後世與堯舜相對為首末言堯舜逆知後世必有知已如孔子者則孔子豈不樂乎堯舜之知已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

穀梁傳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謹君即位之始公何以不言即位據文公言即位成公志也成隱讓桓之志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意不取為魯君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信與申同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終歸之於隱是正道制邪心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為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先於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桓公十四年○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嘗祭宗廟

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未易災者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未嘗更易也此不敬之大者故志之可也

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及易而嘗也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為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糴徒歷反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我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艾牛蓋反

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二年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為塞邑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晉大夫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屈垂棘皆地名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也吾馬必出乎外廄而已矣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言則僅舉綱領愚者不悟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諸侯盟于首戴僖公五年○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盟于首戴矣中間無他事而重舉諸侯故云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

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也瑰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傳公十年

十七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卓子者夫猶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為君重耳處吾兄文公　奚齊曰是又將殺我乎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言獻公使公俄頃得麗姬獻公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申生而立其

申生曰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酰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賁沸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詒里克佚保全之刎脰而死脰頭

也○刎亡粉反照音豆故里良斯為甚者為重耳也良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初稅畝　宣公十五年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共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五畝以為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為耕百一十畝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為廬舍私田稼不善則非吏責也吏田畝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勤也初稅畝而稅故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古者公田為居八家共井竈葱非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樹桑以備養生送死○按公羊傳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蓋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時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履畝而稅取之履踐也

大饑　襄公二十四年

五穀不升為大饑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嗛去簟反二穀不升謂之饉饉音近四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饉音近四穀不升謂之饑

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飾弛侯廷道不除弛廢也侯射廷內道路不除廷道謂朝廷之道也百官布而不制官職修廢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此大侵之禮也

秋蒐于紅　秋蒐于紅昭公八年

紅魯地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蘭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旌旗之名以車為營舉轅為門又建以葛覆質以為槷質中門之木槷恐木槷傷馬足故以葛草覆之旃以表之

以為槷槷門中梟也○槷魚列反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流至也門之廣狹足以容車車之兩軸至門之兩旁尚空一握握四寸也轡挂礎得入以恥其御壯也也不善御者車挂礎于門則不使得入恥其御壯也帝反○轡古車軌塵塵不出轍馬侯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捨禽旅捨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射宮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

御選古文淵鑒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八目錄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周
戰國策
司馬錯張儀論伐韓蜀 秦策
甘茂拔宜陽
黃歇說秦王
應侯謂昭王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鄒忌諷齊王納諫 齊策
淳于髡一日見七士
馮煖客孟嘗君
蘇子說齊閔王
田單攻狄
莊辛論幸臣
蘇秦以合從說趙 趙策

觸讋說趙太后
魯仲連義不帝秦
魯君酒色味論魏策
信陵君諫魏王
郭隗說燕昭王燕策
蘇代約燕王
樂毅去燕適趙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古編注

周

戰國策春秋後七國分爭謂之戰國此書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劉向謂戰國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因定為戰國策

司馬錯張儀論伐韓蜀秦策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秦人張儀魏人仕秦為客卿說諸侯連橫事秦

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河洛伊在今鞏縣其阪有十二曲維氏山名在今偃師縣當屯留之道屯留地名今屬潞安府縣魏絕南陽南陽秦地楚臨南鄭南鄭即新鄭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在洛州宜陽令河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

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竭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彊富厚輕諸侯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甘茂下蔡人仕秦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向壽宣太后外族甘茂至魏謂向壽曰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地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令路安長治縣南陽積之久矣二縣財賦歸之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令鄖陽竹山縣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惠文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樗里疾秦惠王異母弟居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公孫衍魏人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

怨也朋一作侈昔者曾子處費令兗州費縣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同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于息壤中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黃歇說秦王

頃襄王二十年楚懷王子秦白起拔楚西陵白起郿人為秦將封武安君遂拔鄢郢東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驚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至猶極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極置之物上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陲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時未為帝王之稱也文王惠文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通也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也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秦人守猶待也○橋音嬌成橋已北入燕使燕入朝於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地予秦秦使之出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社一作柱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燕令衛輝胙城縣酸棗令開封延津縣虛桃人皆魏地楚燕之兵楚燕以來援者言之雲翔而不敢校雲翔散也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蒲在長垣蒲鄉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半首垣即長垣○卷丘權反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仁地名平丘在今陳留縣西北小黃地名濟陽故城在今曹縣西南嬰猶繞也蓋二邑環兵自守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濮即衛之上磨地近濮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

憚矣憚言可畏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肥猶厚誡史作地猶道也使無覆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一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令自挫毀不持守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之篇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榆次太原縣智伯敗于榆次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干隧吳地即夫差自

到處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沒猶涸○易音亦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艾陵在兗州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三江婁江東江松江也浦水濱也即干隧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在榆次令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彊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遇犬

獲之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走也兔狡也言兔雖善走或時遇犬犬能得之人心難知或可忖度○躍以灼反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故卑辭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累也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縻刳腹折頤頷也首身分離暴骨草澤暴曰乾也頭顱僵仆顱首骨僵憤仆倒也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累為虜獲也鬼神狐祥無所食狐祥狐之為妖者一作狐傷無所食人為之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人臣女為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隨陽作水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名無得地是王有毀楚之

國必悉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燕應言以兵從之蓋躡秦也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鉦胡陵碭蕭相留在沛縣方輿鉦胡陵皆地名碭蕭令徐州縣碭屬梁國餘屬沛齊人故宋必盡七邑故宋皆宋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泗水受濟水東入淮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服救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負背也與抱反○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齊魏得地祿利祿保同而詳事下吏詳讀曰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矣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廣誠令韓魏歸帝重於齊誠猶反誠命令于韓魏歸為帝之重于齊言齊韓魏皆強而齊尤甚也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言其服而請誅王禁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圍繞如帶韓必為關中之候北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戰懼則然許鄢陵令開封縣嬰城上蔡召陵屬汝寧不往來也韓魏不通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秦一作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猶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西海至東海要絕天下也要謂中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之事恐動之持齊楚持扣之也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應侯謂昭王

應侯謂昭王曰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應於陵反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地名神祠叢樹也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棊曰吾勝叢叢藉吾神三日以神靈借我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投擲也右手自為投右彊而便投自取勝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鄢而趨負之如輿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鄢鄢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華陽君羋戎宣太后同父弟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鄢為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比國于鄢稱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

大者危其國臣彊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升至尉內史秦有郡縣有內史郡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言不顛仆其輔外布而治輔謂股肱之臣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令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彊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穰侯封國令陶州定陶縣國之幣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謁國以自安謂太后華陽侯也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繕聚也復欲伐趙武安君曰白起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令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長平在上黨郡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令王發軍雖倍於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竟陵在郢州長壽縣南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伊闕屬伊闕弘農郡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

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强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惜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言所過城邑也此皆示以不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韓勢孤故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時韓主兵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持不決戰也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畜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慚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俟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威也）孰若勝天

下之威夫耶臣聞明主受其國忠臣受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鄒忌諷齊王納諫齊策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鄒忌為齊相封成侯昳是也日昃則光昳故以喻美麗也○昳徒結反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我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孰與同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田齊桓公

子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

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淳于髡一日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淳于髡齊之辯士宣王威王子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羣黍梁父之陰羣黍梁父皆山名則却車而載耳却車卻同言多矩重不前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馮煖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煖者（煖史記作驩）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名文靖郭君田嬰子封于薛孟嘗邑名在薛旁）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本北門下之魚客）居有頃倚柱（倚柱也）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鋏劒把也）左右以告孟嘗君曰為之（為猶與也）食以草具（草菜也具饌具）居有頃（居有頃倚柱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列士傳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一本北門下之魚客）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駕車乘車）

之客於是乘其車（揭舉也）揭其鋏（揭擔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客我猶言待我）後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叶音孚反）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乏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算會總會也）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薛城在今滕縣）馮煖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事一憒憒於憂而性懧愚（憒亂也懧當作懦弱也）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也）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符合矣乃來聽令）券徧合起（起猶言矯孟嘗以命）矯命（矯孟嘗之命）以

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猶摩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不一作乃）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

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齊王閔王也）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遣其就國而為之辭）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

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為之主眾所不與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同）猶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二劍（劍名）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割利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非不銛（音仙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主車者傳驛遞也○去聲）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廢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憩於魏魏王（武侯）身被甲砥劍（砥礪也）桃趙索戰邯鄲之中騖（騖亂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踐剛平（地名）墮中牟之郭（中牟在相州湯陰縣）衛非強於趙也譽之衛矣而

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敗趙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州屬河內）出梁在魏州冠氏縣）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棘蒲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古棘蒲邑在趙州平棘縣）隊黃城河北（屬河東）燒棘蒲（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古棘蒲邑在趙州平棘縣）隊黃城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鞠窮也言遂事兵弱而憯）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二劍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割利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非不銛（音仙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主車者傳驛遞也○去聲）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廢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憩於魏魏王（武侯）身被甲砥劍桃趙索戰邯鄲之中騖（騖亂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踐剛平（地名）墮中牟之郭（中牟在相州湯陰縣）衛非強於趙也譽之衛矣而

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敗趙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州屬河內）出梁在魏州冠氏縣）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棘蒲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古棘蒲邑在趙州平棘縣）隊黃城河北（屬河東）燒棘蒲（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古棘蒲邑在趙州平棘縣）隊黃城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二劍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主車者傳驛遞也○去聲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廢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憩於魏魏王（武侯）身被甲砥劍桃趙索戰邯鄲之中騖（騖亂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踐剛平（地名）墮中牟之郭（中牟在相州湯陰縣）衛非強於趙也譽之衛矣而

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敗趙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州屬河內）出梁在魏州冠氏縣）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棘蒲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古棘蒲邑在趙州平棘縣）隊黃城河北（屬河東）燒棘蒲（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古棘蒲邑在趙州平棘縣）隊黃城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二劍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主車者傳驛遞也○去聲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廢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憩於魏魏王十一年為楚合于秦遂與韓魏共伐楚十六年又合韓魏伐秦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

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特謀人以為利而致殃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主於後起藉權不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以伐不義為急不重伐不義不並滅與猶恃也言與之相恃亦不皆亡在勁則是以衆強敵寡也兵必立也事不蹇天下之心蹇猶塞也達也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摟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謹靜也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責責猶欺也外不責內不反則福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財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之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乎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蔡莊好謀春秋傳齊侯滅蔡時蔡莊好謀也蔡莊特遠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

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所處耳有能按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不為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言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寓於義以為名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也跼不伸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子○質去聲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衆事猶交事也割而不相憎交言彼此割也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共事宣反覆交割地者宣相憎俱強者宣知其萊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桓山在齊魯之間燕不勝十萬之衆盡明人衆燕讓屬屬數縣取其半焉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為我役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有害於國而都縣之費也已有宗廟之主曰都二千五百家為縣四縣為都殘費

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閒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 士衆所聚 有市井焉 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衝而敵之殺半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 財用窘於道路 中人禱祝國中之人為行者祈 君翳釀翳猶隱也言釀於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戮不用命者有市之 已莫不正事而奉主事謂財賦警備之事則此虛中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共供同 完者內酺而華樂 酺大飲也 華猶奢也 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戰折鏦鉅絕 鏦刀鏦鉅一作弦 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 宮如父子異宮之宮 士大夫之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 宮古者士大夫之所匿廐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天下有此再貧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穡蔽 理治也穡穡也 蔽遮也 石之具 礮衝櫓衝戰陣車櫓高櫓車 家雜總 舍家并作 身窟穴中 謂穿地道衆罷於刀金而士困於上功將不釋甲暮數而能拔城者為亞耳 暮年暮數月 上倦於教士斷於兵 斷音短截也 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 韓魏 而憂一主 趙襄子 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恃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 屬潞州 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北勝 北相次也 此用兵之上節也等 猶節也 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 閔王二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 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 嗇吝也不嗇言好戰 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 謂窮兵而守不可拔 守城期於不拔 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 所得稱為善者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 外無居人故暴露 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 韓魏 而憂一主 趙襄子 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恃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 屬潞州 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北勝 北相次也 此用兵之上節也等 猶節也 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 閔王二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 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 嗇吝也不嗇言好戰 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 謂窮兵而守不可拔 守城期於不拔 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 所得稱為善者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 外無居人故暴露 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令夫鵲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 便謂巧審弓得便巧乃發中者則善人之 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貴之

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示人以難中故人爭欲貫之然則人如的者人所惡也令窮戰北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猶常也言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五兵刀劍矛戰矣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稽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濶也日雖濶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言不用師於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北敗也諸本皆作比似當從北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

宿留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趨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惠王史記惠王十七年拔邯鄲趙邯鄲十八年圍定陽屬上黨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秦王孝公也史尊稱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堞城上女牆竟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令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

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建九斿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往服於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

席上者也按蘇子瑾作蘇秦或云蘇代史記稱蘇秦佯為得罪燕而亡走齊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敝齊而為燕蘇代繼之實祖秦之敝智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復止之代宋也此言藉權興時後起遠怨乃忠於謀齊者豈其言反間驕其君營其民而速其亡也此言藉權興時後起遠怨乃忠於謀齊者豈其言遂若矛與楯哉是不可知也是言在滅中山後取淮北滅宋侵三晉之前蓋閔王不聽此策以致敗歟

田單攻狄

田單將攻狄（田單齊諸田疏屬封安平君高苑縣西北有狄故城）往見魯仲子（名連齊人）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簸器）修劒柱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枯丘地名也說苑作攻狄不能下壘于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簣（簣草器）立則杖鍤（鍤同插鍤刺土器）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非其日已久）歸於何鄉矣（鄉猶歸也）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

有夜邑之奉（夜說苑作掖）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湲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也循城帶城而行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音孚）狄人乃下

莊辛論幸臣（楚襄）

莊辛謂楚襄王曰（莊辛楚人莊王之後襄王即頃襄王也）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幸臣謂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

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置南郡二十二年秦拔巫置黔中郡襄王流揜於成陽流奔走揜覆也謂自匿成陽屬汝南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騶廄御也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鄢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宇閉養之圈未為遲也臣聞昔

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未糞所煎調以餌之又施膠于絲以繫之加巳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游乎江海之上利矰繳之危不知射者方將修其碆盧碆可為鏃盧黑弓也治其矰繳將加巳乎百仞之上被剚磻剚利也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扼矣扼音義同隕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靈侯名般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高蔡即上蔡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子發楚大夫靈王名虔大夫縶已以先卒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薄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府四方會金也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於秦王秦昭王填鄄塞之內填兵滿也鄄山縣清平閘古鄄縣之阨塞而投

已乎鼃塞之外冀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蘇秦以合從說趙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成侯子肅侯也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奉陽君肅侯之弟趙成大王不得任事是以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敵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苦猶苦心之苦願大王慎無出于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從衡也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之地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蘇秦以合從說趙王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成侯子肅侯也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奉陽君肅侯之弟趙成大王不得任事是以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敵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苦猶苦心之苦願大王慎無出于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從衡也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之地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蘇秦以合從說趙王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成侯子肅侯也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奉陽君肅侯之弟趙成大王不得任事是以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敵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苦猶苦心之苦願大王慎無出于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從衡也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之地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蘇秦以合從說趙王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成侯子肅侯也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奉陽君肅侯之弟趙成大王不得任事是以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敵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苦猶苦心之苦願大王慎無出于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從衡也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之地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蘇秦以合從說趙王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成侯子肅侯也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奉陽君肅侯之弟趙成大王不得任事是以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敵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苦猶苦心之苦願大王慎無出于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從衡也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之地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蘇秦以合從說趙王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成侯子肅侯也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奉陽君肅侯之弟趙成大王不得任事是以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敵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苦猶苦心之苦願大王慎無出于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從衡也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之地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薄也言兵薄于韓魏之國都而後止也）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百畝言堯未為唐侯時）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

臺有木曰榭美宮室聽竽瑟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儐擯同）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令天名魏）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常山令真定府）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令大同府）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故虎牢亦名制魏塞午道（秦南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

封蘇秦為武安君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
千純以約諸侯

觸讋說趙太后

趙太后新用事（太后惠文王后）秦急攻之（事在孝成王元年）趙氏求
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君孝成王母弟）兵乃出太后
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
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
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

矣竊自恕（恕寬也）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郤卻同）太后曰老婦特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
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
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
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舒最少名祺其）最少不肖而臣衰竊
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黑衣戍服）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
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
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
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媪之愛燕后（媪女老稱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
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
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
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于燕反乃反爾）豈非計長久有子
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
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
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
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
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
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
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
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
出子義聞之（子義趙之賢士）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
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

乎

魯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事在孝成王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魏安釐王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内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趙惠文王弟勝封平原君而任魏者間謂他國人微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御選古文淵鑑

三十六

垣衍稱客是也

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彊為帝閔王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田齊不稱帝故今齊閔王亦去帝號

王子今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内圍邯鄲而不去邯鄲趙都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令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

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之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時隱者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衆人不識焦之意焦恥居濁世而避之非為一身而憂死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權

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也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

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赴告也天崩地拆天子下席下席言其寢苫居廬謂烈王大子安王驕也東藩之臣田嬰齊嬰齊威王名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咨也而母婢也謂烈王后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

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縣有九侯一作鬼城鄂侯江夏屬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於牖里之庫百日牖里即羑里在湯陰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夷維子齊臣夷維東萊之邑策馬箠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大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筦鑰也鍵其牡避且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几所據之案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鑰同開下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背同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子作階上南面弔之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已止也言必欲爲之而不止

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
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
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華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
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
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魏安
（楚王弟封信陵君）奪晉鄙軍以救趙（晉鄙畏秦不進公子竊
魏王兵符奪其軍救趙）擊
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

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
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
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
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君酒色味論（魏策）

梁王魏瑩（武侯子惠王）觴諸侯於范臺（事在十五年魯恭公
（宋桓侯衛成侯鄭莊
侯來朝）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擇善而言）昔者
帝女（蓋堯舜女）
（然無可考）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而甘之
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
夜半不嗛（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易牙
古之知味者肉熟曰燔近火曰炙）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言飽而寢
（安○覺音
教）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
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
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楚王莊王也強臺一作荊臺
（即章華也崩山一作紫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帶登曰
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

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
（閻須）
威之美也前交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
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屬續也言
（稱之不絕）

信陵君諫魏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安釐王）秦與戎翟同俗有
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

厚積德也故大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逐之（秦昭王四十二年宣大后薨穰侯出之陶）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為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也）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魏嘗喪地于韓今欲取之）而令負彊秦之禍也（負任在背）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一作更）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彊趙（韓上黨從大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則是復閼與之事也（閼與趙地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鄧（水漳溢二水名）而以與趙兵決勝於朝歌（鄴令彰德府）絕漳溢之水（漳溢二水名）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危隘即軛阨塞今信陽州東南所行者甚遠

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名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則背大梁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衛齊皆在趙韓魏之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垝津（皆地名）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皆衛縣）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垣雍故城在源武縣西北○雍於用反）決滎澤（令開封縣）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言韓亡後秦有鄭地）

得垣雍城從滎澤決溝歷雍灌大梁也後始皇滅魏果用此策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安陵魏之不欲攻韓者與羣臣異故惡之）秦之欲許之久矣（許聽也）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葉陽高陵鄰不相近史記無）高陵字誤也葉陽令南陽葉縣昆陽故城在葉縣南舞陽故城在唐縣東北時葉昆陽屬秦舞陽屬魏）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許州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安陵在鄢陵縣西北去許汝不遠）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為非己地而不恤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

有餘言都絳安邑縣有河山以闌之門遮為闌言以河山為阻蔽也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林鄉地名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文臺臺名垂地名有廟曰都並魏臺邑名林木伐廢鹿盡而國繼以圍垂王四十年緜侯圍大梁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衛在河淇之間與陶接北至乎闕地名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山之北同華銀綏皆魏地也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陝虢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大河內山華山也華山之北也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質猶贄也韓以上黨為質也共有其賦之足以富國韓必德魏受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已屬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易改也楚趙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挾之以講以求地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質約也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鴈行言以次進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彊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共令修武縣是時秦初取韓上黨蠶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故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為韓而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賦征取也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之足以富國韓必德魏受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已屬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易改也楚趙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挾之以講以求地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質約也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鴈行言以次進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救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亡地得其功

報讐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燕王噲立七年齊伐燕殺之又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仇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燕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

郭隗說燕昭王 燕策

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詘指猶言折節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彼而息則什已者至人趨使人趨事之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睢仰目恣睢暴戾也跲籍叱咄跲籍跳踉也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　卷八　四十六

言事有道之人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涓人謁者也漢有中涓官言居中而涓潔主出入命也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能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魏將樂之後樂毅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

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惟獨莒即墨

蘇代約燕王

秦令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約猶止楚得枳而國亡枳屬巴郡國亡謂失地也楚懷王二十六年秦與楚上庸二十八年殺楚將唐眛十年取楚八城誘懷王入秦襄王元年取析十五城齊得宋而國亡齊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取

之四十年燕師入齊臨淄下七十城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言此以見燕之齊秦之所惡也克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下江夏水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五諸漢水下流寡人積甲宛令南陽縣東下隨令德安府隨州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令之鶻也射隼喻易也王乃待天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

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在今懷慶孟縣西北一日而斷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通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平陽韓境二日而莫不盡繇繇搖同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大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鉦戟在後決滎口滎澤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決通濟陽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宿胥虛頓丘並魏地頓丘在今大名清豐縣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梁魏不為割因則使太后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贏謂穰侯適燕者曰以滕東適謂同即上所謂因以為罪者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鄛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用兵如刺蝟蟲名喻不能知一易也毋不能知作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封陵之戰岸門封陵皆亭名魏襄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岸門之戰在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戰史書不載趙莊之戰趙肅侯十三年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令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死於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河上雒魏地三川韓地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

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惠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代厲皆蘇秦之弟名顯諸侯

樂毅去燕適趙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合趙楚韓魏燕之兵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莒即墨按聊者誤也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封毅以觀津號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言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尚在身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名之人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假節假魏之符節使燕按毅為魏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先王以為亞卿臣自以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

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故鼎反于磨室（故鼎齊所得燕鼎磨當作歷周禮遂師抱磨音歷同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器設於寧臺（燕臺劇辛之植植于汶篁（劇燕地言燕之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頓墜也）故裂地而封之（謂封昌國君也）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見也知先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夷平也收八百歲之蓄

積齊自太公開國以來通八百歲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慮庶孽之亂昭王之頹順之）施及萌隸（萌氓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橐名馬革為其形以盛骸骨）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言子胥投江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麗也猶遭也）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即所謂乘燕之敝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不說已長而說彼短）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不毀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按史記燕王復以樂毅于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于趙○按劉氏之序國策也推本其弊謂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然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而縱橫短長之說用矣南豐曾氏謂其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哉

之善而蔽其患卒至蘇秦商鞅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六國與秦用之亦滅其國則夫邪說之害正如此宜放而絕之明矣然觀其所載如樂毅之答燕惠王忠義佛鬱信陵之諫安釐謀慮深遠魯仲連之不帝秦辭趙賞辭旨慷慨及其他名言格論亦間見於書其有益于治國理人者固不得泯也故裒而錄之共如干篇

御選古文淵鑒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九目録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九目録

秦

戰國策

孝公下令國中

趙良説商君

李斯諫逐客書

子嬰進諫二世書

附

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

淳于髡説騶忌子

楚人對頃襄王

御選古文淵鑒卷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秦

帝顓頊之苗裔孫姓周宣王時秦仲子莊公為西垂大夫莊公子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始封為諸侯賜以岐西之地至惠文君始稱王五傳至始皇遂并天下傳二世共享國十五年而亡○按舊選本多以戰國策為秦文其時周歷未改當仍繫之周今錄國策所不載如孝公令見秦之始霸趙良說商君見秦能用人以并天下及子嬰諫二世著秦之所以亡定為秦文而蹈忌子諸篇無所附麗并錄於此卷

戰國策

孝公下令國中

孝公名渠梁獻公之子秦自繆公始霸至孝公而復彊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秦四君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畢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嘗

容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按秦文如始皇令丞相御史議帝號及封禪諸石刻其辭皆參大所謂作而不法者孝公此篇雖僅主富彊而能振先業招賢士為兼并之籍故錄之

趙良說商君

商鞅衛公子姓公孫氏秦孝公用之定變法之令封之商於號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孟蘭皐人姓名令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
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
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
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又
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
云閭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
荊刑
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
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君謂立晉惠公一救荊國之禍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敎楚朝周
發敎封內而已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
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
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
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
不相杵相謂送杵聲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
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
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大子之師傅虔傷

民以駭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教謂商鞅之令
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上謂商鞅之令處分令謂秦君之
令令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
日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
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
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閭戟者旁車而趨閭鉏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鉏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格○閭亦作鉏同所及反此一物不
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
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
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

君弗從孝公卒後斃出亡秦攻而族之

李斯諫逐客書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後入秦佐始皇并天下為丞相二世時族誅○時秦方逐客斯為客卿亦在逐中乃上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迎蹇叔於宋蹇叔岐州人時遊宋故迎之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

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隨侯行遇大蛇中斷以藥封之歲餘蛇銜明珠來報其恩徑寸因號隨珠卞和獻楚宛人仕於虞璧始皇以為傳國璽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纖離浦梢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宛珠

謂以珠宛轉而綴其簪傳璣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珠之不圓者○宛於阮反傳音附阿縞之衣錦繡之飾齊之東阿縞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甕汲瓶也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

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藉積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

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内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子嬰進諫二世書　二世立趙高親近日夜毀惡大臣蒙氏子嬰諫不聽

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興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失其國而殃及其身

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

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淳于髡說騶忌子

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騶忌子曰謹受命請謹毋離前（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稀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騶忌子曰謹受命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檠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而久亦不能常傅合於）疏（所陳縫）傅（呼嫁反）○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毋妄吏淳于髡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哉若響之應聲是人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哉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無此篇為隱語之始附萬民擇君子辭歸於正故錄之）

楚人對頃襄王（頃襄王名橫懷王子）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名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鴈罷之大因大王之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鵠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小鳧有青首者鄙）費郤郄者羅鷹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一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圍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

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繞臺綪榮也○繞音爭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以石傳弋繳曰碆○音波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噣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還謂遶也蓋覆也言射者環遶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長城在濟南○噣音晝苫縣故苫子國夕發浪丘在清河州之西境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濊三國齊趙燕也○濊音穢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鄢塞鄢一作鄗河東太陽有鄗城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

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胡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名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按此篇類莊子說劍篇而辭采更勝其意主於報彊秦復懷王之仇春秋之義所取也故錄之正集

御選古文淵鑑卷九

漢
高帝
入關告諭
爲義帝發喪告諸侯
罷兵詔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求賢詔
文帝
議振貸詔
養老詔
賜南粤王佗書
日食求言詔
除誹謗妖言之令詔
賜民田租之半詔
議犯法相坐詔
勸農詔
勞賜三老孝悌力田詔
除肉刑詔
除田租稅詔
令祠官致敬無祈詔
策賢良詔
議佐百姓詔
定和親詔
遺匈奴書
景帝
定孝文廟樂舞詔
讞疑獄詔
治獄務寬詔
令天下務農蠶詔
重廉士詔

勸農桑詔
武帝
策賢良制
復策賢良制
復策賢良制
養老詔
策賢良詔
興廉舉孝詔
赦天下詔
置博士弟子詔
賜三老孝悌力田帛詔
賜齊王閎策
賜燕王旦策
賜廣陵王胥策
遣博士巡行天下詔
遣博士巡行江南詔

封周子南君詔
勑楊僕詔
減内史地租詔
察茂材異等詔
賜會稽太守書
賜吾丘壽王璽書
罷屯輪臺詔
昭帝
賜涿郡韓福等五人詔
賜燕王旦璽書
宣帝
地震舉賢良方正詔
令郡國舉孝弟詔
罷車騎等屯兵詔
遭喪勿繇詔
首匿勿坐詔

減鹽賈詔
令郡國歲上繫囚詔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益吏奉詔
使尚書詔問黃霸
戒不禁姦邪詔
元帝
責丞相御史詔
蠲減律令詔
宮館勿繕治詔
地震救天下詔
罷珠崖詔
救天下詔
罷甘泉建章宮衛詔
復責丞相御史詔
罷初陵縣邑詔

賜東平王太后璽書
勅東平傅相詔
報貢禹
成帝
減刑詔
順四時月令詔
舉博士詔
勸農詔
遣使者巡行郡國詔
禁列侯近臣奢僭詔
哀帝
罷樂府官詔

御選古文淵鑑卷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事孔甲晉范氏其後也士會奔秦復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復于魏秦滅魏遷大梁徙豐遂為豐之中陽里人豐公生太上皇太上皇生高祖滅秦定天下共十二帝至獻子嬰初始元年合二百一十五年

高帝 諱邦字季自泗上亭長立為沛公降子嬰滅項羽成帝業

入關告諭 漢元年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苛細也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 秦法○音何誹謗其族及其族○耦音偶禁民聚語耦對也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謂刑之於市與衆棄之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傷人有曲直盜臧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者知故何罪也抵至也當也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 按堵安居也言不遷動也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 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二年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

遂為發喪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罷兵詔 五年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 各已遂其本土者復六歲也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 名數謂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辯告勿笞辱 辯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大夫五大夫也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 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不輸戶賦也事

謂役使也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五年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公乘第八爵　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有辨訟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令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行如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多自滿足也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也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廉察也

求賢詔　十一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侍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令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

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亮耳相國鄭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中丞也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有賢者郡守親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年紀也

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癃疲病也○音隆

文帝諱恒高帝子初封代王大臣誅諸呂迎立之廟號太宗○凡漢帝謚皆稱孝

議振貸詔　元年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陷近邊欲墮之意○音玷而莫之省憂省視也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養老詔　元年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令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豈

賜南粵王佗書 趙佗高祖十一年立為南粵王 鎮撫天下使生 高后時叛僭尊號文帝元年初 為太中大夫使南粵賈至佗恐頓首稱臣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言非 正嫡所生也 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愚未嘗致

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

疾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

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

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 辭讓帝位不見置也 不得不立

令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 周竈 書求親昆弟請罷

長沙兩將軍 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諸侯之以實附于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眼屬者也 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 陳濆 親昆弟在真定

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為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

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

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王也 介隔也 朕不得擅變焉

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

領以南王自治之 領山名也長沙南界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

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

也願與王分棄前患 彼此共去故云分 終令以來通使如故故

使賈馳詔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

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 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薄厚之差也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謂東越及甌駱等

日食求言詔 二年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

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

於天 過讀曰論責也 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徼毗之身託于

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

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 三光日月星也 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 令謂此詔書 及知見之

所不及匄以啟告朕 匄乞也啟開也 ○匄音蓋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

便民繇音搖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憫寢視不安貌非姦非也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成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財與纔同纔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餘皆以給傳置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繞足充事而已

除誹謗詆言之令詔二年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誹謗之木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高后元年詔除詆言之令此又有詆言之罪是則中間嘗重復設此條也詆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更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抵觸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賜民田租之半詔二年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衣食乏絶致有夭喪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令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免不收也

議犯法相坐詔二年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令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收錄為官奴婢也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為暴者也法害于人是為暴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至高后元年除三族罪詆言令孝文二年再詔丞相太尉御史盡除收律相坐法○孰古熟字

勸農詔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曰闢闢開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樹謂藝植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五品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賜三老孝悌力田詔二年

勞賜三老孝悌力田所以勸善也朕憂其然故令茲親率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
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令萬家之
縣云無應令（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
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
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
員（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十三年

少女緹縈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遂下令除肉刑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
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則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
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
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道讀曰導）詩曰愷弟君子民
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
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按十三年夏詔曰蓋聞天道福自怨起而福由德興
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令祈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與此同意）何其刑之痛而不
息（息生也）

除田租稅詔十三年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廑古勤字）而有租稅之
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其於勸
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
數

令祠官致敬無祈詔十四年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
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
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
左戚先明後已（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
祝釐（釐福也○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
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按十三年夏詔曰蓋聞天道福自怨起而福由德興
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令祈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與此同意）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

寰賢良詔 十三年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 上親策詔之時晁錯在選中

普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内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比和也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穈穈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亂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内以寧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

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重直龍反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毋為有司烏庠戒之二三大夫其即志毋怠

議佐百姓詔 後元年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定和親詔 後二年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憂夫四荒之

外不安其生 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 封圻之內勤勞不處 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城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亡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 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 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 反還也 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

定始于今年

遺匈奴書 後二年

皇帝敬聞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 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 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渠惡民貪降其趨 渠惡民邪惡不正之民降下也謂下意于利也○渠先列反趨讀曰趣 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蘗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蜎動之類 跂音氣者蜎蜎動貌○跂音啟喙許穢反蜎人兗反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于毋言章尼等背單于降漢者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食言者終為不信弃其前言如食而盡

漢過不先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

景帝諱啟文帝太子

定孝文廟樂舞詔 元年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酎直救反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舞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獻疑獄詔 中五年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厭服也讞平議也○讞魚列反

治獄務寬詔 後元年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假令讞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令天下務農蠶詔 後二年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綺組害女紅者也綦赤也○紅讀曰功

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壄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

終幼孤得遂長也遂成令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

或詐偽為吏謂挾詐偽以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蝗賊也漁言若漁獵之為也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奸法因法作奸也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耗不明也讀與眊同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重廉士詔 後二年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不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不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令訾算十以上迺得官疾吏之貪限訾十算迺得為吏十算十萬也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賢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勸農桑詔 後三年

農天下之大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不登意為未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諱徹景帝中子初封膠東王後為皇太子嗣位廟號世宗

策賢良制 建元元年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親策之時董仲舒為舉首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令子大夫褒然為舉首褒然盛服貌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于韶於周莫盛于勺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闕陵夷至庠塾紂之行王道大壞矣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冀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後息與烏虖

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
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
壽或仁或鄙（夭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
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
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嘉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
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謂鬼神所歆饗）嘉澤洋溢施
庳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
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

猥勿并（猥積也并合也欲其取之于術慎其所出迺其一一疏理而言之）
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
悼後害（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
于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復策賢良制（建元元年時董仲舒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於是復策之）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廊堂邊廡巖廊謂巖峻之廊）垂拱無
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
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

得騁與（謂懼于文吏之法）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
于篇毋諱有司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畧切磋究之以

稱朕意

復策賢良制 建元元年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庠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 寖漸也 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于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 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 詩不云庠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雅小明之詩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 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養老詔 建元元年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 六十曰耆五十曰艾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已上者賜米人三石帛人二匹九十已上二匹有受鬻法 鬻賣也 給乘以為糜 鬻之六反 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卧妻妾遂其供養之

策賢良詔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上策詔之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 童無草木也 麟鳳在郊鼈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壯發溝搜南撫交阯發徵發也溝渠搜遠夷之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治聞有薦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 屬繫也 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庶有所隱 時擢公孫弘對為第一按弘對

家言仁義禮智歸重于智術曲學阿世宋儒呂祖謙真德秀俱深非之今但錄制辭

興廉舉孝詔 元朔元年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襲德錄賢勸善刑暴仁義為本始 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者老復孝敬 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 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廉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 雍讀曰壅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謂郡之守尉縣之令長 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赦天下詔 元朔元年

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用不懈倦也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貫事也論語曰仍舊貫選擇也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善而從之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

置博士弟子詔 元朔五年公孫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 方道也謂有道之士也禮記曰隆禮由禮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 舉遺之遺

文而典禮樂 太常其議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

賜三老孝悌力田帛詔 元狩元年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怵 誘也 而造慕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小雅正月之詩 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悌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 眊古耄字

八十曰耄或匿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謁者令使者宣詔書之文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縣鄉即賜毋貲聚貲會也令勿擅徵名貲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也

賜齊王閎策　元狩六年三王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其後齊懷王薨無子國除昭帝時旦謀自殺宣帝時胥坐祝詛謀反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張湯廟立子閎為齊王廟授策也曰烏呼小子閎受茲青社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烏呼念哉共朕之詔共讀曰恭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于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悉爾心乂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烏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賜燕王旦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吒薰鬻虎時匈奴號也虐老謂貪少壯賤耆老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薰音勳鬻音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時所獲三十二帥也降旗奔師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薰鬻徙域匈奴徙東北州以妥妥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悲匪同非也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士不素習不得應名

賜廣陵王胥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一遙反烏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遍宵人桐輕脫之貌○音通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遣博士巡行天下詔元狩六年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幣錢也）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更去半兩錢行五銖錢皮幣以檢姦邪）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期有餘月矣）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遵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擯虔吏因乘孰以侵蒸庶（稱詐為擯強取為虔擯與矯同）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大猪大也）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設士有殊才異行當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遣博士巡行江南詔 元鼎二年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遠近如一為仁不憚艱難為義）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尸者具舉以聞

封周子南君詔 元鼎四年

祭地冀州（后土祠在汾陰本冀州地）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邈遠絕之意）詢問耆老迺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

勅楊僕書 元鼎六年

楊僕宜陽人為樓船將軍征南越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責之僕惶恐願盡死贖罪（勅）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尋陿地名僕討南粤先陷尋陿破石門）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

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
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
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
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
衆以掩過不

滅內史地租詔元鼎六年自鄭國鑿渠後至是
奏請穿鑿六輔渠以溉鄭國
傍高卬之田千是天子下詔

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寫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
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蓄陂澤所
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租挈收田租
之約令也郡
平糶者均齊
渠堰之力役勿使失時

察茂材異等詔元封五年時名臣
文武欲盡用下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
踶蹋也本踶者乘之即奔
立則踶人也○踶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良俗謂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泛覆也覆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泛方劍反所

弛之士弛者廢落無檢局弛者放
廢不遵禮度○所土各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
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可為將相及
使絕國者

賜會稽太守書厥助使淮南還上問所欲對願
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
守數年不聞
問上賜責

制詔會稽太守君厥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
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越種
非一故曰諸北枕大江枕臨也間者濶焉馬久不聞問具以春秋
對毋以蘇秦從橫

賜吾丘壽王璽書壽王真材通明為侍中中郎
會東郡盜賊起拜東郡都尉
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
年歲不熟盜賊益多故賜書

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言其無方而至若車輪之歸于轂
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郡守
都尉皆二千石壽王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
前時何也

罷屯輪臺詔是時上既海遠征伐而搜粟都尉
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以

東捷枝渠摯皆故國可遣卒屯種上迺下詔深陳匈奴之悔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戴不足以竟師士雖各自戴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衆厮留言其前後離厮不相逮及也雖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中詷國人為秦人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日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行將謂遣將率行也蒲山山名蒲古釜字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令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莽通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能耐音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令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侯長吏使卒獵獸以

皮肉爲利卒苦而遺火乏失亦上集不得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
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
令遺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
於所上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通知乏當時不知至有
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當令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
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馬復田養馬以免徭賦也○復
方目反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

賜涿郡韓福等五人詔 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

厥閔勞以官職之事 閔哀韓福等不忍勞役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
敦鄉里令部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
襲祠以中牢一襲一稱也猶今言一副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
賜燕王旦璽書 元鳳元年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天子使使者賜燕

王璽書旦得
書自殺死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光日諸呂陰

壞敗甚者勿收租賦

令郡國舉孝弟詔 地節三年

朕既不逮遠民不明 不逮者意慮不及也 反側辰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罷車騎等屯兵詔 地節三年

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諱避也 雖有司在顯臧者皆言其過勿避之 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 飭整也 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遭喪勿縣詔 地節四年

遠民以孝則天下順令百姓或遭衰絰凶災 衰千回反而吏縣事使不得葬 縣讀曰揣謂役使之 事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縣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首匿勿坐詔 地節四年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 蒙冒也 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減鹽賈詔 地節四年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 賈讀曰價 衆庶重困 更增其困也 其減天下鹽賈

令郡國歲上繫囚詔 地節四年

令甲死者不可生 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甲乙者若令之第一第二篇目 刑者不可息 息謂生長也言剕則臏劓之徒不可更生長亦猶謂子為息耳 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令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 瘐病也因徒病

律名為瘐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名其人名也縣所屬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丁見反）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元康二年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上者天子自謂也）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使人又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稱尺孕反）趨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益吏奉詔神爵三年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令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奉扶用反）欲

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使尚書詔問黃霸五鳳三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丞相黃霸（屬蜀欲反樂陵縣名也縣所屬也爵其身之官爵也）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

戒不禁姦邪詔黃龍元年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

亂

元帝諱奭宣帝太子

責丞相御史詔上初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詔條責以職事受

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卹追而反繫亡家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後

不敢復告以故寇廣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音促其租以故重困關東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與藏同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令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蠲減律令詔按刑法志元帝初立時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令律令頃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宮館勿繕治詔初元元年

問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論語云仍舊貫帝自謙言不足充入先帝之宮室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繕補也

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地震赦天下詔初元二年

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貙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貙道屬天水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貙音完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衆也治有大虧咎至於

斯風夜兢兢不遑大變深惟夢悼未知其序問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救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罷珠崖詔 初元三年珠崖郡山南縣反博謀羣臣侍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民

饑饉之從

珠崖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迭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思惟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威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反萬民夫萬里之饑饉窶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誅不嬰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贍給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赦天下詔 初元三年

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咎在

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阨無以相振加以煩擾虐苛吏拘牽虐微文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其赦天下

罷甘泉建章宮衛詔 初元三年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媮與偷同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不急之事故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復責丞相御史詔 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元年上復以詔條責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毋有所

諱

罷初陵縣邑詔 永光四年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項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民勞之詩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賜東平王太后璽書 東平王宇宣帝子時犯法與太后不相得上勅諭王復賜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官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內離令東平王出經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它于太后不自它者親之辭也言不自它人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聞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戚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于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賞之賞猶緩也後宜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敕東平傅相詔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報貢禹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

乎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

成帝諱驚元帝太子

減刑詔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甫刑即周書呂刑初為呂侯號曰呂刑後為甫侯又稱甫刑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附之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增律條也○奇居宜反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絶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順四時月令詔陽朔二年

普在帝堯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於蕃時雖尚書作變而此明以陰陽為本也

時政月令也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言遍相因循以所不知之事施設教命周偏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舉博士詔陽朔二年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勸農詔陽朔四年

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勑農勸勉也務其租稅寵其強力謂優寵力田之人令與孝弟同科問者民彌惰情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農夫服田厲其耆力乃有秋收也此商書盤庚之辭其勗之哉

遣使者巡行郡國詔 漢高帝四年

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

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

流冗者衆冗散失其事業也 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

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

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

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錄其民籍而內之 所之郡國謹遇以理

之往也 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禁列侯近臣奢僭詔 永始四年

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

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

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

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

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穀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

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

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小雅節南山之詩

其申勅有司以漸禁之青徐民所常服且勿止 張晏曰禁紅紫也

屬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哀帝 諱欣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

罷樂府官詔 時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

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

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

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

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

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謹案第十四頁後幅評攄寫仁愛之心刊本攄訛

慮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熙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王錦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判經歷王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古編注

漢

賈山潁川人嘗給事潁陰侯為騎

至言孝文時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真德秀曰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蓋文帝廣開言路之故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以天下之安也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犯罪者則衣赭衣言被罪者衆也吏行道之人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誖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

至雍離宮三百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飭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阿皆阿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橈橈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衆騎馳驚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橈○橈女孝反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隱於靳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雄曰翡雌曰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藏之後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顆口果反蔡以龍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

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磽埆瘠薄也○磽口交反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皐水邊涂地也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劬蓋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

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方事類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

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進食曰餽酳音胤以酒漱口也○酳音幸祝餉在前祝鯁在後餉古饟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饟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猶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勿羞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很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

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以鑄鐘虡言其奢泰也虡猛獸之名謂鐘鼓之柎飾為此獸○虡音鉅篩土築阿房之宮篩以竹蔑為之○篩音師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始皇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

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大雅桑柔之篇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之篇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錫衰以十五升布為之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

官之墮於事也解讀曰衅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饍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賦給與也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鋼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known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令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之篇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時以十月為歲首令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欲定制度循於古法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媟押也○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美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軌謂法度也

賈誼雒陽人文帝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誼欲立制度興禮樂而絳灌之屬害其能天子後亦疏之以為長沙王太傅又為梁懷王太傅王薨自傷哭泣死年三十三

陳政事疏時匈奴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疎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誼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云云

臣竊惟事孰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置也○厝千故反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搶攘亂貌○搶仕庚反非甚有紀胡可謂治觸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猟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軌道言遵法制也兵革不動民保首領

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文帝自為廟名曰顧成言若指顧而成也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

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毋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而都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太公曰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此語見六韜彗謂暴曬之也○彗音衛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遞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令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遞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舉也遞毀也剄也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令之

時固天之助尚懼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垣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穀亂高皇帝與諸公并起非有尺寸之埶以豫席之也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埶為之資藉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厪得舍人厪與僅同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迺三四十縣惠至渥也惠古德字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齊元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

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名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圜猶環也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于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請誅之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

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易其所以然謂改其制度使不然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矣既之變未知所移既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垣屠牛者之名事見管子芒刃謂刃之利如毫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髀股骨也髖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髖音寬髀音陛夫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芒刃謂刃之利如毫芒也嬰繞也

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孰不可也二國皆反
誅何不施之仁思孰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賈高因趙資則又反
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
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
最完孰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
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令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
列為徼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
叛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
之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
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
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
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
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
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
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
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
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
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
行而不逆貴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
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
亂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委裘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當時大治
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
之孰方病大瘇腫足曰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
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
○搐丑六反良醫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跼蹙跼古蹐字足下曰蹐蹙古
戹字言足蹐反戹不可行

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亶諱但又類辟且病痱辟足病痱風辟音壁痱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令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御禦寇不得復除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

以帝皇之號為我人諸侯孰既卑辱而猒不息長此安窮古先聖王之慮此患計何所稱極也進諫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無治其具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令不獵猛敵而獵田豵不搏反寇而搏畜蒐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責僮者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纂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衆也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綪以偏諸綪謂以偏諸緶著之也○綪音妾美者繡繡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名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

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才力盡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綈厚繒也皂音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婦妾緣其履婦妾庶賤也此臣所謂姘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餓不可得也餓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進

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謂與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出作贅婿也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耰摩田器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若為恩德也○耰音憂母取箕帚立而誶語誶責讓也○誶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唯蔡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蹙謂拔而取也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大賢謂高祖曩之為秦者令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所追赴惟計利與不耳其念慮非顧行之善惡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劓寢戶之簾劓割取也室有東西廂曰廂無東西廂曰寢○劓音魏之寢○劓音魏廂謂陵上峯兩朝之器峯取也兩朝高祖惠帝廟也○峯音鴈白

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剽報劫也○剽頻妙反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

下惟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
天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荀子曰禮
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荀子思之也
則可荀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荀與筍同秦
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
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
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
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
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
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制船也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
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
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
情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
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生固舉以禮使士負
之有司齊肅端冕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

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之所設也
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
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
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師是與
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
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
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
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
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
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
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
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
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
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

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
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
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
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有過則記徹膳之宰有闕則諫
進善之旌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識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欲顯
誹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十一 三二
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
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趣中肆夏亦樂詩名趨讀
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
曰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
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
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
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吉訐也訐謂面相斥罪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
令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
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讀曰刈菅茅也○菅音姦豈惟胡亥
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
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
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
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
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十一 三三
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
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
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
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
死而不相為者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
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
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周書呂刑之辭此時
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

然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前而禮是禁於未然之前用易其所
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士庶人
王親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
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其情而已禮云禮云者貴絕
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
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
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
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
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
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
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
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
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
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
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
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
之定取舍不審天下大器也今人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
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
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
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朘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
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
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
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
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
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廉側隅也高者難攀卑者
易陵理孰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
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
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
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
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

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就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也芻草也○蹙千六反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
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
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
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姓則曰伯舅異姓則曰伯父
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傞弃市之法傞音

罵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泰迫辱迫天子也廉恥
不行大臣無廻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辱夫
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
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
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履中之藉也○苴子余反夫嘗已在貴寵之
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
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
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縲謂以長繩係之也○縲先列反輸之司寇編
之徒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榜音彭殆非所以
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
以加此也知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
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
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釁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
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
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
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頓頓亡恥
頓音鈍
卖詬亡節卖詬謂無志分也卖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不自
好苟若而可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
因而挺之矣挺起也○挺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
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
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

下也粹純也言其執慈在韋下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飭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罷廢於事也軟弱也○軟人兗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辱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諱古呼字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閒譴何則白冠氂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般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弛廢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不庶其頭而親加刀鋸也○鑿慮結反其有大辱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抑才厄反按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讀曰嬉嬉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嬰加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凡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志記也凡此上陳廉恥之事皆古記也聖人屬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殘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夫夫人也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於主上則何恥之有哉此之謂也

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如此則無所失

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事

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識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

請積貯奏時民近戰國多背本趨末誼說上云

姓

云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

苟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令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纖與纖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泛覆也○泛方勇反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産何得不屢屢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令亦恐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賣爵級又賣于也既聞耳矣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阽音閻又丁念反○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執也或曰行道也禹湯被之矣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饋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衡橫也罷夫盱罷老易子而齕其骨齕魚乞反○政治七、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疑讀曰擬擬偕也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歐本驅字○著直畧反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危也窮為陛下惜之

封建子弟疏 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

小子勝為梁王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太原王參為代王後又徙為太原王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誦上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北大諸侯屬如黑子之著面黑子今所謂黰子也適足以餌大國耳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為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為天下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

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蝟蟲名也其毛如刺○蝟音謂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不義諸侯彭越黥布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為縣屬漢而其吏民縣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悉盡也言自悉其家資財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通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新郪潁川縣也○郪千結反著直略反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包取也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從諛言可二世安耳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厄今陛下

力制天下頤指如意但動頤指麾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厄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昔既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從諛計遷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後吳楚之亂梁王捍之卒破七國

諫

諫封淮南四子疏時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諛知上將復王之也上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接猶續也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令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剗手以銜仇人之匈剗利也固為俱靡而已言與仇人俱滅斃也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俱碎也

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剸諸刺吳王荊軻刺秦王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後屬王子淮南王安卒以謀反誅

諫民私鑄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顧租謂顧雇庸之直然鑄錢之情非雜為巧則不可得贏雜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而敢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名禍而法有起姦令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執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莢錢與秦錢皆當而故錢益多輕錢稍去乃行五銖錢郡縣不同輕重各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

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銅積謂多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以臨萬貨以鋌鑄金人十二是也調盈虛以收奇羨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餘溢也○奇居宜反羨弋戰反則官富

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
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令
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
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
卒叛
逆

過秦論 按此論近世分為上中下三篇以論始
皇為上論二世為中論子嬰為下然史
記不分篇次真德秀選本
亦准史記原文今仍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
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
戟之兵鉏耰白梃耰田器孟康以耰為鋤柄○耰音憂望屋而食言其兵糧不裹而行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
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
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
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
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
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
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

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埶居然也且
天下常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
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
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
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
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
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
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
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
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
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
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
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
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

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賈誼書五作王）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

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寧越趙人一作寗越徐尚未詳杜赫周人）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齊明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最周之公子亦仕秦陳軫夏人亦仕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之弟曾相秦蘇厲蘇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臣入燕翟景未詳）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吳起衛人事魏文侯為將孫臏孫武之後也吕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田忌齊將也廉頗趙奢皆趙將）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鹵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執棰拊以鞭笞天下拊拍也○拊音府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鏑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斷華山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猶問也何或為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呵字同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以繩係戶樞瓦甕為牖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戟之銛非鉄於句戟長鎩也鉄一作銛句同鎩所拜反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

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驕騎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

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瞽瞽新主之資也此言蒙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正先帝之遺表把今之勢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理天下虛閭高而免三族除去峻急污穢之累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即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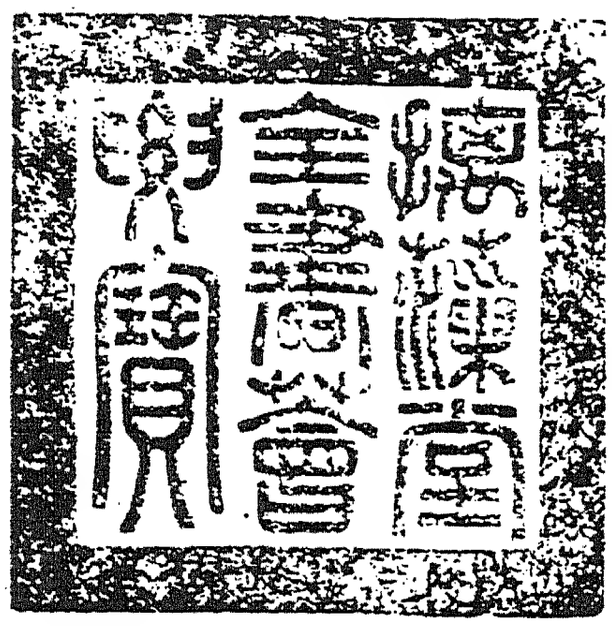
薄昭 昭文帝母薄夫人弟封侯以帝舅尊重用事孝文帝時王子侯以帝舅尊重用事孝文帝時王

子淮南厲王書 厲王名長高帝少子文帝時王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一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殺辟陽侯審食其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骫古委字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風雨沫頼也蒙冒也○沫胡内反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謹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項王高帝凡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郃陽侯以便國法也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太上天子也天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舍匿而藏隱也謂容止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令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

自古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
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善先
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
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
臣竊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墓過恐懼伏地待誅不
敢起皇帝憐之心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賀延
書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嘗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
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悅使

謹案第三十三頁前幅誤淮南王四子刊本四訛三令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王　錦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二目要

謹校官侯補通政司經歷臣 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二目錄

漢

上言兵事書 鼂錯

請募民實塞奏

請立邊民什伍法奏

重農貴粟奏

請入粟郡縣奏

賢良對

枚乘

諫吳王書

董仲舒

賢良對一

賢良對二

賢良對三

限民名田奏　淮南王安

諫誅閩越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鼂錯　潁川人文帝時為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數上書言事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建議削諸侯地吳楚反被誅

上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殿略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冦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

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謂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少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弋戰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水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萧荏葦竹萧皆蔽也萧少木蒙龍支葉茂接蒙龍覆蔽之貌○龍力東反此矛鋋之地也鋋以戰切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十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金金鉦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

亡鏃同鏃矢鋒也○鏃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易平也也夫單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溝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

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遠也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五人為伍什伍相救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材官有材力者騎發矢善者也騶驟也發矢工矣善射中則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板作如楯○笥息嗣反薦藉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給謂相連也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卬之間耳俛俯同卬讀作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請募民實塞奏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貉莫客反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

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肌肉密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債仆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廣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繞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壍具蘭石布渠答（蘭石城上雷石也渠答鐵蒺藜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調謂算度之也○調徒釣反）為中周虎落（虎落者外蕃也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辜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辜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官為償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於是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請立邊民什伍法奏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

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五百如假帥名也假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

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慕從邊塞事慮難行錯所以條厝置之法甚備

重農貴粟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內腐為瘠捐骨不埋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不避猶言加以不讓也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益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

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舉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奇贏謂有餘財而富聚奇異之物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仟謂千錢伯謂百錢）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敎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迕違也○迕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渫先列反）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當為卒者免其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

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於邊賜爵有差

請入粟郡縣奏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澍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俞進也○音踰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賢良對　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大夫

高第縣是

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力牧黃帝之佐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管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迺以臣錯充賦猶言備數時曹

竊等舉之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中茅臣亡識知昧死

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之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宣路寢正殿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有根著地者皆載之○著直略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

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之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

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顧譬也若今言僱賃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從讀曰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辠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謂逆主意而反遂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竊污之名（竊損也污辱也）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忠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

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諜（恐懼而為諂諛詭詐也）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憯痛也○憯千感反）刑法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庖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嬈煩擾也嬈如紹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去　爰非謗不治（非讀曰誹）鑄錢者除（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通關去實（又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不尊諸侯（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期（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資質也謂天子之財質）臨制天

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
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
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令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
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
臣竊恐神明之遺也言天子虛棄日損一日歲亡一歲
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究竟也以傳萬世愚臣不
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言惟
陛下財擇按錯學申商刑名具勸帝自親事意在綜核名實然帝於禮樂制度多謙讓未遑則錯言

自足切
劇也

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王謀為逆乘奏
書諫及吳滅乘由是知名名拜為弘農都尉病免武帝即位徵乘道卒

諫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聚聚邑也湯武之土不過百里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
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

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
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
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
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于天不可復
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
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槀卵難於上天夔所
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
樂究萬乘之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

槀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
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郤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
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
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滄寒也滄音愴○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
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
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
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
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

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統古綆字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幹河干切）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如蘗言若蘗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索高反）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膠西相去位歸居以修學著書為事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年老壽終於家）

賢良對一（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大雅烝民之詩）書云茂哉茂哉（虞書咎繇謨之辭茂勉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

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榮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

入於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書傳秦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秦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蠲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尭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上之化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鎔謂鑄器之模範也綏之斯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謂正月也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

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謂年首稱春者是也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

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隱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年）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讀曰示）春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易稱元者善之

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係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

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拒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

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大雅假樂之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賢良對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辟讀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之統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至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

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人項橐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申不害商鞅）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狼性貪故謂貪為貪狼）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夜郎西南夷國名也康居西域）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

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譽未必賢也（譽與資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論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

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對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偏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

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

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褒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晦與暗同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虞情性察虞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嚮之應形聲也嚮讀曰響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

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復反復行之）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眊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庠（庠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致至極也）陛下有明德嘉道陛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詮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屬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息生也耗虛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分予之齒者去其角（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傳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足而況人庳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讀與嗸同嗸嗸衆怨愁

釋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隘民（梵于育反）民日削月朘朘音纏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食菜曰茹）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小雅節南山之詩）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

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易解卦六三爻辭）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係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自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於是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限民名田奏（武帝時外事征伐內興功利役費並行而民去本故仲舒上言）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

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工衛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奉鹽鐵之利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歲耕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此誠竟寧哀帝時丞相孔光等申其議帝乃下限列名田詔丁傅董賢皆不便之遂格

不行及王莽僭位名天下田曰王田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族黨犯者法至死吏緣為姦陷刑者衆亂亦旋作法非其人雖良亦敝也

淮南王安　厲王子嗣封好書招致賓客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後有逆謀自殺

諫誅閩越書　武帝建元六年遣王恢韓安國將兵誅閩越安上書諫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攝安也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劗與翦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

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竹田曰篁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

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不可盡載於圖也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贖子以接衣食贖子令出就婦家為嗇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資猶齎輿轎而踰領轎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領山嶺也陀舟而入水陀曳也○陀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蝮惡蛇也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泄吐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淮南王傳作簡忌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塗音舍工反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擢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擢直孝反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謼號謼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棄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驚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曾不及夕曾古朝字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為邊城作難也進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

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越邑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侯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遑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不下言不減也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瘴黃病○瘴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蠢生蠢毒也○蠢音蚩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存問之謂省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如人畜養六畜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組者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壞也讀作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如雉兎之逃入山林險阻之中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勘食糧乏絕勘即倦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尉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監郡御史名祿也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敗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讀作聳動也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心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在前行者曰顏行蒙

犯也○行胡郎反　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厮折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園江漢為池八藪謂魯有大野汙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扆扆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間馮玉几馮讀曰凭凭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得其地不足為一日閒暇之廣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大雅常武之詩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馬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敵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言漢發一人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也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上乃令嚴助諭意於安

謹案第三十一頁後八行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刊本與訛於據漢書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中書臣潘定鈞

謄録監生臣王 錦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三

祥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三目錄

漢

嚴安

上言世務書

徐樂

上言世務書

司馬相如

諫獵疏

主父偃

諫伐匈奴書

東方朔

諫起上林苑書

化民有道對

吾丘壽王

禁民挾弓弩對

司馬遷
五帝本紀贊
十二諸侯年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禮書節錄
樂書節錄
律書節錄
平準書節錄
孔子世家贊
伯夷列傳
孟子列傳
儒林列傳序
太史公自序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嚴安 臨菑人 丞相史

上言世務書 安與主父偃徐樂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

臣聞鄒子曰 鄒衍之書 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 以救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 可變易者則易也 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 族奏音 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之使猶顯也顯示其慕欲也 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 贍足也 民離本而徼末矣 徼要求也 ○工堯反 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劒者奪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娓故姦軌

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遂成也字生也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簒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虡懸鍾者示不復用元元黔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安巧憂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諫者衆調古諷字曰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陀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巨巾反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會同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

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蒻州建城邑蒻駱也○深入匈奴燔其龍城龍城匈奴祭天處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挐相連引也○女居反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鎪甲摩劒矯箭控弦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徐樂燕郡無終人

上言世務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

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
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闕東五穀
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
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
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
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
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
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自若者言如其
常無所廢損也

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幃幄之私俳優朱儒之
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
成康夏禹也子姓湯也湯子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
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
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
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
依攝袂而揖王公依讀曰扆此陛下之所服也服事也臣聞圖
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

成奚征而不服哉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帝
不好辭賦因病免客游梁著子虛賦武
帝讀而善之以蜀人楊得意薦名為郎
使巴蜀還拜中郎將通西南夷病免卒

諫獵疏時武帝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
吳王僚子也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
材之獸駭不存之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犯屬車之清塵漢依秦制大駕
屬車八十一乘屬車者言衆車相連續不絕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
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也枯木朽株盡為難矣
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軫車後橫木也雖
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馬勒也橛馬銜之鉤心也而況涉
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
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
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

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垂堂者近堂邊外恐隆墮）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主父偃（臨菑人學長短縱橫術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元光元年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四遷為中大夫說上分諸侯國推恩子弟上從之）

後生

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司馬穰苴善用兵者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春蒐秋獮皆以講武事）因以討之此安不忘危之道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埶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腄二縣名並在東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閒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搏擊也景言不可得也）人之陰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

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已利若車邨之比也）故尉佗童邨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待詔公車後為中郎訴達多端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以下朔皆敖弄無所為屈）

諫起上林苑書（時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償郭杜之民朔因進諫）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郭杜乎（中尉及左右內史是為三輔）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霸產即霸滻二水名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

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抗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龜魚（芋葉似藕而長不圓其根白膩可食龜同蛙似蝦蟆而小）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鄧鄧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賈讀曰價）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

幼弱懷土而愚者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斤而營之斤斫也邸舍也舍短而圂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亂馳曰騖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譬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於紂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冀王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揩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秦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秦階者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神祇護寧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之祀災祲迭見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室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奉奉疏潤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胡為陳之

化民有道對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問朝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朝對

云云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者老皆聞見之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也○綈徒奚反足履革舄革生皮也不用韋帛但空用韋也舄乘輿言儉率也以韋帶劒不加鉸飾莞蒲為席莞夫離也今謂之蒻蒲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也衣縕無文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鳳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纖羅纖五綵也罽織毛也即氈毳之屬○罽音計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蕤珍怪蕤古蘂字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帳多故以甲乙第之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天子則襲翠被悉玉几而處其中也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此易緯之文願陛下留意察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從董仲舒受春秋累官光祿大夫侍中

禁民挾弓弩對丞相公孫弘奏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壽王上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五兵謂矛戟弓弩戈鈒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抏五官反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抏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小雅賓之初筵之詩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人漢武帝時仕為郎中遷太史令坐李陵事下腐刑撰史記一百三十篇父談亦為太史令

五帝本紀贊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

太史公曰太史公司馬遷自謂也遷為太史公官題贊首也虞夏悉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馴訓也謂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訓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五帝德及帝繫姓皆大戴禮文及孔子家語篇名儒者或不傳二者皆非正經故漢時儒者多不得學也余嘗西至空峒空峒山在原州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處北過涿鹿涿鹿山在媯州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

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即帝德帝系二書也近是聖人之說

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言已以春秋國語古書博加考驗益以發明五帝德等說甚章著也顧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言古文尚書缺失其間多矣而無說黃帝之語具軼乃時時見於他說帝皇遺事散軼乃時時旁見於他記說即帝德帝系等說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十二諸侯年表序

魯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為十二表中兼叙吳為十

三表者錄其事而見之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譜起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譜又自古為春秋學者有年歷譜諜之說遷得而讀之杜元凱作春秋長歷及公子譜蓋因舊說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師摯太師之名紛為象箸而箕子唏箕子云為象箸必為玉杯唏歎聲○音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鬬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佚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鐸氏微者春秋有微婉之辭故也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宋有公孫固無所述此固蓋齊人韓

固傳詩者也 漢相張蒼歷譜五德 張蒼著終始五德傳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顯著文焉 作春秋繁露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陰於神運數家陰陽術數之家譜諜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覩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講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言欲覽其要故刪為此篇

秦楚之際月表序 秦楚之際運數促以月紀事而名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擅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古禪字 自生民以來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稱兵以殘賊天下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指漢高祖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名為王實如古之諸侯故仍以侯名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 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 齊楚荊淮南燕趙梁代淮陽荊絕乃封吳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

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慶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京兆也）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怵訓習）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恩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案武帝用主父偃言而下推恩之令也）故齊分為七（城陽濟北濟南菑川東萊西是分為七）趙分為六（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梁分為五（濟陽濟川濟東山陽）淮南分三（廬江衡山）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

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謂交錯相銜如犬牙參差也）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高祖功臣侯年表序（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蕭曹等）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

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倍其初封時戶數也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齊仁戴侯柳蒙穀陵侯馮偃也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罔與網同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緜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禮書節錄○按禮書諸篇史記音義疑為褚少孫所補今刪去荀卿禮論兵論及小戴禮樂記之文存者無多自屬司馬遷作其間或有脫簡而少孫以荀卿禮記之文補之也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大行秦官主禮儀者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鄭玄曰以金飾諸木也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周禮羞用百有二十品鄭玄曰牲及禽獸以備滋味故謂之庶羞牲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大路祀天車也越席拔草以為席也皮弁布裳周禮王視朝有皮弁之服鄭玄曰布裳積素為裳也朱絃洞越朱絃練朱絲絃也越瑟底孔大羹玄酒大羹肉湆玄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爭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

儒所屬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流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吳楚趙菑川濟南膠西謂六國也）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宮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音遍）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洽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吳楚趙菑川濟南膠西謂六國也）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宮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音遍）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洽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吳楚趙菑川濟南膠西謂六國也）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宮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音遍）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

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洽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吳楚趙菑川濟南膠西謂六國也）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宮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音遍）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勑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音刈悲彼家難（謂文因美里）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減損為樂樂其如此也（節樂明聲音有節樂主於盈而曰損減亦有節之義）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正嗥噭之聲興而士奮（嗥噭姑堯反噭音擊）鄭衛之曲動而心淫

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辟亦君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按家語孔子嗤季桓子作歌是五章之刺）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汚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猶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言惡必始於微也）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

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過沛詩即大風歌侯語辭分亦語辭因沛詩有三侯故云三侯）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隸音異）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按禮樂志房中樂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

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見漢書禮樂志）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暴利長收野馬於敦煌水旁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注音窒曲之窒）復次以為太乙之歌歌曲曰太乙貢兮天馬下（貢作況）霑赤汗兮沫流赭（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騁容與兮跇萬里（跇音逝謂超踰也）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大宛舊有天馬種汗從前肩膊出如血）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為呂大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六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黃鍾太簇

律歷志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是為萬事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故云望敵知吉凶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望雲氣知勝負彊弱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師曠知南風之不競即其類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武王伐紂吹律從春至冬殺氣相并而律亦應之而音尚宮兵書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角則軍擾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音釋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共工主水官少昊氏衰秉政作亂故顓頊伐之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遽興遽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吝犯而齊用王子徐廣云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士一作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大較大法也音角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正義謂三十萬備北邊五十萬守五嶺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

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阸厄責反選思究反蠕而究反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

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耶

平準書　桑弘羊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太史公取此名篇以寓意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令言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齊民平民無物可蓋藏也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鑄揄錢一黃金一斤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糴漢書糴字作躍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馬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經訓常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

馬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文帝用鼂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徙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謂增益苑囿造廄而養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

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儐與擯同）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庾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屋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彭吳人姓名）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抗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桑弘羊孔僅之屬）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虜夏之幣金為三品（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或白或赤（黃金白

白銀赤銅或錢或布言布於民間也或刀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或龜貝赤銅為錢二十為朋或銀錫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二十兩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祗敬也言祗敬遲迴不能去之又一作低迴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折斷也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伯夷列傳

叙列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夏時有卞隨務光殷湯讓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殷湯所封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應劭云伯夷姓墨胎氏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

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號為盜蹠）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賈誼也作鵩鳥賦云然）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馮者恃也○音凭）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孟子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

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言其大體隨代威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

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裨是小海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以濫為初謂衍之術皆可以為後代宗本故云濫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懼音劬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撇拂也疋結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彗帚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身親往師之作主運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方枘是筍也圜鑿其孔也以方枘而內圜鑿齟齬而不入也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慎子十卷在法家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俱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儒林傳序

（儒林謂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以成王化）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學者課功之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闕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

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號也於燕則韓太傅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伏生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言易自菑川田生菑音災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即先生之稱省字呼之耳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胡毋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藏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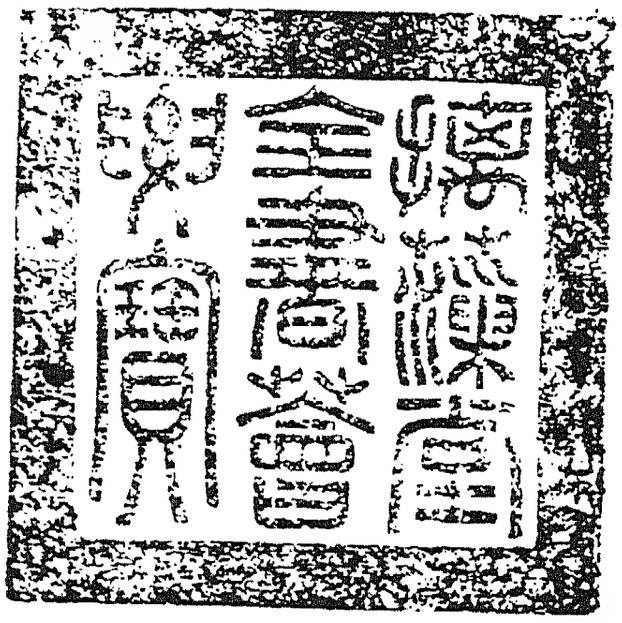
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太史公自序節錄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先人司馬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遂為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之言見春秋綽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譏而弗見後有賦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心實善為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則犯違禮義臣不臣則君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違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作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

麟止自黃帝始按裴駰言司馬遷善序事理辭而不華質而不俚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而蕪穢謂其文疎蕩有奇氣氣充乎中而溢乎其貌鄭樵則云仲尼既歿六經以後惟有此作固極文章之偉觀矣而獨是西山真氏選其敘事之文首尾未免疎脫且紀傳甚夥難以抽采今第錄其序贊及列傳之有議論者以著大略其餘則觀全史得之班固以下倣此其



校勘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編修臣潘庭筠
監生臣王錦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四目録

漢

王吉

諫昌邑王疏

上言得失疏

路温舒

上尚德緩刑書

魏相

諫伐匈奴書

條便宜奏

陰陽月令奏

趙充國

陳兵利害書

上屯田奏一

屯田奏二

屯田奏三
鄭昌
請定律令疏
張敞
上霍氏封事
劾黃霸奏
自請治盜賊書
賈捐之
請棄珠厓對
匡衡
政治得失疏
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疏
貢禹
循古節儉奏
言錢幣書
言風俗書
蕭望之
入穀贖罪議
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
諸葛豐
謝上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四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音編注

漢

王吉 字子陽琅邪皇虞人好學明經初為昌邑中尉宣帝時為博士諫大夫

諫昌邑王疏 王動作亡節吉疏諫王入立尋廢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

滅死為城旦

臣聞古者師曰行三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檜國匪風之篇怛古怛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揭揭名音憩今者大王幸方與房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撙徒困也子木反馳騁不止口傷乎吐吐亦吐字○竹駕反手苦於筆轡筆馬策○止榮反身勞於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耎柔也○而究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廣夏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令人不行之則膝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轃而社稷安矣轃與臻同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

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上言得失疏 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謫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 趨讀曰趣趣向也 趣唯陛下財擇焉

路溫舒 字長君鉅鹿東里人守廷尉史歷官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上尚德緩刑書 時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

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蓋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繼古絕字屬連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郤退也畏為上所郤退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也雖各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未吏尚不入對況眞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

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春秋左氏傳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于汚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與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少學易舉賢良對策高第宣帝時為丞相封高平侯

諫伐匈奴書 元康中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上從相言而止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引老子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

條便宜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施行其策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

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饑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弛放也言不禁障禁秣馬酤酒之也波讀曰陂貯積以稟米飲馬也酤酒者糜所以周急繼困慰安貯積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七六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禮記王制云國七九年之畜尚謂之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貴也價忽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陰陽月令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之卦不可以治西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乘治也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少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悅上下無怨政教不違禮讓

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蕭何周昌王陵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四人各職一時大謁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四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

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與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為後將軍破羌振旅而還復為將軍衛尉以老致仕卒

陳兵利害書宣帝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耕種時而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援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蒭豪束數十轉輸竝起百姓煩擾將軍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敝疾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姑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令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罕羌姓）漢上聲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令先零羌楊玉（零音憐）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

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數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後罕羌竟不煩兵而下

上屯田奏一（充國度先零羌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會得進兵璽書因上奏）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豪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茭乾芻也豪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

勝之冊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及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之言歸相告喻者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為一校也吏士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受言去者謂羌受充國

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閒謂軍之閒隙又亡驚動河南大卉小卉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奏三　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言十二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卉小卉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執計復奏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壁木樵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樵才消反校聯不絕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便兵弩餘鬬具逢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累重謂妻子也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亶但也同即今同是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

還不可復蜀漢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澹古贍字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嫌同而亡後咎餘責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偷得避慊之便（慊讀與嫌同）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諸羌死亡降散所餘無幾明年請罷屯田充國振旅而還）

鄭昌（涿郡太守）

請定律令疏（宣帝置廷平秩六百石以平刑選于定國為廷尉黃霸等為廷平昌因上疏）

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後徙杜陵治春秋以經術自輔歷官守相京兆尹以能吏稱）

上霍氏封事（宣帝漸疎霍氏山雲以過歸第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大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

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台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敬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

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劾黃霸奏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丞相所居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軼過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

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奸求也以正明好惡敬舍鶵雀飛集丞相府敬因奏霸天子嘉納敬言名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敬指意霸甚慚敬以為神雀議欲以聞

自請治盜賊書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敬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敬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有業言各得其所時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敬上書自請治之書奏天子徵敬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効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

貫捐之字君房實誼之曾孫元帝初侍詔金馬門數名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坐法棄市

請棄珠厓對事詳罷珠厓詔註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此引禹貢之辭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舍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竝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謂昭王也齊桓救其難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

長城之歌至今未絶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鸞旗編列繫橦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以羽毛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追計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虚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蟊賊蟊荆大邦為讎小雅采芑之詩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頊獨居一海之中顓顓猶區區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為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

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好學善說詩元帝時數上疏陳便宜傳經義為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初免為庶人

政治得失疏時有地震日蝕之變元帝問政事得失衡為博士給事中上疏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上謂崇尚也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

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詩鄭風太叔于田之篇曰褰裳暴虎獻于公所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

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其俗皆衣裳而趨財也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商頌殷武之詩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治性正家疏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自滅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而吏安集之不耦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

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文王之詩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梱與閫同謂門橛也故聖王必慎妃后之祭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

大雅文王之詩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周頌桓之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卦之彖辭

戒妃匹勸經學疏成帝初即位衛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上敬納其言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關雎之詩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

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植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以明經絜行著聞元帝初即位徵為諫議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書數十上歷官御史大夫

循古節儉奏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

帝循古節儉宮人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綺刀劒亂於主上綺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笥先嗣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三工官謂少府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東宮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坏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

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大雅大明之詩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下詔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言錢幣書

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徒攻山取銅鐵

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捽拔取也杷手捂之也胼併也胝繭也○捽才兀反杷蒲巴反胼步千反胝竹尸反已奉穀租又出稾稅稾禾稈也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賣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

言風俗書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欲從讀從縱曰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

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黠梟剽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貪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隊與墜同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難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受遺詔以前將軍輔政元帝初為弘恭石顯所譖免尋賜爵關內侯給事中復下獄自裁

入穀贖罪議時京兆尹張敞上書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贖罪望之與少府李彊同上議

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因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公綽魯大夫孟公綽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宣帝下其議難問張敞敞持之堅望之彊復對曰天漢四年常使死罪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上遂不施敞議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以益州刺史薦令待詔擢為諫大夫

聖主得賢臣頌褒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詩褒因奏言褒有軼才職宣布詩

宣帝乃徵褒既至詔為此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廬客冥冥夏雨行暴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蔡野菜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言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愫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焠其鋒越砥斂其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進於行朐端庸汗人極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馳及至駕驌驦乘旦駿良馬名王良執轡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蹶疾也追奔

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悦貌）開寛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榮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圄空所謂建仁策也匡合所謂樹伯迹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窮子飯牛離此患也（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degree而升本朝離疏釋蹻（釋猶用也蹻以繩為屨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風龍興

而致雲螭蟄蜂俟秋吟蚓出以應陽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時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吕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與講道合謀同力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豈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遵法也言法自然之道也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時帝好神僊（神僊黄帝時人）故賓對及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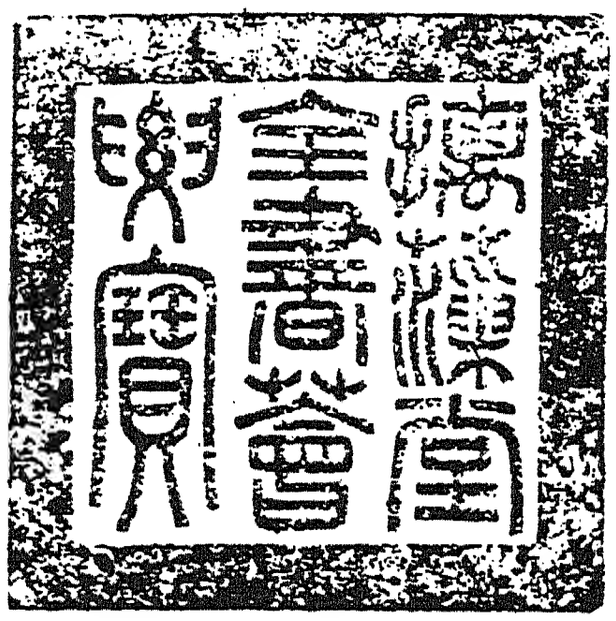
諸葛豐字少季琅琊人元帝時為司隸校尉

謝上書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詣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許侍中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

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

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　浩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五目錄

漢

劉向

條災異封事

請封甘延壽陳湯疏

請起昌陵疏

極諫外家封事

定禮樂疏

杜欽

訟馮奉世疏

翼奉

應直言封事

薛宣

申勅刺史疏

王尊

勅掾功曹教
劾匡衡張譚奏
公乘興
訟王尊書
劉輔
諫立趙倢伃疏
谷永
祭祀方術奏
訟陳湯疏
梅福
言王氏書
請封孔子世為殷後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五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五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之曾孫元帝初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蕭望之周堪金敞同輔政為外戚許史中書官弘恭石顯所譖下獄免官成帝即位復進用數奏封事為中壘校尉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徵證也誠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内靡

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雜遝衆賢）之貌○遝大合反　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頌絺太祖之雖詩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又曰飴我釐麰（此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之詩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嚣嚣（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密勿猶黽勉也）當是之時日月薄

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醜惡也）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沱二（沱下顏也○丈爾反）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

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靁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蟲午並起蟲午猶雜沓也當是時禍亂輻湊拯救不給是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剌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也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睍聿

進令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糅和也○

汝救反

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

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以法治之朝臣舛午五故反謬戾乖剌更相

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

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

消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邶風柏舟之詩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此易渙卦九五爻辭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二府丞相御史也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譖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

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此乾卦九五爻辭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泰卦初九爻辭在上則引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訾訾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

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
宣弛臣謹重封眛死上時蕭望之自殺天下甚悼恨之
周堪與弟子張猛俱進用大見信任恭顯數譖毀焉向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向等

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延壽湯出西域發兵誅郅支單于石顯匡衡以為矯制不宜加爵土議久不決向上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檻總持之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搴拔也○音騫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元帝初元中衛司馬谷吉送郅支侍子至其庭被殺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小雅采芑之詩易曰有嘉折

首獲匪其醜離上九文辭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益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小雅六月之篇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於首止後有滅項之罪項國名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靡音縻而屠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西域傳作母寡而此云母鼓鼓寡聲相近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眛馬而延壽

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
欲擊之烏孫宣帝初常惠以校尉護烏孫兵擊匈奴封長羅侯 鄭吉迎自來之
日逐鄭吉迎日逐王詣京師封安遠侯 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
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
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
宜以時解縣通籍縣罪未竟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除過勿治尊寵
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公卿議封焉

諫起昌陵疏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下繫辭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
王者必通三統天地人之始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
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大雅文王之篇嘒然歎曰
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
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萌與甿同無知之貌益傷微
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朱均
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
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婁敬
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
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故常戰栗不敢諠亡孔
子所謂富貴無常益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
厠側近水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
用紵絮斮陳漆其間斮斬也陳施也斮絮以漆著其間也○紵張呂反斮側劣反豈
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
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
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
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
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槨之作自黃帝始黃
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
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
處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
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
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

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二邑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隱藏之財可見而已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閉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鑿謂所穿家臧者○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

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　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埤下也○音裨積土為山發民墳墓

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憫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季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樸樸與模同

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疏上成帝甚感向言而不從其計

極諫外家封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上封事極諫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莞與管同朝事莞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周書洪範

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也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葉式涉反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

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益主以疑上心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內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莞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磐結而交互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皇甫周卿士字也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之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而孝宣帝即位今王

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作移於外親降為阜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寧陛下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上繫之辭也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書奏天子名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

定禮樂疏成帝時建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則則筆削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魯魯之士

然卒為漢儒宗紮垂後嗣斯成法也

杜欽字子夏南陽杜衍人好經書與茂陵杜鄴同姓字欽為大將軍鳳武庫令

訟馮奉世疏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威振西域不得封死後二年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於是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竟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暈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竟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趨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

殊俗圖難謀除國難也　威功白著為世使表也表猶首　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元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治齊詩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時徵待詔後為諫大夫

應直言封事時地震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斂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小雅篇名也　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戌為公正寅午為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以王位春也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　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

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夫人唯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成帝時為丞相封高陽侯

申勑刺史疏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言求於人備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則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

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焉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剌史奏事時宜明申勑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官終東郡太守

敕掾功曹教尊為安定太守出教告屬縣又出教敕掾功曹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闌門橛也○魚列反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貲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劾匡衡張譚奏衡譚皆畏事石顯成帝初即位顯從為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

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九德見皐陶謨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

公乘興湖三老訟王尊書尊為京兆尹坐事免吏民多稱惜之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京兆王昌貶為雁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羣盜竊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畧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畢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箭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萬音矩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吏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

所不及雖拜為眞未有殊絕寵賞加於尊身令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爰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引虞書堯典之辭）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謂其口惡而好以刀筆陷心不信也）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捽搏其頰（捽持頭也○才兀反）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想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期年也）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懟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劉輔　河間宗室　為諫大夫

諫立趙倢伃疏（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輔上疏）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

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令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歷官大司農

祭祀方術奏成帝求年頗好鬼神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永因上奏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遣興輕舉遠古遥字遠也興起也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土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冀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言獲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氷淖溺方士詐以藥石若氷即消因假為神仙道陷氷九投之氷上使然也○淖女教反化色五倉之衍思身中有五色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寘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抵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

宗之姦紛紛復起轅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儀免官○轅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練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永數上封事尤善言災異

訟陳湯疏成帝初匡衡奏湯奉使時盜康居財物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下獄當死永上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事詳左傳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廉頗馬服趙奢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益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樂記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愊億憤怒之貌○愊皮逼反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踰遠也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踰讀曰遙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

奪爵為士伍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為南昌尉後去官居家以讀書養性為事至王莽顓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以為仙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言王氏書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適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考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臣埶陵君也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方今布衣遍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之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令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衒鬻秦武王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

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榮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東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驅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太阿劍名歐冶所鑄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鵀遭害則仁鳥增逝戴鵀鳥也仁鳥鸞鳳也○戴音緣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

篇名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銍宮鑄銍如星飛擿臣用事之異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

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以斗為喻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焱焱周書洛誥之辭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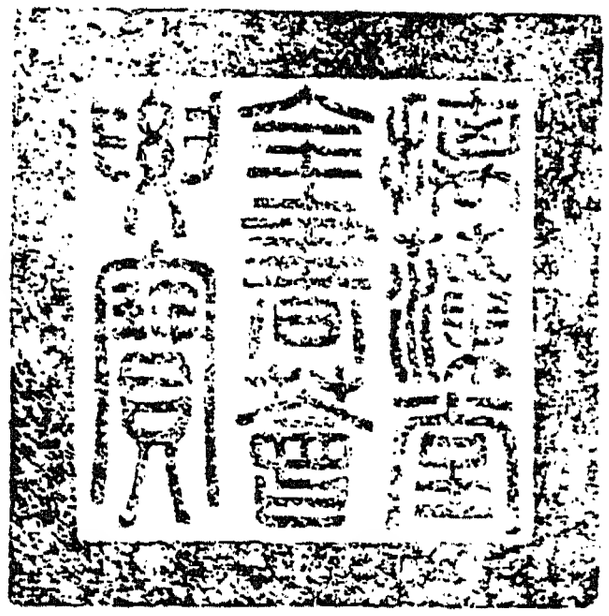
請封孔子世為殷後以為殷後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四歷與櫪同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戶牖之間謂之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殛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殷厥孫不嗣所謂殛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言其多所謂存人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周書洛誥之辭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請封孔子世為殷後以為殷後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四歷與櫪同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戶牖之間謂之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殛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殷厥孫不嗣所謂殛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言其多所謂存人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在祖位尊之也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成帝綏和元年立二王後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御選古文淵鑑卷十五



校 總

官 庶吉士 臣 張能照

對官 助教 臣 汪錫魁

謄錄 監生 臣 沈 浩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六目録

漢

賈誼 上書辨明家語

耿育 訟陳湯書

王嘉 請重二千石疏

遣將行邊對

日食論董賢奏

再論董賢奏

毋將隆 諫賜武庫兵器奏

師丹 定陶共皇立廟議

李陵
災異對
鮑宣
諫寵外親幸臣書
論董賢書
楊雄
諫不受單于朝書
劉歆
毀廟議
責讓太常博士書
賈讓
治河奏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六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孔衍孔安國孫為博士

上書辨明冢語初撰次孔子家語為四十四篇值巫蠱事不行後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紀録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録衍上書辨之

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誥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通才大夫較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

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紀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向病亡遂不果立

耿育　成帝時議郎

訟陳湯書　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建議起昌陵邑坐下獄徙邊育因上書冤訟湯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謂改年為竟寧也　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獨處之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臺俊禽敵之臣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　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分謂散離也廣書辨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

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于長安按劉向谷永與言先後上書寬訟湯持論措辭各極體致故俱錄之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為丞相封新甫侯剛直嚴毅數諫爭後下獄不食死

請重二千石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梁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敞乃奏請逮捕而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天子不下其事也

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皋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雷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絶其相誣也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

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閣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賊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遣將行邊對息夫躬請遣大將軍行邊兵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問丞相嘉嘉因對云

厭應變異上然之以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教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譸諈傾險辯慧深刻也譸諈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

日食論董賢奏時日食舉直言嘉奏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

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貴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内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内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于獄榜笞擊也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内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恭皇哀帝父定陶恭皇也此比此猶云頻頻也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渠名也在城東濬益門外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長安有厨官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見親謂親戚相見也並供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讀曰供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愕愚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田皆有頃數以品制

中令均等菟古苑字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言行西王母籌也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夫感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嫣音偃騎貴矢度逾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

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

命帝覽奏不說而愈
愛賢不能自勝

再論董賢奏 哀帝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
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復奏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
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
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
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以黜府臧以竭唯恐不

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
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
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
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
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 孔鄉侯傅晏汝昌侯傅商陽新侯鄭業
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歲月日之朝 皆陰侵陽
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
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

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
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
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
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
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
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贛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京兆
尹左遷南郡太守尋免官徙合浦

諫賜武庫兵器奏 時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
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

阿舍隆
上奏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
錢用度皆出大司農 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
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
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迺賜斧鉞漢家
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
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
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埶國威器共其

家備契缺也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哀帝時為大司空封高樂侯

定陶共王立廟議時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丹議云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十六 十二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哀帝初召尋待詔黃門

災異對時帝使侍中衞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玉堂殿在未央宮北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

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煇光所燭萬里同晷（晷景也）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閒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

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房有四星其閒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上后受氣（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厭音黶）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強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太白發越犯庫（發越疾貌庫天庫也奎為天庫）兵寇之

應也貫黃龍入帝庭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厥弛搖貌動佞巧依埶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端門太微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函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于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弗弗與孛同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違於月令也奧温也○奧於六反

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枹擊鼓之推也○枹音孚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畎澮小流也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川者永貫穿而通流也此詩所謂爝爝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

屬皇甫卿士周室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女寵之族也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猶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

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救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絶繼嗣女宮作亂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好學明經哀帝時為諫大夫拜司隸抵罪王莽秉政惡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坐死

諫寵外親幸臣書 宣每居位常諫爭其言少文
貴幸宣 多實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
上書諫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
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
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
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 魁壘壯貌
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
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

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 共讀曰恭
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
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 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
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
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 亡謂失其作業陰陽不和
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 更謂為吏卒也
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 並依也○步浪反豪強大姓蠶食
亡厭四亡也寺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

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漢名奴為蒼頭諸給殿中呼為廬兒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也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強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或與惑同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會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竊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昧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論董賢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予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猶三始言三朝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虷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殷芋之親但以令色諂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

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閒刻漏刻也閒空隙極竭鞅鞅之思鞅鞅蒙蒙也愚貌○音沐謹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上感

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嘗好辭賦成帝時待詔承明之庭屢奏賦以風勸除為郎給事黃門王莽篡位以久次為大夫

諫不受單于朝書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單于上書願朝公卿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

雄上書諫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欲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徵於便隧徵要也隧古地字○徵工堯反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擾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

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出邊其西皆至貿而還貿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之烈振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貿而獵其南而長羅侯常惠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貿而還貿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之烈振

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郝虎牙將軍田順坐詐增虜獲皆下獄自殺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顓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在益州籍蕩姐之場羌屬也籍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讀曰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萬唯北狄為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詞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嘆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焉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

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
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在西域中迺以制匈
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
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
嘉焉報單于
書而許之

劉歆字子駿成帝時為黃門郎哀帝河平中受詔
與父向領校秘書歷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
夫後歷郡守京兆
基位為國師

毀廟議哀帝即位丞相孔光等奏言宗廟迭毀
之次當以時定光祿勳彭宣等皆以為
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
毀歆與太僕王舜同上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猃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
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猃狁至於太原又
曰嚴嚴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猃狁荊蠻來威
小雅采芑之詩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
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
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
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自越屬
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
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
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
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
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
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
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
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
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
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
敦煌酒泉張掖以鬲絕羌胡之右肩單于遮音而反
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斥開
廣也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
姓其規摹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
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

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召南甘棠之詩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

責讓太常博士書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

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謂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

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絶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古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

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衛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絶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梁丘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過誤猶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已守殘專執已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妒道真黨同師之學妒道藝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賈讓哀帝時待詔

治河奏哀帝時博求能治河者莫有應書讓奏言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停水曰汙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没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迤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

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
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以隄中之
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
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
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
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
使東抵東郡平剛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又為石隄使
西北抵黎陽觀下觀縣名也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
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
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阬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
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
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
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
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辟讀曰闢析底
柱破碣石析分也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
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
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
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千千萬萬年以大漢方
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尺尺之地哉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
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
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
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
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漏水口迺有金隄高一
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
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堤下謂水從郭
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
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
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
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
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
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
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
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作此水門治渠非穿地

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股支別也）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此一害）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墳加肥此一利）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秔稻之不粘者）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通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按漢書之後詩書放失至文帝時尚書始出武帝時發秦經然後六經之文備然當文帝初治湯覽猶已能誦於書屬文稱於郡中矣意其所誦者別自有本或秦所奉焚之書為博士所藏者猶有留於人間者耶格之瑰瑋雖生治安諸疏及朝錯賈山所上封事其氣格之瑰瑋雖生治安於先秦以上也及廣川董氏出變為緯俗漫行甚深深於經術兩司馬揚雄劉氏父子繼作而漢一代之文章與雅頌比隆矣論者謂其源自上讀高惠文景諸詔書何其盛也則夫興教化以漸摩以至於移風易俗者宜不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七 七八

詳校官候補通判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七目錄

漢

武

勑馮異

報隗囂手書

恤民詔

賜竇融璽書

再報竇融詔

與公孫述書

賜隗囂詔

詔上書不得言聖

詔讓劉尚

地震詔

報臧宮馬武詔

明帝

欽定四庫全書

報桓榮書
祀明堂詔
爵李躬桓榮詔
獲寶鼎詔
班示封事詔
手詔東平王國傅
申明科禁詔
汴渠成詔
選高才生受學詔
賜流民公田詔
詔報朱暉
賜鄭均毛義穀詔
詔三公
定律詔
詔袁安等
詔改定禮制
稟給孤幼詔
以肥田賦貧民詔
賜東平瑯邪二王書
論五經同異詔
日食詔
手詔東平王
賜公卿助祭錢詔
行秋稼詔
明德馬皇后
辭封爵詔
報帝請封外戚詔
章帝
命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詔
實覈受廩詔
地震舉賢良詔
報東平王

勑侍御史司空詔
詔齊相葙江革
和帝
罷收鹽鐵詔
求曹相國後詔
選舉詔
舉賢良詔
封班超詔
蝗災罪己詔
擇良吏詔
畱諸王詔
和熹鄧皇后
詔河南尹豹等
殤帝
勑司隸校尉部刺史
安帝
旱蝗詔
霖雨傷稼詔
申制度科品詔
順帝
勑桂陽太守文翿
桓帝
災異詔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七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光武諱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長沙定王發之後王莽末帝與兄縯起兵舂陵定天下再受命廟號世祖傳十二世自光武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一百九十六年

勑馮異建武二年帝既遣異代鄧禹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劒并下此勑異頓首受命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勑無為郡縣所苦

報隗囂手書三年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遣兵佐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鉛刀不可強扶不可強扶持而用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隔于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蹢躅三輔蹢躅猶跼蹐也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子陽公孫述字

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搆之言解搆猶間搆也

恤民詔五年夏四月旱蝗乃下詔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三輔郡國出繫囚也中都官謂諸侯王國也皋非犯殊死一切勿案殊死謂斬刑殊絕也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賜竇融璽書五年夏融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

融璽書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付行南海尉事效致也誉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此為七郡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再報竇融詔融得前璽書即復遣鈞上書曾隗之罳不納融于是與五郡太守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并詔報云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長君少君尊奉師傳長君竇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脩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眞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奸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與公孫述書六年述為符命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之罳不納融于是與五郡太守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并詔報云

識云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等為符瑞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賜隗囂詔六年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囂書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廷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得書知帝審知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詔上書不得言聖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乃下

詔

吾德薄致災譴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脩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詔讓劉尚十二年公孫述死其將延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且讓副將劉尚云

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韓子孟孫獵得麑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攻拔中山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地震詔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下詔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遭謁者案行其死亡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弛解脫也鉗足鉗也舊法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鉗音奇炎反賜郡中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報臧宮馬武詔二十七年宮武上書請伐匈奴帝因詔報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明帝諱莊光武第四子廟號顯宗

報桓榮書明帝為太子桓榮傳之上疏辭歸因報書云

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

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慕鄉思親而歸也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祀明堂詔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屢以行事禮畢登靈臺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黃玉佩紉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等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勑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元氣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也故望之焉時律者即月令十二律律呂不正則諸氣不和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奉計謂計吏也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怳弘大道被之八極而屑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跼蹐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

蕩蕩小人常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脩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爵孝躬桓榮詔二年冬十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乃下詔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三老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事者安車坐乘之車輭輪以蒲裹輪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袒割袒而割俎酳以酒潔口也○輭而兗反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于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咽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小雅逸篇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于庭萬亦舞也朕固薄德何以克當

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永念慙疚無忘嚴心三老孝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六十曰耆七十曰耋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獲寶鼎詔六年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乃下詔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鑄鼎以象之令人知鬼神百物之形狀而備之故人入山林川澤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惡氣謂罔兩之類事見左傳遭德則興遷於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周鼎亡入泗水中

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祠祭之日夏祭

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

班示封事詔八年冬帝既以日食下詔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

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普應門失守關睢

興刺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飛蓬隨風微子所嘆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猛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間明主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永瞻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手詔東平王國傳 東平王名蒼明帝母弟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云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采菽小雅之章曰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 要古腰字東平王腰腹肥大其言與腰腹稱也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明科禁詔十二年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椁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 奠喪祭也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于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國

汴渠成詔十三年四月汴渠成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下詔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平帝時汴河決壞汴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滂濞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交究豫之人多被水患乃曰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壞墳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土無塊曰壞墳起也故厲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水北曰汭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水去土復其性也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濱近也固專也庶繼世宗瓠子之作瓠子隄名武帝元封二年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明帝為太子選入宮即位為貴人永平三年立為后

辭封爵詔建初二年夏大旱言事者以不封外戚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下詔固不許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安侯也為丞相貪驕與淮南王覇上私語後薨武帝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竇嬰文帝竇皇后從兄子魏其侯也為丞相坐與淮夫朋黨棄市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樞機近要之官也諸子之爵亞夫也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奏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灑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褠臂衣以縛左右手事便也顧侍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

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報帝請封外戚詔太后辭封舅氏之封數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蹉跎太后報云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澤封外家為外施也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竇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后也兄即王信後封為蓋侯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條侯周亞夫也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飴餳也不能復關政矣

章帝諱炟顯宗第五子廟號肅宗

命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詔帝初即位下詔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為國元老趙憙光武時為太尉明帝時行太尉事故曰三世在位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勑四方稱朕意焉

實覈受廩詔建初元年兗豫齊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廩給也稍少也少給之不煩與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并必政反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廩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僱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地震舉賢良詔元年三月山陽東平地震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刪畝不繫閥閱刪田中之溝史記曰明其等曰閱積其功曰閱言前代舉人務取賢才不拘門第刪畝同數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報東平王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報之以書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

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

賜東平聊邪二王書　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置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東平聊邪二王書云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林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于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于師曰師謂孔子見家語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莫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紛帛巾各一紛與結同俗作縏音計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拜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閒音閑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論五經同異詔　四年詔下太常命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言雖承一師之業其後觸類而長更為章句則別為一家之學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從兄子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安樂大小戴戴德戴聖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頗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日食詔　五年

朕新離供養去年馬太后崩愆忘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有食之亦孔之醜醜惡也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以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

手詔東平王七年有司奏遣蒼歸國手詔賜之于時車駕祖送流涕而訣中使問起居相望于道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

賜公卿助祭錢詔七年飲酎高廟祭世祖顯宗

祖考來假明哲之祀言明哲祭祀則能致祖考之神來至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脩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言顯宗神坐今新加之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依依慕之意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行秋稼詔七年帝幸偃師東涉卷津至河內乃下詔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脩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刺探謂伺候也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歠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選高才生受學詔八年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疑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賜流民公田詔元和元年

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負猶憂也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

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餉餉糧也古餉字貫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詔報朱暉元年帝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名拜尚書僕射遷太山太守上便宜陳寤事深見嘉納詔報云

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慮之甚久惟令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賜鄭均毛義穀詔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詔三公　二年

方春生養萬物莩甲莩葉白皮也易曰百果甲坼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墓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條事條也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惇惇恤恤無華恤恤至誠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況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勑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辜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定律詔　二年

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三正謂天地人之正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

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詔袁安等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宜還北單于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安以為還之便司徒桓虞亦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各相激叱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帝詔報竟從安議

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

詔改定禮制三年詔侍中曹褒定漢禮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詔云誇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稟給孤幼詔三年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中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食音飼稟音廩

以肥田賦貧民詔三年帝北巡狩耕于懷乃下詔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究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遊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東柴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謂永平十二年脩汴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勑侍御史司空詔三年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夾馬者為服馬服馬外為騑馬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大雅行葦篇○敦音團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禮記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詔齊相莊江革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家貧裸跣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舉孝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元和中天子思革王行制詔齊相云

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史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于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和帝諱肇肅宗第四子

罷收鹽鐵詔時帝初即位皇太后稱制下詔

昔孝武皇帝致誅吳越故攉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脩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鑄煮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求曹相國後詔永元元年

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壟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曹參

家在長陵旁道北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大鴻臚掌封拜諸侯及其嗣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其有功也

選舉詔五年

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勑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訖竟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勑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舉賢良詔六年

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饉流亡尚書曰濟河惟兗州言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嘆用思孔疚疚病也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于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為苛刻覆案不

急以妨民事不急謂非要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
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昭巖穴披幽隱遺詣公車漢官儀曰公車令一人秩六百石掌殿門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奏之凡所徵召亦總領之朕將悉聽焉

封班超詔六年超發八國兵討焉者斬其王廣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焉
明年
下詔

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反風將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災變百僚師尹勉脩厥職
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寃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
興蝗之咎

擇良吏詔十二年二月詔賦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以助蔬食被災諸郡民種墾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
民流離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
辜今人此引大雅雲漢之詩言今三公朕之腹心而未
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
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埶行邪是以令
不煩戒事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逋
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

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禮記王制曰析言破律也）貨行于言墨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重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幾有瘳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留諸王詔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日食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侯王就國帝下詔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年十六選入掖庭事和帝為貴人永元十四年立為后

詔河南尹豹等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

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堅謂好車良謂善馬也）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先公謂鄧禹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故曰文德也）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言能自約束脩整也）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殤帝諱隆和帝少子即位時誕育百餘日皇太后鄧氏臨朝稱制

敕司隸校尉部刺史延平元年

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

傷害為除田租芻藁

安帝諱祜肅宗孫

旱蝗詔元初二年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乃下詔

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息憂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裁與纔同今羣飛蔽天為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邪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奏聞又無舉正大災至重欺罔舉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假貸猶寬容也盛夏不可即加刑罰故且寬容其務消救災眚安輯黎元

霖雨傷稼詔四年京師及郡國十雨水

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左傳曰凡雨三日以上為霖京房別對災異曰人勞怨苦雨水絕道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助老氣也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行猶賜也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

桓帝諱志肅宗曾孫

幸嬖令封以還之

災異詔 永興元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京師蝗東海朐山崩九月朔日有食之乃下詔

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涌水蝗蟲孳孳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饑饉薦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為饑餧者儲天下一家趣不廉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漢
實融 責讓隗囂書
馬援 與楊廣書
朱勃 追訟馬援書
班彪 請置太子諸王官屬疏
乞優答北匈奴奏
王命論
桓譚 上時政疏
復上時政疏

杜林
論增科禁疏
張純
正昭穆疏
鄭興
日食疏
陳元
請立左氏疏
朱浮
日食疏
與彭寵書
第五倫
論竇氏疏
勸成風德疏
韋彪
置官選職疏

孔僖
上章帝自訟書
何敞
諫用竇氏疏
徐防
論五經章句疏
魯恭
諫盛夏斷獄疏
魯丕
舉賢良方正對策
論經術疏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章武侯廣國七世孫更始時為鉅鹿太守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乃將家屬而西後歸光武封安豐侯

責讓隗囂書　融上書自通光武光武報以手詔融專心內向遣弟詣闕會囂反叛道絕乃遺書責讓之冀不納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虎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質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悁悁之間悁憚也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議為橫謀去從背山東也為橫通西蜀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

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走文伯耳子陽公孫述文伯盧芳也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而輕光武也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言危衆也弃子徼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史士何忍而弃之謂留子何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愛人大過以德取怨知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愛人大過以德取怨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世祖即位援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後歸世祖立功殊域封新息侯與楊廣書援詣洛陽陳滅囂之術因使援游說囂將離其友囂又為書與囂將楊

廣云

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薑南寂無音驛援聞還長安因
蜀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陴賢字閉拒背
畔為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準謂射的也常懼海
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繾綣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
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詣邪之說游翁王元字自謂函谷
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聞王河內過存
伯春存猶問也時闕子恂在帝所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
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
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剌不
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
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
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
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廑士大夫而
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
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

更共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
貲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
封為朔寧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
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欲死何傷而
拘游哉游浮也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
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
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
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
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
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陴昨舌乂手從俗乎萎腇委弱
也○萎於偽反腇反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為喻且來
君叔敖字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
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
留願急賜報

朱勃字叔陽扶風人年十二常候援兄況方領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
乃自酌酒慰援及援為將軍封侯勃不過縣令
援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

惟勃能終焉

追訟馬援書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燕將據聊而不下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末規猶窺見下計也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惟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誅如涌泉勢如轉規規員也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吝猶恨也遂斬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真皆屬交州間復南討立陷隘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還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厲共與太子質于邯鄲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厲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一人言市有虎邯鄲去魏遠于市謗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醳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閒哉夫捬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于讒訣詩云取彼讒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之篇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彭越為梁王樂布為梁大夫使于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布亦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官望都長

請置太子諸王官屬疏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于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于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曉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時錯為太子家令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誼為梁王太傅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之學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蕭望之為太傅周堪為少傅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乞優答北匈奴奏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彪奏云云帝悉從之

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
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
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
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
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
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
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
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豪草并上曰單于
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
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
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
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
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
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
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
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

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
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
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
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
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
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九一矢四發遣
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
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
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
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
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王命論 王命帝王受命也時隗囂據隴右問彪
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
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彪乃作此論以悟之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
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

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陶唐為火德漢承堯故亦以火德王　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即哭白蛇事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流隸謂逃賤隸之人　思有裋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羅尼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項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

位者乎是故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棄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棁謂之棄梁上楹謂之棁○棄音節棁之劣切　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

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
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
土之情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言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高四皓之
名割肌膚之愛因四皓而不立 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
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
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
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
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高祖微時嘗從王媼武負二人
貰酒既醉卧二人見其上有怪 異遂毀契
不取財 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王東游以厭其氣呂后
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
淮陰雷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
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五者即前其興也有五 取
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
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趙孟過鄭
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 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
覺悟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

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
冀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世祖即位大司空宋弘薦
譚拜議郎給事中

上時政疏時天下初平法令未定譚初言事不合至是復上疏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
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
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
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
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
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
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
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
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
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
調於時而蹤人可定 蹤猶動也謂蹤撓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

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

令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漢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徙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奢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鍋商賈不得宦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中家子為之保役趨走俯伏譬若臣僕也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

復上時政疏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醻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帝省奏愈不悅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

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鼂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覩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官至大司空

論增科禁疏光武時羣臣上言請增科禁詔下公卿議林疏奏帝從之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詆欺謂飾非成釁非其本罪）果桃菜茹之餽集以成贓（贓與贓同）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安世四世孫官至大司空

正昭穆疏建武初宗廟未定昭穆失序純乃與太僕朱浮共上疏云

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春陵侯買光武高祖也）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

大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祖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　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興好古學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終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興疏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興疏奏多有所納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缺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素服也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譴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霜正月夏之四月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寒若天子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尅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

業為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杜諍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

請立左氏疏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

關上疏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雜謬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聖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復鼓琴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文王皆被刖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于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乎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論五經於石渠閣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衆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離朱一師曠不為新聲易耳師曠號離婁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為我聽寫之涓曰臣得之矣遂之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孳蕃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

惑洮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常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譴訾李封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等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與彭寵書時浮為幽州牧寵為漁陽太守浮性急寵亦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表寵遣吏迎妻不迎母又受貨賂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好舉兵攻浮浮書責之寵得書愈怒攻浮轉急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輔受命者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飡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職之人言感一飡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一官一綬也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言寵已封侯可傳子孫也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禁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耿況字也況為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丞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言朝廷之人如寵功者不少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地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所數也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天下非比六國時也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損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容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勸寵止不應徵長為羣后惡法羣后指功臣已封者而言惡法亦鑒戒也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定海內指光武而言前事指寵不應徵而言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建武中舉孝廉拜會稽太守再遷蜀郡章帝即位代牟融為司空

論竇氏疏竇憲章德皇后之兄章帝世諸馬得罪歸國竇氏始貴倫上疏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賄賂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

以貴戚流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病酒曰酲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勸成風德疏倫常疾俗吏苛刻及烏三公位章帝長者優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宴宴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雷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苛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

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剌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官至大鴻臚

置官選職疏時吏多以苛刻為能又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乃上疏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喬夫掾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皆可停省又諫議之職應多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官臨晉令

上章帝自訟書僖遊太學鄰房生梁郁陰上書有司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帝省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言具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齊桓公親迎管仲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我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

聽國政畢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搆衅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和帝時為尚書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惡之出為濟南太傅後復徵還五官中郎坐詐病抵罪卒於家

諫用竇氏疏時太后兄竇憲以車騎將軍擊匈奴詔使者為憲弟衛尉篤奉車都尉景大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切諫不報敞為尚書復上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斡國事北頍也斡主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慕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漸端

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終為斧柯語出左傳鄭莊公寘姜氏於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藏護之謀上安主父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誓臣敞區區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漸端

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妾私人其夫將來妻作藥酒待之妾欲言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則恐殺其主夫王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則恐殺其主夫王妻使妾舉藥酒而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怒笞之故妾僵而棄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終不免於笞臣伏惟累祖榮恩至臣八世自勝東相成至敞凡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

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存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官至太尉安帝時以災異策免

五經章句疏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罕存或無章句收拾闕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言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易有施孟梁邱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勝光武時立十四博士設甲乙之科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

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章帝時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官至司徒

諫盛夏斷獄疏初和帝未夏令參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遂盛夏斷獄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秦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九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

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名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冗散也）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魯丕字叔陵扶風平陵人恭之弟兼通五經以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累官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

舉賢良方正對策章帝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

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諸夏為陰男為陽女為陰樂和為陽憂苦為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說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祿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敝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以犯難民忘其死且忘之況使為禮義乎

論經術疏和帝召見諸儒丕與賈逵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

丕因上疏

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始終明舜禹

臯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鳳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卷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

集部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目錄

漢

班固

文帝紀贊

武帝紀贊

昭帝紀贊

成帝紀贊

諸侯王表序

高惠高后文帝功臣表序

外戚恩澤侯表序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司馬遷傳贊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蔡義陳萬年鄭

弘等傳贊

循吏傳序

貨殖傳序
游俠傳序
西域傳贊
崔駰
誡窻憲書
樊準
勸興儒學疏
陳忠
論喪服疏
容諫疏
言中使疏
翟酺
諫外戚疏
虞詡
請復三郡疏
左雄
上順帝陳吏事疏
郎顗
上災異封事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班固字孟堅彪之子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學者莫不諷誦焉初除蘭臺令史遷為郎坐竇憲客收繫死獄中

文帝紀贊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弛廢弛。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大奚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因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名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賄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武帝紀贊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正之成反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禪禮同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昭帝紀贊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

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繇讀曰徭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成帝紀贊

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班彪之姑也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

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湛讀曰耽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於邑短氣貌○於音烏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五等封

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五侯五等諸侯也九伯九州之伯也詩載其訓曰介人維蕃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大雅板之詩所以親親賢賢襃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庶隕河洛之間隕者狹也隕者跨踞也西迫強秦東有韓魏數見侵暴踦踞不安也○隕於懈反隕音區分為二周謂東西二周也有逃責

之臺被竊鈇之言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洛陽南宮諺臺是也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被皮義反諺音彥移然天下謂之共主雖至微弱猶以為之主彊大弗之敢傾言諸侯雖強大者不敢傾滅周也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既亦盡也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湯滅古法姍古訕字○音刪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

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所謂過其歷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設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波讀如陂澤之陂）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比謂相接次也三垂謂北東南也）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三河河東河南河內也）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

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撟與矯同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強盛有失中也）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睽孤乖剌之意）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廓分為七（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趙分為六中山廣川河間梁分為五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淮南分為三謂淮南山廬江衡）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朝也人道上右令令合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設附益之法（附益之法禁其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墻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

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稽與同奉上璽敢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高惠高后文帝功臣表序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謂陳涉自稱楚王時也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謂刑白馬歃其血以為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也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

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副貳之本入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間靡有子遺耗矣俗語謂無為耗○耗音毛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竝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彰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郵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共恭同湯法三聖殷氏太平三聖謂堯舜禹也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以立亡國之後為安泰也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謂武王入殷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虞舜之後于陳也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寓謂啓土所居也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

至其沒也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續嗣也　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絶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隷死為轉屍愍隷言為徒隷可哀愍也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　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

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東布章遴讀與吝同難行也東古簡字少也言今難行封則得繼絶者少若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於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外戚恩澤侯表序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絶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已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呂后兄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脩侯犯色脩侯周亞夫也○脩音條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為侯言王者不取於小國　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為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申伯之恩援此義以為喻也褒廣博矣是以別而敘之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遠迹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艾讀曰乂）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　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版築傳說也飯牛甯戚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礙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召讀曰邵）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司馬遷傳贊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纂與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竝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摭拾也○摭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

疏略或有抵梧抵觸也梧讀曰迕相支柱不安也亦其涉獵者廣博贍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言其就任安迹書自陳已志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大雅美之時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蔡義陳萬年

鄭弘等傳贊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北邊未安乃所以安邊意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類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次公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斷斷焉爲行爲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強貌○斷牛斤反行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正曲曰橋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讖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解釋也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括結也易坤卦六四文解曰括囊無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若

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循吏傳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疎濶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帥導也民作畫一之歌民歌曰蕭何為法較若畫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閫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奸軌不禁言不可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縣縣厎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幾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所表謂增秩賜金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廩廩言有風采也

貨殖傳序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

柳者阜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柝吐各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別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蒲材幹器械之資蒲萩也械者器之總名○蒲音桓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罔罟不布於樸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殺矰弋之大也徯隧徑道也既順弋射也矰者弋之矢也徯音奚隧音遂時而取物然猶山不童蘖澤不伐夭雌古樸字樸邪斫木也蘖髡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蘖魚厥卵咸有常禁揉上矛反蘖五葛反夭烏老反蝝小蟲也麛鹿子也卵鳥卵也胎殺孩蟲胎麛毋卵○蝝弋全反麛莫奚反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蕃與蕃同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曰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墅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於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著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爭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閒謂禁守其人禮誼不

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啗菽飲水裋布長褐也褐同菽豆也○裋音豎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敎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游俠傳序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埶競為豪為稱首揾捉持也揾掔古腕字○揾音尼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濶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咸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覩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與許也仇牧宋大夫也宋萬弑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劒而叱之萬脅擊仇牧碎首齒著於門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仇牧之好惡齊之以禮樂民曷由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樂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舉人也而六國之舉人也況於郭解五伯之舉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舉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

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西域傳贊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枸音矩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屬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落以隨珠和璧落與絡同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

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巴巴州俞渝州也巴俞之人勁銳善舞都盧國名其人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衍者也魚龍者初為大魚後變成龍皆假作以為戲也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也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附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賈於

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學有偉才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辟竇憲府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不能容棄官歸

誡窶寓書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列後陳列是也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興地郊氏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郯故云郯氏丹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武陽侯陽侯之族非不盛也侯當作平王鳳封陽平侯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竇融封為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祿是荷慶流無窮矣

樊準字幼陵南陽湖陽人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名見器之拜郎中終光祿勳

勸興儒學疏時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臣聞貴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猶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雙相之事誠不足言禮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桓榮以尚書教於東海龔勝以節行著於琅邪皆為帝者師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皓皓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譬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開門謂開門講學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譖譖之辭譖譖詣言也○譖音踐　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訾訾欺訾欺亦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左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註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名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陳忠字伯始沛國洨人司空寵之子論事切直終尚書令祝諷等奏以論喪服疏元初三年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閭還職至元光中尚書令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云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臣有大喪至此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絰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褒義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寧告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凋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初開籍田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章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大臣終喪成於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

甘陵之思甘帝母陵安陵陵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疏入官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調等議遂著于令

容諫疏時因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憃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榮紂之譬高祖方擁戚姬昌入奏事戚姬出高祖逐得騎昌項曰朕何如主昌曰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以為罪孝文嘉袁盎人丞之議文帝幸慎夫人盎曰陛下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彘乎上悅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為董偃置酒宣室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非法度之正不得入上善之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請自刎以血污車輪上卒從橋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推宋景之誠宋景公熒惑退舍事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豐表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尚書郎也必承風響

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
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
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
直言之路

言中使疏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褻所經郡國莫不迎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湧溢百姓騷動忠上疏不省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

臣司臣司狂恩莫以為負狂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并必姓反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益溢究豫蝗蝝滋生蝝螽子也荊揚稻收儉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秔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強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跱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托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

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托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悞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得幸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銜之後嫣出入永巷以奸聞太后賜嫣死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職事臣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奸石顯為中書令恐元帝一旦納用左右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

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者上以為然而憐之　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諍帝不許尚書令趙昌素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　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阿傅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　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為丞相論議不能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事商坐免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　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仕至將作大匠為權貴所構廢於家

諫外戚疏　安帝始親政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擅權酺時為尚書上疏諫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絶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爾雅翕訾訾謀也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喻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為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為己寶也此春秋保乾圖恐非孔子語　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謂權道也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較今自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

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晏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為朝歌長拜武都太守遷司隸校尉終尚書令

請復三郡疏安定北地上郡遭羌亂郡縣皆荒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以億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院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以水為碓由河轉漕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林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安帝時為冀州刺史永建初徵拜議郎再遷尚書令司隸校尉

上順帝陳吏事疏雄以守長數易非政之體上疏切陳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而官曠擅權終不能用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七子謂卿士皇父司徒番家宰家伯膳夫仲允內史棸子趣馬蹶師氏楀也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

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時縣等謂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五相司封丞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五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揚雄長楊賦曰秦寘嫉其士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厥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剌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國語鬬丹注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馬歸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監司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有庸常也而齊於匹庶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紛紛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

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任林反）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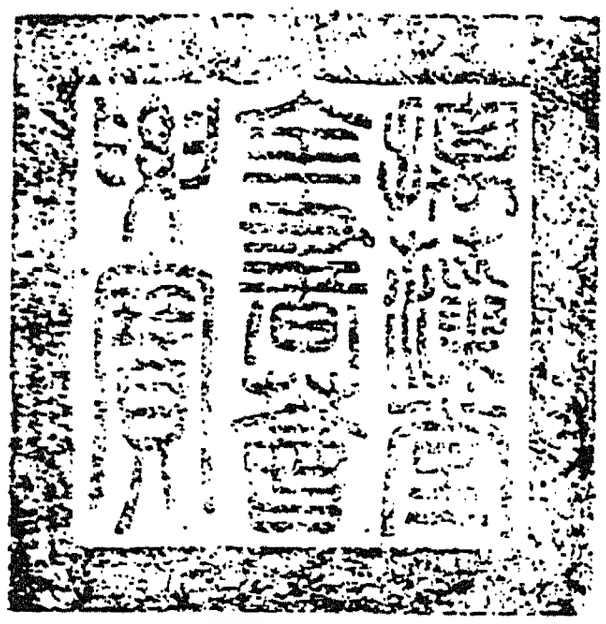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陽嘉中徵拜郎中不就歸家後為同里人所殺）

上災異封事（順帝時災異屢見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正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之言正政也）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涸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內虛而氣無窮）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邮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

前數日寒過其節水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宗廟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竝為三公之日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奏也臣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

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缺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　浩

欽定四庫全書卷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目録

漢

劉梁

辨和同論

李固

災異策對

陳事疏

援日南議

皇甫規

舉賢良方正對策

陳蕃

諫封賞内寵疏

劉瑜

陳事書

劉陶

鑄錢議
張敞
上王暢奏記
傅燮
請誅中官疏
蔡邕
上靈帝封事
幽冀刺史久闕疏
諫伐鮮卑議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郭有道碑文
文範先生陳仲弓碑
鄭康成
詩譜序
孔融
肉刑議

告高密縣教
應劭
上漢儀疏
陳琳
為袁紹檄豫州
為袁紹與公孫瓚書
臧洪
報陳琳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劉梁 字曼山一名峯東平寧陽人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儒化大行

辨和同論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劑齊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名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謚法既過能改曰恭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羊舌申亥從王之欲以殲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羊舌申亥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過之棘闈以王自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楚恭王與晉人戰于鄢陵酣戰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于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為戮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答云云孔子曰智之難也有

不恕也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不可訪于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名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為焉正其後公彌立孟孫氏以公彌為焉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搆臧紇于季氏臧紇奔齊　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庶眾也言眾事恕己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　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回邪也疚病也　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左傳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　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為成勃鞮晉寺人披也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袪及文公歸國呂甥郤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郤之難告之言初雖逆文公後竟成之也　傳瑕以順厲為敗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　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于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故曰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李固　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官至太尉為梁冀所殺　災異策對　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詔出阿母遂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問為政所宜故對策順帝覽其對即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繇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令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

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戚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戚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譎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絜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時邁之篇振詩作震）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其秉戚權容請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號令豈可蹉跌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起則仁

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
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
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
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
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
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
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
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陳事疏 時固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
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
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
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
于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
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
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運冠振衣樂
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
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
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
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
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令更滯也光
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
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

援曰南議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反攻郡縣順帝召公卿百官會議

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固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駁議四府悉從

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
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
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
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
有瘴氣致死亡者十有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
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
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

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騶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令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延熹中為泰山太守徵拜議郎後為度遼將軍遷弘農太守封

壽成亭侯

舉賢良方正對策冲帝質帝之問梁太后臨朝舉賢良方正對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閒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讜誠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梁商女為順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

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猶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

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陟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

念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官至太傅上疏請誅曹節王甫等為節等所害

諫封賞內寵疏時桓帝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百餘人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録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僑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益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

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西宮災注云時僖公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悲愁怨曠所生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令當作令皆謂獄繇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使袁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桓帝延熹中拜議郎寧武
欲大誅宦官引與同謀武敗瑜亦被誅

陳事書　瑜初舉賢良方正上書陳事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屑被蒙復除不給卒
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聞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
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
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
幸得引録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
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
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
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
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
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
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天有六氣淫生六疾
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
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詩小雅采綠篇詹至也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婦人所以怨曠也
怨曠作歌仲尼所録況從幼

至長幽藏殁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
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執不
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鄙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
隕之異鄙衍事燕惠王盡忠王信讒而繫之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降霜齊莊公襲莒杞梁殖戰死其妻就夫屍于城下哭之十日而城崩　況乃聲華洛鄙怨能無感乎昔秦作
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
時令月令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
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
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
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
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
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
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
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
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古者天子有諫臣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

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慥慥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惴悸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漢北王勃之後靈帝時為御史以切直忤宦官下黃門北寺獄按驗急遽閉氣而死

鑄錢議時陶避太學會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雇傭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乃上議帝竟不鑄錢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枭藻之士武周武王之旅枭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當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

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貿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質諸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鎪薄之禁後冶鑄之議鎪刻也口結反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說苑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甚悲避車而問之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偏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遜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遁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

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
惑者矣臣嘗誦詩至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詩小雅鴻鴈之篇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言壞滅之國
徵人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作也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
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
乎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令反無識也豈為嫁故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白駒
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小雅白駒之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
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沙起蘄也窮匠謂躡山之徒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
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蓋言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
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絓掛也○絓胡賣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
者也小雅大東之辭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

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張敞王暢功曹

上王暢奏記暢為南陽太守奮威猛具豪黨至發屋伐樹埋井夷竈豪右大震敞奏記暢深納之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有蒙織者莫不糾發搜治臧物或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
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
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
温厚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仁賢之

舜舉皐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境讓心自生文王為西伯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曷為取辱遂相與讓不見西伯而還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官漢陽太守金城賊王國等圍漢陽燮夠難請誅中官疏書奏宦者趙忠見而怨惡及破張角乃譖燮功多當封忠訴諧之靈帝猶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蠆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誠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

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賜死於杜郵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逐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馬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蔡邕字伯喈陳留圜人為郎中校書東觀董卓辟拜侍御史遷尚書卓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上靈帝封事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陽氣及民制書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霹靂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誠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

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朱衣謂祭官也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

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解除猶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于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月祭中央帝也（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小汚謂病及死也）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于宅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議修

山川百神雩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明堂三年望祀華東泰嶽宗祀人帝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素忌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妾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有死于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于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小汚謂病及死也）屢生忌故竊見南郊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

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璞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三公聽採長吏臧否為舉謠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人所疾苦條奏之是）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清平章賞罰（平和也章明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士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時召諸生能為文賦者侍中丞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之徒待制鴻都門下喜陳閭里小事帝悅之優見擢用）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于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士于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以為致遠恐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寬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名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贓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

制不敢踰越令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聿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恒當作桓謂桓帝后也祖謂將葬祖祭于庭載升柩于車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襍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家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馬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鬻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幽冀刺史久闕疏靈帝熹平中行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于是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鬻上疏帝不省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為名職以郎為貴知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歎憂悸恒惕臣鬻頓首死罪伏見幽州寇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贍伏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

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饉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衛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為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時天下分為十三州言十一州之人皆有婚姻往來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迴避轉拜平原相也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史初除詔書治嚴治裝也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約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罣闕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為內史為梁內史武帝惠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買臣吳人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

家名為冀州刺史故河東人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蠻蠻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愽愽瀆言惟陛下留神再省

三省

諫伐鮮卑議靈帝時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歲被鮮卑抄略熹平六年北地太守夏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未許會護羌校尉田晏先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中常侍王甫為請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與育并力討賊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皆上議帝不從

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强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時私鑄錢賣盜者欽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緡絲也緡錢二千二百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斧分部逐捕）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之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育夏育晏田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海之事（閻顏山名○閻音佃）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

手足之蚧搔（蚧音介新列反）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瘭必遙反燒）方令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慶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螘音蟻以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乎（旰晚也今當作令）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厭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

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李牧趙北邊良將謹烽火邊無失亡）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嚴尤諫王莽伐匈奴）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楊公名賜字伯獻）

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惟司徒之孫（震）太尉公秉之脩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肆勤式建休勳啓洪範公祇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躬洎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於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叡帝以機密齊栗常伯據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

以熙庶績天地作陰國家丕承軍門祛禁式遏寇虐命再作光禄亦總其能罷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嚴嚴大理惟制民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按本傳賜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奉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公實未為廷尉也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聚莫外命公作司空公唯戰之翌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騭下民彝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孝於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祇敬遹有虞於上庠莊莊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違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授爵賜封侯于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執書以泣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騄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

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即世賜秦天子素服三日不臨三百萬增五百戶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棐愼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切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遷五登袞職弼難乂寧雖受茅土未荅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馬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令使左中郎將郭漢持節追位特遷贈司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晉侯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勑縣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公卿以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　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曰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勛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俏其祖武化洽羣生澤霑區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為邑河渭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祚其庸位此特進于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頌大雅揚言令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永世慕思

郭有道碑文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界休縣名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虢叔為文王卿士移昭穆之穆也咨謀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

而命之氏郭古文虢字林宗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隱占也括度也言占度事理足以矯正時俗之非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絶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帝學國學也于時嬰綏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綏纓冠飾也紳大帶也凡帶必有佩玉謂在朝及儒學諸生皆宗之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虚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休美之也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漸之遐跡絶巢許之絶軌鴻漸即洪厓仙也巢許巢父許由也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融厚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言念之不容置也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惟思也不朽之事謂將謀立碑也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

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悦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摭拾也宫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高叶音告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謂司徒辟爲掾也幾數也○招叶去聲委辭名貢保此清妙名貢謂公卿辟之而州郡貢之也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曜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文範先生陳仲弓名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

其先出自有虞氏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嬀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封諸太昊之墟是爲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德令聞不顯君膺三靈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姿憑先民之遐迹秉玄妙之淑行投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

夫其仁愛温柔足以孚育羣生廣大寬裕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强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此四德者故言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靜斯可效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尚戾狼斯和爭訟化讓雖嚴威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道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貞厲含章直方無顯諫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長常幹州郡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名宣蓋于當世辟司徒府納規陳謀匡弼三事入用昭明台階允寧遷聞喜縣名長清風暢于所漸儉節溢於監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復辟太尉府遷太丘縣名長民之治情敏慾反於端懿者猶草木之偃於翔風百卉之挺於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色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於命乃罹密網以就禁錮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忌蠲除黨禁解也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有懸車之禮況我過諸遂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博審不可勝數略舉首目具實録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祠會葬作誄謚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樹碑頌德許令以下至於國人立廟舊邑四時蒸嘗歡哀承祀具如祖禰先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行修於已得斯於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銜恤在疚敢録言行終始所守乃有二三友生咨度禮則咸曰君化道神速行於有國法施於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非此遺孤所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茲土築室講誨精靈所寧紀順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銘勒表墳墓俾後生之歌詠德音者如丘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於熙文考天授弘造淵玄其深巍巍其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示世作教君之誨矣民胥效矣道行斯進廢乃斯止鮮我顯泰既多幽否含榮取辱涅而不緇德之休明賤不為恥超邈其猷莫與方軌

鄭康成北海高密人隱居著述稱為純儒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道卒

詩譜序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

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茂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于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亨同烹齊哀公政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愛風始作夷身失禮之後周夷王元年天子始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邶不尊賢邶栢舟篇序云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是為變風之始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故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勿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繇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于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建安中為少府忤曹操意構成其罪收下獄棄市

肉刑議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建此議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殘其支體而廢棄之）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紛紜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紛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齊崔杼立莊公夙沙衛弁高以叛）伊戾禍宋（伊戾誣宋太子為亂太子縊死）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劉向字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陳湯矯制發兵斬郅支單于於都賴水上）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告高密縣教（時鄭康成隱修經業杜門不出融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康成特立一鄉）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

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加與同）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修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司隸校尉奉之子博覽多聞舉孝廉獻帝時詔拜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于許凡朝廷制度百官品式多劭所立）

上漢儀疏（劭刪定律令為漢儀上之帝稱善）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

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復音複重定容反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緊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普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蔗石緹縚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今云鄭人以乾鼠為璞與此說不同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齊七日端冕之衣發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緹赤色繒也○繒音甑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蕉萃管蘭蓋所以代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蘭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姬姜大國之女蕉萃憔悴賤之人蕉萃憔悴同是用敢露頑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唯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

為袁紹檄豫州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操失德不堪依附宜歸紹也後紹敗琳歸曹操操曰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即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宥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備歸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後歸曹操操表為左將軍國相謂為侯王相國也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于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饕餮貪也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乞養之贓賄略

也言嵩以車載賄賨輸勢門而官至太尉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聲閹遺醜本無懿德贊喻嵩也閹謂騰也言操任俠如鋒之利操如此種類本無美德猥狡鋒俠言操任俠也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幕府謂紹也董督也繽遇董卓侵官暴國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遷獻帝于西京也於是提劒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紹奔冀州卓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以攻卓東夏渤海也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裨師偏師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授以偏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也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佻輕也傷夷折劒數喪師徒劒縮也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操數敗喪師而紹專以精兵修輯之又表操領東郡被以虎文奬蹴威柄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奬成其威福蹴成也○蹴子六反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秦將孟明數敗穆公不罪遂得敗晉報秦故云一尅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孟明之報也跋扈謂掘強也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縣之誅妻孥受戹滅之咎操為兗州遣讓言頗浸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戹滅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鄄

亂操託彪與衛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耽睚眦目貌楚楓也榜笞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也忒惡也言隨其情之所發以肆其毒而不顧法律也　有可納是以聖朝舍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母昆謂同母昆弟也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言瑩樹猶合恭敬況使吏士發掘乎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罟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究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言紹加意容操冀可彌縫其過使自改而終不悛也乃欲推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棟梁喻大臣也謂楊彪忠亮者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謂紹征瓚時也殭寇桀逆拒絶操暗與瓚書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殭寇謂瓚也言瓚桀逆使入也謂操使自發露也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東手奉質爭為前登大羊殘醜淌淪山谷大軍絶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絶入朝歌自鹿腸山斬賊王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各匈奴種也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螳螂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故云斧隆車雷車也雷為豐隆故云隆車隧猶轍也喻操之拒絶也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力士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泛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劉表為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虜庭謂操之庭若舉炎火以燔飛蓬覆滄海以沃燋炭有何不滅者哉燔燒也沃灌也燋火飛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正謂趙彥將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謂紹征瓚時也殭寇桀逆拒絶操暗與瓚書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殭寇謂瓚也言瓚桀逆使入也謂操使自發露也　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

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
今漢室凌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
之勢方畿之内簡鍊之臣皆垂頭塌翼莫所憑恃雖有
忠義之佐脅于暴虐之臣馬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
兵七百圍守宫闕外託宿衛内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
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
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
與强寇弱主違衆旅叛違衆人而助叛逆也舉以喪名為天下笑

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轂而改慮以好易
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瓚與劉虞有隙而虞子和在袁術所瓚遣從弟越將千騎詣術
在幽州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
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轂而改慮以好易
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瓚與劉虞有隙而虞子和在袁
術所瓚遣從弟越將千騎詣術
在幽州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
伯夷叔齊言如兄弟也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紹攻韓馥
于冀州以書要瓚引兵助之紹得冀州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初平二年瓚以從弟
越故引兵攻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
範遣之郡此事在後紹持挈于前以見已之理直渤海
在幽州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
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轂而改慮以好易
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瓚與劉虞有隙而虞子和在袁術所瓚遣從弟越將千騎詣術

陰令執和而袁紹又與術離貳時術以孫堅為豫州刺史紹更以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術遣越助堅
攻昂此所謂犯暴豫州也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飛矢迸流
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
書懇惻冀可改悔越為袁術所遣本不關瓚紹益知之故遺書訊瓚而足下超
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弟頑
於鋒刃之端越攻昂為流矢所中而死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
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
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泜上越死瓚怒曰余

弟死禍起於紹遂出屯兵磐河進攻冀州泜水為冀州所屬地毒偏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發畀橋之役紹自出拒瓚與瓚戰于畀橋南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强弱殊科衆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北因壘飽穀瓚兵三萬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承之瓚軍大敗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燕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贏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敢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瓚復遣兵擊紹至龍湊擊破之龍河即龍湊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紹與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紹以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瓚後與紹和親各引兵去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强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桓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始劉虞在幽州能以恩信結烏桓鮮卑果瓚攻殺虞據幽州與平二年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起兵報仇迎虞子和與紹將麴義共攻瓚破之鮑丘瓚徙鎮易京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與州壤禍發蕭牆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舍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

之作將戰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
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
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
答建安四年紹悉軍圖之瓚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
火為應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設伏擊大破之瓚乃
自殺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 御選古文淵鑑 五十二

報陳琳書洪初為廣陵太守張超功曹甚見愛信趙達洪詣劉虞道絕因寓于袁紹紹以為青州刺史徙東郡太守曹操圍超于雍丘洪間之勒兵請紹救超紹不許超遂破滅洪怨紹與通紹與兵圍之不下使洪弟季札逃去洪答書城陷見執不屈紹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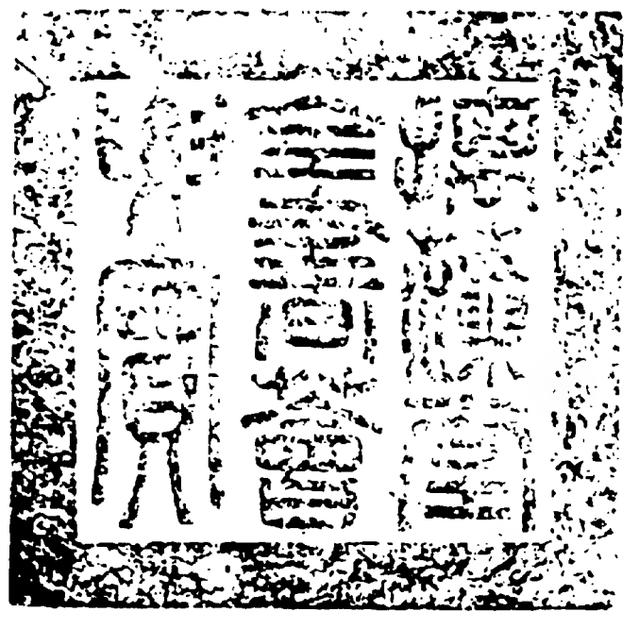
隔濶相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叱辱雅況沈頓也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禍心初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鄰與程子相遇于塗傾蓋而語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于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搦捉也女卓反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或曰悔當作益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昔張景明登壇咶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哉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

除慕進者蒙榮達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君子達不適仇國達奔亡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

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劒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兵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殺執簡而往聞既書矣于是乃還也故身篆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楚子圍宋築室反耕言築室于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張揚雲中人何進令于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揚遂攻上黨仍略諸縣衆至數千與袁紹合張燕常山人聚少年為羣盜衆萬人燕悍捷速軍中號為飛燕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

念黃巾之合從即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東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按西京承戰國先秦之後故其文雄贍多奇觀賈誼疏是也永平既久士氣闇弱見之於文章者為嘽緩旡力而不振東漢因之文體日趨駢儷已濫觴晉魏六朝豈風氣使然有

不能遏者乎昔司馬遷文尚奇氣故公孫弘董仲舒傳不録其對策而班固收之東漢之書成於范蔚宗其所援述時人書疏多史删潤三書者遂各成一代之文則自班蔡諸家而外名為東漢已是晉宋人手筆矣然以光武愛好經術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明帝臨雍拜老親御講堂章帝大會諸儒稱制詔決由在上之振勵其時耆名高義編牒不下萬人不暴盛哉嘗謂東漢人於名節談仁義師弟傳經期足明理而已與夫西漢大師相授受為發策決科取青紫者不侔也至魁壘者碩正色立朝封事屢上讀之有使人欷歔泣下者焉為益於名教甚矣豈異時杜欽谷永輩淺儒所可望哉而郭泰黃憲徐穉之倫文辭不概見其所存更有出於辭章訓故之外者此又論世而知之者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胡宇寰
謄錄舉人臣吳之永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綂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一目錄

三國

魏文帝

鵾鵜集靈芝池詔

禁母后干政詔

明帝

輕刑詔

正嗣統詔

論封禪詔

郎吏分受四經三禮詔

陳王植

求存問親戚疏

陳審舉疏

魯孔子廟之碑

董昭

陳末流之弊疏
王朗
節省奏
劉廙
論治道表
衛覬
諫明帝疏
楊阜
諫明帝營作宮室疏
高堂隆
諫興役疏
蔣濟
中書專任疏
杜恕
諫考課疏
諫用廢昭疏

程曉
白罷校事疏
夏侯太初
官才議
除重官議
改服制議

御選古文淵鑑卷二十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三國

炎漢失馭天下三分曹操挾天子據中原自稱魏王傳子丕受禪孫權承父兄之基保有江東劉備跨有梁益承漢統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晉治書侍御史陳壽誤三國志

魏文帝 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嗣丞相魏王受漢禪稱帝

禁母后干政詔 黃初三年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鸛鵒集靈芝池詔 黃初四年夏五月有鸛鵒鳥集靈芝池下詔

此詩人所謂汙澤也 曹風侯人篇維鸛在梁鸛汙澤鳥也鸛在梁喻小人在朝 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輕刑詔 黃初五年

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 事見檀弓 我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覩其辭行違其戒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明帝 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

正嗣統詔

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 漢宣武帝曾孫昭帝武帝少子悼考宣帝父史皇孫也宣帝既後昭帝不當考史皇孫 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 或惑同 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 哀帝定陶恭王子為成帝後藩妾定陶傅太后及丁姬也長信宮名皇太后所居帝以高昌侯董宏言尊丁傅如長信宮 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哀帝上丁傅尊號師丹諫不聽免為庶人 用致丁傅焚如之禍 王莽發傅太后冢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棺戶火出炎焚燒棺中器物 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

罪繇夏父宋國非度識在華元（左傳文二年齊侯送伯成二年宋文公卒厚葬其侈君子謂華元棄君於惡 甚也於是夏弗忌為宗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繇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論封禪詔（太和中護軍蔣濟請封禪明帝下詔拒之事遂寢）

聞蔣濟斯言使我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管子古封禪者七十二家）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化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歲其儀闕不可得記我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桓公欲封禪以管子言而止）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

郎吏分受四經三禮詔（景初中帝以高堂隆及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下詔）

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遺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左傳昭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駕曰周其亂乎）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始皇三十五年阬諸生四百六十餘人）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詔以鼂錯（伏生治尚書年九十餘不能行文帝詔鼂錯往受之）梁寡儔宣帝承以十郎（蔡千秋能為穀梁上悉其學且絕選郎十人從受）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

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漢宣帝時太子太傅）有言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

陳王植（植字子建武帝子特見寵愛幾為太子初封平原侯徙臨淄文帝即位謁者灌均希旨奏植貶爵安鄉侯改封甄城進爵為王徙雍丘再徙東阿後封陳王）

求存問親戚疏（時法制待藩國峻迫太和五年植上疏）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

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周頌雍之篇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棄而不離（棄差也言雖差舛不至離隔）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大雅大明篇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皇后稱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衆臣百官宿衛以次休息遞為上下）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氣類條友）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令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大雅行葦篇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後漢書輿服志遠遊冠諸侯所服也武冠一曰五弁大冠諸武官服之）解朱紱佩青紱（輿服志諸侯王赤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駙馬都尉掌駙馬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駙馬）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常棣燕兄弟也伐木燕朋友故篤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四詩皆小雅篇名也）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

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武帝建元三年諸王來朝天子置酒中山靖王勝聞樂而泣具以為吏所侵聞臣伏以為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崩城杞梁妻事隕霜鄒衍事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栢舟刪風篇谷風小雅篇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不愛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婁婁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凍悶者冀陛下僅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帝詔報曰論枉過正下吏慝徒以至此耳已勑有司如王所許

陳審舉疏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授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皐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于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已若夫齪齪近步道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愒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纘統奠閭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

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鼉鼈讙譁于林木（指吳與楚二國）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瑯琊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旦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于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殆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于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于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于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閒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公作酳叔魚陷刑叔向匡國（叔魚叔向第左傳昭十四年叔魚鬻獄為邢侯所殺）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于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于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閒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公作酳叔魚陷刑叔向匡國（叔魚叔向第左傳昭十四年叔魚鬻獄為邢侯所殺）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宗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始皇三十五年阬諸生長子扶蘇諫不聽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三十四年漢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以諸侯為郡縣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曰青臣面諛以重陛下之過）夫能使天

而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溼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 希優文答報

魯孔子廟之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脩軒轅之高縱王沈魏書具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安是為曹姓紹虞氏之遐統文帝既受禪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

聖緒昭顯上世追承二代三恪之禮黃初元年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兼紹宣尼褒成之後漢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為褒成侯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生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當時三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周衰而為素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卬其聖以成謀容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游士賭

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
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滅絶卅餘年卅三
十卅也○音諷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於無
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煴
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
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太皞伏
犧氏有龍瑞號曰龍師虞舜作樂鳳凰來儀伯禹命玄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
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絶興修廢

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允神明之所福祚宇內之所歡
欣也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
泮宮之事商頌殷武卒章寢成孔安鄭氏箋高宗復成湯之道改新路寢廟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以為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
名頌騰聲乎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
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將大也并體黃虞含夏苞商降釐下
土上清三光羣祀咸秩庶事不網嘉彼玄聖有邈其靈

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絶寢廟斯傾闕里蕭條庶
敢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
舊堂豐其薦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遄
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
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譯搏拊揚歌於
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
五之並於億載如山之基

董昭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歷官太僕封樂平侯

陳末流之弊疏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
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
安之末西曹掾魏諷有惑衆才傾動鄴都以謀反誅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
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黃初二年伏誅伏惟前後
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
皆畏其威埶莫能糾摘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
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

慊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之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鄧等

王朗朗字景興東海郡人司徒封蘭陵侯

節省奏

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漢書武帝郊見泰一雲陽文帝治廟汾陰欲祠出周鼎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武帝作通天臺以候神人入阿房之宮齊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醲醑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千學宮博士七千餘人中厩則

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俱掌宿衛侍從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墮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埶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著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

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敵戔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

劉廣 廣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侍中關內侯

論治道表

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其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難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奸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鄙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鄙民也此三

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與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妄譽妄毀可得而盡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魏文帝時為尚書封陽鄉侯明帝即位閱鄉侯三百戶諡敬侯

諫明帝疏時百姓凋瘦而後務方殷親乃上疏

夫變情厭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綉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後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

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
而廢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楊阜 字義山天水冀人也太祖時賜爵關內侯征
漢中為益州刺史轉武都太守明帝時為城
門校尉遷
將作大匠

諫明帝營作宮室疏 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
宮殿觀閣阜上疏奏卻手
詔
答

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
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

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琁室象
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
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
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
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
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
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郵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
臺是修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

闚其戶闃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於
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
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
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
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
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
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
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
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候重誅

高堂隆 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累官光祿勳

諫興役疏 明帝景初元年增崇宮室百役繁興
帝躬自掘土率公卿以下莫不展力
隆上疏
切諫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
士民之命也穀帛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
以勸農后桑以成服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躬
耕帝藉季春之月后妃親東鄉躬

蓋以勸農事以供郊廟之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祁姓啓國號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鯀崇伯文命史以為禹名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勳各有差等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洞酌篇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是年天作注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故隆疏及之天道既著請

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繇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鹵邊地草多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容奢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

城之役秦始皇三十四年築長城三十五年作宮阿房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荆地豪傑並起亡秦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慘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應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令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

伐之則以給九式之閒入有其分出有其時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之用按天府宜作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其式貢之餘以供官府之用按大府宜作玉府玩好之用故曰大府掌王之金玉玩好之藏以待賜予凡頒好用賜予之財物亦以式法授之其式貢之餘以供玩好之用按天府宜作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其式貢之餘以待賜予故曰玩好之用又上用財必考於司會司會天官屬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其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李斯教二世行督責之術馬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累官太尉

中書專任疏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齊上疏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逆者出與參少於昔而應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令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

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

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

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毋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

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杜恕恕字務伯杜陵人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

諫考課疏時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乃上疏

書稱明試以功益稷篇三考黜陟舜典篇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

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一德行二經學三明法四任事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漢制三公皆得辟舉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

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按亦字當作不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才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畧錄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循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風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默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令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

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
明效歟原其所繇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
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
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
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
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繇聖意舉朝稱
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

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
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究使朝廷肅然者耶若陛
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
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令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
厚禄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
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
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
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
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
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
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
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
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
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
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
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
幄行則從華轂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
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閹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
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
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
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
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
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

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徙吏惡吏以守寺門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刁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名通司馬宣王弟而有司默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耶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寔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於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侚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程曉（曉字季明東阿人汝南太守）

白罷校事疏（嘉平中曉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

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

十等昭七年傳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字不聽左傳成十六年晉厲公陷於淖大任焉得專之死人橫於街路邮吉不聞漢書吉嘗逢羣鬬者死傷橫道過之不問曰宰相不親小事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繇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

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撿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謏詞為賢能謏詞急遽也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

羣奸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勢舍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奸慝尹模校事官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令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史記桑弘羊請置均輸鹽鐵官又請吏得入粟補官會旱卜式言曰烹弘羊乃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繇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左傳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罪定姜獻公適母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

而復不罷是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疏上遂罷

夏侯太初沛國譙人為太常司馬懿剪除異己夷三族

官才議太傅司馬懿問以時事太初謀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錄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序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來有年載矣魏文帝時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置中正以定其選以州郡之賢者為之有言行修者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道義虧則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繇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

煥然明別矣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飾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除重官議

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妄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廳立儀準以一治制令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令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令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

改服制議

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令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戇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賢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太初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侈儗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廢齊治制之意也令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謦尋聲耳猶垂誠謀曰待賢能此仍周不易之典也竊未喻焉

三國

蜀漢昭烈帝

為漢中王上言獻帝

諸葛亮

出師表

後出師表

自表後主

正議

與羣下教

與李豐教

吳大帝

責諸葛瑾等詔

讓孫皎書

景帝

答張布詔

又答張布

駱統

理張溫表

諸葛恪

與丞相陸遜書

上孫奮牋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三國

蜀漢昭烈帝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獻帝遇害羣臣勸進遂即位

為漢中王上言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定漢中諸將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遂設壇場讀奏訖先主上言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疚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剥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永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建安四年董承受帝衣帶密詔當誅曹操先主與同謀會操遠先主遂表術未發事覺承等伏誅先主嫁禍下邳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建安十九年曹操弒皇后伏氏所生二皇子皆鴆殺之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悸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

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之由是詣亮三往乃見先主即位為丞相建興元年封武鄉侯

出師表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建安十九年先主定蜀二即位為章武元年十四年有漢中二十六年三年殂於永安宮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費禕江夏人與攸之同為侍中董允南郡人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先主時寵為將軒歸之敗寵營獨完是以眾議舉寵為督寵時為中部督典宿衛兵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遂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建安十二年先主敗于當陽走至夏口遣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先主病篤托孤于丞相亮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瀘水

名建興三年亮南征孟獲七縱七禽令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舊都洛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先主遺詔勑後主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于人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六年春亮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會馬謖敗于街亭遂還漢中

後出師表建興六年冬亮復出散關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高祖漢四年項羽伏弩射漢王傷胸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劉繇為揚州刺史屯曲阿孫策渡江繇棄軍走丹徒王朗為會稽太守與策戰軍敗詣策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建安二年操征宛為流矢所中按宛屬南陽郡五年袁紹引兵至黎陽輜重屯烏巢操襲之紹四年征漢中運米北山下為蜀將趙雲所敗十六年操自潼關渡河馬超拖至天下如雨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

能猶有此失巢湖在居巢十四年採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十八年進軍濡須口十九年至合肥二十二年軍居巢二十四年黃忠擊斬夏侯淵于定軍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賨音藏青羌實牂牁冬酮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二十四年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明年曹丕稱帝章武二年先主自秭歸追軍為陸遜所敗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亮出散關圍陳倉以糧盡引還斬魏將王雙

自表後主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胷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已愛民達孝道于先君存仁心于寰宇提拔隱逸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亮卒如其所言

正議建興元年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令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二十四年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明年曹丕稱帝章武二年先主自秭歸追軍為陸遜所敗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

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陳崇張竦上書頌莽功德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

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蜀志先主次陽平與郃等相拒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敛衆拒險曹公引還先主遂有漢中）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鼓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

擬者哉

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徐庶字元直與亮獨相善）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董和字幼宰與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與李豐教（建興八年亮廢李平為民徙梓潼郡又與平子豐教）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于東關者不與人議也（李嚴傳八年亮命嚴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典嚴後事亮以明年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即平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獨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令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

心從事者（公琰蔣琬字時琬統留府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吳大帝（諱權字仲謀兄策被創呼權佩以印綬保據江東後稱尊號）

責諸葛瑾等詔（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

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子瑜瑾字子山騭字義封然字定公岱字）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

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陸遜字承明潘濬字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乃至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于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為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

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汚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令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于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因隲疏

讓孫皎書 字叔朗為孫權護軍校尉嘗以小過與甘寧爭權閙之以書讓皎

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楚相昭魚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興霸甘寧字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為每與吾

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令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

皎得書上疏陳謝遜與寧結厚

景帝詵休字子烈太帝子會稽王亮之凡孫繇廢亮迎休立之

答張布詔永安三年休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切直左將軍張布恐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飾說拒遏之休答詔

孤之涉學羣書略偏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令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

又答張布布得詔陳謝言曜妨政事休復答

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為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執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

滋嬰之屬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帝亦疎之不用其議

有以中傷之會選曹暨艷其宿與往還斥還本郡故統上表

理張溫表溫為孫權輔義中郎將使蜀還稱美蜀政權既銜之又嫌其聲名太盛思

者深語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
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温雖智非從横武非虓虎自
恕曰虓常武之詩曰闞如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
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
温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
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
音豔不内之忌族為國家所忌之族也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
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温也
嫌與豔為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為最輕之交
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

豔坐事自殺温宿與豔數交書疏孫楚因罪温幽之有司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
也之于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為勁寇將置平土
則為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
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
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强贏温不下之至于遲速温
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

力也温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
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
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
子使隣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
也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聘
于齊說晏平仲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過衛說遽
瑗適晉說趙文子韓
宣子魏獻子及叔向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
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
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于異境揚

君命于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于屈
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于宋子木
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于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于鬼神
無媿辭子木即屈建范武子即隨會也王孫圉之使于
晉也譽左史于趙鞅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曰楚之
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
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
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亦向他國
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
交也王靖内不憂時外不趨事温殫之不私推之不假
于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

幹任之用皆勝于賈原蔣康温尚不容私以安于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于事既不合參之于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内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濶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貽哉温非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于前臣恥廢之于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于聖聽實盡心于明朝非有念于温身也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歷太傅加荆揚州牧為孫峻所殺

與丞相陸遜書赤烏六年拜恪威北將軍左柴桑與丞相遜書恪知遜以此嫌不納

已故遜廣其理而贊其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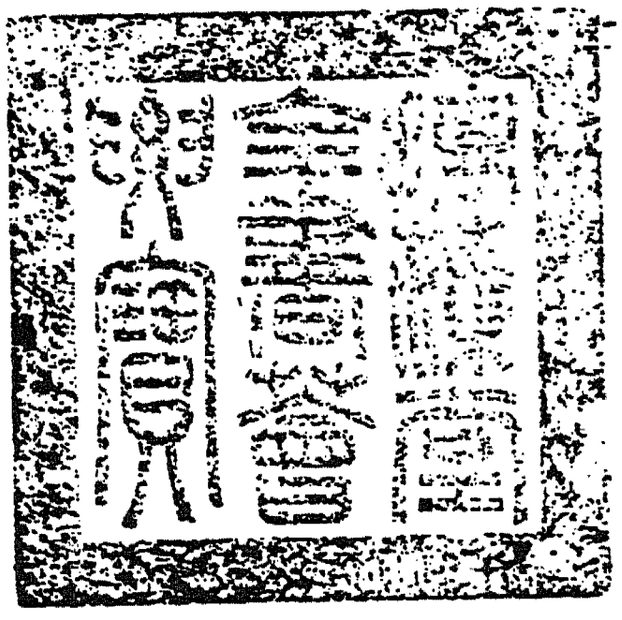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於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唷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横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克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奬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許邵字子將汝南人好核論鄉黨人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讐惟

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張耳陳餘相後二人有隙蕭育以公卿子顯名時朱博為州頔交杜陵亭長為育所舉育後與博有隙不能終）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

上孫奮饑（奮封齊王居武昌權衰太傅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豫章奮不從又數越法度恪上疏諫奮懼移南昌）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為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

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奮兄魯王霸也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慢慢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舉人臣吳之承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目錄

晉

武帝

定祀典詔

答司馬孚等詔

開言路詔

答傅玄詔

藉田詔

下郡國巡行詔

聽鄭沖致仕詔

元帝

遺賀循書

周顗辭職詔

明帝

定東宮儀制詔

康帝
答有司請改服御膳詔
穆帝
下王治詔
簡文帝
百官詔
答殷浩書
羊祜
讓開府表
上平吳疏
杜預
考課略
春秋左氏傳序
荀勗
省吏議
庾峻
論宜敦禮讓表
劉寔
崇讓論
劉頌
刑法疏
劉毅
陳九品八損疏
傅咸
陳世俗奢侈書
上論劾王戎事
李密
陳情表
陳壽
定諸葛亮故事表
虞溥
奬訓諸生詰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目録

張悛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閻纘
陳保傳太孫疏
陸機
辨亡論上
辨亡論下
五等論
劉琨
勸進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晉司馬懿仕魏內夷曹爽外剪王淩政由己出師昭再行放弒啓封晉國昭子炎代魏平吳混一天下遂為東晉自武帝至恭帝元熙二年傳十五世凡一百五十五年

武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嗣相國晉王位受魏禪稱帝廟號世祖

定祀典詔　泰始元年

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祆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黃初五年詔罷淫祠）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

答司馬孚等詔 泰始元年武帝既除衰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請如舊制帝答詔

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訴悁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哀奈何奈何孚等重奏帝又答詔不許遂以此禮終三年

開言路詔 泰始二年散騎常侍皇甫陶傅玄領諫官上書諫諍有司奏請窮究之下詔

凡闕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當繇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

答傅玄詔 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後傅玄上疏言興學親農復理陶前言帝答詔

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闕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憒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鼂綦毋邹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下郡國巡行詔 泰始四年

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

疇闢生業修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藉田詔　秦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下詔

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藉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卓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撰而不得侵人也

於是乘輿御未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

聽鄭冲致仕詔　泰始九年冲先表乞骸骨又上貂蟬印綬俱不許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大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　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駟二十人以世子儆為散騎常侍使常侍四人給祿賜所供秦命議制一如舊典而又加焉

元帝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琊王覲之子時王室多故帝用王導計出鎮建業懷懿著

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嘉平三年冲拜司空轉司徒　仍荷保傅之重　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武帝踐阼拜太傅　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儁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於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於累載　冲以疾病為司隸李憙中丞侯史光所奏表乞骸骨又上貂蟬印綬俱不許而高讓彌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大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　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駟二十人以世子儆為散騎常侍使常侍四人給祿賜所供秦命議制一如舊典而又加焉

元帝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琊王覲之子時王室多故帝用王導計出鎮建業懷懿著

遺賀循書　循字彦先山陰人為吳國內史元帝為鎮東大將軍司馬蒙辛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乃作此書遺之

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遥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左傳晉秦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出見秦君圍綺彈冠而臣漢東園公綺里季四皓之二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殄服玄風景羨高矩嘗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篳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顧榮字彦先此言榮在則循可無出至於今日所謂人之云亡晉書作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顒顒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

遣答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

周顗辭職詔太興元年立皇太子詔以顗為太子少傅顗疏讓帝下詔

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左傳襄七年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便當副徃意不宜沖讓

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廟號肅宗

定東宮儀制詔太寧三年立皇子為皇太子下詔

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啟革今行幼沖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耶主者其下公卿內外通議使必允禮尚書令卞壼議以為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所以重儲貳異正嫡宜稽則漢魏闕朝同拜從之

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

答有司請改服御膳詔建元元年

禮之降殺因時而寢興誠有常矣至於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矣

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太子廟號孝宗

下王洽詔字敬和丞相導子時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帝下詔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洽苦讓遂不受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廟號太宗

百官詔咸安二年三月詔朕居阿衡三世穆帝永和元年詔曾指王昱錄尚書六條事二年何充卒昱遂輔政不許愿哀帝亦廢為海西帝奕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公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叔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耀晨輝於宇宙遂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思賴羣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枉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勤則德禮焉施且隱寇未殄晏時將堅方運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遁窮谷之賢涅泥揚波之士伍原漁父篇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絜而忘蒸濟之大邪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飡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

答殷浩書建元初庚冰兄弟及何充等繼卒帝時為魯藩王始綜萬機諸哀蕩浩啟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書陳讓并敘牋帝答之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

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

晉網不綱願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

羊祜 字叔子泰山南城人鉅平侯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讓開府表 帝有滅吳之志以祜都督荆州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

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祜景獻皇后同產弟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顧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

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明義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悃所失豈不大哉臣亦竊雖久未若今日興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寒畯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偁清亮簡素立身在朝守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火益日月非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帝不聽

上平吳疏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合巴州制表留濟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伐因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乃上疏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荆揚雖天

所授而功業必繇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峴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馮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可必矣

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赴之之功案古姑南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南大將軍位特進封當陽侯

考課略　秦始中預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禄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繇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約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五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頽亦無取於黜陟也

春秋左氏傳序　預既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周禮春官屬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讀四方之事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竹曰策小竹曰簡木版為牘）孟子曰楚謂之

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見左傳昭二年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崩薨曰赴禍福曰告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例即下五例也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漢書藝文志五丘明為魯史躬覩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

溱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凡言例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若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發義有此七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發凡是周公舊例七類是仲尼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若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趨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發凡正例一也新意變例二也直言歸趨三也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梁亡傷十九年經城緣陵傷十四年經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桓二年傳冬七月南反與謀曰及宣七年傳與音預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春秋以諱國惡為禮多有諱避而不直述其事者璧假許田桓元年經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謂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莊二十三年經刻桷莊二十四年經天

王求車（桓十五年經）齊侯獻捷（莊三十一年經）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昭二十年經）三叛人名（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春秋始隱公元年終於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子駿劉歆字景伯賈逵字梁父名徽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逵作左傳訓詁惠卿許淑字治左氏春秋）來有頴子嚴者（子嚴名）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頴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何休注公羊傳於隱公元年曰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此黜周王魯之說也）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

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伸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伸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在三叛之數後事別有人之歎則知經止于

孔子卒者也故余以為處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垣吾道窮公羊傳文子聞顏淵死亦拭面泣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亦無取焉

荀勗字公曾潁陰人光祿大夫守尚書令

省吏議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火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趨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激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譭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汲汲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

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挈瓶汲者言雖挈瓶之小然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假人見左傳）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忽悕以容之簡文柔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顧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屢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愈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黨有駁者或至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仕魏侍御史入晉累遷中侯歷御史中丞侍中

論宜敦禮讓表（峻以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是時風俗趨競禮教陵遲）

峻上疏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為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脅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遯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喜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

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商韓非作雕龍云商韓之六風五蠹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文心十第八回公乘佹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徼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叔孫通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詔之以政膠西有蓋公治黃老言曹參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田叔為人廉直喜任俠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

拜為郡守諸侯相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魯立王生顧謂釋之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王生曰吾老且賤廷尉方天下名臣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莫不賢王生而重釋之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報政撓於羣言衡石為之夫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

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蓋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貢禹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及知止如王駿王陽孫學黃老之術遺令廟葬知足如疏廣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傳仁太傅廣兄子受亦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即日父子俱移病告歸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

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就如脫屣路人為之閔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敢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魏時以吏部郎忝文帝相國軍事元康初進爵為侯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

崇讓論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閥乃著崇讓論以譏之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官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與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成名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無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

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固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韓子云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百之中食祿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先生乃逃

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不納不能不仗所聞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

窃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皆不知讓賢為貴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知令三公自其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

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求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繇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春秋傳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見左傳襄公十三年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世為名族歷官吏部尚書光祿大夫謚曰貞

刑法疏　惠帝時政出羣下各立私情刑法不定故上疏云

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固文可引則生一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當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很狠本字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天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辜也漢文帝行出中渭橋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足尉張釋之奏當罰金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今法大臣釋滯若公孫

弘斷郭解之獄也甚於解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遂族解載游俠傳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丁公為項羽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帝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歸有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諸為臣不忠遂斬之乃還及定天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遂斬之使主者守丈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礙同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

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欽豪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丈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礙同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即丁公也之私已封趙士之無功陳豨反帝令選趙壯士可將者四人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帝曰趙代地皆豨有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唯人主專之非

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尚書左僕射

陳九品八損疏　魏尚書陳羣立九品官人法毅以為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疏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第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闊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海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令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令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刁攸不知所考當是小吏參管經序或是臺中都令史華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

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
譬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鬬雞之變難
興魯邦（史記吳邊邑卑梁與楚鍾離小童爭桑兩家相攻滅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滅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兵滅卑梁吳人卑梁大夫怒攻鍾離楚王聞之怒年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昭伯怒平子謀去季氏孟氏執郈昭伯逐伐公公孫于齊）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
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
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
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
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
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妄之防使得上欺明主
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措（一作推）貴異之器
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
也陛下踐祚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
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
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
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

禁絶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
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
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
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
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
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
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
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
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
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
不知其當品狀米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
識之敬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
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
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
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
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

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歷法除姦消亂靡有常則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敢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疏奏優詔嘉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

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司隸校尉

陳世俗奢侈書

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井有常次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

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餚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騶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緣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緣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孫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欽定四庫全書

上論勅王戎事 時僕射王戎燕吏部咸奏戎掌選舉不能諮靜風俗閑張浮競勅戎官御史中丞解結以咸

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條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糾之如今之丈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闕訟屑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令所謂行馬之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條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條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條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條司隸專司外百條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 華繞委曲序列之意 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勅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為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為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為非於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

李密 字令伯 犍為武陽人

陳情表　泰始初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本傳密父早亡母何氏改照密感慈疾祖母劉躬自撫養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本傳密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連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逵太守名榮刺史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偪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傳密仕蜀為郎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臉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二州梁益也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左傳魏武子有嬖妾無子命顆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表以聞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傳名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治書侍御史

定諸葛亮故事表　泰始十年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

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雖然猶存録其言恥善有遺
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
亂剛除複重隨頪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火
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
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
亮傳亮從父玄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戚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
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謂司馬懿也加衆寡不侔
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建興六年攻祁山
復出祁山十二年屯渭南冬復出散關九年
之長未能燕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
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
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
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
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
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羊祜叔子歎息流
涕杜預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
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
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

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録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按壽傳焉謂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壽為亮立傳謂亮將器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武帝時為鄱陽內史

獎訓諸生詰

作詰以獎訓之

溥至鄱陽大修庠序廣招學徒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剝而舍之朽木不知剝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張悛字士然吳國人太子中庶子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尚河東人 元康中上

表詔從之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蓋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普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佯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與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項王殺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若使羽位承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人武成止戈西忘有即叙之人夏書禹貢西戎即叙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沈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金印也青綬也孫皓傳皓舉家西遷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

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幽風鴟鴞篇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孫堅追謚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孫堅傳堅收兵於陽人大破卓軍江表傳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井上每旦有五色氣探得漢傳國璽威震羣狡名顯徃朝桓王才武孫策謚長沙桓王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

忝嘗絕於三葉自權至皓凡三世園陵殘於蘄埽皓降晉封歸命侯葬洛陽之北山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録先賢叙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寃從坐則異世已輕從坐謂緣坐連坐也孫皓追謚其父為烈皇帝孫堅追謚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頹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詔從之

閻纘字繼伯巳西安漢人官至漢中太守

陳保傅太孫疏 永康元年立皇孫臧為皇太孫 愍懷太子遹之子也纘上疏

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 惠帝紀趙王倫自為相國隘懷太子傳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勑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宋沖比者以為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盛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 惠帝賈皇后及后母宣城君郭也 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

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為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諸葛恪 北海徐幹東平劉楨俱與文帝友善為五官將文學 吳太子登顧譚為友如布衣相呼以字 諸葛恪傳恪與顧譚等侍太子登講道論藝並為賓友 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太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答窋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 禮記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法也曹參傳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令窋參參怒而笞之二百 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

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搆閒故曰一朝不朝其閤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 漢書高帝紀五日一朝太公 身為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覿哉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少有異才文章冠世為吳牙門將軍入晉為太子洗馬後為成都王穎將軍為穎所害

辨亡論上 機祖父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作辨亡論二篇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中平六年董卓弒太后廢帝為弘農王 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 本傳堅為長沙太守諸州郡討卓堅亦舉兵荊州 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羿善射者夷其

氏兵交則醜虜授首遂掃清宗祊烝禋皇祖祊廟門內之祭也孝于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卜求之於門內本傳堅入洛修諸陵平蓋發掘吳書埽除漢宗廟祀以太牢○祊補盲反於時雲興之將帶州疚起之師跨邑哮闞之聲風驅孝呼交切闞呼斬切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殘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捻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逞才命世弱冠秀發江表傳策年十餘歲已結交知名招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本傳策名蓋得數百人從表術江表傳策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誅叛柔服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本傳策以書與袁術求廬江以為資糧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攻無堅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本傳以彭城張昭等為謀主江表傳周瑜芙蓮風成閨策華閥推分結好彼二君子皆弘敢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聲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詠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閨夷庚平道伐本傳建安五年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我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本傳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用集我大皇帝本傳權稱謚曰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敞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睎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為師傳周瑜陸公陸公謂陸遜機之祖故不名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為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

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以合其德也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殫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鄧塞鄧城東北小山名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許之

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點之赤壁（建安十三年操進兵江陵權遣瑜逆之大破操軍於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帥諸軍伐吳連營七百餘里與吳將軍相拒於夷陵為陸遜所敗章武三年崩於永安宮按荊州在湘水之西陵即夷陵）績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建安十八年曹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逢龍之戰子輪不返（臧霸傳霸至睢討吳將韓當當遣兵逆霸戰於蓬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叙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庸上庸郡益蜀郡皆江漢上流）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武臣殺牢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棘戟也鍛鈹有鐔者）望敵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驗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輈息於朔野（輶軒輕車衝輈兵車）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齊民百姓也晨服整戎服以備不虞）大皇既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秉事興（權少子亮即位孫綝專政殺大司馬滕胤侯騭驃騎將軍呂據鎮南將軍朱異等亮謀誅綝綝以兵點亮為會稽王迎休立之是為景帝）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孫皓降晉封歸命侯）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陸公謂抗也機之父）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孤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辛散於陣衆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溠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工輸班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晉智伯攻趙襄子引汾水以灌晉陽左傳楚子圍宋築室反耕宋人懼遂及楚平史記燕昭王使樂毅伐齊破之濟西）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浹辰十二日也）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吳亡丞相張悌死之）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

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太祖即孫權聰明睿達謀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而奇之引置左右江表傳權乳州濱稱疾不見權遣人輿致之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鞅鞫躬以重陸公之威懸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黃武元年魏大司馬曹休大都督吳王親執鞭以見之曹操入荊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益周瑜軍畢宮非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前傳權見肅與語甚說之引肅合榻對飲燮傳燮為交南中郎將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節度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昭傳權常乘馬射虎張昭

而奇之引置左右江表傳權乳州濱稱疾不見權遣人輿致之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鞅鞫躬以重陸公之威懸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黃武元年魏大司馬曹休大都督吳王親執鞭以見之曹操入荊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益周瑜軍畢宮非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前傳權見肅與語甚說之引肅合榻對飲燮傳燮為交南中郎將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節度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昭傳權常乘馬射虎張昭

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魯肅傳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諸葛瑾傳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子瑜不負孤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厭安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中葉謂權中年雖釀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

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舳船後持柁處艦船前刺擢處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比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殭寇重資幣以誘羣蠻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叛降晉晉羊祜向江陵督師卒於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旆江介築壘遵潛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已漢舟師沿江東下抗傳晉已

東監軍徐俯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陸抗所築城在東坑上而當闡城之北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跼跡待幾而不敢北窺生路殭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抗傳抗勅軍營築嚴圍圍闡令水軍督留慮距俯身率三軍憑圍對壘摩大旗祜等引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跼跡謂俯伏也北窺謂投晉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晉太康元年滅吳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也孫皓傳天璽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瞻卬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易革卦彖辭玄曰剔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易坎卦辭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

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四川荆揚文廣皆吳地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王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微子將朝周過殷見麥秀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言益稷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財裁同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詩曰宗子維城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易兌卦彖辭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孫子不利而利之言不與人同其利而自有其利也利而後利之言與人同得與人共享其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溥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祀四體辭難而心脊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

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慮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末大必折）侵弱之釁講自三季（三季桀紂幽王也）陵夷之禍終於亡（左傳）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物禮也）故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裔而闇經世之算乎（二王夏殷也）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火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釋位去位以謀王室也）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置勢置諸侯以盤石之勢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無所庇蔭矣）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顯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叛（公羊傳棼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數者九國）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晉文公既定襄王請隧焉王弗許）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天命未改鼎未可問也）豈劉項之能鬬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綱（六臣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等也七子吳王濞之為流矢所中夷傷也吳與膠西膠東淄川濟北楚趙也）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黥布反高祖自將擊之為流矢所中夷傷也吳王濞反表盛為太常使吳吳王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盛）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呂產呂祿作亂朱虛侯使人告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誅諸呂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以為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

宗守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
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成帝悉封舅王
逢王商為列侯世謂之五侯譚王立王根王
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
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一夫從橫則城池
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
臣干位者三子放命謂棄王命也干犯也七臣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蘇子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也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寒悼也凶族三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 卷二十三 空四
鉦鼙震於閨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
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鄭厲王出奔於彘名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厲王子靖侯又宴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伐王城殺王子頹又襄王出居於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逆王入於王城豈若二漢階
閨孽擾而四海已沸階閨孽擾王莽也孽臣董卓也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
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
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
心挫於甲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冤讐之手中人變節
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若羅義劉璜之於王莽韓馥劉岱之於董卓也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奧深也言非深沉之主也師
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
刼殺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
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
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
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
淫昏之君無所容過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君
謂諸侯也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
度自悖闒官之吏以貨進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羿后也
萌即氓言民之貪殘者富盛皆可為羿后以臨下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主有以
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
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
良士之所希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
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

夜也君無辛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災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淺深以諸侯郡縣之賢者而較之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以數易而功少使其皆愚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郡縣以侵人利已過則深　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八代五帝三王也　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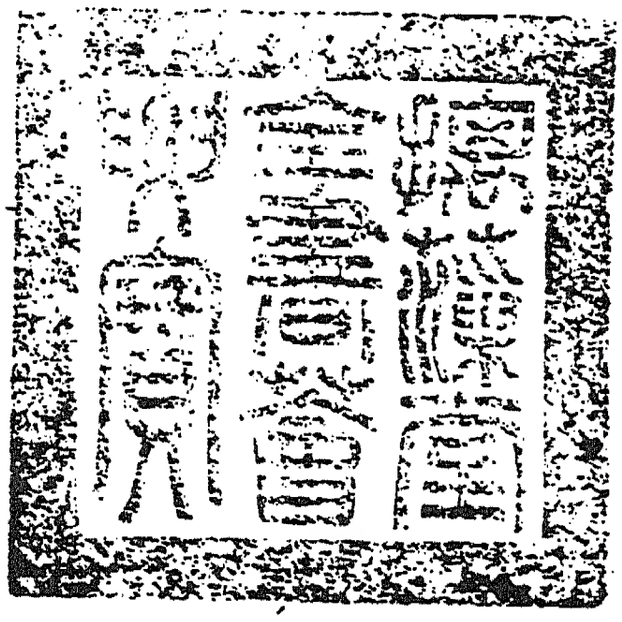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侍中太尉封廣武侯

勸進表　建興四年琨為石勒所敗依鮮卑段匹磾明年琅琊王睿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温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咸奏

臣聞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烝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葉宣景文也四聖武惠懷愍也　惠澤侔於有虞下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靡裔於平陽七年遇害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洛陽傾覆雍州刺史賈疋奉秦王為皇太子建興元年即位是為愍帝　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聲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臣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奉表使還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況虜庭建興四年帝蒙塵于平陽五年遇害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現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時琨為司空故曰鼎司　聞問震惶精爽飛越且驚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

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
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絶必將有以繼其緒伏
惟陛下立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
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
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嗷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
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
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號
宇内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
卷二十三
二十八
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火康之隆夏訓以為美
詠宣王中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勳格於皇天清輝光
於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
且宣皇之脩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
異望謳歌者無不吟咏徵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
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
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
動以萬計是以臣等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
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
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
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
卷二十三
二十九
華於枯羙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
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
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
寇窺窬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可廢而不恤
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
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絶敵人之志内
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
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
卷二十三
三十
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
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
方任職在邇外不得陪列闕庭與覩盛禮踊躍之懷南
望罔極表上帝優令答之明年愍帝山閒至遂即帝位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吳之承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綱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四 二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四目録

晉

干寶
晉紀總論
庾亮
讓中書監表
荀崧
請置博士疏
范甯
罪王何論
蔡謨
止庾亮北伐議
王羲之
止殷浩再舉北伐書
與會稽王牋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四目録

遺謝安書
孫綽
諫移都洛陽疏
徐邈
與范甯書
戴逵
放達非道論
韓延之
報宋公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四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晉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散騎常侍

晉紀總論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三世魏武文明三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迺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艾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司馬懿奇之辟為掾荆州從事州泰亦為懿所知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淩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達反懿破斬之四年遣東太守孫淵反懿斬淵梁水上嘉平元年誅大將軍曹爽三年太尉王淩貳於懿仰鴆而死神畧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

基太祖繼業世宗景帝師也太祖文帝昭也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正元元年中書令李豐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逮捕夷三族二年揚州刺史文欽舉兵討大破其軍欽奔吳甘露元年大將軍諸葛誕作亂昭奉天子東征斬誕潛謀雖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景元四年鍾會自駱谷襲漢中鄧艾自陰平進軍雄縣劉禪降三關陽平是年天子封昭為晉公備九錫咸熙元年進爵為王至於世祖遂享皇極咸熙二年世祖受魏禪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禮終受備物之錫是年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羊祜疏請伐吳張華贊成之賈充荀勗以為不可帝從祜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咸寧五年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入石頭滁皓降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故能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誘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帝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惠帝元康元年談太傅楊駿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為庶人尋以二公楚王之變賈后使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旋以瑋矯詔殺之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永寧元年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號曰太上皇太史按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脇於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鈞石之鎮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關門無拄石之於荊揚義陽蠻張昌易姓名為李辰據江夏別率石冰破江揚二州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東萊王彌據青州自號二帝俱為奴劉元海據平陽戎羯稱制二帝失尊懷愍劉曜所虜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孫權諸葛孔明之能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

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詩欽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鳥名龍魚之趣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齊之求明察以觀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庶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至於太王為

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於王季貊其德音至於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是以漢濵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嘉平六年司馬師廢魏主芳為齊王商書伊尹放太甲於桐三年復歸於亳

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後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紀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頌光祿大夫咸司隸校尉）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劉寔字子真著崇讓論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裝頒所服事不行）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常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敗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阮籍之祖為不拘禮法居喪飲酒食肉）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純之祖伍伯充之先為市魁二人嘗以此相戲）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王濬爭平吳之功更相表奏）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郭欽著徙戎論）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傅玄上書曰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天下無復清議劉毅曰陞下賣官錢入私門）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傅咸上書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魯褒作錢神論）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左傳范燮返自鄢陵使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賈誼上治安策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

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東海王越擅權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兄

讓中書監表明帝即位以亮為中書監亮上表

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亮父琛永嘉南渡為會稽太守本傳亮遭父在會稽元帝為鎮東時辟西曹掾愛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本傳元帝聘亮妹為太子妃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繁省闥本傳王敦表為中書郎侍講東宮累遷散騎常侍出領六軍本傳王敦表為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

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呂霍上官趙丁傅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七族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六姓二竇及鄧閻梁何也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天地喻帝后四時喻諸王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敝其故何即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閨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無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

二相明其愚款元帝永昌元年王敦自為丞相錄尚書事加王導尚書令明帝太寧元年轉司徒
朝士百寮顧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
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
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
上自貽愚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敝身不足惜為國取
悔是以惶惶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
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
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天地之鑒
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 秘書監光祿大夫

請置博士疏元帝簡省博士儀禮公羊穀梁及
是始議三十餘事由
穀梁之學大盛

疏

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
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
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
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

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
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
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有河圖秘書禁
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
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
學後漢賈逵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氏傳國語為解詁五十一篇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三禮尚書鄭玄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晉書杜預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漢書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漢書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三國志王肅為尚書詩論語三

傳徵華為太常劉寶傳咸寧中為太常

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聖教學士遺文於是為盛然方疇昔猶千

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縉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始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意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瞽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

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狐疑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劒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

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為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耶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從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宜從之難不行按元帝紀太興四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紀但據詔書實未施行也

范甯字武子南陽順陽人豫章太守

罪王何論

時盧浮相扇儒雅日替甯謂其源始於王弼何晏罪深桀紂乃著論

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濛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何晏字神懷超絕輔嗣王弼字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叅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

實騁繁文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孔子相魯七日誅之）太公戮華士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誅之曰恐其亂法易教也）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侍中司徒光祿大夫

止庾亮北伐議咸和八年石勒死亮有閒復中原之謀部分諸將自率大衆移鎮石頭為之聲援事下公卿謨上議

時有吞秦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黥於巳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勾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繇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為爪牙（勒字世龍）

王黨武鄉羯人起兵據襄國稱趙季龍勒從子）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晉載記季龍謂其子曰主上以我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定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勒死季龍誅徐光程遐遂幽嗣主宏）殺之內難既平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舍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成帝紀石聰以旗來降載記石生石朗皆起兵季龍攻朗於金墉斬之遂攻長安斬生於雞頭山生將郭權據上邽季龍遣子斌討之上邽豪族害權以降）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濟也賊前攻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

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咸和五年勒將郭敬寇襄陽之逆平襄陽）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如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桓宣傳亮謀北伐以宣為平北將軍）賊前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為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亮傳陶侃薨亮進號征西將軍）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洄洄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咸和二年歷陽太守蘇峻反三年遣使天子於石頭商侃溫嶠討峻斬之）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劉曜敗季龍於高候遂圍洛陽攻金墉不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石堪奔兗州石生鎮洛陽）此今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汚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汚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士稚祖逖字載紀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平中原勒憚之）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雖據汚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虞也自汚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家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發鎮襄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
右將軍會稽内史

止殷浩再舉北伐書永和九年中軍將軍殷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貽浩書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時謝尚為安西將軍殷浩傳浩北伐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敗績浩還壽陽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

想識其繇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巫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知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剥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與會稽王牋簡文帝時為會稽王輔政羲之阻浩北伐又與王牋

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壯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内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今外不寧

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整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時浩進次山桑羨鎮下邳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厠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遺謝安書　羲之為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東土饑荒輒開倉賑貸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

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丈符如

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
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治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
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
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
制者衆恩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
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
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解重斂以資姦吏令
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
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
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
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
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
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
年彈舉獲罪無辭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
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
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

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
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
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
宜耶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
廷尉卿領著作郎

諫移都洛陽疏哀帝隆和初燕慕容皝寇洛陽
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
陳祐告急桓溫使竟陵太守鄧遐助祐并欲
還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
人情疑懼
綽乃上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奉
符堅燕慕容皝
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
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
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繇道
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
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江

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圖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自元帝至哀帝凡六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興平陵康帝崇平陵穆帝永平陵皆在江左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叅叅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蹴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養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冀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以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梁國許許昌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率然常山蛇也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之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必下

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温唱高義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猷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遂得止綽傳綽少有高尚志作遂初賦以致意

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太子前衛率驍騎將軍

與范甯書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書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至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耶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充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

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鱉漁之所資足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攻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戴達字安道譙國人孝武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不就逃於吳

放達非道論達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人放達為非乃著論曰

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史記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乃逃如荊蠻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猶文子欲出衛君遽伯玉從近關出後甯喜欲復衛君伯王又從近關出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

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元康惠帝年號時俗尚放達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後漢書郭有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愿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罔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逢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譁華內喪道實以斡尚掩其真主以塵詬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

韓延之　南陽赭陽人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字顯宗遂自字顯宗示不臣劉氏

報宋公書　宋公即劉裕也時休之以平西將軍鎮荊州得江漢人心裕忌之會休之子丕思出後兄尚之為譙王者以事被劾休之表請解任不許後丕思在京師招集輕俠裕執送休之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丕思與裕書陳謝裕滋不悅義熙十一年裕收休之次子丕寶兄子丕祖賜死率衆西討密與延之書曰丕思事遠近所知去歲遣廉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也而久絕表疏此天地所不容鄉等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來歸之日延之報書

永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以君

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詔白所懷道未及返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言但未發文思耳推寄相與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兵戈自義旗秉權以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逕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示言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蕃死於閭閻之內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義熙八年劉敬為荊州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九月藩入朝裕収藩賜死諸葛長民不為裕所容九年裕自江陵東還長民來謁伏壯士于帷中于坐拉殺之甘言詭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郄任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混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不復多言劉裕視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如此兵敗從休之出奔姚興

宋
武帝
與臧燾書
文帝
與江夏王義恭書
又誡
孝武帝
賜南郡王義宣中詔
審貢賦詔
始安王休仁
皇太子車服議
傅亮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何尚之
陳庾炳之得失
出庾炳之爲丹陽尹答
范曄
後漢書皇后紀序
吳蓋陳臧列傳論
中興二十八將論
孔融傳論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
黨錮列傳序論
宦者列傳序論
逸民傳序論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五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典午之末桓玄篡晉劉裕起兵京口建義討誅乘輿反正東平慕容超西服譙縱掃清河洛克復關隴還受晉禪國號曰宋傳八世自武帝至順帝昇明三年凡六十年

武帝 諱裕字德輿彭城人姓劉氏漢楚王交之後

與臧燾書 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晉時為太學博士武帝鎮京口與燾書

頃學尚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敦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荊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耶想復弘之

文帝 諱義隆武帝第三子徐羨之傅亮廢少帝迎立之

與江夏王義恭書 義恭武帝第三子徐羨

州刺史文帝 與書誡之

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既分張言集未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修業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表太妃亦說如此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西門豹性急常佩韋董安于性緩常佩弦闕羽張飛任偏同弊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行已舉事深

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元嘉六年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義恭凡也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表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惟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閤訊既睹顏色審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閒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為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湛傳義恭鎮江陵以湛為長史行府事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勅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搆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火恩如聞外論不可為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撓蒲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汝嫡侍左右已有數人既始至西未可怱怱復有所納

又誡

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

賜南郡王義宣中詔初武帝以荊州上流形勝遺詔諸子次第居之其後

應及義宣以其人才素短用衛陽王義季久之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

州刺史先賜中詔

師護以在西久師護義季小字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為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為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為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議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為護怨非但一詣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為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動生乖論

孝武帝諱駿文帝第三子元嘉三十年文帝太子元凶劭弒逆帝率衆入討即皇帝位

審貢賦詔

夫山處巖居不以魚鼈為禮居山以貨財為禮居川以魚鼈為禮頃歲多虞軍調繁切違方設賦本濟一時而主者玩習遂為常典純幹瑤琨任土作貢瑤琨揚州貢純幹荊州貢積羽羣輕終致深弊永言弘革無替朕心凡寮衛貢職山淵採捕皆當詳辨產殖考順歲時勿使牽課虛懸勝忤氣序庶簡約之風有孚於品性惠敏之訓無漏於幽仄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

皇太子車服議

天子之于與士齒讓達於辟雝無生而貴者也既命而尊禮同上公周制五等車服相波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賜同姓諸侯象及草木以賜異姓侯伯在朝卿士亦隼斯禮按如此制則東宮應乘金路自晉元過江禮儀疏舛王公以下車服里雜唯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絕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車義不見經事無所出禮所謂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飾路諸末耳五右前後同以漆畫素改周輅制為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秦莫改逮於大明孝武帝年號始備五輅金玉二制並類金根造次謄覩殆無差別若錫之東儲於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且春秋之義降下以兩臣子之義宜從謙約謂東宮車服宜降天子二

等騄駕四馬乘象輅降龍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沿古酌時於禮為衷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始興郡公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高安帝義熙十二年裕率衆北伐至洛陽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上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旆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湍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橋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塵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文帝崇陽陵武帝峻陽陵惠帝太陽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懷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剪荊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惻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何尚之字彦德廬江灊人左光祿大夫領中書令

陳庾炳之得失炳之遷吏部尚書頗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台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太祖以小事不足傷天臣尚之又諫

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嘗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炳之領義陽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為人好率懷行事有諸紛紜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曹操使張遼察關羽知羽必去欲白操恐操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觀今人臣憂國實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江夏王義恭以元嘉二十一年進太尉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短人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之其外別貢

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高祖從母凡愔愼之子）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歡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儁之（道錫元嘉二十一年遷廣州刺史）劉雍自謂得其力助（雍穆之孫嗣南康郡公）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遵考高祖族弟）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黃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炳之乃啟用為主簿即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力百倍（元嘉二十年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泰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滅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閒臥紫閣無復一事也

出庾炳之為丹陽尹答（太祖欲出炳之為丹陽尹又以問尚之尚之答）

臣既之賈生應對之才（賈誼）又謝汲公犯顏之直（汲黯）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思祇有愚滯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可為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為弘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議論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也（王雅晉丹陽尹孝武帝深加禮遇時人被以佞倖之目）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閒亦不敢苟陳冗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敢王令主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耶

臣昔啟范曄（左衛將軍范曄參機密尚之深忌其意趣異常常白太祖宜出之曄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抱政自不能舒達

所謂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可得火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詢今愆釁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勛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日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橫狼籍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啟賈充遠鎮尚之初陳炳之得失云賈充勳烈晉之重臣諸臣進說便遠出之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兼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是臣不能盡已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必臣何為獨懇懇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太祖乃可有司奏免炳之官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刑衆家後漢書為一代之作後以謀反被誅

後漢書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周禮注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也

九嬪掌教四德九嬪比九卿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四德謂婦言婦容婦功也世婦主喪祭賓客世婦比二十七大夫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奉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女御序於王之燕寢女御比八十一元士取于王之燕寢以成時獻功事也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女史掌王后之禮書內令亦如太史之於王也彤管赤管筆也詩詒我彤管女史之職也

珮之鏘鏘列女傳齊孝公孟姬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

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進賢才以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詩序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

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詩序雎鳩后妃之德也肅雍和鳴鍾鼓既設琴瑟既調以成之德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前書音義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遠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見魯詩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列女傳周宣王常夜臥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次傳桓公多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次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昭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也晉獻并我女為元妃史記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愛幸立以為妃驪姬生奚齊卓子是公子無虧公子皆求立公子昭奔宋冢嗣講屯獻公受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愛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

欲顛倒衣裳詩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論妾上僭也以至破國忘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史記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所得諸侯美人以充入之爵列九品前書漢因秦之稱號正摘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惟薄不修大戴禮大臣坐汙穢男女無別者曰惟薄不修史記周昌入奏事高帝擁戚姬孝文荏席無辨史記孝文幸慎夫人每與皇后同坐然而選納尚簡飾斷火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婕妤好一娙娥二容華三充衣四外武帝置昭儀五元帝置美人十三

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順常十三舞涓共和操室係林良梯使夜者共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為六宮夫人之下分居焉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衣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漢儀注八月初為等賦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

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燔爇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　卷二十五　十五

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謂安帝母左姬及祖母宋貴人之類）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謂賈貴人虞美人之類）以繼西京外戚云爾

吳蓋陳臧列傳論（吳漢蓋延陳俊臧宮）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華山之西）威臨天下（謂誅隗囂公孫）述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左傳欲勇者賈余餘勇）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藏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伊吾水名）光武審黃石（臧宮傳宮與馬武上書請擊匈奴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以道馭之賈玉門（關名）畢詞幣以禮匈奴之使（西域傳建武二十二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恐傷黜王之陳乎（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

中興二十八將論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叙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管仲寧戚桓公問政將安移對曰隰朋可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　卷二十五　十六

因語文公使趙衰為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其力翻）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濉陽販繒者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蕭何為人請上林中空地上下廷尉械繫之樊噲黨於呂氏帝使陳平斬噲平畏呂氏載噲詣長安辭信封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

信斬之彭越舍人告越謀反夷三族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開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寇恂封雍奴侯邑萬戶鄧禹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時侯食邑二縣耿弇奉朝請賈復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激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賈復傳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令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耳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郭伋傳伋言述補衆職當簡高帝紀贊良曰陛下起布衣為天子而所封皆前日故人

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謙矣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孔融傳論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宣帝特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上書訟之云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也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左傳齊景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若夫人舉之高志直情孔融字文舉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人在不得謂曹操身在位也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身後謂曹丕受禪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囚即刑謂刑圖無援角也每貪也實誼曰品庶每生○刊五九翻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嗚古老翻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周斐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易繫辭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蘧伯玉衛大夫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拔茹救藏寶以遂國太原閔仲叔者閔貢字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哺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皇甫謐高士傳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

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容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而甚翻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閤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禄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居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黨錮列傳序論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

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
誠直紙翻片言違正則厮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
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
屈至有畫半策而窺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從徒步
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
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
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贖文
禮簡濶緒餘四豪之烈魏無忘趙勝黃歇田文人懷陵上之心輕
死重氣怨惠必讐言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
俗矣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伏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
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
盛於時矣宣帝集諸儒于石渠陵講詩六藝名五經名異已考攻伐之等大議公穀同異同已者朋黨之
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龔勝薛方郭欽蔣詡輩隱居不應召名雖中興在
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
矣胡廷尉嚴光周黨尚長之屬

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以激揚名
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婞邪鞭翻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
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
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
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
伯武房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周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初委翻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
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
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音質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
孟博范滂字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岑晊字弘
農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成瑨遷南陽太守是時桓帝中貴外親張子禁恃勢功曹岑晊勸
使捕子禁付獄笞殺之宗資補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任善之名聞於海內因此流言
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
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
李膺字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字又

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進階名）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許訊也）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駈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縣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羝王章為八廚（羝姓也○音皮）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候覘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縣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羝王章為八廚（羝姓也○音皮）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候覘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縣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

永言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親屬在五服內者）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上祿縣名）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張角黃巾賊帥）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詠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大亂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

宦者列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閹尹主領奄豎之官）詩之小雅亦有巷伯（詩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閨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呂卻將焚公宮披以難告遂殺呂卻以禮景監繆賢薦新序楚恭王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景監以見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庸於秦趙（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見趙孝公卒寺人貂因內寵以殺孝文子將為亂）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齊桓公卒寺人立公子無虧刁即貂也楚客過宋太子享之寺人伊戾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呂后幸大謁者張釋卿）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

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王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急就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與服志禁門曰黃閨中人主之故曰黃門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侍官由是大與石顯忤後望之自殺堪廢錮）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慝（帝與鄭衆謀誅竇憲○慝大對翻）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衆為大長秋）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惟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閤之任也（永巷掖庭並署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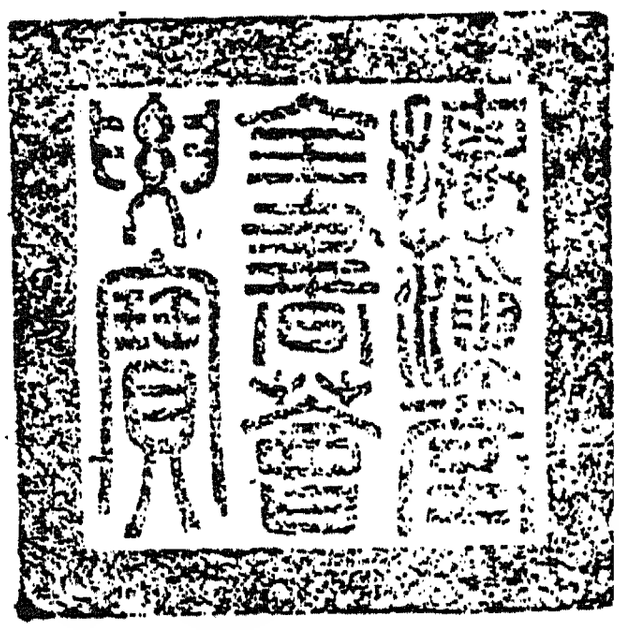
五侯合謀梁冀受鉞（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宦侯世謂之五侯梁冀封侯單超梁冀事見前書）公正恩固王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五宗五服內之親）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闥蓋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穀之積盈仞珍藏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繡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布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衛達（章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敖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單殫同）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秉九服之嚴怨協羣英之勢力而

以疑留不斷至于殄敗斯亦運之極乎竇武與陳蕃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等表紹又說何進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共殺進紹勒兵捕宦官官無大長悉斬之雖泰紹冀行斐夷無餘冀與泰同謂泰行天罰也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守弱謂立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竄鼎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逸民傳序論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潁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試敢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覩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敗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魯連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連說下聊城田單將之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

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諸本或作慕法言作篡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莊帛蒲車之所徵責相望於巖中矣若辞方遝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媚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絶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按漢末魏初之文孔融多奇氣陳思有逸才駸駸乎東京以上典午之世清談始峻淩虎以及六朝南北篇什風雲月露之狀汰流而不可挽人謂六朝無文章信矣然其時郡縣終始以中正品第人物士習不壞於科舉衣冠世族家學薰染語典典故討論經籍非如後世之虛辭競舉之故其著述之存於今者猶有彬彬可觀者焉其間如范蔚宗沈約亦復不以人廢聊存一代文體以志其升降云爾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吳之承

欽定四庫全書御選古文淵鑒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陳時政啓
孔顗
鑄錢均貨議
顧憲之
牛埒稅權議
孔稚圭
上撰定律章表
邵陵王綸
與湘東王繹書
簡文帝
請賀琛奉述毛詩義表
答徐摛
與謝朏勑
又勑
又勑
輔政上銓序表
任昉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
徵何胤手詔
與何點詔
徵何胤手詔
梁
武帝
詳立條格令
禁祝史祈福詔
檢括封事詔
勑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詔
與謝朏勑
沈約
宋書良吏傳序
孔羊沈列傳論
恩倖傳論

蕭子顯
南齊書倖臣傳論
陳
文帝
修前代墓詔
徐陵
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
宣示諸求官人書
沈炯
請歸養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六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齊蕭道成仕宋值桂陽王休範反出頓新亭以當其鋒還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秉遂受宋禪國號齊傳四世自高帝至東昏侯中興二年凡二十四年

高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蘭陵人廟號太祖

賜張融衣手詔融字思光高帝素愛融即位後手詔賜融衣

見御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鑒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答劉善明善明平原人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太祖答之

省所獻雜語並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錄情識忠款既昭淵識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

也

又答善明表詠起宣陽門及宣明宇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帝又答

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答蕭景先詔景先帝從子啓稱上德化之美帝答

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于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武帝諱賁字宣遠高帝太子廟號世祖

禁婚葬奢靡詔永明七年

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塋域之麗至班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姊衒街閭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

敕廬陵王子卿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為荊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帝敕之

又答善明表詠起宣陽門及宣明宇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帝又答

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答蕭景先詔景先帝從子啓稱上德化之美帝答

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于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武帝諱賁字宣遠高帝太子廟號世祖

禁婚葬奢靡詔永明七年

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塋域之麗至班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姊衒街閭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

敕廬陵王子卿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為荊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帝敕之

吾前後有敕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乘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敕邪忽作琱瑱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複得痛杖

敕晉安王子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永明十一年為雍州刺史帝敕以邊略

吾敕荊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敕子真子懋弟封建安王魚繼宗設公愍至鎮啟愍公可以公愍為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為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乘吾自當優量處送

敕豫章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

上世祖啓永明四年富陽人
唐寓之反嶷上啓

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天網弘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款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于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恃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捷籍檢工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宙之内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為此實非乘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紜紜久欲上啓開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上答曰款宋世祖第二子中書

竟陵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中書監太傅司徒揚州刺史

詠遺臺使疏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徙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從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

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本傳昇明三年為使持節都督會稽五郡會稽太守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嶇嶮要求此後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六朝君臣儀衛中皆有節鼓以朱漆畫之鈸槃微具鈸即鈸也左傳云夾之以鈸與槃皆儀仗中物顧盼左右叱咤自卑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破岡地名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江出歙縣玉山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蹴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鄣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漢以後官署多謂之寺彊寺猶言大吏之署也郡攝羣曹開亭正掄榻同便振荊革荊荊杖革鞭也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微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台莫辦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或誑應實作尚方晉刑法志凡減死者輸作尚方寄繫東冶地名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斃值今夕酒諧肉飫即許附申

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關筆捷肆情風塵戮謗隨忿而發及其犹詵轉積鵝栗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剌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幾州郡則指賜勑遥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鑿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通鑑屬所下有一辦字注謂使者雖多亦當取辦於所屬也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閭緩貽譽少為欺猾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後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舟優役實為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

陳時政啓詔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啓

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眚亟見地孽孔臻民下妖訛好生導嗜穀價雖和比室饑嗛繦纊雖賤駢門躶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輿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剋圖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掘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惟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輸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八屬建康秣陵丹陽溧陽永世湖熟江寧句容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

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兖豫二藩雖曰舊鎮南齊西豫州先鎮明初復割揚豫六郡置南豫州鎮歷陽南兖州鎮廣陵北兖州鎮淮陰姑孰後鎮壽春永往屬兵虜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貲許以賈衒前人增估求俠伙與史通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唇齒愚野未開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盡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譽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遵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後漢李固傳云尚書猶天之北斗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令史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啟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廣越梁益皆屬州

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署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

明初復割揚豫六郡置南齊西豫州先鎮陽南兖州鎮廣陵北兖州鎮淮陰姑孰後鎮壽春永

孔顗見史劉悛傳未詳字與爵里

鑄錢均貨議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議

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魏文侯臣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闕閒比歲被水潦而雜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元嘉中鑄四銖錢輪廓形製與五銖同百姓無利不盜鑄後涂炭頗竣議減錢式由是屢改致有鵝眼綖環之弊以為宜開置泉府太公立九府圜

法泉府其一也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溢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宋世錢無輪廓不磨輕薄者謂之荇葉溢鑄者欲以僞亂真故效作翦鑿摩澤緇染始皆類故翦鑿者謂之來子尤此則窩效古錢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售緇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緇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奸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翦鑿此翦鑿則是磨鎔取鎔以俟再鑄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豫章內史

牛埭稅榷議永明六年憲之為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西陵戍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懸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陽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勑示會稽郡此誠是事宜可訪察即啓憲之旨

牛埭埭名用牛挽船因曰牛埭○埭徒耐翻　非苟逼儉以尋始立牛埭之意牛埭堰名用牛挽船因曰牛埭○埭徒耐翻　非苟逼儉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郡名頻歲失稔念茲尤饉去乏從豐良由饑棘急急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搉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史記王溫舒為中尉其爪牙史虎而冠書云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當然比衆局斂枝首尾尋績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弭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刑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斂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寫尋民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廢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

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喪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二縣離唐寓之寇擾唐寓之反聚衆桐廬破富陽錢塘害東陽太守蕭宗之公私殘燼復特彌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送邮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塉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公元懿今啓敢

陳菅見世祖從之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山陰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上撰定律章表永明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律章表請付外詳校于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

決九年孔稚圭上表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勑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禀受成規創立條緒使無監臣宋躬無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驃騎臣章王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寃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寃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寃於遐外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具獄上府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具獄哭於府上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張釋之于定國俱漢廷尉元常文惠績映魏閣鍾繇字元常高柔字文惠俱魏廷尉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官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皐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鑾焉何遠晉太

傅鄭冲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河南尹杜預為之注解　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括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推圭時為廷尉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不施行

梁齊東昏侯失道蕭衍奉南康王寶融起兵雍州克定京邑已廢寶融自立國號曰梁傳四世自武帝至敬帝太平二年凡五十六年

武帝諱衍字叔達南蘭陵人姓蕭氏與齊同祖廟號高祖

詳立條格令齊和帝中興二年令是年四月受禪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永元東昏年號書契未紀窮凶極悖馬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春秋襄十一年魏絳和諸戎狄晉侯賜以金石之樂珍羞百品同伐永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艷競奢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聖明和帝寶融也永元三年即皇帝位厲精惟始雖曰纘戎大雅烝民箋纘繼也祖考殆同勑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鉅橋鹿臺殷本紀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　凋瘵不一孤忝荷大寵和帝授高祖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　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左傳衛文公為大帛之冠　俯厲微躬鹿裘之義晏子鹿裘以朝解而更張斷雕為樸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享絕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鄉士准的畋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為條格

禁祝史祈福詔　天監六年

夫有天下者義非為己凶荒疾厲兵革水火有一于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茲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為朕祈福以增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奉

檢括封事詔　大同二年　先是尚書右丞江子四等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詔

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鍾過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如上尚書可時加檢括于民有蠹患者便即勒停宜速詳啓勿致淹緩

勅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　大同七年

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為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申旦非為一人萬姓故爾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傳翼楊阜是故憂憤　楊阜魏明帝時少府數諫諍　貢誼所以流涕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供廚帳或供廐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為遏防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劫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為怨酷非止一事亦頻禁斷猶自未已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又復公私傳屯邸治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皆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內止不得輒自立屯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以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

與謝朏勅　朏字敬沖高祖踐阼徵為侍中光祿大夫與勅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敬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為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軌文經武各脩厥職羣才競奏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潁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

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韁襲裘出野登
朝必不以湯有輒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
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燕立表義軒邈矣古
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黃帝至崆峒問道于廣成子今便
復引領雲臺虛已宣室漢文帝于宣室召見賈誼紆賢之愧載結寢
興

與何點詔點字子晳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應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
也轂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
天每思相見密通物色勞甚山阿巖光排九重踐九等
談天人敘古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幷謁子
桓楊慶字文先魏文帝丕字子桓帝以慶故漢太尉賜
几杖使着鹿皮冠慶辭讓不聽竟着布單衣皮幷以見
伯況以穀綃見文叔後漢書逸民傳周黨字伯況著
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文叔光武字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明
望能入也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思禮如舊
徵何胤手詔胤字子季點之弟隱若邪雲門寺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
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高祖踐阼詔為特進右光祿大夫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
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
乎其人蕪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
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
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為用孰多吾雖
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
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
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胤曰吾
十七何容
得有宦情

又勑果還以胤意奏淵有勑給白衣尚書祿胤
固辭又勑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胤又不受
乃勑
胤
項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縉紳鄙聞好事吾每思
弘獎其風未移當展興言為歎本欲屈鄉甕出開導後
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

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實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又勑

比歲學者殊為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勑後進有意向者即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于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于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于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奔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楚辭今之相者舉肥遺之管庫賤士也趙文子薦管庫之士七十人加以山河梁畢關輿徵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諜詭誤詐偽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脩邊幅便為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徵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貞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于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巷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皂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奬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論衡曰昔周人髮白涕泣于途者或問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晉臣輿漁獵之

歎晉臣雍季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焚藪而田明年無獸詐偽之道今雖偷可後將無復　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淳穢名教于斯為甚臣總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褒倫自穆憲章惟允詔依高祖表施行之

簡文帝諱綱字世纘昭明太子母弟封晉安王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立為皇太子

請賀琛奉述毛詩義表

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紹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為陳徐陳使侯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太宗初為太子詹事

頌膏言匪一燕韓異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為異序庶令中和永播

鄭康成

徒逢箋釋南郡太守馬融空著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為陳徐陳使侯

碩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答徐摛

摛字士秀東海郯人太宗初為太子中舍人轉家令兼掌管記後除太子左衛率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否不仰裨聖政以此慙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泥訾粟斯容與自憙亦復言義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嘆

邵陵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司空都督中外諸軍事

與湘東王繹書時元帝圍河東王譽于長沙既久內外斷絕綸聞其急欲往救之為軍糧不能繼遂止乃與書

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惟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音喻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曰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陵長世祖遣使至譽所督具糧衆譽不從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世祖遣世子方等征譽至麻溪敗死殞于吳局地名方此非冤聞問號怛惟增摧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遥隔太

元年綸至郢州南平王恰上綸為都督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届此藩備加覿訪咸云舉應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恢故興師以伐舉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墻與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嚮嗜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強天讐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將奈國寇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大小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舉昭明太子統之子于世祖為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氷療寒若以舉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搆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景高歡將

敝死降梁已復叛梁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為藩屏盤固陷臺城移屯西洲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為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効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為名號尋陽王大心以莊鐵為豫章內史鐵至郡即叛推觀寧侯永為主當陽有事充剸殊廢備境尋陽王大心初封當陽公莊鐵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擊之鐵夜襲破約營第聞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洲名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豐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虜首尾難救可為寒心其事已切弟等內廱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闕中已為咽氣況復貪狼若苦陷洞庭湖名即禹貢九江兵戈不戢雍州疑迫何以自安譽弟誉為雍州刺史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後誉果引魏師陷江陵侯景事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藉風謠博咨物論咸以為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眥咸欲剸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

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霸當代惟德惟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讒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著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道出自東川太清二年綸入赴援直指鍾山敗還京口三年入援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至郢州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沂流更上鄱陽王範為安北將軍合肥沂流西上全由饋懸斷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

範至湓城商旅不通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饑死侯景方延假息復綏誅刑倍增號憤啓處無地計瀟湘穀栗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惟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懸望惟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密照茲途解汨川之圍汨川即汨羅江在長沙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為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

迷諸失次緒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特進光祿侍中少傳建昌縣侯

宋書良吏傳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斂寬簡雖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左右無幸謁之私閨門無文綺之飾故能戎

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蕞興陝方六戎薄伐文帝元嘉三年遣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荊州刺史謝晦命將動師經略司兗七年遣右將軍到彥之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北伐魏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民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于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

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魏宏汝南諸郡遣寧朔將軍王玄謨攻滑臺不克魏主率衆至瓜步）戎役大起傾資埽蓄猶有未供于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建（世祖孝武帝年號）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清暑（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制嘉名太殿）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孝武大元二十一年造）承統制度奢廣大馬餘

敝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明帝繼祚彌篤浮侈恩不恤）雕鑾綺節珠牕網戶嫁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民命未快其心太宗（晉孝武帝年號）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役寬務簡民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漢書地理志云丹陽郡故鄣郡也武帝元封二年更名為丹陽屬揚州會稽郡秦置景帝四年屬揚州）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太元晉孝武帝年號）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宴如也及孫恩寇亂（孫恩之亂事在晉安帝隆安中元興元年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赴海死）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大明宋孝武帝年號）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

史臣曰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水經注昔馬文於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西括邛山（漢書地理志蜀郡臨邛縣注應劭曰邛水出邛道邛來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荊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荊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當作義熙晉書安帝義熙十一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舉兵貳於劉裕裕帥師討之三月戰於江津休之敗奔襄陽五月休之出奔於姚泓）至於元嘉末（元嘉宋文帝年號）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民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漢書地理志云丹陽郡故鄣郡也武帝元封二年更名為丹陽屬揚州會稽郡秦置景帝四年屬揚州）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太元晉孝武帝年號）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宴如也及孫恩寇亂（孫恩之亂事在晉安帝隆安中元興元年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赴海死）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大明宋孝武帝年號）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

良吏篇云

孔羊沈列傳論

古注曰鄠扶風杜陵也荆域跨南楚之富揚部屬京兆○鄠音扈　不能比也荆域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巨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雜賤雜賤則稼苦饑年雜貴雜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二年東土潦變宋書文帝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京邑乘船　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漢宣帝紀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令邊郡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以給北邊應劭曰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　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恩倖傳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呂望初屠牛于朝歌市後釣魚于渭濱傅說代胥靡刑人版築于傅巖之野　非論公侯

堦閨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思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泰始宋明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歸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諺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薰也戰國策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吾長也子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天帝命我長百獸吾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鐵鉞瘡痏構於牀第之曲第側里切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繟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許皇后史良娣家勢傾天下晉王愷石崇富擬王者按文選作王石宋書作王庾謂王導庾亮子弟恩寵特盛當從宋書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剿民忘宋德雖非一途實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
寧朔將軍新安太守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天監武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齊東昏侯無道比之于紂因藉時來乘此歷運當展永念猶懷慙德天子當展而立展屏風也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剗雕刓方經綸草昧漢書漢興破觚而為圜剗雕而為撲去角之謂刓採三王之禮冠履篤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宮縣諸侯軒縣御大夫判縣士特縣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王耕三推之庶人終千畝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勾豪歲課田租漢舊儀曰民田租芻藁以給經用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故曰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闕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墻面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

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縱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劉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方技略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舉其大數雖一日萬幾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韓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公患之謂左右曰甚惡紫境內皆莫衣紫也長纓鄙好臭于是郎中莫衣紫三日境內皆莫衣紫也長纓鄙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鄙君且變鄉俗韓子鄙君好長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雖德患之因先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雖德懿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盡以龍于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施尾于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輜緇軒薄丁反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輜軒車也青紫貴位之服如車載之多取之易如拾地草鳴鳥風也子衿學校也弘奬之路斯既煞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寂寞言未見功効也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輶軺關下多非政要曰伏青蒲罕能切直輶軺如軺輶之集于轂也青蒲天子內庭也以青色規地諫者伏其上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煞慕古虛受弗弘煞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後漢蔡邕上疏髡鉗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後漢書李膺坐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慈意以陳極言無隱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晉尚書令建興縣公

于昉旰同時見害贈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諡忠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勑當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忠謂于昉旰也謂旰也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傳死王事加二等揔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時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續遭母憂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為不生齊明帝為太傅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

再三
固辭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禄祈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徃從末宦禄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滕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阿谷之人僻悃無心　鄙野之人　錫類所及睚徒教義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

明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蕭子顯字景陽蘭陵人齊豫章王嶷第八子也七歲封寧都縣侯以王子例拜給事中累官吏部尚書侍中出為仁威將軍吳興大守

南齊書偉臣傳論

史臣曰中世以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八座五曹晉書蔡謨為尚書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續漢志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縉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闕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盼探求愚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弥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捄衰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堂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錡張衡西京賦武庫禁兵記在蘭錡注兵架也　羽林精卒鄭氏通志漢武帝置羽林騎師古曰如羽之疾如林之多　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式侯還麾興駕式道侯六　遮迾清道神行案轡督察來往馳驟西京雜記漢朝車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兒害政傷民於此為蠹況乎主幼時昏其為讒慝亦何可

勝紀也

陳侯景陷臺城梁元帝遣王僧辨與陳霸先共平侯景元帝遇害霸先與僧辨共立敬帝貞陽侯淵明自齊入僧辨納之霸先襲殺僧辨已廢帝自立國號曰陳傳五世自武帝至後主禎明三年凡三十三年

文帝諱蒨字子華武帝兄始興昭烈王子初封臨川王武帝崩入纂大統

脩前代墓詔天嘉六年

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緝紬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丘山變移陵谷咸皆剪伐莫不侵殘王孟得於民間漢武故事鄠縣有人貨玉盃推問乃茂陵中物也漆簡傳於世載晉太康元年盜發魏襄王塚得漆書蝌蚪文字燕昭墓前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燕昭墓表千年自大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車駕巡游眇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黃帝葬喬山蘋蘩弗虧驪山之墳始皇葬驪山松栢恒守唯戚藩舊壠士子故塋掩殯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寘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高祖為魏公子無忌置守塚五家宋祖惆悵於子房宋武帝下教修張良廟丘墓生哀性靈共憫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塋被發絶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侍中安右將軍中書監太子詹事建昌縣開國侯

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太清二年蕭通直散騎常侍使魏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堯帝嚳子初封唐侯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漢文帝初封代王無為稱於革爲漢文帝足履革爲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晉琅琊王伷宣帝子初封東莞郡王元帝伷子覲之子炎運猶昌枝分南頓光武父為南頓令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非才子於顓頊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讓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先彰元后路史神農氏戴玉理注玉理一作玉

勝孝經援神契黃帝日角而連珠衡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左傳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祈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入拜圖牒斯歸何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幾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止堯門之瑞鈎弋任身十四月生昭帝命其門曰堯母門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令立之若大老子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實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為象謂侯景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隧嶙頭鐵額蚩尤兄弟銅頭鐵額興暴皇年封豨修蛇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慨家宼將報天賜黃鳥之旗任昉宣德太后令白羽名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黃帝伐蚩尤夢西王母遣道人衣玄狐裘以符授之一麾黃鳥底定黃鳥地剋李軼於河津李軼搆殺光武兄縯光武征陶謙於海岱陶謙害魏武父萬魏武既破設反間于朱鮪刺殺之伐呂布將移兵誅之會謙病死勝公擁樹雄氣方嚴漢王兵敗欲棄孝惠魯元滕公常收載之面擁樹乃馳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建安三年曹操破張繡忠誠貫於永霜如霆如雷非貌非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大寶三年王僧辨等平侯景傳首江陵既挂膽於

西州姜維死時剖膽如斗大方燃臍於東市董卓死暴尸於市守中以為燈蚩尤三家黃帝禽殺蚩尤于涿鹿之野家在壽張縣闕鄉城中寧謂嚴誅王莽干剌非云明罰莽傳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為京觀左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惛惛方承多福自氳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崤潼漢王入關五星聚于東井雷震南陽初平尋邑光武起南陽破莽將王尋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鄉雲似蓋晨映姚鄉孝經援神契舜生於姚墟甘露如珠朝垂原寢永平十七年甘露降於原陵掛芝房感德感出銅池漢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宮產芝因作芝房歌蓂莢伺辰無勞銀箭堯時生蓂莢按朔望開落重以東漸玄菟郡名西踰白狼西南夷國名高柳生風扶桑銜日高柳邊邑名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拂於扶桑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通同福其文昭武穆跗蕚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諮詢天官斟酌繁昌魏文帝受禪于

繁昌經營高邑光武即位於宗王啓霸非勞陽武之侯漢宣入繼昭帝先封陽武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文帝自代入邸改為高邑正舍長安代邸應揚龍旂以饗帝仰鳳扆以承天歷數在躬畴咨為讓去月二十日蕭散騎常侍抑皇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沖為丙弗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陛嶷傳王元請以一九泥東封函谷旋駕金陵方膺天瞻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殿宗咨無恒宅登封岱嶽猶署明堂漢武帝作明堂於泰山下巡狩章陵時行司隸桓帝幸南陽孫騰請以荊州比司隸建武六年改春陵為章陵縣詹虎踞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乃建王宮南望牛頭山名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既錫蒼玉無陳乃械樸之愆期非包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遂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列子堯讓天下于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容謂許由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幸土翬瞻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

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出禮記謂聘但以圭璋為瑞無幣帛也通聘河陽貂琱雍容尋盟漳水蘇秦約六國盟于漳水之上加牢賦館隨世汙隆瞻望鄉闕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尼之遠擯承閒內嚴事絕耿弇之恩光武居邯鄲宮畫臥耿弇請間言不可罷兵光武大悅封奏邊城私等劉現之哭劉現為并州刺史上表勸進元帝不勝區區之志謹拜表以聞

宣示諸求官人書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陵以舉綱維綜核名實時有冒進官竟競不已者陵乃為書宣示梁末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

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悕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人心服焉時論比之毛玠。按文章之變質文遷換日趨煩縟焉楊開其源班蔡次其波浸淫至於徐庾可云極其變而無以加矣然猶泝洄有唐之世王駱燕許無非駢偶直至中葉韓柳諸公始討論六經舊文去其綺靡其返而之於質也不亦難哉姚思廉陳書稱徐陵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後人尚以為篤論而令狐德棻作史直斥庾信淫放輕險為詞賦之罪人不知徐庾之文窮形寫態亦一時絶調風會實然德棻之言過矣今於徐庾駢體多從別錄特存一二首於此集以明文體之遷變有源有流非偶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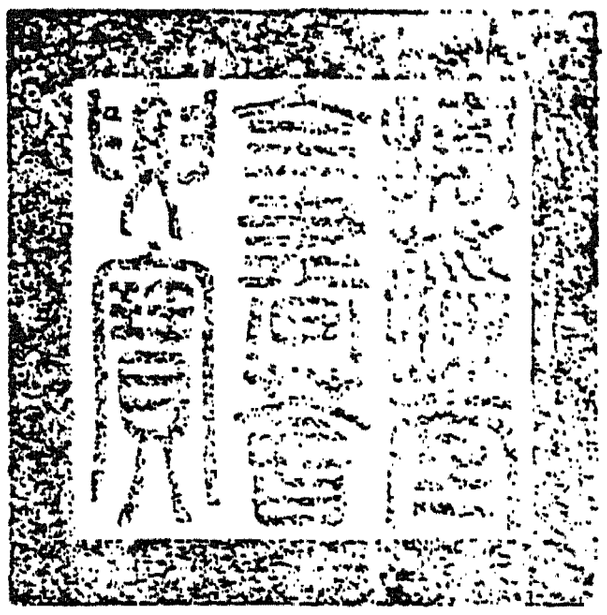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梁御史中丞原鄉侯入陳加通直散騎常侍

請歸養表高祖受禪炯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寘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侯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于行簡並殺之炯弟携其母逃而獲免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亡泯兩家侍養惟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煢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敢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温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霧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救謂高祖內侍近臣多惡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趁趄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懷懷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於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惟宸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矜彼翔沈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譽馳戚雒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乘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卿才為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理朕嗣奉洪基思弘

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園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苟母從官用覲朝榮不虧家理尋勑所由相迎尊禀使鄉公私得所並無廢也乃迎炯母養省中

謹案第四十六頁前一行此不踰其本分邪刊本踰訛踰據陳書徐陵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璜
謄録監生臣史映綵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七目録

北魏

太武帝

辟召賢良詔

頒制詔

文成帝

遣使巡行詔

孝文帝

條禁州牧詔

決遣民獄詔

復靈丘租調詔

免租算詔

求直言詔

文明太后喪服詔

答有司卜祥日詔

孟月廟祀詔
徵王肅詔
與彭城王勰書
任城王澄
諫高祖幸豫州
請修繕國學奏
北海王詳
定律令奏
元暉
論御史巡行疏
張普惠
與任城王澄奏記
韓麒麟
陳時務表
韓顯宗
上時事書

孫惠蔚
請收校典籍表
崔光
答宣武帝詔異表
災異表
甄琛
請弛鹽禁表
邢巒
再上伐梁表
高謙之
請復縣令面陳舊制疏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七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北魏拓跋氏奄宅幽方服勤晉室傳至道武乘後燕之衰蠶食并冀以次併吞諸國至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天下中分為南北朝國號曰魏傳十二世至孝武帝西遷分東西又歷三世自道武帝至恭帝四年凡一百七十一年

太武帝諱燾姓拓跋氏明元帝長子道武帝孫

辟召賢良詔延和元年

朕除偽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緝熙治道故詔州郡搜揚隱逸進舉賢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為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棲棲遑遑負鼎俎而自達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雖好尚不同濟時一也諸公人皆當以禮申諭任其進退何遣遺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揚失旨豈復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後各令鄉閭推舉守宰但宣朕虛心求賢之意既至當待以不次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聞知

頒制詔太延元年

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盡力三時黜陟首之所克濟各修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為治越職侵局有紊綱紀上無定令民知何從自今以後亡匿避難羈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者誅及宗族鄰伍相助與同罪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彊侵弱太守覆檢能否黜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考優劣抑退姦吏升進貞良歲盡舉課上臺牧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恩化奉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乎

文成帝諱濬景穆帝長子大武帝孫

遣使巡行詔太安元年

夫為治者因宜以設官舉賢以任職故上下和平民無怨謗若官非其人姦邪在位則政教陵遲至於凋薄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徭役不時廢於力也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褐則聚斂煩數匱於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綏導無方疎於恩也盜賊公行劫奪不息則威禁不設失於刑也衆謗並興大小嗟怨善人隱伏佞邪當途則為法混雜昏於政也諸如此比黜而戮之善於政者褒而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聽詣使告狀使者撿治若信清能衆所稱美誣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財斷察不平聽詣公車上訴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為吏姦暴及為盜賊各具以名上其容隱者以所匿之罪罪之

孝文帝諱宏獻文帝長子

條禁州牧詔　太和二年

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

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令盜賊並興侵劫滋甚姦宄之聲屢聞朕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藩翰羣司敷德宣惠以助沖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世有司明為條禁稱朕意焉

決遣民獄詔　太和四年

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復靈丘租調詔　太和六年

靈丘郡土既褊塉又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其勞悴可復民租調十五年是月又復七州租常調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甚愍之其復常調三年

免租算詔　太和六年

朕以寡薄政缺平和不能仰緝緯象蠲茲六沴去秋淫雨洪水為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

魏文侯見反裘負芻者問其故曰愛其毛文侯曰汝不知皮盡而毛何所附　今課督未入及將來租算一以丐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穫稱朕意焉

求直言詔　太和八年

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興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已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諫鼓置於堯世謗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布遐風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宣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遠遵古典班制俸祿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諫者無因自達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

文明太后喪服詔　魏氏喪禮悉依漢魏既葬公除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

太尉丕等請依成制帝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忘亦煞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廢政唯欲衰麻廢吉禮稍寬望盡哀誠情在可

許故尊欲行之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先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今朕逼於遺冊唯望至期雖不盡禮蘊結羞申羣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羣臣又言春秋魯喪事難廢闕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是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宴言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發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有諒陰終喪者若不許

服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
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
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
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大諱之後三月必迎神
於西廂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
或改帝曰若能以平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
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
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
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絶遂號
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帝遂下詔
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即吉
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
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尅此月二十日受
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
之授服變從練以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衰但
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衰慕之深情欲令百官
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哀痛彌深

答有司卜祥日詔 太和十五年九月有司
上言求卜祥日帝下詔

尋惟永往言增崩裂

孟月廟祀詔 太和十六年

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
之君祀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
中節者哉自頃蒸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
此孟月犆祠於太廟 王制天子犆祠特同言
春祠各於其廟不合祭也但朝典
初改衆務殷湊無遑齋潔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
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尅日以
聞

徵王肅詔 肅為豫州刺史善於撫綏治
有聲稱高祖手詔徵入朝

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
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勅

與彭城王勰書 勰除中書監高祖至豫州為家
人書於勰令專主宗制糾舉非
違

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勤何以敬諸每欲立
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

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冲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徑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為恨也

任城王澄字道鎮父康王雲北魏景穆皇帝子也澄襲封歷輔世宗肅宗遷司空侍中尚書令

詔高祖幸豫州齊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帝引羣臣議之澄上諫

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携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甑石之儲齊人名小甕為甑受二石。甑都濫反而使怨苦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百堵皆興謂新遷亡人當作室也俶載南畝謂入春當東作也二語皆詩語也俶始也。昌六反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穎實穎禾實繁而垂末也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洒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為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謄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盤庚將遷殷民不樂遷作盤庚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詠由庚小雅篇名言萬物得由其道也輯寧新邑惠康億兆

請修繕國學奏

臣叅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恒代親習皇宗熟觀秘序庭無闕日臣每侍坐先帝未常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宮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晏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為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與馬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勑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表上詔曰崇業自古盛典量宜修立

北海王詳字季豫獻文皇帝子太和九年封歷侍中錄尚書事太傅司徒

定律令奏

竊惟姦劫難除為蠹日久羣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為用猶陷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譬是以班制垂式名為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為偷或揭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霸龔遂變風不由削祿張敞趙廣漢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勑禁不宜輕更法令削黜羣司令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厲已公清賞有常典風謠黷賄案為考第

元暉字景襲父城陽公忠昭成皇帝五世孫也肅宗徵為尚書左僕射謚文憲

論御史巡行疏

臣聞治人之本實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

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為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為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禪甫除陛下功衰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感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處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為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貍首之章周禮凡射諸侯以貍首為宣雙相之令孔子射於雙相之圃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

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

則匏革無遺歌興人有獻誦矣

韓麒麟　回黎棘城人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陳時務表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上表

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厲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建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瘼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菽以為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誇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衽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裘農夫

餉糟糠蠶婦乏桑禍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鬻於府庫貨寶盈於市里家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其所損業實為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輟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大者也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佥尔如歸又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不坐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閨闥之內者豈以供奉勞費為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泆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

參軍

上時事書

考文既定遷都顯宗上書

韓顯宗字茂親麒麟子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兼中書侍郎歷廣陽王諮議

為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衝衆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察省又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撿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儔聖皇不耻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脩自隳於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稱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治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而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楚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孝文年號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撿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皐陶謨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綴舞長歌一處巖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

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
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
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
成今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
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
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
官途其與膏粱華望接閣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
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
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闕盛美書上孝文善之嘗謂
作之任國書是司御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御等
所聞若欲取況古人左馬之徒固自遠澗若求之當世
文學之能御等
應推崔孝伯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國子祭酒秘書
監平東將軍濟州刺史光祿大夫

請收校典籍表惠蔚世宗初自冗從僕射遷秘
書丞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

上疏

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
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育卦象辭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秘籍乃承天之正術
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
之道文象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炳於
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
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
及秦棄學術禮樂汎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
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
兩魏晉之世猶重典墳收亡聚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
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
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秘省忝官
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
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舛落始末
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
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
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
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紀浩博諸子紛綸部秩既

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

崔光一名孝伯字長仁東清河鄃人歷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答宣武帝鷄異表正始元年夏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鷄光時為太常卿詔以問光光表答

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鵸鷄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其羣也距鷄附足骨鬬則用之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鵸鷄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鷄生角劉向以為鷄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人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鵸鷄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鷄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頭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鷄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闕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

君房石顯字

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殁為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荊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紋縕以須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史稱谷永善言災異所上四十餘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陛下為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敵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

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徃者鄰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正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表上世宗大悦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伏法於是禮光愈重

災異表 正始二年八月

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勑以示臣臣按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菌地蕈之小者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啓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霜霰弗加露濡不及而茲菌歊搆厥狀扶踈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徵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共庭太戊以昌太戊時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而修德殷道復興　雊雉

集鼎武丁用熙武丁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雊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　白此鴟鵠巢於廟殿梟鵬鳴於宮寢菌生廣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誡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瘁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啟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謝譴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

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侍中車騎將軍特進

請弛鹽禁表

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為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為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為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時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吏所以為民守之耳且一家之

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為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為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道養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偽弊相承仍崇關鄽之稅大穆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亶父周太王名頎鼠以受財失衆詩魏風篇名刺重斂也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座議司徒彭城王勰尚書邢巒等奏先朝商校大小興復鹽禁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嗟怨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今而罷之懼失前旨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下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民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壅尚書嚴為禁豪彊之制也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仕魏累官至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

再上伐梁表時梁師進侵徐兗巒率兵敗走之正始三年詔巒乘勝進取巒上表宜蓄力待機詔催進軍巒又表曰

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巒破梁將桓和藍懷恭等平徐兗二州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暨非臣等弱劣所能尅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中山王英敗梁軍於淮南臨川王宏等棄梁城東走英進攻鍾離若能為得失之計謂或

得或失不可必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窓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圖城者臣未之前聞英期以八十日糧取鍾離故癸云然且廣陵任城可為前戒正始元年任城王澄攻鍾離還壽陽狼狽失亡四千人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墜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敝苦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

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謂朝之貴臣所具知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尅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名為民謂難何容強遣遂台繼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共圍鍾離明年寶寅英自鍾離敗還除

高謙之字道讓渤海蓚人鑄錢都將長史

請復縣令面陳舊制疏諫之為河陰令有能名舊制畿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徒奏罷之乃上疏

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罷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戚起怨上之心盜憎主人民怨其上見金人銘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社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肅宗詔報曰此啓深會朕意付外量聞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八目錄

北齊

邢邵

請建明堂太學疏

杜弼

為東魏移梁朝檄

北周

武帝

停徵發詔

毀露寢諸殿詔

報于謹詔

于謹為三老詔

蘇綽

為周太祖作六條詔書

庾信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八目錄

賀平鄴都表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隋

文帝

辭封禪詔

正樂詔

與元諧勑

賜高麗王湯璽書

牛弘

請開獻書之路表

李諤

論文體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北齊拓跋氏衰爾朱擅命高歡援立孝武君臣復相猜貳遂逼孝武入關更立孝靜帝歡子太原公洋受禪國號曰齊傳六世自文宣帝至幼主承光元年凡二十九年

邢邵字子才河間鄚人文雅有才思仕魏歷衛將軍國子祭酒入齊授特進

請建明堂太學疏魏書通鑑皆載此疏乃孝明皇帝時李崇建言北齊書北史邢邵傳皆以為楊愔與魏收及邵奏請置

學及修立明堂有靈太后答令曰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別議經始按邵傳永安初遷中書侍郎爾朱兆入洛與愔避地嵩高普泰中始復官於朝愔傳永安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年纔十八時靈太后已被害矣邵文筆甚美少時即為洛中貴人作表當是李崇屬邵具稿而史誤載也今定為邵作而姑闕疑云

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學盛自虞啟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啟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建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

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碑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畝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是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箕北

斗哉兎絲不可以供織燕麥不可以為糧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皆謂有名無實也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教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肅宗明皇帝即位胡大后臨朝稱制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槐高墉巖壯於外楩宮棘宇顯麗於中速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仕魏為衛將軍封定陽縣侯齊受禪封長安縣伯除膠州刺史

為東魏移梁朝撤寒山之敗鄧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朔鳳棄城走魏使軍司弼作檄

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元首謂東魏主上宰謂高歡遂解繫南冠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南冠而繫喻以好睦大同三年梁初與東魏通和。好呼到翻下同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謂侯景先降西魏也。分扶問翻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謂侯景不見容於西魏也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進款之辭於梁以為容身之圖孰古熟字說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敝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隣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左傳吳敗齊於艾陵越子勾踐乘虛伐吳獲其太子遂入吳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史記韓王黨守以十七邑入趙趙受之秦破趙長平遂圍邯鄲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徵利軼徒結翻又音逸擁當作壅舍讀曰捨徵一遂翻是以援抱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而能拔取之投石者

以石投人皆言其勇也○投於元翻抱音膚含怒作色如赴私讐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蛣蜣之甲螳螂有斧蟲也究人謂之拒斧蛣蜣也翼在甲下故以喻甲言梁兵之輕弱也○蛣音詰當窮轍以待輪古語螳螂怒臂以當車轍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纔交塵埃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捐指舟中之指可捐也又音伐齊師夜遁殖綽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衿其鳩翻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謾藏老子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易慢藏誨盜。藏徂浪翻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功推吐雷翻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帥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麗於股偪彊不掉彊其兩翻很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逶望廷尉不肯為臣晉書蘇峻傳吾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自據淮南亦欲稱帝史記黥布列傳欲為帝耳但恐楚國亡猴禍延林木淮南子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風俗通有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橫使江淮士子荊揚人物死亡失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則崔論功溢舟稱力國語晉平公射鼈不死使豎襄搏之鼈崔也論語孺盛舟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用舍乖方謂免周捨責顗琛用朱异廢立失所謂不立世適孫乃立太子綱也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愚毒蠆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蠆音釋治直之翻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氷且至易履霜堅氷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疊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史記趙武靈王為肥義所圍探雀鷇食之。藏徂浪翻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左傳楚世子商臣圍其父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乃縊。蹯音煩

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弊戰國策蚌方其肉蚌合而拑其喙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幷禽之出曝而鷸啄

四七並列漢光武二十八將贊授鉞四七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孫子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三國志孫皓傳青蓋入洛

腸漢書淮南王安陰有邪謀伍被諫曰昔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將生荊棘露露衣也但恐革車之所轔轢力刃翻轔來各翻劒騎之所蹂踐杞梓殘杞梓竹箭東南嘉產○蹂人九翻若吳

之王孫蜀之公子晉左思設為東吳王孫西蜀公子以賦三都歸欵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將軍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北周宇文泰收賀拔岳之衆詵侯莫陳悅奉魏孝武帝西都長安遂破高歡傳子覺受禪是為孝愍帝國號曰周傳四世自愍帝至靜帝大定元年凡二十五年

武帝諱邕姓宇文氏武川人文帝第四子廟號高祖

停徵發詔建德元年

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漢武故事元光元年天星大動董仲舒曰民人勞之妖也作

事不時則石言於國左傳昭八年石言於晉魏榆師曠曰作事怨讒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故知為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政欲安安在息役頃

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已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阜稱朕意焉

毀露寢諸殿詔建德六年

朕欽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厦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專任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彫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

報于謹詔謹遷太傅大宗伯保定二年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詔報

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強

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為舟楫弘濟於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恧焉公若更執謙沖有司宜斷啓

于謹為三老詔保定三年帝幸太學以謹為三老而問道焉

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弟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祖割朕以耿身慮茲南面何敢遺此黃髮不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純固為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為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周太祖宇文泰為魏丞相後拜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為行臺郎中加衛將軍光祿大夫進爵為伯富民之法綽贊成其事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詔書奏行之。一治心身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

為周太祖作六條詔書周太祖宇文泰為魏丞相欲革易時政為彊國之治心身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已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利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

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魏正光四年破六韓拔陵反至此且二十年）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孝武帝入關是為西魏）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考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

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

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氓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勑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罷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

勸百此則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若不務省事令人廢農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園圃畜育鷄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

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
矣詩商頌
玄鳥篇
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
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
失賢則亂此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
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
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
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臣之爵
祿無妨子孫之愚聾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信行
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
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聾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
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
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
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棟梁之用也今之選舉者
常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為卿
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
朱商均雖帝王之胄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
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
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而為理
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因其官而為亂也何
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
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
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
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
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
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
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
任之不盡其材故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
曰雋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
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
無多少皆足化矣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
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

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
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
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
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
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彼璞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
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
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
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
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
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
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
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
於官之煩省察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啟事廣尚能克
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
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
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
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
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
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
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賢與不肖別矣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
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
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特加戒慎
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恕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周禮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一曰辭聽二曰
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觀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
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
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
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
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
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
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

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愍拙之謂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

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之謂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

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
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泰甚
重之嘗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
具牧守令長非通六條不得居官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初仕梁與徐陵並為抄撰學士歷官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聘於周
遂留不遣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

賀平鄴都表周書文帝紀魏孝武帝永熙三年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見為主徙都於鄴武帝紀建德五年帝率六軍趣鄴六年帝至鄴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

臣某言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炎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史記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按薛應旂甲子會紀起黃帝八年甲子至後周武帝建德六年丁酉通計得三千二百七十四年周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帝王世紀黃帝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容成作歷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

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偽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衙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蕭何傳沛公至咸陽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左傳楚子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造於中軍史記秦王子嬰繫頸以組降軹道旁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漢書陳湯傳報十年之逋誅左傳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昔周王鮒水之師尚勞再駕呂氏春秋武王伐殷至鮒水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盟津有再駕之役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史記蚩尤作亂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晉書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禮記疏殷末諸侯千二百晉書地理志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東海之中吳越一星麟洲小水喻陳國也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咸康晉成帝年號建武後漢光武年號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初學記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周禮注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坐鈞臺而誓衆姒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與左傳夏啓有鈞臺之享尚書武王伐紂陳師商郊當今鹿臺已散傾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

華山尚書散鹿臺之財後漢書周舉傳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周書建德五年平齊帝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禮記武王克殷歸馬於華山之陽築武庫藏五兵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漢武帝立都尉居候官地理志日南郡有比景縣西城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景然後命東后詔蒼寘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尚書肆覲東后莊子注寘海也何妥詩衢壇聽九成鮑昭河清頌序琬碑瑁檢盛典燕燕而不治孟康曰王者告成功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玉函金泥玉檢之封焉臣忝竊榮幸涖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鳥藻踊躍之至謹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聞涖政東藩蓋時為洛州刺史後漢書劉陶疏武旅有鳥藻之士蔡邕獨斷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為諸侯稱臣於朝皆曰陪臣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請門襲封謂門中支子並聽承襲也

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酹無聞有傷良相女叔齊脩嗣之絕實貶賢臣孫叔敖即蒿敖楚令尹女叔齊即司馬侯晉大夫也二人皆有後此特借其事而反用之也。女音汝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襲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旦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脩享祀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襚禭之衣先除其國淮南厲王長從文帝入苑獵與上常同輦後歸國益恣遂謀反事覺丞相奏長當棄市制曰赦長死罪廢勿王武安侯田蚡薨子恬嗣坐衣襚禭入宮不敬免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蕃屏為約事在世功漢以山河為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尚書有啟及王兄終弟及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等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禹之正脩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漢建武封鄧禹高密侯禹薨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襲為高密襲為昌安珍為夷安和帝時珍子良襲封無嗣紹封良弟康為夷安侯平陽侯曹參玄孫宗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子本始為平陽侯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為厲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或夢伯有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

殺段也及壬子馹帶卒壬寅公孫段卒國人大懼子產立良止以撫之乃止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之厲良止伯有子也

若敖之鬼其無餒而左傳子文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幽顯對

揚人神咫尺

隋楊堅藉后父之勢值天元暴虐靜帝幼沖未能聽政鄭譯劉昉矯詔引堅入總朝政發趙王招越王盛遂移國祚國號曰隋傳三世自文帝至恭帝皇泰二年凡三十八年

文帝諱堅姓楊氏周天元皇后之父廟號高祖

辭封禪詔開皇九年師入建業獲陳主叔寶獻俘太廟羣臣咸請封禪詔不許

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絕

正樂詔開皇十四年

在昔聖人作樂崇德移風易俗於斯為大自晉氏播遷兵戈不息雅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正頼上天鑒臨明神降福拯茲塗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於治理遺文舊物皆為國有比命所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聲詳考以訖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浮宕不歸遂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

與元諧勑吐谷渾寇涼州諸為行軍元帥擊之帝勑諸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

賜高麗王湯璽書開皇初高麗王湯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十七年帝賜湯璽書

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靺鞨國名在高麗北固禁契丹契丹國名在靺鞨西北諸藩頓顙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為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

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德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惡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政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義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戒勑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憯狂驕愎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驕不

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又安人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啟勳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副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于元立襲爵遼東郡公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吏部尚書右光祿大夫封奇章公

請開獻書之路表開皇初授弘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

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

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畫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遺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按文獻通考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監鄭默始制中經晉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內中也屬劉石馮陵劉淵石勒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一輯略二六藝略三諸子略四詩賦略五兵書略六術數略七方技略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

魏晉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闢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帝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通州刺史

論文體書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遽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

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武帝文帝明帝更尚文詞忽君臣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矜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律歷志曰有六甲謂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未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褊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縉紳忝厠纓冕開皇四年普照天下公私文案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

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相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帝以誚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璜
謄錄監生臣史映緣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九目錄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九目錄

唐

高祖

修定科律詔

太宗

金鏡

致仕朝參在見任本品上詔

賜孝義高年粟帛詔

誡厚葬及賜功臣陪塋地詔

褒李大亮書

帝範序

帝範後序

晉宣帝傳贊

晉武帝傳贊

睿宗

褒魏知古手制
勞畢構置書
明皇帝
發宣撫使勅
求賢良詔
誡勵風俗勅
焚珠玉錦繡勅
勅朝集使
勅朝集使
處分朝集使勅
孝經正義序
肅宗
讁獄詔
代宗
增修學宮詔
大赦詔

德宗
亢旱罪己詔
褒功臣詔
君臣箴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武宗
毀佛寺制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唐古國名周成王母弟叔虞封於唐其地為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李唐之先李虎隴西成紀人與李弼等佐周代魏有功皆為柱國號八柱國家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以其子昞襲封昞卒子淵襲封起兵克長安隋恭帝進封唐王遂受隋禪國號曰唐凡二十帝至昭宣帝天祐四年合二百九十年

高祖諱淵字叔德史稱高祖之興因時特起在位九年

修定科律詔舊唐書高祖起太原除隋大業以來苛政約法二十條及受禪詔納言劉文靜與朝士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又制五十三條務在寬簡後又敕僕射裴寂尚書左丞徐勣等撰定律令亦惟正五十三條格入於新例餘無所改武德七年下詔

古不云乎萬邦之君有典有則故九疇之叙興於夏世兩觀之法大備隆周雉門兩觀即象魏也正月布法之地所以禁暴懲奸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為先自戰國紛擾時詐任力苛制煩刑於茲競起秦并天下隳滅禮教恣行酷烈害虐蒸民宇內騷然遂以顛覆漢氏撥亂思易前軌雖復務從約法蠲削嚴刑尚行葅醢之誅猶設錙銖之禁安民之化實有未弘刑措之風以茲莫致爰及魏晉流弊相沿寬猛乖方綱常失序下凌上替政散民彫皆由法令湮訛條章混謬自斯以後寓內分崩戎馬交馳未遑典制有隋之世雖云釐革然而損益不定疎密無準鮮式章程罕能甄備加以徵方曲致覽者惑其淺深異例同條氓庶失其輕重遂使奸吏巧詆任情與奪愚民安觸動陷羅網屢有釐革卒以無成朕膺期受籙寧濟區宇永言至治興寐為勞補千年之墜典拯百王之餘弊思所以正本澄源式清流末永垂憲則貽範後昆爰命羣才修定科律但今古異務文質不同喪亂之後事殊曩代應機適變救弊斯在是以斟酌繁省取舍時宜矯正差違務從體要迄茲歷稔撰次始畢宜下四方即令頒用庶使吏曹簡肅無取懸石之多讞平允靡競錐刀之末子產鑄刑書叔向詒書曰民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秦始皇銜石量書日夜有程奏

殘去殺此焉非遠

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史稱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金鏡鋪陳治道以自考鏡故以金鏡名篇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為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懍懍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欲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不常者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觀治亂之本源足為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覆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若以遨遊將為任使以任使將為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為愛也人云桀紂躭於聲色予將為不好也何以知之桀紂命不終於天年樂不終於一世以此為不好也舜禹壽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之愛也夫人有強躁寬弱之志愁樂貪慾之心思情有聰哲之才此乃天命其性有善有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為炮烙之刑剖孕婦剖人心斬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為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乎折衷不在乎偏躭吳起曰昔有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何況於不仁乎為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心以萬邦為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穴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沉泥定無凌空之効若使各令遂志不失其能古人云欲構大廈者先擇匠然後揀材為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

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為棟梁以小材為榱橑所有中尺寸之木無棄中適用也此善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夫德為宰相亦國家之棟梁也子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蹇切直之路為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為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是而言足為永誡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望歲哲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已如仇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暫忘王莽偽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孫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出宮女放禽獸時稱明主及得志麤暴驕盈好酒色中外失望二子猶膠船之泛巨浪毀在不遥若駑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闇主護短而尤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高祖啟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啟湯豈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令不行寒暄失序則猛獸肆毒蟲螟為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觀之豈非大道之類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剪爪為犧干里降雨大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曰為君難或曰為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為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震雷之禍帝乙武乙也為偶人以射天獵於河渭之

閒暴雷震死啟紂致飛沙之焚紂大聚樂戲於沙丘後武王伐之衣其寶玉赴火而死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不為之哀觀其勞苦不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暴令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材知惡不黜則為禍始又人才有之道以此觀之足為永鑒白起所以為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為未易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為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所戮伍胥竭力為國終罹賜劍之禍乃是君之過也非臣之罪也至若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此則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為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理非惟損已乃為賢人之所笑卑身勵行實為君子又為庸夫之所議越品進官其類必為深怨偏與人語衆望以為曲私任使賢良則為偶得委使庸夫則言愚闇言數則謂太繁辭寡則講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

漢文帝時虎圈嗇夫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長然後為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古今奔馳貴賤不等為上之孝與下豈均上則匡國寧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為慈親所安曾參仁也不為宣尼所善孔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如斯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藪孔懷以

蔡管誅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易牙殺其子以食桓公管仲曰其子之不愛又何愛於君果亂齊國易牙是也棄己之命安君之身紀信是也紀信代沛公死挾國謀事以報私讐秦盎是也秦盎怨鼂錯七國反諮之於景帝遂斬錯東市子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穆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諂

慄留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要荒為枝葉畿内乃根本古人云庶之不存毛將安傅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内相而伊尹傅說人所希逢至如鎮積氷之寒守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愍而不遣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為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略陳梗概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為已即書所懷想達見羣賢不以為嗤也

致仕朝參在見任本品上詔　貞觀二年九月

尚齒重舊先王以之垂範還章解組朝臣於是克終釋菜合樂之儀東膠西序之制養老之義遺文可覩朕恭膺大寶憲章故實乞言尊事彌切深衷然情存今古世踵澆季而策名就列或乖大體至若筋力將盡桑榆且迫徒竭夙興之勤未悟夜行之罪其有心膂止足行堪

激厲謝事公門收骸閭里能以禮讓固可嘉焉内外文武羣臣年高致仕抗表去職者參朝之日宜在本品見任之上

賜孝義高年粟帛詔　貞觀三年四月

百行之本要道惟孝一言終身恕而已矣春生夏長寬仁之令行焉齊禮道德恥格之義斯在朕爰自幼年夙稟庭訓豈徒學聞詩禮因令匡定家國是以提三尺之劍起一旅之師戮鯨鯢於原野拔蒸黎於塗炭雲雷締構備嘗夷險仁發於心義形於色大敵必勇匪為身謀大憝必誅志安天下太上皇留情姑射尚想軒轅駐蹕大安　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使朕正居紫極顧惟虛薄辭不獲免祇奉制詔負扆當朝乃眷宮宇載懷永谷未明求衣乙夜忘寢靜思七政言念九功何以答上天之心稱嚴君之志庶欲勤恤典刑舉直錯枉允釐人瘼親賢用能拯濟困窮抑損澆僞開直言之路廣不諱之門聞所未聞日慎一日望人皆見德變於志道若一物失所一人

有惡則朕躬之責訓道不明也朕聞書曰至誠感神況於兆庶乎比聞遠近黔黎恥為盜賊州縣圄圄多並空虛豈由德教至此自是人心厭亂因其遷善可以化之朕往因征伐行天下多矣每見村落丘墟未嘗不撫膺歎息自登九五不許橫役一人唯冀遐邇休息得相存養長幼有序敬讓興行其孝義之家賜粟五石高年八十已上粟二石九十已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婦人正月以來生男者粟一石鰥寡孤獨不能自存逃戶初還歲無糧貯州縣長官量加賑恤諸州官人或正直廉平刑清訟息或貪婪貨賄害政損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封進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謹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已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泣辜慎法前王所重枉繫一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

誡厚葬及賜功臣陪塋地詔　貞觀十一年二月

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志在儉葬乃豫為山陵終制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壽者修短之一期生有七尺之形壽以百齡為限含靈稟氣莫不同焉皆得之於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是以禮記云君即位而為椁禮檀弓篇注椁謂地棺親尸者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即位而造為此棺也。椁蒲歷切物莊生云勞我以形息我以死豈非聖人遠鑒通賢深識末代以來明辟蓋寡靡不務黃屋之尊慮白駒之過並拘多忌有慕遐年謂雲車易乘義輪可駐異軌同趣其蔽甚矣有隋之季海內橫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朕投袂發憤情深拯溺扶翼義師濟斯塗炭賴蒼昊降鑒殷肱宣力提劍指麾天下大定此朕之宿志於斯已畢猶恐身後之日子孫孫習於流俗猶循常禮加四重之櫬伐百祀之木勞擾百姓崇厚寢陵今預為此制務從儉約於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積以歲月漸而備之木馬塗車土俑葦篇事合古典不為時用又佐命功臣或義深舟檝或謀定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

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以秘器使宅寧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

褒李大亮書　大亮涇陽人隋末為麗王行軍兵曹後歸李密高祖入關用為土門令貞觀初以太府卿出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謂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意耶乃乖昔遊畋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耶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帝嘉之賜答時貞觀三年

以御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若一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瓶金盆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觀典籍賜卿荀悦漢紀一部此書叙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帝範序　貞觀末年撰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一君體二建親三求賢四審官五納諫六去讒七誡盈八崇儉九賞罰十務農十一閱武十二崇文曰餘躬闡政惡在其中

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之君臣所以撫育黎元鈞陶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歷數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嬀薦唐堯之德玄圭錫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開八百之祚吕氏春秋文王時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素靈表瑞漢啓重世之基漢高帝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斬之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版蕩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握天樞然猶五嶽含氛三光緝曜豺狼尚梗風塵未寧朕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夕對魚鱗之陣朝臨鵾翼之圍敵無大而不摧兵何堅而不

碎剪長鯨而清四海掃攙搶而廓八紘乘慶天潢登暉璇極襲重光之永業繼大寶之隆基戰戰兢兢若臨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宗以晉王立為皇太子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朕每思此為憂未嘗不廢寢忘食自軒昊已降迄至周隋以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燒焉所以披鏡前蹤博覽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云爾

帝範後序

此十二條者帝王之綱安危興廢咸在茲焉古人有云非知之難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終實難是以暴亂之君非獨明於惡路聖哲之主非獨見於善途良由大道遠而難遵邪徑近而易踐小人俯從其易不得力行其難故禍敗及之君子勞處其難不肯安居其易故福慶流之故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欲悔非於既往惟慎禍於將來當擇哲主為師毋以吾前為鑒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祇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救焉吾在位已來所缺多矣奇麗服玩錦繡珠玉不絕於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臺深池每興其役此非儉志也犬馬鷹鶻無遠不致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亟勞人此非屈已也斯數者吾之深過勿以茲為是而取法焉但我濟育蒼生其益多乎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損少人不怨功大過微德未虧然猶之盡美之蹤於焉多媿盡善之道顧此懷慙況女無纖毫之功直緣基而履慶若崇美以廣德則業泰身安若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且成遲敗速者國基也失易得難者天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帝範序二篇宋寶歷天聖間著作郎韋公肅學士宋綬皆嘗錄進

晉宣帝傳贊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魏武帝輔齊王芳誅曹爽位至相國封安平郡公薨晉國初建追尊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晉書太宗御撰有制四篇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以

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
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
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賢
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
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餚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
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珍公孫於百日懿受
命伐公孫文懿於遼東魏明帝閔祉遲緩時懿曰祉百
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　擒孟
達於盈旬蜀將孟達降魏復謀叛懿攻之旬有六日而克　自以兵動若神謀無
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乃忿請決戰　杖節當門雄圖頓屈魏帝不許出戰遣衛尉辛毗杖
節立軍門魏軍終不得出　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亮曰彼原無戰心所以請戰者欲示武於
衆耳　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阻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
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
死疑虛而猶遁亮卒於軍蜀軍已退懿猶不敢逼進至赤岸乃知已死蜀人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
何之委　黃初六年魏文帝征吳懿以撫軍錄尚書事留鎮許昌詔曰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謂懿
如蕭何留守關中也　崇華甚霍光之寄　魏文帝疾篤懿受顧命於崇華殿之南堂遺輔明帝
猶霍光受漢武帝命輔昭帝也　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
棟梁是屬明帝將殂引懿入嘉福殿托以齊王芳　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
承忍死之託明帝曰死乃復可忍我忍死待君　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
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嘉平元年齊王芳謁高平陵曹爽從懿奏
永寧太后廢爽兄弟奪其兵因勒兵迎帝收爽誅之　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
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言智於取遼而愚於拒亮
也　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謂忠於崇華之命而負嘉福之托也是二者其心皆
不可　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王導告晉明帝以創業之始明帝以面覆
問　肸曰晉祚安得長　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石勒曰吾終不效司馬仲達欺人孤
寡婦　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
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
鐘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故知
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
則當禍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

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晉武帝傳贊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繩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八年二月禁彫文綺組非法之物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文帝辟劉毅為相國掾不就人謂忠於魏武帝以忠比德於堯舜以賈充之徒在耳帝辟劉毅為相國掾不就人謂忠於魏武帝以忠詈正直用為諫官裴楷對武帝曰陛下未仇讐不棄嵇紹父康不應司馬文王之辟文王怒因事誅之山濤薦紹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遂用為秘書丞泰始三年帝有事於太廟太常卿許奇為中領軍允之子朝臣言允受誅於先王奇不宜在左右帝反稱奇才擢祠部郎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馬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獫狁勇剋迹兵無血刃揚越為墟帝以馬隆為武威太守討河西羌隆渡溫水被機能大人猝跋韓等萬餘落皆降龍驤將軍王濬下石頭孫皓面縛出降通上代之不

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惠帝為太子朝廷咸以為不堪政事帝亦疑焉卒不能廢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奸謀太子不令內外皆屬意齊王攸中書監荀勗勸帝遣攸之國遂出攸於青州　迷王渾之偽策齊王攸請除劉元海王渾素與元海善言於帝曰大晉方表信殊俗奈何以無萌之疑殺侍子示不弘帝乃止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睿宗諱旦高宗第八子始封殷王徙封豫王武后廢中宗立以為嗣中宗復位進號安國相王尋即帝位在位三年

褒魏知古手制舊唐書先天元年上畋獵於渭川知古獻詩以諷上手制褒之

無賜物五十段用申勸奬

勞畢構璽書畢構傳景雲初台拜左御史大夫轉陝州刺史復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充劍南道按使所歷州府咸著聲績睿宗聞而善之璽書嘉勞兼賜袍帶并衣一副

我國家創開天地再造黎元四夷來王萬邦會至置州立郡分職設官貞觀永徽之前王獻惟穆咸亨垂拱之後淳風漸替永徽咸亨皆高宗年號垂拱武后年號征賦將急調役頗繁選吏舉人涉於浮濫省閣臺寺罕有公直苟貪祿秩以度歲時中外因循紀綱弛紊且無懲革弊乃滋深為官既不擇人非親即賄為法又不按罪作孽寧逃貪殘放手者相仍清白潔已者斯絕蓋由賞罰不舉生殺莫行

更以水旱時乖邊隅未謐曰損曰益徵斂不休大東小東杼軸為怨就更剝何以克堪昔聞當官以留贖還珠為上魏略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牸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後漢書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以採珠為業先時太守貪穢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去珠復還今之從政以充車騑馬為能或交結富豪抑棄貧弱或矜假典正樹立腹心邑屋之間囊篋俱委或地有椿幹梓漆或家有畜產資財即被暗通並從取奪若有固惜即因事以繩粗杖大枷動傾性命懷寃抱痛無所告陳比差御史委令巡察或有貴要所囑未能不避權豪或有親故在官又罕絕於顏面載馳原隰徒煩出使之名安問狐狸未見埋車之節揚清激濁涇渭不分嫉惡好善蕭蘭莫別官守既且若此下人豈以聊生數年已來彫殘更甚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為最並能盡節似卿如此百郡何憂乎不理萬人何慮乎不安卿當益堅勿為後顧朕嘉卿直道令賜袍帶并衣一副

明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始封楚王後為臨淄郡王睿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尋嗣位在位四十五年

發宣撫使勅太極元年明皇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改元先天大赦命宣撫使畢構等巡行天下

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內有公卿允釐庶績外有侯伯司牧羣黎猶懼至道不孚淳風或替故有巡狩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省方察俗用能遐通咸乂情偽無遺於變時雍率其道也朕祇膺嗣德恭守帝圖上稟過庭之謨下憑士庶之力竭精思理兩載於茲巽逮小康漸蹈至化而區宇遐曠風教未周負扆長懷責深在已近者奸回搆釁竊起蕭墻宗社降靈應時殲殄謂討韋氏之亂今又恭承聖訓總統大猷率彼百官齊茲七政恐倉廩不實禮節未興吏靡息於貪殘人或滯於幽枉水言於此明發疚懷今卜征未及時邁仍遠宜分輶軒慰撫黎庶畢構等並操履公清識具明允茂績彰於歷試嘉譽滿於周行宜膺行李載光原隰所至之處申諭朕心并令

屏絶浮華敦崇仁厚務修孝悌勤事農桑耆老鰥惸征人家口不自存者咸加恤問德舉言揚唯賢是急若有良才異等藏罷下僚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審知才行灼然者各以名聞凡百牧宰洎乎吏人咸悉朕心各敬廼事勤則不廣仁遠乎哉勉矣勗之以副朕意

求賢良詔

上之臨下道莫貴於求賢臣之事君功豈踰於進善所以允凝庶績式靜羣方成大廈之凌雲濟巨川之沃日故周稱多士著美風謠漢號得人垂芳竹素歷觀前代罔不由茲朕雖宵分輟寢日旰忘食勉思政術不憚劬勞而九域之至廣豈一人之獨化必佇材能共成羽翼雖復羣龍在位乾六位皆龍非獨振鷺充庭周頌振鷺于飛仍九五故曰羣龍恐屠釣或違邁軸尚隱詩衛風考槃篇考槃在阿碩人之邁考槃在陸碩人之軸未殫巖穴之美或委丘園之秀所以屢迴旌帛頻遣搜揚推薦之道相尋而虛佇之懷未愜永言於此寤寐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所知其有抱梁棟之才可以丹青神化蘊韜鈐之略可以振耀天威資道德之方可以奬訓風俗踐孝友之行可以勸率生靈抱儒素之業可以師範國胄蓄文藻之思可以方駕詞人守貞亮之節可以直言無隱履清白之操可以守職不渝凡此八科實該三道取人以罷求才務適所司仍具為限程副朕意焉

誡勵風俗勅　開元二年正月

朕聞天為大者莫先於育物育最靈者莫甚於愛人故樹之后王以康兆庶朕緬鑒前烈深惟遠圖懼德之不修化之未偃寅夙夜如臨泉壑然則疇咨命於四岳黜陟存乎三載既以百姓為心明非一人獨理今之牧守古稱侯伯賢者任之則循良之迹著不賢者任之則愁苦之聲作每巡精於所擇委之俞往豈時或頹靡苟且尚多而吏之殊尤寂寥不嗣靜言政要朕用憮然聞歲水旱周於郡國倉廩不蓄閭閻荐饑加以出攝頗多冗官增獘至於處置皆憑刺舉當於京官內簡宏才通

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久在外藩頻有昇
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課最超等必
議昇遷循黜守常必裁貶黜昭昭賞罰不可不慎屬冬
朝禮成春事方起朝集使等俾還所莅欽若朕言官寮
間或幹濟清苦或貪濫侵漁灼然稱職及不稱職並委
都督刺史審察奏聞罔或阿容自貽悔咎諸道雖遣使
存問尚切憂勞牧宰等深體朕懷各宜隱恤交至之絶
者速量事優當公私債負停徵至秋州縣差科務減常

日昔國僑相鄭以至和平曹參相齊貴於清靜清靜則
不擾不擾則和平和平則不爭不爭則知恥愛費而與
休息除煩而從簡易自當農者歸隴畝蠶者勤紡織既
富而教乃克有成道德齊禮不遠斯復庶幾在位弘朕
此心凡厥遐邇各令委息

焚珠玉錦繡勅

開元二年六月內出珠玉錦繡等服玩於正殿前焚之

朕聞珠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彫文刻鏤
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功害則
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
制衣則寒饑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得以有其
人哉朕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昃忘食未明
求衣思使返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仍
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發酒霍

肉玉食錦衣互相奢尚浸成風習夫令之所施惟行不
惟反人之所化從好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
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
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御節儉黎庶敦朴是使揚湯
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
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所司
令鑄為鋌仍別置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於時並
即焚於殿前用絶浮競至誠所感期於動天況於凡百
有違朕命其宮掖之內后妃以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

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齊高帝嘗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風
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通知朕意焉

勅朝集使開元七年三月朝集使還本任勅之

朕聞天生蒸民薄於四海天有成命孚於萬邦必內立公卿外建侯伯后非賢罔使賢非后罔事借耳以廣聽假目以遐覽則諭上旨通下情庶政諧而羣萌樂矣由是三考黜陟百官會疑昔之訓然耶朕以薄德祚膺寶位受乾坤之顧荷宗廟之靈凜乎若涉春冰如馭朽索責在司牧所賴分憂曷嘗不想望賢才馨香至化七年於茲矣洽爾羣岳實邦之良服勤政圖深佇嘉績豈為吏罕久與人未信何由異絕寥寂厥聲恭惟永圖當副虛矚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漢宣曰庶人安於田里無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以為太守數易則下不安誠哉是諭矣今之牧守古之諸侯寵數特加情寄尤切故躬饗庭內則飲食宴樂幣帛筐篚入至朕前則敷祉以陳命席而對所冀仁且不遠言之必行以副朕憂勞之心託御勤恤之助卿等宜慎厥始成厥終往欽哉祇守而典操一州之統分六條之察念茲在茲用光我班瑞之命有賞有罰朕無戲言

勅朝集使開元八年二月

朕聞諸禮曰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其道然也朕以虛薄祇膺景命荷宗社之靈當億兆之責曷嘗不早朝晏坐畏天愛人思欲保其和樂躋於仁壽則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計吏還州與之陛見示其賞罰錫以筐篚亦云命而已矣而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綱分典刑獄為政煩苛項歲不登合議蠲復部人有訴便致科繩縣長為言仍遭留繫御史推按遽以實聞虐政弊人一至於此朕夙夜兢惕匪遑寧居尋遣使存問其諸道有損處已量加賑恤水旱不時實朕之過惠養失所分剌之由是用黜綱於嶺裔儆彼羣岳朕於蒼生若保赤子為之均田邑制廬井必欲其時和年登遠安適肅託於牧宰代以躬親故歷難其官誠經國致理之意也夫德惟善政政在養人故土煩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必也寬恕貴乎清淨諸

刺史都督宜問疾苦拯窮貧杜畋漁察寃獄至於賦役務從減省深刻為事人何以堪私惠苟行法或將墜理須折衷用存楷式其百姓有便者隨事條奏朕將親覽焉欽爾有官各勤為政如風化允穆課績殊尤當擢之不次旌乃厥美凡百庶邦敬聽朕命

處分朝集使勑　開元八年

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佈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茲羣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惇俗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耳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惕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今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遥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優恤倉廩惟實賦役惟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詐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屬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至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

孝經正義序　明皇撰　先儒釋考經尤要者為注解至天寶二年頒行天下仍書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今尚存西安府學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

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漢除挾書之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五傳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四詩毛詩韓詩齊詩魯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考經舊注踳駁尤甚踳乖也駁錯也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莊子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簡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韋曜吳郡雲陽人本名昭仕吳至中書僕射侍中王肅王朗之子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太常虞翻會稽餘姚人仕吳以儒學聞劉邵廣平邯鄲人仕魏歷散騎常侍劉炫明安國之本劉炫河間景城人周除殿內將軍仕隋歷太學博士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陸澄議康成之注陸澄吳郡吳人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初澄以晉荀昶所學為非鄭康成所注請文藏秘書王儉違其議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諸侯御大夫士庶人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五等所行之孝也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開發揮

肅宗諱亨明皇第三子天寶中安祿山反即位於靈武在位七年

讖獄詔舊唐書寶應元年三司用刑連年流貶相繼河北叛畏誅不降肅宗後悔因有此詔

至理之代先德後刑上懽然以臨下下欣然而奉上禍亂不作法令可施去聖久遠薄於教化簡書填委獄訟煩興苛吏舞文寬人致辟思欲刷恥改行厥路無由豈天地父母慈愛之意也朕主三靈之重託羣后之上夕惕若厲不敢荒寧內訪卿士外咨方岳日不暇給八年於茲而大道淳風鬱而不振四郊多壘連歲備邊師旅在外役費尤廣賦役轉輸疾耗吾人困竭無聊窮斯濫矣下庶暗昧不見刑網戍士在軍未習法令犯禁抵罪其徒實繁狴犴之間未詳事實吏議不決動限時月傷

沮和氣屢彰咎徵此皆朕之不明教之未至上失其道
而繩下以刑敢不罪已以答災青人者君之統體害之
則君有所傷刑者教之輔助失之則人無所措慮有寃
濫慘然憂傷用明慎罰之典俾弘在宥之澤其天下見
禁囚死罪降從流流已下釋放左降流人移隸等委司
奏聽進旨如聞州縣官比來率恣行麤杖不依格令致
死殞斃深可哀傷頻有處分仍聞乖越自今已後非灼
然蠹害不得輒加非理所司嚴加糾察以聞

代宗諱豫肅宗長子初名俶封廣平王為天下兵
馬元帥後立為皇太子肅宗崩即皇帝位在
位十六年

增修學宮詔永泰二年正月即大歷元年自安
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
枝不可遂壞故有是詔

治道同歸師氏為上化人成俗必務於學俊造之士皆
從此途國之貴遊罔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祇庸
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然後揚於王庭數以政
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置於周行莫非邦彥樂得賢也

其在茲乎朕志承禮體尤重儒術先王設教敢不虔行
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太學徒設諸生蓋寡絃誦之
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閔焉
今寓縣乂寧文武並備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以行禮
使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浸美日用此道
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等使朕之腹心久
鎮方面眷其子弟為奉義方修德立身是資藝業恐干
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資稟負經來學宜集
京師其宰相朝官六軍諸將子弟欲得習學可並補國
子學生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官委
中書門下選行業堪為師範者充

大赦詔大歷七年三月乙酉雨雹大風拔樹
丙戌夜月蝕太微乙未遂有此詔

蹐於道者化淳而刑措善於理者網舉而網疎朕涉道
未弘燭理多寐嘗亦遐想太古高揖玄風保合太和在
宥天下蓋德薄而未臻也是用因時以設教便俗以立
防務盡平恕用申哀恤又化淺而多犯也加以邊虞未

戢井賦猶繁荒廢之際寇攘斯起遂令圜土嘉石之下積有纍囚竹章牙簡之中困於法吏屬盛陽之候大暑方蒸永念徙牢何堪鬱灼所以沮傷和氣感致咎徵天道人事豈相遠也如聞天下諸州自春以來或愆時雨首種不入宿麥未登哀我矜人何恃不恐咎由朕過益用懼焉惕然憂嗟深自咎責所以減膳徹樂別居齋宮禱於神明冀獲嘉應仲夏之月靜事無為以助晏陰以弘長養斷薄決小已過於麥秋繼長增高宜順乎天意可大赦天下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一切釋放

德宗諱适代宗長子初為天下兵馬元帥封雍王以功兼尚書令後立為太子代宗崩即位在位二十六年

元旱罪已詔　興元元年秋蝗遍野草木無遺冬十月亢旱乃下詔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自頃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綿歷三時蠭蝗繼致彌亘千里菽粟翔貴稼穡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切痛傷徧祇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祠非救災之

衍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舛謬忠良鬱湮暴賦未蠲勞師靡息事或無益而重為煩費任或非當而橫肆侵黷有一於茲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予萬姓何辜重罹饑殍所宜出次貶食節用綏刑側身增修以謹天戒朕自今視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並宜減省不急之務一切停罷除諸軍將士外應食糧人諸色用度本司本使長官商量減罷以救凶荒俟歲豐薦登即令復舊

衰功臣詔　貞元五年

昔我烈祖乘乾坤蕩滌掃隋季荒弟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義用端命於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既成泰階既平乃圖厥容列於凌煙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已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覩

徃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緼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神龍元年彥範等率羽林兵討賊就東宮迎中宗復位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勳臨淄王入誅韋庶人幽求預參大策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子儀平安史之亂李懷光朱泚之亂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祐祕藏主石函。音石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旌厥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予其曷敢怠有司宜叙先後各圖其象於舊臣之次

君臣箴　僕射杜希全出鎮靈鹽節度使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

夫惟德惠人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極駿命不易總萬機以成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鑑一目不能周視數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啓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讜言者逆耳讒諛者伺側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慝讐彼輕舟烝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國不自得師覆車之軌予其懲而詩周頌小毖篇子其懲而毖後患高以下升和由甘受惟君無良亦臣之咎聞諸辛毗羣裾魏后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辛毗切諫帝不答起入毗隨引其裾帝勉從毗徙其半則有禽息蹻忠碎首禽息薦百里奚於秦穆公不見納穆公出息當車以頭擊闕腦盡出穆公悟而從之勉思獻替以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何害積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令既出而焉悔鼓鐘在宮聲聞於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詩訪落篇將負扆以虛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爰匡舜禹近茲魏徵佑我文祖君臣協德混一區宇肆予寡昧獲纘丕緒臣哉隣哉爾翼爾輔高秋始肅我武惟揚輟此禁衛殿於大邦出鎮靈鹽總關方甚嘉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辭高理要八德知方總被干鹵鹵櫓通備於八章即希全所獻宣父有言啓予者商殷有盤銘周有欹器懸太宗作金鏡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慎厥終汝其夙

夜期保朕躬無曰爾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言之應千里攸同導彼遐徐達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功既往既來懷賢忡忡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　朱沈反據京師興梁州自行在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自東渭橋薄都城擊賊破之六月遂收京師晟遣大將吳詵迎帝至是優詔賜晟第帝紀其功自文其碑

天有柱以正其傾地有維以紐其絕皇王有輔佐以濟其艱難非命歷所歸不得生良弼非君臣相合不能集大勳非暴亂弘多不足表忠節非奸猾熾焰不克展雄才天與事肆會然後臣功著而王業興焉高祖太宗拓跡垂統掃乾坤之沴氣拯生靈之塗炭其受命也正其布澤也寬六宗丕承六宗謂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克廣前烈雖遇屯否化危成安二百年間五夷大難由內以正宸極者再自外而復都邑者三山岳降神雲龍叶契繼生賢哲保定邦家神龍中諸武擅權甚間王室則有若扶陽王彥範等推戴中宗紹復洪業神龍元年則天后疾甚兵誅壁幸迎中宗復位遷太后於上陽宮景龍末庶韋窺國瀆紊乾綱則有若徐國公幽求等左右玄宗掃除兇穢景龍四年韋后弒中宗玄宗時為臨淄王與朝邑尉劉幽求討平之天寶之季盜起幽陵翠華南征潼關不守天寶十五載安祿山自范陽西犯哥舒翰敗於靈寶賊入關玄宗幸蜀廣德之際戎軼郊郇皇輿東巡鄜宮罷警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陷隴右至邠州代宗如陝州吐蕃入長安則有若尚父子儀等珍殪醜逆冊肅宗於岐肅宗遵馬嵬之命即位於靈武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始定興復之計攘郤蕃夷翊代宗於陝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吐蕃遁去上還長安建中四祀建中德宗年號寇發上京暴蔑人神僭稱名器則有若西平王晟等翦滅大憝廓清中區惟茲數公異時同德道濟於社稷勳書於鼎彝之廩積在焉始晟於此駐孤軍糾羣帥俟時而動一舉成功予是用揚其美而紀其功以明事之有因謀之有素也粵若菲德嗣膺大寶化乖柔遠明不燭幽淮右賊臣李希烈提兵犯順憑陵汝服震壓洛師建中四年正月月寇襄城朕憫將吏之受汙哀烝黎之無訴罔思衛已姑務

靖人亟發禁師東征不軌猶慮勝敵之未勇乃徵涇師以繼之詔徵涇原等道兵救襄城賊泚畜姦覬隙乘便餌誘貪卒扇結暴徒伺其不虞譟聚犯闕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擁泚為主朕引咎出次薄犯二畿帝幸奉天泚自將犯奉天封豕長蛇穴處宮廟磨牙噴毒噬螫害人晟時總偏師遠戍河朔晟方擊朱滔於清苑過夔即踰飛狐進臨渭北曾不俟台聞難駭奔鼓義勇仗順之師吞敗亡稔惡之寇雄威勝勢疾若颶馳屬賊帥昏迷恃衆貪亂誘我姦賊連謀內逼朝廷載遷關河長擾豺狼窒路羿蜂爭驅人煙絶於井邑陰燐交於田野物情大駭蕩然靡依晟乃設會軍門哭而誓衆國讐不滅無以身為遂發感激嗚咽流涕天地為之變色將帥為之動心軍中較然知有逆順晟乃度公積計私課程賞典定刑章行令自身録功先下由是勇者奮力智者効謀其氣增倍其心如一屹立堅壁於渭之陽姦逆畏威而震慴忠義奮氣而聲慕分二兇之勢不敢相附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奏請移軍東渭橋懷光卒叛帝再幸梁州晟以孤軍處二賊間為諸鎮之援俾得自堅時韓

遊瑗屯邠寧戴休顔屯奉天駱元光屯鳳翔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晟節度軍聲大振晟之力也二月守暨乎夏五月晟知衆心可用乃揀日饗士乙未陳師於東郊六月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渾瑊駱元光尚可孤皆會屯於光泰門如虎如豹如熊如羆兇徒接戰累合皆北倒戈棄甲罔敵我師晟直抵苑墻開墻二百餘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乘而殪之摩壘而止戊戌方旭連營進攻賊衆相驚服戰魄駭登陴而不敢拒闔門而不敢窺晟仗鉞啓行執桴親鼓敵隍塹排墻垣勝氣兆於風雲威聲振於原野指顧摧靡盪盡無子遺布朝旨以寬脇從勵臣節以誅同惡乾坤傾而復紐皇維弛而更張遷梟聲為好音變袄祲為和氣泚與姚令言率衆西走晟收京師然後開戎律釐軍容不譁有嚴有翼搜苑囿殄遺寇清宮門授彼有司宣言於衆曰襲行天討將以遏亂略去人害王師所至歌舞從之其或矜勇恃勳作威肆掠是則以暴易暴夫何賴焉懋功有恒賞違禁有常罰惟國之令典不得以贖論敢犯令者殺之無捨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妥擇便地引軍出屯馬無錯羣

士必成列尅敵彌日都人莫知徐命有地之官同諭鄙
里士庶聞巨猾之殲珍而迎我師壺觴犒軍如恐不及
者若赤子之保慈母涸鱗之赴洪波或欣而呼或感而
泣吾是以知烈祖積德人懷其深賢臣佐時功濟斯美
晟有興運之略有匪躬之誠有定亂之勳有禁暴之德
俾予從乂垂拱仰成乃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加實封一
千戶錄功第一興元元年八月以李晟為隴右鳳翔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序位居
首事業編乎史冊德輝流乎頌聲入為夔龍出作方伯
贊賀嶽烈中外具瞻而晟居高牧卑辭滿守約崇讓而
勳閥彌耀惡盈而福祿攸歸斯又明哲之規慎終如始
者也夫制敵在謀不在衆感人以義不以威當天地屯
蒙邦家離析援孤者踣黨勝者強羣心囂囂靡所止戾
若風動中野波騰滄溟從而拯之豈易為力於時馬不
滿百駟兵不盈萬人無郡邑土田之資無城池險阻之
固獨立不懼氣吞羣兇以盡忠誓心以必死勵已以大
順率衆以至誠動天衆心攸同天意允答故措軍散地

而不可拔致討勍寇而力有餘國危能安軍勝能整古
所謂衛社稷者晟其當之播揚休風篆刻貞石俾厥後
嗣無忘乃功銘曰
赫矣我唐受天眷命祖功宗德浸澤偕慶窮海請吏遐
荒稟令寧一九服惠康萬姓三五以還莫之與盛迨予
不類辱守丕圖燭理匪時立誠未孚蠢爾孽臣扇茲潰
徒震驚朕師黷穢皇都宇宙沸騰人神睢盱重以統戎
誘姦同貫播還斯載歲聿云半天既悔禍人胥厭亂乃
錫元臣夷兇翦叛昏浸茫茫橫流湯湯挺然孤軍在渭
之陽我城非完恃順為防我旅非衆同心為強由義率
人人皆嚮方萬事如一爭先啓行拘憤求逞畜威斯張
力足勢全時維鷹揚以戰則克以謀則臧指麾之間羣
醜潛亡鯨鯢既平宮室既清軍伍無聲都人不驚成功
禁暴自昔稀有實天生德彰於厥後洋洋令名茲為不
朽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秀實為涇原節度使朱泚反秀實陰結劉海賓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為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乎衛國節莫大於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施於社稷獨斷勦兇慝之命沉謀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拯時其義烈足以弘教非昊穹錫慶孰佑皇家重振紀綱再激汙俗何遘迍之會而獲見斯人開府儀同三司撿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氏名秀實字成功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稟陰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德體正明道從時卷舒蓄為淳和發為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泚反天悖人因時多虞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於京師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徵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至京以糧賜不給鼓譟起時朱泚以太尉家居亂兵擁為主遂叛朕深惟罪已之誠遠遵避狄之義駕自中門出幸奉天賊陰謀為奸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涇帥素得士心採諸輿情引以自助時秀實以司農卿家居泚遣騎召之不納騎踰垣劫之乃訣妻子出見泚公感時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略匹夫之節內貞其心外混其跡秀實見泚說以奉迎乘輿與泚不悅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未發賊黨不疑委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及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難陰陽若神泚遣將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於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徵公之謀吾幾茂濟既而容結勇敢誓殲寇讐決策尅期中外發應秀實知旻歸必死復結海賓明禮共圖泚會賊泚台公計事引入閤中露其奸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胸臆指髮衝冠仰天大呼玄鑒何昧孰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蹲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旻至泚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議僭號秀實奪源休笏擊泚被害嗟乎天生萬物唯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引以自助不納騎踰垣劫之乃訣妻子出見泚公感時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略匹夫之節內貞其心外混其跡秀實見泚說以奉迎乘輿與泚不悅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未發賊黨不疑委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及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難陰陽若神泚遣將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於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徵公之謀吾幾茂濟既而容結勇敢誓殲寇讐決策尅期中外發應秀實知旻歸必死復結海賓明禮共圖泚會賊泚台公計事引入閤中露其奸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胸臆指髮衝冠仰天大呼玄鑒何昧孰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蹲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旻至泚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議僭號秀實奪源休笏擊泚被害嗟乎天生萬物唯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引以自助不納騎踰垣劫之乃訣妻子出見泚公感時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略匹夫之節內貞其心外混其跡秀實見泚說以奉迎乘輿與泚不悅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未發賊黨不疑委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及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難陰陽若神泚遣將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於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徵公之謀吾幾茂濟既而容結勇敢誓殲寇讐決策尅期中外發應秀實知旻歸必死復結海賓明禮共圖泚會賊泚台公計事引入閤中露其奸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胸臆指髮衝冠仰天大呼玄鑒何昧孰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蹲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旻至泚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議僭號秀實奪源休笏擊泚被害嗟乎天生萬物唯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引以自助不納騎踰垣劫之乃訣妻子出見泚公感時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略匹夫之節內貞其心外混其跡秀實見泚說以奉迎乘輿與泚不悅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未發賊黨不疑委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及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難陰陽若神泚遣將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於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徵公之謀吾幾茂濟既而容結勇敢誓殲寇讐決策尅期中外發應秀實知旻歸必死復結海賓明禮共圖泚會賊泚台公計事引入閤中露其奸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胸臆指髮衝冠仰天大呼玄鑒何昧孰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蹲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旻至泚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議僭號秀實奪源休笏擊泚被害嗟乎天生萬物唯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引以自助不納騎踰垣劫之乃訣妻子出見泚公感時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略匹夫之節內貞其心外混其跡秀實見泚說以奉迎乘輿與泚不悅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未發賊黨不疑委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及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難陰陽若神泚遣將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於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徵公之謀吾幾茂濟既而容結勇敢誓殲寇讐決策尅期中外發應秀實知旻歸必死復結海賓明禮共圖泚會賊泚台公計事引入閤中露其奸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胸臆指髮衝冠仰天大呼玄鑒何昧孰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蹲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旻至泚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議僭號秀實奪源休笏擊泚被害嗟乎天生萬物唯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引以自助不納騎踰垣劫之乃訣妻子出見泚公感時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略匹夫之節內貞其心外混其跡秀實見泚說以奉迎乘輿與泚不悅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未發賊黨不疑委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及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難陰陽若神泚遣將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於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徵公之謀吾幾茂濟既而容結勇敢誓殲寇讐決策尅期中外發應秀實知旻歸必死復結海賓明禮共圖泚會賊泚台公計事引入閤中露其奸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胸臆指髮衝冠仰天大呼玄鑒何昧孰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蹲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旻至泚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議僭號秀實奪源休笏擊泚被害嗟乎天生萬

和天乎不融生彼狂悖神乎不惠喪我忠貞靜言思之
輟饋忘寐詳求其理抑有以焉茲朕不明敗德招損故
列聖垂祐儆戒於予則沈之亂所以懲既往最將來禮
教陵夷風訛俗弊故上帝玄鑒聳動於人則段公之死
所以勵當今傳不朽也訪彼前史稽諸昔賢全大節者
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未立節非節不可以裨教非功
不可以持危義實相須事難並備吉甫以文武翼周宣
王中興尹吉甫佐宣王平獫狁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絳侯以智謀安劉氏
文皇紹立諸呂為亂絳侯周勃奪呂産軍誅諸呂而不畏越騎校尉汝南伍
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董卓脇國以擅威伍孚刺之而不畏孚謀刺卓乃朝服
見卓語畢辭去卓送至闕孚出刀刺之卓自奮得免遂殺孚王敦擁衆以稱亂周顗
折之而無疑王敦入石頭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
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殺之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
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功與時並節與名
階千古已還無公儔比貞烈之至通於神明榮驚聞之
而動心仇讐感之而不怨死於義而義著忘其家而家
全秀實子伯倫仕至大僕卿行路傷悲懦夫增氣矧子之慟其可弭
忘且人之所愛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徇
國朕得不以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謚曰忠
烈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
子各授五品正員官表其閭里護其喪葬官立祠宇史
載忠勳哀榮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
載奮筆從戎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才為時生官由
才達得司馬戰陣之法參將軍帷幄之籌累典方州更
踐臺寺出擁旄節入為卿士位歷十七秀實以安西別將為判官遷隴
州果毅改綏德府折衝安西節度使梁宰署為副父喪
起為義王友充節度判官李嗣業署懷州長史知州事
兼留後擢光祿少卿白孝德署邠寧度支營田使知奉
天行營事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以勞加御史中丞馬
璘奏為行軍司馬都知兵馬使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
鄭顥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召為司農卿凡十七轉官
歲踰三紀封王列於異姓開府比於台司參職六官食
賦百室言不伐善慮常下人恒持順信之規罔居疑悔
之地利刃在手投節皆虛貞松有心老而彌勁吞大敵
於方寸之內定危疑於晷刻之間力可屈而志不可遷

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有始有卒為臣之極致者歟
日月有期宅兆云畢身歿功在凜然如山勒銘傳芳終
古不滅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銘曰

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
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
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
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白進奏官謂曰汝速
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
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
獨不見劉從諫招聚無算開人竟有何益張
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
斬之

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寖興是由季
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蠹耗國風而漸
不覺誘惑人意而衆益迷洎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
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
之餘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
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有受
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
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儗宮居晉宋齊梁
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況我高祖太宗以
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是以經邦豈可以區

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不盡流行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諸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尼僧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遊惰不業之徒已踰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爲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意

校　總
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官中書臣王　瓊
監生臣史映綵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作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目錄

唐

薛奕

請除釋教疏

徐賢妃

請息兵罷役疏

房喬

諫伐高麗疏

魏徵

論治疏

請罷工役疏

上十思疏

論十漸不克終疏

求賢審官疏

張玄素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目錄

請罷修乾元殿疏
李百藥
封建論
馬周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岑文本
上太宗勤政疏
褚遂良
請復高昌疏
張蘊古
大寶箴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旨編注

唐

傅奕 相州鄴人曉天文歷數高祖初召拜太史丞遷太史令

請除釋教疏 奕極惡浮圖法武德七年上疏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闕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

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周書洪範篇降自犧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於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為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為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饑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衆廢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又工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遭李勣擊薛延陀降之士馬疲於

御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恃所親蕭瑀非出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

高祖將從奕言會傅伉而止

徐賢妃名惠湖州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善屬文賦小山篇太宗召為貴妃

諫息兵罷役疏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後漢書光武將封禪求武帝元封故事有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寸三分玉版方五寸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白虎通云封禪用金泥玉檢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亭貴高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貞觀十八年太宗親征高麗西有崑丘之役貞觀二十年帝如靈州遣李勣擊薛延陀降之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台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

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則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它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竟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啟兵先哲所戒昔秦王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曽未逾時玉華創制太宗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惟所居殿覆之以瓦餘皆茅茨貞觀二十一年七月作玉華宮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縱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出錢雇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畢宮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房喬名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太宗徇渭北喬杖策謁軍門一見如舊太宗即位為中書令進爵邢國公

辛諡文昭

諫伐高麗疏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時喬寢疾增劇顧謂諸子曰當今

天下清謐惟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然見表嘆曰此人危篤若此尚能憂我國家遂上表諫太宗雖不從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觀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握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遒鍾張鍾繇張芝詞窮賈馬賈誼司馬相如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輕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攻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登堂臨魏徵之柩魏徵卒太宗臨哭之慟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太宗征高麗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工自作文祭之臨哭盡哀命負填道之新則情感天地太宗渡遼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剪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眾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

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闊畧必欲絶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轀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寃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曰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主雪寃高麗臣莫離支弑其君建武而獨專國政太宗於是有征遼之議　外為新羅報讎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以墨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不從於是欲征之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誡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邇肅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既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倘蒙錄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

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初事李密後歸高祖隱太子引為洗馬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卒贈司空謚文貞

論治疏貞觀十一年

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粃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識

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
去此郭氏所以為墟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卒亡其國史魚所以遺
恨也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陛下聰明
神武天姿英斷志存泛愛引納多塗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
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
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
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卹將何以理乎且世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
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
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
風混然成俗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

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
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隙
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
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
施於已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
哲王鑒於已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
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
著赫赫之名彌遠為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道德之厚
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
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
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
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為不
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
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
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
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

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焉盡其力則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撿淫邪而內正道曰納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已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醲之俗言俗如酒味之和也。醲音驗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專尚仁義當慎刑恤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効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僞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以上有犯恣令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

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為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為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衆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為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主不敢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鱉莫之歸也故為君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

許多為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況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曰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彌謗議若所為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為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秖以取誚將何益乎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淮南子曰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太公述丹書武王聞之退而為戒乃書於几鑑盂槃為銘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情之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意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塒墀事或犯顏咸懷

顧望況疎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秖可來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為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太宗手詔褒答曰省前後謝諭皆切至之意固所望於卿也朕以虛薄多慙往代若不任舟楫豈得濟欲巨川不藉鹽梅安得調夫五味賜絹三百匹

請罷工役疏　貞觀十一年宿作飛山宮徵上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雄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啟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銳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鏊萬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絕為天下笑豈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邇安不踰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

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叅玉砌以土堦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左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上十思疏貞觀十一年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德也）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

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即虞書亦行有九德
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
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
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赤松王喬皆古仙人之有壽者鳴琴垂拱
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
無為之大道哉疏奏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誠極忠
歎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
體國情深啓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
武帝自平吳以後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
謂其子邵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
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

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
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
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理也曾
位極台司名器崇重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
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
相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弦韋必望收
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日若魚若
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
行德音

論十漸不克終疏貞觀十三年歲次太宗漸好
奢縱恐不能克終儉約乃上

疏諫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
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
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
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
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
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
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
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
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

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
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
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
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
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
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
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
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

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還其馬與道里費晉武焚雉頭之裘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雠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書五子之歌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畢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畢儉之跡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昔武帝時有獻千里馬與道里費晉武焚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雠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書五子之歌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畢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畢儉之跡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問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疎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旅獒之辭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樸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夫行有素履事有成

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慾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返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遥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克使奏事入朝思覲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聞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畧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禮曲禮篇之辭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申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恒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又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凋弊尤甚雜匠之徒夏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絶於鄉閭遞送

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克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為中郎將結故部落為亂犯行宮踰四重幕衛士死者數十人追獲斬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已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德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裒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疏奏

帝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理直遒列為屏幛朝夕瞻仰又錄付史館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黃金十斤馬二疋

求賢審官疏　貞觀十四年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籍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舜舉八凱使主后土百揆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內平外成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與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漢書武帝使李廣利伐大宛取善馬西旅之褭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遥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

祉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逢比干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諫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最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諫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諛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搆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

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理不可誣以姦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人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功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疎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

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狥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疏奏帝甚嘉納之

張玄素　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貞觀初白對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坐罪為民頃之召拜授刺史

請罷修乾元殿疏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乾元殿以備巡狩玄素上疏諫

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與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

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饑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未能復舊奈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畧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曰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

史記由余西戎人戎王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為之則勞神矣人為之亦苦民矣　則天下幸甚矣　疏奏

太宗顧謂房玄齡曰玄素上表洛陽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止然以畏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疋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仕至禮部侍郎卒謚曰康

封建論貞觀十一年太宗欲封建親賢百藥上此論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歷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榦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前勞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

曹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　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

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損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罷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周昭王南巡沒水中東遷避逼禋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秦世為閏餘百六為周之阨數也受命之主德異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疆陵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侵伐狐駘之役女子華崤陵之師隻輪不返公羊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斯蓋畧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士衡名機著五等諸侯論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委九鼎謂三王棄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據天邑謂三子據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叡區區然稱元首名周

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啟夏禹之子誦周成王也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將閭于嬰之徒俱啟千乘將閭秦公子為二世所殺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盡髮髮麻髮合結也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髮。髮莊華切崤陵之師隻輪不返公羊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斯蓋畧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士衡名機著五等諸侯論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委九鼎謂三王棄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據天邑謂三子據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叡區區然稱元首名周

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鍥音刻膠柱成文彌多所惑拐子曰以治將來譬猶膠柱而鼓瑟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霸上秦王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既罹高貴之殃魏高貴公名髦為司馬昭所弒寧異申繒之酷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申侯怒與繒及犬戎殺王驪山下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疆陵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侵伐狐駘之役女子

魏人工六代論感悟曹爽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形人力而將盡或台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公與二人飲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遂弒靈公徵舒夏姬子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譖伋公令伋之齊使賊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賊又殺之壽朔當作伋壽乃云為子聚鹿終詠壽朔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譖伋公令伋之齊使賊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賊又殺之壽朔當作伋壽乃云為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為潁章太守入私門妻子不至官舍漢何並為潁川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至官妻子不入官舍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後漢左雄為冀州刺史常食敝乾飯任不舉煙火在郡為吳郡太守敝布裹身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敝布裹身水米居官惟飲吳水而已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妻子資藏布衾敝裯而已菜蕪縣長凝塵生甑後漢范丹為菜蕪縣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益中生魚范菜蕪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弒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畧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有妖神東夷祀之鄫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辭齊人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後魏拓拔氏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從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開皇隋文帝年號文帝為周宣帝后父宣帝崩輔靜帝因受禪驅御羣英任

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及大業嗣立大業煬帝年號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理綜覈前王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請待斲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羙哉斯言也

會馬周亦上疏諫乃罷封建議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仕至中書令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貞觀六年

微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跡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效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牆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嗣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家國蒙患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也（左傳越椒反楚滅若敖氏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立其孫箴尹克黃）正欲存之也則欒黶之惡已

彰也樂毅武子之子晉士鞅曰樂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及甘棠況其子乎樂毅死武子所施沒矣而毅之惡實章　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使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才行隨器而授雖翰翮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曾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屈己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它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儕止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受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組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貞觀初除秘書郎歷官侍郎卒贈侍中謚曰憲

上太宗勤政疏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洛城門文武各上封事

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廣書大禹謨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

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曰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戴秦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王比隆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殷太戊時事龍蛇作孽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為不建時則有龍蛇之孽雉雊於鼎耳殷高宗時事石言於晉地左傳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猶當轉禍為福變災為祥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疏奏帝深納其言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貞觀中為起居郎高宗時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尚書右僕射以諫立武氏累貶愛州刺史卒

請復高昌疏太宗既滅高昌每歲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

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玩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師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蔥嶺建武中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內屬請都護光武不許蔥嶺西域山名孝章即位都護來歸明帝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章帝時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帝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自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年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

於販肆終朝惰業違禁犯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内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氷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易繫辭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哉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周書旅獒篇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

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胙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罪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微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

張蘊古相州人太宗時除大理丞河内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蘊古以好德病狂法不當死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悔之

大寶箴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取以名篇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於人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天于出稱警入稱蹕者戒肅蹕者止行也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臺而瓊室紂作瑤臺瓊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紂為糟丘酒池勿内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史記夏禹一飯而十起以勞天下之

民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卒睚諫文帝事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詩皇矣篇書曰無偏無黨書洪範篇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媸自露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晃十有二旒垂於延之前後取目不視惡色之義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黈纊黃色綿也以黃綿為圓用組垂之於晃當兩耳旁示不聽讒邪也。黈他口切纊音曠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金鏡一篇太宗自著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

行苞括治體抑揚辭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授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台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奏上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璜
謄録監生臣史映綵

欽定四庫全書卷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一目録

唐

秋仁傑
請赦河北諸州疏
諫造大像疏
請罷百姓戍四鎮疏
劉知幾
上蕭至忠書
陳子昂
對利害三事
諫雅州討生羌書
蘇安恒
請復位於皇太子疏
救魏元忠書
崔融

謹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諫稅閘市疏
張東之
請罷兵戍姚州書
宋璟
封還詔書奏
張說
梁國公姚崇神道碑
宋公遺愛碑頌
蘇頲
開元三年處分朝集使勅
諫鑾駕親征表
張九齡
開元三十一年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請重守令慎選舉疏
上姚令公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官至宰相

興復唐室封梁國公謚文惠

請赦河北諸州疏時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以河北人多為突厥所驅脅

懼誅亡匿故有此奏

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為偽官或為招慰或蕩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復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屋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愧心修築城池繕造兵器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修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

則歸且圖賒死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謂李傕郭汜之亂）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掩卷歎息今以負辠之人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鼙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理事廣澤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懇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暢率土歡心諸道凱旋得無侵擾

諫造大像疏（則天將造大像用工數百萬仁傑疏諫）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觀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械尚捨而況其餘令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瑣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筆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畊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甚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細黃敝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時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助工）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

忠臣今思惟蕪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靡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少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疏上則天為之罷役

請罷百姓戍四鎮疏 武后神功元年仁傑以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兼納言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于太原 詩小雅六月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漢 周南漢廣篇詩序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矣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中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于漢

晚悔征伐之事下輪臺之詔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故能為天所祐

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蠭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于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武帝

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秆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放曠益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 詩唐

風鴞篇　羽篇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小雅小明篇

此則前代怨思之詞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則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乘予育養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厓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尅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盛典實綏邊之故事竊見阿思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付之四鎮使統諸藩以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勞愚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財力于遠方并甲兵于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撫綏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

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勑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堠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謂吐蕃突厥

劉知幾仕至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以子貶抵罪貶安州別駕嘗著史通備論史冊之體知幾殁明皇詔河南就家寫録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

上蕭至忠書　知幾時修國史以監修者多甚為知幾著述無課知幾于是求罷史任奏記至忠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于衆功

方云絶筆惟後漢東觀漢明帝時詔劉珍劉陶伏無忌傅毅等相次著述于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杜伯度漢末人公理以為可焚公理仲長統字　張衡蔡邕傅范兩家嗤之于後葉傅休奕范蔚宗令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荀悦袁宏家自稱為政駿劉向字子政向子歆字子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古以竹為簡必炙去其汗而書之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録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于州郡視聽匪詳討沿革于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于朝左傳趙穿攻靈公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齊崔杼弑莊公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

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語曰長喙爭鳴無聞讀舌讀蠹也與黷同灌夫傳黷舌自殺○讀音瀆儻有五始初成春秋止五始之要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一字加貶言未絶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涵毫而搢紳咸見夫孫盛實録取嫉權門晉孫盛字安國作晉陽秋直書桓溫敗枋頭事溫大怒謂盛子曰若此史遂行自是闕卿門戶計盛子請改不從因私改之王隱直書見讐貴族王隱字處叔撰晉史時杜預嫉之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項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左傳士萬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

記編年則年有斷限革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鉏奮墨鉏美鐵也所以畫簡勤惰須等某褒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事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文者哉

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于勸誘勤勤于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最以懸金之賞吕不韋作呂覽成懸之國門有易一字者予千金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已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知幾曰自古以來文士多史才少何對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煞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尤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負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知言

陳子昂字伯玉蜀之射洪人文明初舉進士武后奇其才擢麟臺正字屢言事稱旨校書曹參軍右拾遺忤武攸宜去官縣令段簡害其富誣捕之死獄中

對利害三事垂拱初武后名見金華殿賜筆札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云

臣見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知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為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

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来不見其益也臣願
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
禮禮之諄諄戒勑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
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
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
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使彼頻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
而數撓之矣又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
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
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
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
令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
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紐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
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又天下有危機禍福
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
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興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
五六年矣自劒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

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頻兵役死亡流離畧盡尚賴陸下
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
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
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
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
至矣

諫雅州討生羌書 武后時吐蕃為邊患后謀開
蜀山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
子昂上書按先是常于劒南募兵茂州慕安
戎城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其城西洱諸
蕃皆降于吐蕃蓋故有此道而后通之也

竊聞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
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蜒壇上聲與蜑同南海蠻
也兵以徇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
必由怨起雅州邊羌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受戮其怨
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在成都西松茂二州都督
府所統皆西山羌也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
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安帝永初時西羌解仇結盟入內地為亂

纍世征討不能平及寇稍定漢祚亦衰　此一驗也吐蕃黠獪君長相信而多姦謀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于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咸亨元年薛仁貴為行軍大總管借郭待封討吐蕃阿史那道真待封不用仁貴策軍大敗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于青海之澤身為囚虜儀鳳元年命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討吐蕃三年以李敬玄代劉仁軌為洮河道大總管敬玄將兵十八萬與論欽陵戰青海之上審禮為吐蕃所虜　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禽一戎酋一醜至今而隴隴以空今乃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笑二驗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取蜀執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于秦華陽國志秦惠王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又曰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自是險阻不闕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

之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侯誅竇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三驗也臣聞吐蕃愛蜀之珍富思盜之久矣然其執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頓餓喙不得噬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嚮導以攻邊是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府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五驗也夫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奸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盛出師趨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不見一賊而崇真奸贓已鉅萬今得非有奸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六驗也且蜀人厄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

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即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所橫暴普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 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七驗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疎勒 廢安北拔單于以突厥畔援也棄龜茲放疎勒以吐蕃侵逼也 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兵甲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而遺全蜀之患此臣所未喻者也況

當今山東饑關隴擘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 永昌元年韋待價擊吐蕃于寅識伽河敗績 北虜不利 垂拱三年夏實璧與突厥戰敗沒 邊人駭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願陛下孰計之

蘇安恒 冀州武邑人武后末年投匭上書請還政太子神龍初為習藝館內教遭讒死獄中

請復位於皇太子疏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孝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

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 名南鵲篇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

又非長子武后廢中宗徙居房州立豫王旦中宗既名還以旦為相王陛下恐宗祀中絶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武后聖歷元年狄仁傑勸后名還廬陵王復居東宮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陵高宗謚天王大帝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知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救魏元忠疏武后長安三年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禍方急安恒獨上書申救

易之等大怒遣刺客殺之賴桓彥範等營解乃免

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憑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闇君邪正糅進獄訟寃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妖之若讐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暮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又獻蒲以為脯也凡有言鹿言蒲者悉誅之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髀小骨也音促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誅受戮虛死無名況賊虜方彊賦斂重困而自縱讒慝搆邊釁臣恐四夷低目窺覘為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

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剪其羽翅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疏上元忠得

崔融全節人科舉擢第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融為文典麗朝廷所須大手筆必勑融撰之

諫稅關市疏時有司表稅關市融深以為不可上書諫

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以為不可稅謹條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

往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藉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以來澆風驟進桑麻疲斃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斁緼闕如饑寒猥臻亂離斯起

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故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

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

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于何瞻仰濟濟聖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

臣謹按易繫辭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育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以上乃漢食貨志中語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以上見曹參及注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

之廣九州之雜闗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乃若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劒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鄰與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幣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幣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闗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闗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舖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舖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舡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訾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

俠飛澹臺子羽類也鄱陽暴謯之客暴謯見吳都賦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鋸鑿出便竦劒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則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於闗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始皇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圖侈心取之而不盡也何則闗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闗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闗不安則天下之闗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黙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不行斯道存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闗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更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於洛則天垂拱四年雍州人唐同泰得石于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

昌帝業太后喜拜洛受圖刻石於嵩載初元年春一月地官尚書武請封中嶽中嶽嵩山也鑄寶鼎以窮奸慝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思文及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坐明堂而布政垂拱四年十二月明堂成號曰萬象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黿鼉應時平珍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孫萬榮陷冀州神功元年斬其首降南蠻纔動計日歸降長安三年始安猺歐陽倩攻陷州縣桂州都督裴懷古論降之西戎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堠靜謐比為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析獨有默啜延載元年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默啜寇靈州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煩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減削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伯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虛心容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懼疏上武后納之乃寢其事

張柬之襄陽人字孟將永昌間以賢良試第一擢監察御史以誅張易之兄弟功拜天官尚書封漢陽郡王為武三思所搆貶新州司馬卒於貶所

請罷兵戍姚州書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故柬之論其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毳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張嶷字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

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晉泰始七年改置寧州後沒于李壽蜀七復為晉有宋齊因之梁改南寧承聖末沒于羣蠻隋開皇間復置南寧州唐武德四年置姚州領羈縻州三十二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蘭倉水名瀾滄江出吐蕃嵯和哥甸鹿石山入麗江府歷大理永昌東北羅岷山下兩崖壁立截若垣墉鐵纜飛橋懸跨千尺亦曰博南津又東南歷蒙化順寧景東鎮沅車里入交阯之富良江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涉蘭津度蘭倉為他人永平十二年事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馳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嘗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且殺此人不能使其種類不滅留兵無所仰食又當運糧為患更留漢人與之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初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節制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獪恣情割剝貪饕劫略積以為常扇動舊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唯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

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疏奏不納開元之季南詔漸強天寶九載遂有雲南之地僭國號曰大蒙

宋璟南和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至吏部尚書侍中封廣平郡公

封還詔書奏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賞孝誌例葬墳高五丈二尺明皇許之宋璟執顏固爭之宋

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音問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且奪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也中宮若以為言此理固可敦諭或云竇太尉墳甚高實孝誌昭成皇后父祖之外祖取則不遠者縱令往

日無極言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恒式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長樂公主下嫁長孫沖太宗勅有司資送倍永嘉長公主魏徵言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與先帝子比令資送公主倍于長主得無異于明帝意乎上然之入告皇后后請遣中使齎錢絹賜徵徵辭曰陛下愛臣貞追封酆王而禍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韋后父玄貞廟曰褒德陵曰榮先

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

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象亭毒之功存列子亭毒之毒也畫為九州禹也奠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

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韓詩外傳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蓋維岳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鴈府崇父懿貞觀中為鴈州都督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崇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並有聲績入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天授武后年號酷吏周興來俊臣既誅崇從容為后言羅織狀以百口保朝臣無反后說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楚王為穆生置醴終以飛龍利見延驂乘之恩昌寓為黃帝驂乘謂玄宗講武新豐名崇侍獵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夏官尚書出為亳州相王立拜兵部尚書進中書令出為申州玄宗立復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一為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庫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使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寮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泛愛而涇渭不雜真率逕盡而庶變無窮每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蒞必叶庶風偃桀驁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觀頌漢書循吏傳序王成黃霸所居民富所去見思來暮聞歌庶范為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庶叔度來何暮既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克諧令之中書是為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崇薦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初太夫人在堂公受任西掖頗限扃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命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輕關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墨縗棘內毀詩稽風棘人欒欒兮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興聞興復神龍中年號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

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天后相王中宗玄宗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俏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於東都之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床輟舂曾未云比喪大記君撫大夫謂撫其尸于床也戰國策五殺大夫死舂者不相杵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异子奕思綴遺美以實罔極有詔掌文之官叙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碑日月照臨於佳城烟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為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淵源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真苻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乃攢植文鋒迅驅纓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恒禮拘蕞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樸誰詳瑾瑜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旒扆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七曜光動三泉澤濡銓能叙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慙殫恧無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宋公遺愛碑頌璟為廣州都督有惠政廣人為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諂諛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責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

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粵古嶺嶠之
是南州萬五管之政教五管謂廣州邕州容州桂州交州也總三軍之旗
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
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日執白簡登瓊闥推誠謇諤不私
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踰好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
恒寰域璟為中丞會有飛書告張昌宗者璟請窮治乃
收易之等下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拒
不見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神龍中璟為黃門侍郎武
復子明辟安得尚干朝政三思數有請璟厲聲曰令
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紫宮有四星輔四星地有

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
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
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僊僊兮赫兮喧兮固以不怒而
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翦木粵地有桄
榔木可為麪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莫不革面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
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屋皆塗壁塗壁白堊也余惟塗壁法畫
遊則華風可觀家徹茅茨夜作而灾火不發棟宇之利
也自今始徂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

殊裔昏易其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
此故能言之士舉為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
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宋弘黃門北齊之令德
北齊宋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官黃門侍郎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
往來相名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女信處龍章袞衣
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嘆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璟番
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子春秋之徒也豈
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
遙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越裳白雉周公作
白雉操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蕃于宣大雅崧高之詩有曰四國于蕃
四方于宣吉甫所作以贈申伯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交州林邑開北戶以向日酌七
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鱉寧變達
屋兮改薙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
燎兮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疆豈眷寶兮西海財幾萬

里兮歲一來舟如島兮貨為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猱牛牲兮菌鷄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蘇頲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宰相瓌之子開元中襲封許國公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卒贈右丞相謚文憲

開元三年處分朝集使勅

朝集使等朕自臨萬邦倏已三載何嘗不兢兢業業勵精政道思欲棄末敦本阜俗安人寤寐之間日月以繼所以急於農務不奪人時富而教之庶乎可致夫苛政甚於猛虎貪人比之蟊賊頃雖臨軒遣使未能澄正此弊或刻以害物或擾以妨農或背公向私或全身養望至使錢穀不入秔軸其空捐瘠相仍流庸莫返且四方事廣一人獨化共理之寄非卿而誰卿等至州遞相勗勉勤恤孤弱勸率耕桑各効清勤無或蔭廢

諫鑾駕親征表　開元初吐蕃怒欲自將兵討之頲上疏諫不行

臣某言皇情愍彼邊旰忿茲兇醜必親弔伐臣聞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若吐蕃者鼠竊豕食猶魚躍釜中耳又何足以當陛下之怒哉臣愚竊以不可何也頻歲以來百姓不足岐隴河渭動無儲廩今大駕遠征供置倉卒若緩之以法必乏我軍興如急之以刑則人無所措此時不可也乘邊將士或交鋒刃飛書告捷首尾繼來料賊之勢不復支久陛下若輕車電發則虧持重之慮如按部天行又非赴敵之義此勢不可也蓋稱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謂蕃貢有闕王命征之於是乎理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擐甲臨軍敵人畏之莫敢戰也是以古者聖帝明王無親將也云黃帝五十三戰者即締構草昧非太平之本也故自阪泉之後終身養德與七聖遊於具茨三月齊而訪道令陛下鳳翔藩邸龍躍御天不日而再造乾坤一呼而撥定禍亂是則聖過黃帝而經綸之業備矣故當高居深視制禮作樂禪梁父登崆峒雅歌從容為後王法閫外之事屬諸將軍何至

厭玉輦甘金革邀功馬上為一人之敵也今吐蕃遣偏
裨小醜干犯大國我軍未捷而讐已深陛下又將屈至
尊遠為之敵使攻無不勝戰無不克猶未足以誇四夷
適足以驕敵人羞天下也又扈從之人半非鬬士使給
往來日費千金與其傾耗資儲孰若回募驍健重賞之
下必有勇夫以敢死之師當疲老之寇若排山壓卵何
必勞聖躬哉況事有不可輕敵有不可小者昔周師困
於祝聃左傳桓公五年王代鄭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漢祖厄於平
城高祖七年自將擊匈奴被圍於平城安可謂吐蕃無祝聃耶河右無平
城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人終日不離輜重不可忽
也臣又聞吐蕃之入也惟趨羊馬不至殺人又數道俱
進按隊徐行若有所望恐連謀北狄陛下如必親戎
邊於岐隴脫幽并警候靈夏馳烽突厥之騎南侵猶如
吐蕃之勢長安百姓驚擾太上皇帝豈不憂勞陛下以
三賊憑陵誰者先擊豈可挂西軍之衆分御北胡野次
之間遙謀廟堂不戰之策帝城空虛衆亦何仰臣固曰
居中制勝為防萌杜漸之上略也今但發郡縣之兵擇
良能之將重為之募嚴為之約其敗衂失律者已加必
罰之誅矣其勇敢殺敵者亦願加信賞之勸焉兼購賊
中有能斬酋帥以下歸降者及邊軍之士俘馘醜虜者
並厚為賞格以班之我軍必大振矣彼賊聞之自解而
去也又承萬騎官者數千其受國恩亦已多矣並習練
梟雄遠近所憚陛下若拔為將帥或備軍行勒以從征
足可威賊也又數十年來人之多幸乃有全軀保妻子
之臣親戚貪佞之輩並人厭階勳家盈封爵乃至紫衣
塞路朱服滿朝皆能侵國害人未見尺功寸効自陛下
欲櫛風沐雨親冒邊塵不聞獻一奇輸一策主憂臣辱
請代此行而但縻府庫之財殫征稅之奉嗚呼此可謂
六蝎五蠹者是也六蝎商鞅語五蠹見韓非子臣所以痛心椎膺而
為陛下言之耳何不簡冗食重祿之夫權令禦寇此但
惜身自當為國而容養蠹蝎輕勞聖躬貿誼所以長太
息繼之慟哭為此也昔楚漢相持楚強而漢弱漢祖猶

曰使刑徒擊公吾不能鬬力也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鬬力因數羽罪曰吾使罪人刑餘擊公何苦乃與公戰漢王曰吾寧鬬智不區區之時猶能如此況今四海之内皆為臣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嚴爾一寇如一蚊之附九牛陛下便欲降萬乘之尊親銜蹙之變輕其帝重逸此庸臣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夫三皇善用仁聖五帝善用智勇陛下當三五之運而捨其所長非英武之稱也議者或謂陛下前欲征匈奴制行而止今必須一出示信萬人此大謬也夫兵者以正合以奇勝故不厭詐而尚以權今以陛下英雄之資發親征之令敵聞而懼我勢已張更練熊羆推轂將帥見可而進騁變如神適謂幽遠而難知河漢而不測人是以服信是以孚夫何疑也今夫頡岐隴之外擾疲弊之人率徼之兵不過數萬阻饑積歲師不宿飽州縣急於供費力不足以救邊軍容制於部伍勢不足以赴敵脫胡騎紛擾京城空虛人情易動難安不可不慮也如太上皇暫勤旰食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也惟陛下圖之今卜征有期不可頓止但更延發日示擇良辰以候西軍動靜似為長策臣愚所陳衆計亦願陛下擇善而從之臣聞資父事君惟忠與孝況臣職參衮闕逾念讜言苟益涓塵死而無悔昨四日已於閤門封進一表恐未周覽今復盡愚非敢阻於成規實願廣於天聽輕言時政伏待刑辟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官至中書令卒謚文獻開元後天下稱為曲江公而不名云

開元三十一年處分十道朝集使勅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思至理實仗羣賢何嘗不勅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旟熊軾光寵有加甘露鳳凰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所然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懷更為後圖或未晚也且一郡之政繫一已之能泉源既清蓬麻自直為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遍相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

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訛者寡也豈
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與相其
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
教奚畏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將須哀矜以遂
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
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
教未弘議能蓋闕竟入朝計奠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
誣也方牧叅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
實是與惟履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
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俟
後命並即好去

請重守令慎選舉疏 時明皇初即位 九齡為左拾遺

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
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
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
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災豈惟一婦令刺史
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
非其人縣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
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叅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
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
縣令尚可言哉毗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為好進者
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縣不選親
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令
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
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於內而不在於
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國
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
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
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
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
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
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為

僥倖好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奸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質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倣於不變令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

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惟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上姚令公書　令公即姚崇

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齊桓公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禮之九九算法也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渭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義

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槩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者皆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不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已而必碎禽息碎首以薦百里奚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豫讓感知伯國士之遇漆身為癩為之報讐至于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廉頗罷將失勢客盡去及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天下以市道交有何怨乎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情于

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此九齡所以為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尸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于其類人焉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崇答書云忽辱賤翰喜慰俊集退惟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徵至著惟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獎擢倍厲駑庸每以推賢進能為務欲使位公卿大夫揄職豈陽

鱷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慝亦死為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時當座銘永為身寶崇頓首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二目録

蘭陵堂

唐

劉秩　賃泉議

孔璋　宗廟加籩豆議

柳芳　氏族論

顔真卿　論元皇帝祧遷狀

百官論事疏

謚號狀

郭子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辭太尉疏
請乘輿還京師疏
楊綰
條奏貢舉疏
賈至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元結
辭容州表
劉晏
與元載書
常袞
減徵京畿夏麥制
大赦詔
放京畿丁役及免稅制
減京畿丁役等制
馬璘神道碑銘

獨孤及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上疏陳政
李華
中書政事堂記
李翰
進張巡中丞傳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張均 均張說子自太子通事舍人遷主爵郎中襲封燕國公

宗廟加籩豆議 一作均與韋述同議述弘機曾孫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燕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左傳臧哀伯語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周書君陳篇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蘩皆名南詩雅有行葦洞酌皆大雅詩守以忠

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
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箜
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
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
為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以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
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
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
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
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絅粟絅黃向禮記曰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
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
法狥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
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制

劉秩字祚卿子開元末歷左監門尉録事參軍事至德初遷給事中後貶撫州長史

貨泉議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秩上此議乃止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

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
相得其術而國以霸管子官山鑄幣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周景
王鑄大錢國人病之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
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惷
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
布為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
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
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

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
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令之錢即
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
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
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
物多多則作法汝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
輕重之本必由乎是泰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
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

足以懲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威禁故令法不可以行人之理亂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帝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吳王濞即豫章銅山鑄錢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漢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鑄錢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錢重者由人日滋於前而爐不知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費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寬則行錢重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

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鑄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興也惟陛下孰察之謹議

孔璋許昌人布衣

請代李邕死表

李邕字太和揚州江都人時為於汴州獻詩賦帝悅之素與張說不合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璋上書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

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荀林父敗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及獲狄土晉侯曰此子之功也賞以狄臣千室漢用陳平豈念行乎陳平歸漢灌嬰等讒之高祖以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禽息殞身豈惜生乎禽息薦百里奚於秦穆公不見納公出當車以頭擊車闑腦破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公感悟而用奚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北郭騷隱於齊不仕晏嬰知之時恤其貧及晏子見逐其君北郭自刎託其友以頭獻景公其友亦自刎景公大駭立名嬰歸而復其位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羞

西戎齊不覇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吾邦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贓醜敗厥行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輮無取徒獸視禽息雖生何為況賢為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能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憾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雁門縫掖後漢書皇甫規歸安定有

雁門太守謁之規臥不迎有頃王符至規衣不及帶屣履出迎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寛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黄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劒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反周亞夫得劇孟以為寇不足憂矣史記劇孟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條侯為太尉至洛陽得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數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直史館歷官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

氏族論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

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
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
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
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
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齊姜姓
魯姬姓周公後秦嬴姓柏翳後吳姬姓泰伯後氏於謚則文武成宣左傳以謚為氏因以為族楚昭景亦謚也武成不盡出於謚文氏為周文王支孫宣氏為魯太夫叔孫宣伯之後氏於官則司馬司徒程伯休父為周司馬子孫因以為氏氏於爵氏舜為堯司徒支孫因以為氏氏於氏則王孫公孫王孫滿之後為王孫氏太岳之後為公孫氏齊大夫東門襄仲之後為東門氏齊大夫北郭子車之後為北郭氏魯大夫居東門北郭門氏齊卿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志當作地三烏大夫子孫因以為氏氏於事則巫乙匠陶古有三烏郡晉文公封舅犯於五鹿支孫因以為氏氏見風俗通漢有三烏郡陶正其子周禮有巫氏卜人匠人虞思為周陶正其子孫因以為氏風俗通曰巫卜醫近以事為氏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

也黃帝四世孫顓頊生窮蟬窮蟬六傳至舜是為虞顓頊又生駱明駱明生鯀鯀生禹是為夏黃帝三世孫帝嚳生契稷契傳十三世至湯是為商稷傳三十世至武王是為周顓頊又生稱稱四傳為彭祖昆吾彭祖生大彭大彭生丞韋齊出於炎帝炎帝與黃帝皆同祖也更王迭少昊氏之後而晉為周同姓故曰姬氏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為彊家漢高祖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事見漢高帝紀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華陰楊氏自震至準七世名德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汝南袁氏自安至隗三公五人魏氏九品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世胄卑寒士權歸在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是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姓氏之學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始有傳書何承天齊王儉梁王僧虔皆宗其說由是有譜局令史

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琅琊王氏陳郡謝氏汝南袁氏河南蕭氏皆以永嘉之亂南徙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吳縣朱桓廣陵張紘吳郡顧雍陸績皆孫吳貴族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此所謂郡望也王氏太原崔氏清河盧氏范陽李氏趙郡鄭氏滎陽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此關西之望也楊氏華陰韋氏杜氏皆京兆裴氏柳氏薛氏皆河東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實首之北魏拓拔氏改姓曰元獻帝三兄拓拔孝文以為皇枝之長命姓長孫宇文自言神農之後北荒謂草曰侯汾以神農嘗百草指草為姓後又訛為宇文于陸以下皆大臣貴族于出萬紐于氏陸出步陸孤氏源出河西王禿髮僞檀之子實出沒鹿回部神元皇后家也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六族九十二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為官也凡三世有三官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之胄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以上北魏

詳定氏族之例也孝文雅重其等定諸士族多所升降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義太原王瓊為首代北貴姓亦與焉皇家婚姻必選右族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取淵源尊貴者太和以郡四姓為右姓太和魏孝文年號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取近世官尊者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蕪論鄉評德望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取丁力蕃盛者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自魏重士族山東人士自矜地望婚姻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凡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太宗惡之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撰氏族志徵天下譜諜質諸史籍以考其真偽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等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崔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路氏著姓略路敬淳以盛門為右姓柳冲姓族系錄柳冲修國史改氏族志為姓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唐初以四姓為右族如北魏制但李氏則退隴西而退趙郡高宗時又加太原王博陵崔趙郡李為七姓以其專重五姓槩略餘族背違國制故曰不經夫文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姓姓之弊至於尚詐隋承其弊不知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以上北魏

其所以契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娅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姻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子弟以才智凌其尊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趨暴貴者尚貴戚者狗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

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而藏之秘閣副在左戶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蓋周官舊法所以重明德辨等威也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開元中舉進士遷御史楊國忠惡之出為平原太守祿山反與兄杲卿起義兵肅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德宗時為盧杞所忌使李希烈不屈死封魯國公贈司徒謚文忠

論元皇帝祧遷狀代祖元皇帝諱晒神堯皇帝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封唐國公唐初太廟七室代宗時祀九室謂太祖代祖高祖太宗之父太祖景皇帝之子周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為壇去壇為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也德宗立代宗升祔真卿是為禮儀使謂代祖當祧故有此奏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

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
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 謚虎魏後衛左僕射封
秀佐命追 封唐國公 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
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曰元皇帝神主禮合
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廷近古不
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 西漢惟高祖及
太宗文帝世宗武帝
中宗宣帝有廟號 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
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 光武帝為

世祖明帝為顯宗肅宗章帝為肅宗和帝為
穆宗殤帝生三百日而崩不列於廟 安帝以讒害大
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
以陵號稱宗 陵曰恭陵遂稱恭宗順帝號敬宗
沖帝質帝皆以幼崩如殤帝故事 至桓帝
失德尚有宗號 曰威宗 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
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
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
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以來則此道喪矣魏
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

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
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
可上存百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
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憲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
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
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祧而祫祭之時然後饗祀

論百官論事疏 代宗時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
許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
宰相然後奏
聞真卿疏奏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奏進止緣諸司官奏事
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
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
聞者臣自聞此語以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
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陛
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
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
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於

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詩小雅青蠅篇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詩小雅巷伯篇昔夏之伯明左傳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寒國君名楚之無極費無極讒殺伍奢者漢之江充武帝時讒戾太子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奬勵之陛下舍此不為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為辭拒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唐式三十三篇以尚書省諸曹及秘書太常司農光祿太府太僕少府及監門宿衛計帳為其篇目其有無爵姓名流外記年齒狀貌月一易其籍仕家宿衛五仕之執事者不許關礙所以防壅閉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托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閣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

令為患偽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李光弼使烏成加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玷謀史思明思明覺之集將佐吏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成玷以叛又令相州敗散東都陷沒乾元二年郭子儀李光弼率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河陽再陷先帝繇此憂勤至於損壽後三年肅宗崩臣每思之痛切心骨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代宗廣德元年土蕃入寇上幸陝州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翹

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繇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慷慨忘軀急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此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箝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為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有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載之會

謚號狀

時代宗崩真卿為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自中宗以上悉從初謚

真卿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為誹謗貶陝州別駕

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為謚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

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於周室卑大樸散謚始以兩字為重人或以虛美為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為貶多不以為褒雖衆美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考古道高祖謚太武用漢制太宗謚曰文用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高宗年號改政在宮壺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已自玄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臣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劒門下罪已之詔敘高祖以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宗悔已往之失亦已明矣實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請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舍舊名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以節惠乃十倍於古焉而累聖謚名悉以字多者為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

曰愛君令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令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為非然則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尚質質之數極於一堯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已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主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為高祖以下累聖謚號悉宜取初謚為定謹按舊制宜上高祖為武皇帝太宗為文皇帝高宗為天皇大帝中宗為孝和皇帝睿宗為聖真皇帝其二聖謚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謹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按謚法秉德不回曰孝臨照四方曰明宜上玄宗為孝明皇帝又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宜上肅宗為孝宣皇帝仍准漢魏及國朝故事於尚書省議定奏御夫文奐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惑而反之以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德宗命百官集議皆是之獨袁傪固排之云陵廟玉冊已刻不可輕改事遂寢傪蓋妄奏不知玉冊皆止刻初謚也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安史之亂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再造王室進太尉中書令賜號尚父爵汾陽王辛謚忠武

辭太尉疏

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盈滿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已來紀綱寖壞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煩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為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不敢違也皆左傳語范宣子首以中軍讓韓起趙武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

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為上相爵為真王參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戎即敘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

請乘輿還京師疏　代宗時吐蕃入寇帝幸陝以卒天下皆咎元振元振懼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都洛陽帝可其奏子儀因上疏云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惟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用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罕居東洛間者羯

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肅宗即位於靈武慶緒奔亡安祿山子陸下席西土之師朝義就戮史思明子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勢則然比吐蕃凌逼蠶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竄虛名苟逃實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宦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陸下仿偟暴露越在陝服斯闕於委任失人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陸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竊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羣嘷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南自覃懷徑於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壯饒供百官之次舍刬其土地狹阨裁數百里間東有成皐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為鬬場陸下柰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為陸下不取且聖指所慮豈不以京

幾新罹剽掠田野空虛恐糧峙不克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為狄所滅始廬於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恭儉節用苟能斥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豎刁易牙皆齊宦官任蘧瑗史鰌之直蘧瑗史鰌皆衛賢臣薄征弛力卹隱迨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訓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維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朕西決矣遂自陝還京師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肅宗即位綰見行朝拜起居舍人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章事卒
謚文貞

條奏貢舉疏寶應二年綰為禮部侍郎上言先是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其科有明經有進士及秀才諸科明經試大義十策三義通七策通二者及第進士試策五帖大經一全通為甲第次為一第秀才科不時舉惟重二科其後進士以聲韻為學明經以帖誦

為功罕知實學故綰以為言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肓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司馬相如有遺行為文多虛辭濫說仕竟不達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壹東漢人恃才倨傲為鄉閭所擯屢抵罪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狥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高宗永隆二年思立奏明經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忘實材而有司以人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從此積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淩人以

毀譖為常談以向背為已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懐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令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厲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詔御史大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疏上詔詔）

賈至字幼鄰河南洛陽人禮部侍郎曾之子官至散騎常侍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此文文苑英華皆作賈至）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謚號述美行極於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

通鑑綱目云問義二十條誤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

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
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
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賁卦彖辭睢
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
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
令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
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豔豈能知
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

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
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來者漸矣
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墜學之馳騁儒道
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
本謂之風讚揚其風繫鄉大夫也鄉大夫何常不出於
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禄之徒
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
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
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
向風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
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
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
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
弊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
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
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
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
咸竊位彊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
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
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
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連顛享國
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商周漢之業四隩既
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

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典午謂晉司馬氏）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興廣學校以弘訓誘令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尚無貢士不稱行實曹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不甚謬哉秖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閒居其職十道大郡（唐十道謂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劒南嶺南）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薰領郡官名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詩鄭風青青子衿刺學校廢也）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奏上勅禮部具條目以聞楊綰又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

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衆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廢之恐其失業乃詔明經進士與考

庶俱行
事竟寢

元結字次山後魏常山王遵裔天寶中舉進士上第歷官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略使

辭容州表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守提使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輒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頹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行賞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為國展效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悽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

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汚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徐庶母為曹操所得庶謂先主曰本與將軍共圖大業以此方寸地也今方寸亂矣先主因聽庶歸操令伯陳情晉武允許李密被名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老上表陳情君臣國家萬代為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於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嚥臂不歸吳起去衛與母決嚙臂盟曰不為將相終不歸遂事曾子頃之母死起不歸曾子遂與起絕温嶠奉使絶裾而去温嶠欲為劉琨將命江左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去嘗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明皇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之授太子正字天寶中為度支郎中歷吏部尚書仍兼轉運等使綰利權三十餘年楊炎惡之貶忠州賜死

與元載書廣德二年晏為河南江淮鑄錢鹽鐵轉運使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晏乃按行江淮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

浮於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長樂建章此安社稷之奇策也唐都關中常運東南之粟然渡淮涉汴每苦水淺上河入渭又有三門之險多置倉轉盤其制屢變晏謂能疏漕道令無梗滯社稷之策也晏實於東朝猶有官謗晏坐與程元振善罷為太子賓客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名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跡開元間於三門置集津倉渠津或當作集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隋文帝開皇四年詔宇文愷發丁夫鑿渠引渭水至潼關曰廣道渠明年又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大夫李傑新隄故事御史大夫李傑初為河南尹河汴之間有梁公堰年久毀廢江淮漕運不通傑發汴鄭丁夫以濬之刻石水濱以紀其績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汾汶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彊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為富人侯此令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湔洗瑕穢率罄愚

懦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宴勤在官不辭水死宴勤其官而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為計相戶部侍郎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命之曰引海陵之倉以食犖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在邊者或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既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州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皐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烟爨蕭條慘悽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輹棧車輓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濕說文濕泮泥也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搴長茭決沮淤舡子歌搴長茭兮沉美玉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突如皆水名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掏拓澤滅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干里洄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滬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乂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穴囊橐夾河為藪豺狼闇闇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阪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來事缺名毀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揷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尅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載得書盡以漕事委晏晏則疏浚汴水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為歌謳支江船自揚州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閼船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箨為絚挽舟以朽索腐材代新物無棄者未十年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

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常袞 京兆人天寶末進士代宗時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即位貶潮州刺史尋起為福建觀察使卒於官

減徵京畿夏麥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故謂之天下中正而頌聲作矣迺者因三代之制定其稅典務於行古庶以便人屬外攘四夷歲會戎事軍國用度公儲匱乏役費薦至近於倍征而吏或奉法不謹失我字人之意狐惸者恣其厚斂豪富者貸

以租徭動而生奸浸以流弊謂之什一其實太半致有去父母之邦甘傭保之役流離逋蕩靡室靡家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每一念至良深憫惻頃亦釐革從其便安量沃瘠之差寬賦斂之重令邦畿之內宿麥非稔去秋懇田又減常稅昨者徵稅其數頗多朕以萬姓不安三農將廢憂勤鬱悼中夜以興思有康濟未臻其道每欲悉免量入息其重困而未解兵嚴猶資日費用蠲恒數以恤疲人

大歷四年大赦詔

至理之代先德後刑上歡心以臨下下欣然而奉上禍亂不作法令何施去聖久遠薄於教化簡書填委獄訟煩興苛吏舞文寬人致辟思欲刷恥改行厥路無由豈天地父母慈愛之意也朕主三靈之重託羣后之上夕惕若厲不敢荒寧內訪卿士外咨方岳日不暇給八年於茲而大道淳風鬱而不振四郊多壘連歲備邊師旅在外役費尤廣賦輿輸轉疲耗吾人困竭無聊窮斯濫矣下庶愚昧不見刑網戎士在軍未習法令犯禁抵罪其徒實繁幽繫猶牢未詳事實吏議不決動淹時序傷沮和氣屢彰咎徵此皆朕之不明教之未至豈上失其道而繩下以刑敢不罪已以答災眚且人者君之支體害之則君有所傷刑者教之輔助失之則人無所措慮有寬濫慘然憂傷用明慎罰之典俾弘在宥之澤宣示

中外宜悉朕懷

大歷六年故京畿丁役及免稅制

王者承天命以養人也愛之如身豈止如子餒者食之寒者衣之猶恐仁之不至愧悼之心惻隱於內而不能已也故天下有道藏於百姓古之使人不過三日可以長孺齒可以養孤老蓋太平至理之化何施而集於此乎朕承奉大業於茲八載不能恢弘王道被此六合雖德之寡昧未燭於理常亦憂勤損節以濟元元豈不知乾坤以易簡成物帝王以惇儉守位從賦斂之薄省哉然時或多故事非獲已屬外攘夷狄連歲備邊兵車之會不下十萬餉饋耗竭邦畿大殘又郊社宗廟之祀府庫賜與之用庶事之費皆仰給焉急賦暴徵日益煩重加以水旱相乘歲非豐熟方冬之首穀已翔貴又宿豪大猾橫恣侵漁致有半價倍稱分田劫假於是棄田宅鬻子孫蕩然逋散轉徙就食行者甚衆念之疚心夫安土重遷人之常性向非誅求之數豈去父母之邦哉蓋以朕不敏不明鬱於教化德之寡薄以至於斯傳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書曰民非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今縣內告病流亡不已失於撫育之道得不愧於心乎哀痛勤灼明發不寐在予之情懼惕良深宜有蠲除以惠貧弱

大歷十四年減徵京畿丁役等制

天之所命俾朕子人豈敢怠荒期於康濟勞精極慮十有四年務崇省約以訓天下方其疾苦屢有蠲除公稅之差僅從盡徵宮衛之備仍罷踐更蕪損服御用資軍國大去煩弊以休邦畿遊食之人悉歸南畝墾田之數漸復平時神降嘉生歲乃大熟震於珍物景福紛委蓋上玄列聖之儲祉也豈寡昧之德而臻此耶夙夜祗惕永懷增懼然以令有緩急物有輕重故粟輕而易散錢重而難聚古人所謂籍之至賤與貴其傷一也如聞閭閻未免告疾至乃以粟數斛易錢一緡雜以他貨難以償貴轉用所費念之惻然深可重惜所宜節朕以帝

王之教人如父母之訓子所以至纖至悉必躬必親苟或便之豈憚煩也宜示百姓知朕意焉

馬璘神道碑銘　璘扶風人開元末挾策從安西四鎮北庭節度使入朝檢校左僕射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録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衮曰古諸侯大夫計功稱伐書於太常勒之彝器德勲高故其文懿事業實故其言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於王室豈褒紀之禮闕歟宜文其頌聲以昭示承休於豐碑焉臣謹按司勲之戎籍史官之年表而敘之云聖上稽黄虞之道以武功文德統宇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俾唯犬戎自擅寇於我西土而猶懷以威德久而浸驕時乃大稽命將考之令典惟三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會於明廷乃大誥於爾在位有能典我西師俞曰璘哉是用詔以鷹揚之命三年吐蕃寇邊璘以太常卿授河西至德

不敢辭難遂帥師朝那弭節涇流恢輝武威以臨於戎狄既至乃以戎服立於軍門之外奉敷天子之威命而訓於將軍列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其在殷高宗也有鬼方之征其在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秦以安定北地戎狄内侮漢以金城隴西氐羌入寇故遣率以守衛中國修戰而高尚武力國家道德盛於殷周甲兵富於秦漢亦有邊患尚勞睿謀則疆臣之罪也將何以塞責誓將上奉神武之算下憑戎士之力鼓行而前殄殲羣慝詞情抗厲風雲動色於是舉軍法以誓之令簡而一衆畏而服雖嚄唶老將嚄唶多辭句也聞而竦然乃周覽其山川以備其戰守有若犀兕其威貙�couldn't其勇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統焉禦於水陝之衝蒙輪趨乘俱言勇也左傳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又秦師趨乘三百乘縵胡突鬢莊子説劒篇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耽盼而横奮者雄毅之將董焉捍於瓦亭之陰輕軒飛翰闐闐桓桓隸於射聲校尉以出松谷百夫之特萬人之敵屬於車師後部以殿銅城火渠門之旗

管子蒌丘之會天子致胙桓公賞以渠門赤旗舒於大回川雷密須之鼓左傳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蒐也唐叔受之密須國名殷於都廬山周之以木樵校瞭布之以蘭石渠答漢書鼂錯傳具蘭石雷石也渠答布渠答註蘭石城上鐵蒺藜也部勒既定天地肅然遂使魁健氣索猛鷙魂駭谿谷略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再寇而已此皆親稟睿略協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宸旨方將大復流沙遠收故地奪我良將罔卒西事以大歷十一年月日薨於戎府春秋五十六天子廢朝而歎曰安得雄邊威敵之臣如扶風孚遣中使以迎喪顧近侍而流涕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遺奠也五校啓行賜以車馬含有貝玉所以褒大勳也初公自二庭安西北庭也統甲士三千赴鳳翔行在遂陳滅胡之策先皇帝奇之曰吾無憂於東方也遂戰青渠陣澧水收二陵復三川渭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旅摧十萬史朝義悉師自將大戰邙山國家以天下勁兵夾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偃旗先登闘如虓虎鬬酣披靡橫貫而出迴戈奮擊虜陣

始破交突數合轟然大潰時副元帥大尉光弼李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之若此每有征伐大計悉咨訪焉斯亦羣帥之傑既而移軍右輔疾援河西固已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聞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師萬類千羣延曼山谷輕行轉鬬虜殺而歸屆於岐都寇已四合公乃持滿外嚮望入輮門。望涌也音劬未及解甲背城出戰戎師北走數騎前追皆血橫漉朱殷金甲左傳左輪朱殷註齊晉戰於鞌晉解張為車御中兩矢血汚車輪御猶不敢息殷赤黑色殷音煙觸戟而墜應弦而倒者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絶也至於理鄭國撫頹封化邠邠寧上郡勤於藩職惠於長人勞俠流庸贍恤孤老繅綜綿纊工於織紝入而有制故大東之刺不作詩小雅大東篇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也禾麻菽麥業於播藝用之有節故自北之化可懷詩序南言化自北而南也此又列郡之率化也公字某扶風人也勳庸華茂雄姿高爽少有四方之志以才氣自任擺落凡格不嬰細微故弋獵畋漁嘯咤川澤年二十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於邊野

以馬革裹屍而還慨然而嘆曰豈使吾祖勳業墜於地乎馬援為伏波將軍由是憤邊戎徘徊孤劒遂西至絶域以奇功累授裨將歷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領北庭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涇原以鄭潁二州隸之尋拜右僕射知省事階至儀同進封異姓副軍以降略而不書以英明之識遇聖明之運故得竭其智謀極其任遇抗大節以激危難攄洪仁以庇傷殘公之理軍也以穰首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正合終以奇勝間廓深遂應變無端與之安與之危故可合不可離同其敗同其成故樂死不樂生至於木罌濟河登山拔幟木罌拔幟俱韓信事解鞍而臥鞭馬而馳解鞍鞭馬俱李廣事蕘之有餘亦不差異嘗以家財二百萬贍三軍與其散已食於行伍圖廬在軍熟食者分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陳賜金於廊無賓嬰拜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金於廊下軍吏過輒令裁取為用何相去之遠哉公之事君也奉之以實納之以忠造膝前籌詞禮明順檢身無過恭謹畏慎祿賜所加則受小辭大任使所及則履險讓夷以忠材而親重有絳侯之遇也以簡質而倚愛有吳漢之信也所謂國之神將朝之蓋臣終慶於家永於福祚鐘石享於祖考帶礪傳於子孫宜哉嗣子旰等重族之盛隸業承家哀執喪痛結天壤萬家葬地能誡昔賢十里丘封亦非遺志獲承君命欽率朝經請謚嘉名謂之合禮銘曰

義義雍城積高氣靈氣主金行良將乃生琅琅司徒雄略縱橫耽耽其視震震厥聲四方靜難二紀操兵初奮厥武車師戎府鐵馬蛇矛大黃白羽天山瀚海歙薄風雨驍騎三千披荊謁主從我撫軍擊胡滅虜迴戈涼野解敵岐下烈烈英風橫飛西土遂佩琱璜分雄胙戟寵臨方鎮迺尉迺赫洪稜遐振虜氣外折惠化旁流人心內結昆夷先零白旆至涇受筭宸扆朱旗撫征密陰前塞義渠故城丘巒陵谷遠近相屬澶漫傾合紆餘迴復野戰高秋金鼉馳逐左揮右射虎捷神速番渠愕視百姓推伏國於扶風祚爾嘉庸位長庶寮厥行三公王用

蕃錫我有鼓鐘叔父昆弟燕私邕邕功成身殁寵厚厥終周漢二宣皆有勞臣北征西討出車轔轔今我司徒實同厥勳勳在王室光昭後昆

獨孤及　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舉高第補華陰尉歷左拾遺檢校司封郎中常州刺史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等請以太祖郊配之故也代宗疑之詔羣臣

配天地乃罷高祖以景皇帝配明年旱言事者以為高祖不得配天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臣議及為太常博士上議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太上皇也豐公太公太上皇之父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世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封唐國公初謚襄高祖即位追謚景皇帝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隆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地之制請仍舊典

謹議議上由是配享不易

上疏陳政　及時為左拾遺上疏

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

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録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禄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之精歟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温故知新可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説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之心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産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惰卒暴百揆蕭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顒顒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齧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術忍令宗廟有隳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此下陵上替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譴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賢良者而師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乾乾以徼福於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為和氣矣又臣言滅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愚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為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

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遲疑於改更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令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

李華字遐叔趙州人官至檢校吏部員外郎

中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嘗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生入死法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柔不賞削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柔不賞刓柔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鐏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武后廢中宗為廬陵王賴仁傑力得還東宮自君弱臣彊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燬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誡

李翰趙州贊皇人華之從子擢進士第官左補闕大歷中客陽翟死

進張巡中丞傳表

巡鄧州南陽人開元末進士為楊國忠所惡調真源令祿山反巡起兵討賊後與許遠同守睢陽城陷不屈死翰素與巡善巡死後人媢其功頗有異論翰乃傳巡功狀表上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輦車輦輿車也

（音而）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搆亂函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心腹（雍丘令令狐潮舉城附賊巡逐潮守雍丘潮引兵來攻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遂敗走）及魯炅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賊將武令珣田承嗣圍炅於南陽凡周歲城中食盡炅力竭不能支遂棄城奔襄陽）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哥舒翰守潼關引兵出遇賊於靈寶為賊將崔乾祐所敗賊遂入潼關）兩宮出居（謂玄宗幸蜀肅宗奔靈武）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為之郤賊乃繞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彊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氣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嗽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羣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矜緜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易大有卦象辭君子以遏惡揚善）為國之體録用棄瑕令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録瑕棄用非所以奬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讎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

不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
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巡則
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
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
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鄧一戰
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纔接而城陷此天
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至德二載九月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西京賊將安守忠李歸仁等夜遁子儀遂克華陰弘農冬十月睢陽陷是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
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
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
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乘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
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
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在周典
巡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
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史記齊桓將封禪管仲諫止之略而不
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
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蒼黃小過也以蒼為黃其失不相遠輕於
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
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
及嗣賞延於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令巡子亞夫雖
受一官不免饑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完臣謂
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彊死為厲遊魂為變有
所歸往則不為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
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并將士大作
一墓而葬使九原之魂猶恐效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
既感幽明且無寃厲亦國家忘過旌善垂誡百世之義
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令巡死大難不覩
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寖悠或掩
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
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儻以臣所撰續列

史官雖退死丘壑骨且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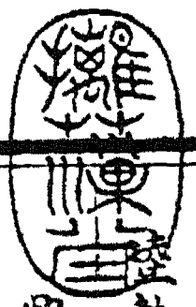
謹案第四十二頁後四行狄虒彌建大車之輪刋本虒訛虎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三目錄

唐



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詔

興元元年命馬燧渾瑊拍討河中制

興元元年命李晟制

論治亂之略疏

論徵稅疏

論納諫疏

論關中事宜狀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請罷瓊林大盈庫狀

論兩稅以布帛為額狀

請罷兵狀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三目錄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中博學宏詞德宗時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論裴延齡姦邪帝發怒欲誅之賴陽城等力救乃貶忠州別駕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宣

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詔德宗因朱泚反出幸奉天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贄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歷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帝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所撰赦文示贄贄曰動人以言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別為詔

言明赦曩事無所掩覆也惟我烈祖邁德底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亭育即亭毒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民空於杼軸杼持緯器布帛織成者以機軸卷之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陵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唐太廟有九室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泉谷即淵谷唐人避諱改之賴天地降佑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明徵厥初

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命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狥羣情苟膺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慙懲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羣臣上德宗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數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已弘物子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等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朱滔雖與賊泚連坐滔泚弟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一切不問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録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褒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見危致命

先哲攸責掩骼埋胔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遞給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歎道路無聊沉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建中四年戶部侍郎趙贊請稅屋間架及除陌錢至是始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克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鈐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遞給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歎道路無聊沉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建中四年戶部侍郎趙贊請稅屋間架及除陌錢至是始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克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

洞識韜鈐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遞給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歎道路無聊沉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建中四年戶部侍郎趙贊請稅屋間架及除陌錢至是始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克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七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詔下四方人心大悅山東宣布詔書士卒皆感泣

興元元年命馬燧渾瑊招討河中制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反詔馬燧渾瑊討之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於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未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候委之

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赴難解圍盪
寇朕甚德之懷光初自蒲城趨涇陽敗朱泚兵于醴泉遂解奉天之圍位極上台寄
崇統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
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時上欲親總禁兵幸
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此策也懷光懼反謀益甚對使者投鐵券於地崇信讒
邪却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姦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
實優容任遇坦然如初凶德既盈醜迹彌露謀危社稷
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畏忌懷光養子石演芬告懷
言吾與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遁窮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遠違
陵寢懷光逼帝自奉天幸山南大懼失墜為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
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沮姦
謀詭稱効順累陳款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勳務欲全
貸授以師保之重疇其井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始終
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備時授懷光太子太保罷其
宣諭之懷光左右殺渠父及中
使誘守盈復治兵為拒守之備副元帥等宮遣孔巢父往
義之軍朔方軍士於安史亂後最為有功推忠義軍
因茲脅從與與同惡謂

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神所共棄討除大憝
招輯非辜爰咨輔臣以董戎寄檢校司徒平章事北平
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閎達秉鈐難奪之節負不羈之
才恒持至誠深識大體感慨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
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殿於非土隱若長城兵馬副
元帥樓煩郡王渾瑊淳粹積秉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
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辦節惟貞固在險
逾彰弘濟艱難茂昭勳閥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
全才安危注意副我憂矚時維二臣比德叶謀往濟多
難燧可兼克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等州節度并晉內諸
軍行營兵馬副元帥瑊可兼河中絳州節度觀察處置
等使仍克河中同絳陝虢等州節度及晉內諸軍行營
兵馬副元帥嗚呼朕之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
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代著忠
勞橫遭汙脅深所閔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
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迷拒順罰

止元克寧失不經無濫非罪列爵懸賞用俟勳賢布告
遠邇咸令知悉

興元元年命李晟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為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漢書丙吉以詔問邊吏具對見謂憂邊思職詳本傳故方嶽克寧疆埸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厚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律身推功以及下衆無犯命人用樂推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羣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阪蕩之中通鑑晟流涕誓衆決志平賊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克徒折北再駕而京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載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奭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搢紳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於回中秦葉回中宮在北定安定之間限界諸夷藩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晟鳳隴節度仍涇原節度

崇十連之統帥王制十國以為連宣威耀德罷警息人俾子仰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尹克鳳翔隴右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仍克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兼官勳並如故

論治亂之略疏初德宗倉卒變故每自尅責贊曰陸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令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上書

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戰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處限而加斂馬處限迫處期限也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設名目徵之別配不足於是權筦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

下悉而東征邊備空缺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見稅侯王之廬篡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闕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失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讟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何音訶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委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繫傳辭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然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論徵稅疏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郵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夐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蠻事方興已輸繅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斂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東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論納諫疏　德宗謂贊曰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險人賣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弊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于朕以自取名故頃不詔次對豈曰佞哉贊因上疏諫

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民者至愚而神蚩蚩之倫或昏或昧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狥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

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詩烝民之篇）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責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奸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參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言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强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辨而衒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

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得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

論關中事宜狀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之則危居重以御輕倒持則悖悖特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恚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圭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美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又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

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禄山竊倒持之柄（漢人言秦倒持太阿授楚以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強本之意則忘泛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肅宗年號）大懲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代宗帝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内寇則崤函失險外寇則汧渭為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宫廟無虧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于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而臣未達敢獻所憂

先皇帝還自陝郭懷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非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攝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蠚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以來絶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時建中四年李懷光以朔方軍馬燧以太原軍討田悦兵不解）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唐兵志左右龍武左右神策為六軍神策軍最威時李晟哥舒曜等皆以禁兵出討賊）倘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

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挐挐相搏持也音恥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謂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巳淄青節度使李寶臣成德節度使梁崇義山南東道節度使田悅

魏博節度使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盧龍節度使李希烈淮西節度使是也既而正巳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辛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狗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馬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殲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篡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闕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唐北軍舊制中時悉在行營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圉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

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姚令言朱泚之變果如贊所料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鑿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闕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

里之上脅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令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議制置則強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陛下倘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芃援東洛芃河陽節度使懷光救襄城李懷光節度使希烈兖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名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時神策軍使白志貞奏遣節將子弟東征河北既有馬燧抱真李抱真昭義節度使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勑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進郵勤懷遠縣所稅間架權酒抽貫貸商點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權酒抽貫貸商點名等請如此類一切停罷則與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梦無易於此謹奏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通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已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慺慺血誠復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慚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

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為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已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違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明四目達四聰舜典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大禹謨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仲虺之誥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篇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泰誓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

兆夷人離心離德秦誓言違衆也詩曰汝悆悆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並大雅蕩之篇）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仲虺之誥）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大雅桑柔篇）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進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蕪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

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寖遠中宮之威柄漸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臣自他然其失一也獘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神龍中宗年號景雲睿宗年號）皆嬖倖亂朝忠義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尊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于廊廟諫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聞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啟啟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

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啟城府推心與人豁披胷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謀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啟啟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

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遂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倒對使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儉諂敝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徵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監天寶致亂之所以

天寶明皇年號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乎聖慮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奉奉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請罷瓊林大盈庫狀

瓊林大盈庫 贊上疏諫

臣聞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

誠懼貽貨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聚而厚其幣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

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慾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闥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漢文帝卻千里馬晉武帝焚程據所獻雄頭裘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遵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繇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時京城未復師旅方殷痛呻吟之聲嘆咿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薦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忽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旰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捍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恚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其殷鑒與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侈善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惠其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辨察至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

三無私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

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唐制國用出入皆領於度支）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資英聖倘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謂朱泚兵圍奉天時也）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隆典整緝梦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

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悋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疏奏帝即命去其牓）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狀（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法為定而均收之焉）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泉貨之法（泉錢也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如泉文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人代以錢字周官有泉府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

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稅租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莫緝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絁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

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為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為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為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漢俸祿自萬石以下至百石）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狥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

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司有準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令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

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

急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獎公賦已重別獻繼興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歷之間（代宗年號）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閭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休明將期致理急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歷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剸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乎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

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慼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請罷兵狀 貞元元年馬燧李懷光既平憲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

李希烈者

因上奏云

兗梗殲盪闕畿廊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澈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馬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吳尅勁越夫差啟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

輩幸兗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起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階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芟夷繼起劉文喜梁崇義皆當時叛人也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逢無結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吳尅勁越夫差啟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劒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兗獷匪人亦必革心為之獻款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鴟以好音消浸淫為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興元元年王武俊田

悅李納去王號謝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謂韓滉陳少遊等）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絶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蠲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廐牧以張武莫敢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威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震矣洎涇卒唱亂汴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闥獯獫擇肉於馳道（獯獫獸名能食人）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宗郊服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

之亂海內沸騰倘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會不蒂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先是德宗赦田悅李納罪而猶未敢純朱滔至興元元年見大赦令皆上表謝罪）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國家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

崛强之由内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説命又曰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大禹謨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鈐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連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朗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訛誘妄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我已竊發於都輦蕭墻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污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悦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克必將誑齊其同惡之徒間説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寇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

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
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啓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
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
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
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
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
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
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
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
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
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
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
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
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
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
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
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沘之偷居上國沘僭偽京師故曰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開元時以河中為中都歲未再周相次梟
殄實衆憑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
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
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惡無所問河中指懷光赦
淮右僭逆之罪咸與維新淮右指希烈蠲貸疲旰休罷戰士
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
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
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
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
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
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
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
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
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者唯希烈一人而
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

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
靦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
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
欲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勑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
其窮乃是猞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
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
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
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
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
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
此倘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抄其招諭之辭詳陳
禦之畫伏候宣許方敢以聞謹奏書奏帝從之詔諸
道與淮西接者各
境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
餘一無所問希烈果窮蹙為其將陳仙奇毒死妻子
皆伏誅如
贊所策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四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作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四目錄

唐

韓德輿

兩漢辯亡論

答柳福州書

陸贄翰苑集序

高郢

魯議

柳冕

再答張僕射書

與權德輿書

復杜相公書

梁肅

補闕李君前集序

代太常答蘇端駁楊綰謚文貞議

沈既濟
論行辟名之法疏
于公異
收西京露布
裴度
諫用皇甫鎛程异為相疏
論魏弘簡元稹疏
李絳
請崇國學疏
論裴均進銀器狀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四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權德輿

字載之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憲宗時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病乞還卒於道德輿貫綜經術貞元元和間為縉紳羽儀云

兩漢辯亡論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子以為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禍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禹為丞相廣歷太尉）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克洽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基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

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俱成帝年號）之間天地之青屋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誦小雅十月之刻（十月之交刺厲王也時宰政者有皇父卿士之屬）乘其嘳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寖盛之勢上下恬然晻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靡面別廷辯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放決之時方且眩小男於牀下官子壻於近郡（漢書天子幸禹第禹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上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欻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遠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蠶吾獨異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戒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質帝崩廣與李固杜喬趙戒等欲立清河王梁冀欲立蠶吾侯廣戒懾憚不能與爭而李杜堅守本議冀訴太后先策免固）竟使清河徙廢蠶吾為梗（蠶吾王志既立是為桓帝清河王徙桂陽自殺）邦家淩夷漢道日虧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宦官使牢修上書告李膺等交結遊士誹訕朝廷於是大治鉤黨名士無免者中常侍迭用事以訛亂亡）赫漢室化為當塗（三國志裴注當塗高者魏也言當道而高大者魏明魏當代漢）羣秩埋輪（桓帝時選八使巡行風俗綱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梁冀）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尊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貌安之時則務小忠

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靈著漢書禹見時有變異若著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沮立后於探籌後漢書順帝欲立后上體不安擇日潔齋露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后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廣上疏諫乃立梁貴人為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熾焰焰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世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隲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殷高宗夢帝賚良弼得傅說周文王卜田渭陽得太公望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辯其所以然

答柳福州書　柳冕為福建觀察使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繇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輕重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為仁由已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之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進士初牓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辯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

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擬擬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義則面牆木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伍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求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令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倘有司率情下上其才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強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強之道耶大凡常情為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御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不同豈古化質遠之不可復耶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慚怍無量德輿載拜

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文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東陽侯張相如絳侯周勃及灌嬰之屬皆害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也方鑿圓枘鑿穿孔也枘木端所以入鑿宗玉九辯曰圓枘而方鑿吾固知鉏鋙而難入○鑿音造枘音芮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調渭南主簿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卒

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抱真節度使義成軍節度使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謨猷獻替所親信有時讜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名公不至法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實參納劉士寧之賂為李泌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鑒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

喪沒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擢古揚令雄文藻思數之為文詰伸之為典謨俾僄僄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房喬魏徵姚崇宋璟）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蝟蟝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

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蕪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高郢字公楚衛州人寶應初及進士第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出為華州刺史尋內召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謚曰貞

魯議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沒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屬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豈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曾謂昊天上

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觀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祭禮祝於始嘏於終告神之辭也常古常事古法也大嘏大福也見禮運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譏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小雅角弓篇魯僖用王禮其臣亦用僖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左傳富辰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餞周公於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於沃丁太戊亦未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太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於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勳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

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柳冕字敬叔蒲州河東人芳之子官至福建觀察使卒贈工部尚書

再答張僕射書張僕射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

辱還答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輒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為之時天且不違況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五干湯其道乃行天為之時也商鞅以彊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為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列子太行王屋二山高萬仞愚公年九十欲移之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指朔東一指雍南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犬戎殺幽王申侯立故太子宜臼無知亂齊齊公子知弒襄公管仲霸之晉室中絕王導興之太平干紀姚宋挫之太平公主高宗女武后所生睿宗立明皇以太子監國主欲廢之姚崇宗璟知其謀請出主於東都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志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為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寃白

與權德輿書

寃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閣下豈不謂然乎

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緣而進腐生豎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於誦注者與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内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内人物顒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繇於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冕頓首

復杜相公書 杜黃裳字遵素元和初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去年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房喬杜晦如徐陵庾信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為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屈原宋玉文而不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揚雄司馬相如置身聖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陵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

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
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
蕭何曹參不能變淫靡之體二荀雖盛荀彧荀攸不能變聲色之
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
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
當時君子恥為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
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楊荀陳楊震楊秉楊賜楊彪荀淑陳寔並東漢人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
文章之士不得行東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猶有三代
之風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荀孟賈生荀況孟子賈誼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
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
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
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
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
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

一也變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
尊經術畢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
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冕載拜

梁肅

補闕李君前集序　翰趙州贊皇人華之子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
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
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
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
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覇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
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
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搏之以氣氣不足則飾
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
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
雅革浮靡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
則李員外華名萼常侍華名頲賈常侍至名曾獨孤常州及名比肩

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詳博馳驟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叙治亂則明白坦蕩衍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咏性情探徵賾寂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誡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温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閼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君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補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君筮仕值敝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天寶末房

公琯韋少師陟薦公克史官諫司之任當國者不聽乃已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噫昔之賢人運與事幷得信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道喪鉄黄鍾毀棄若孟子軻荀士安多病皇甫謐字士安有風痺疾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於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禄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皆仲宣之義王粲幼為蔡邕所器粲嘗過邕邕倒屣迎之賓客盡驚邕曰此有異才吾家書籍當盡與之故書於篇

代太常答蘇端駁楊綰謚文貞議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没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於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存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遊嘗為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

卓犖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況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為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泄致辭患自擬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餘公膺大任任職月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啓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為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詰秉銓衡處咸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私廟家祭之閥併責於一名哉蘇端原駁謂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在取坦然明白章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時於知人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材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誅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中宗崩遺制相王輔政瓌正色拒之楚客等怒卒削遺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温欲停相王輔政瓌正色拒之楚客等怒卒削遺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言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在取坦然明白章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時於知人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材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誅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中宗崩遺制相王輔政瓌正色拒之楚客等怒卒削遺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温欲停相王輔政瓌正色拒之楚客等怒卒削遺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言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在取坦然明白章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時於知人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材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誅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中宗崩遺制相王輔政瓌正色拒之楚客等怒卒削遺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温欲停相王輔政瓌正色拒之楚客等怒卒削遺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言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在取坦然明白章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時於知人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材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誅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中宗崩遺制相王輔政瓌正色拒之楚客等怒卒削遺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温欲停相王輔政瓌正色拒之楚客等怒卒削遺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言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在取坦然明白章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時於知人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材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誅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中宗崩遺制相王輔政瓌正色拒之楚客等怒卒削遺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温欲停相王輔政瓌正色拒之楚客等怒卒削遺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言謂館懸於蘇魏故答之云然蘇魏引以為謹上參宣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為定制乎蘇魏皆謚文貞蘇端原駁引以為

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沈既濟蘇州吳人官至禮部員外郎

論行辟召之法疏

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垂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齊隋叙置多由請托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利之常典今吏部之法慮矣不可以坐守刓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聽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斥大正典刑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竊名僞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寬事費而官審賢者不奬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臣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行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況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益久乎

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

于公異蘇州吳人擢進士第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公異與陸贄故有隙贄執政奏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詔賜孝經罷歸田里

收西京露布為西平王李晟作帝覽之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再三咨歎

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昫嫗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忠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克氣母莊子伏羲得之以襲氣母注襲入也氣母元氣之也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制姦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載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叛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姦徒榮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宮闈莊子曰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言泚如腥腐之肉能使羣賊附之也散作旬始之妖孛於躔次旬始妖星先皇懷柔河朔敷佑下人先皇謂代宗也河朔諸將多安史餘孽皆錄用之錄其率化之類優以登賢之禮大歷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綵為其下所殺擁朱泚為留後上許之九年泚入朝賜第居京師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闕茸之質冀革桀驁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未生槎枿之萬孽狗吠豺牢之主左傳國狗之癡無不噬也癡狂也

駐蹕帝遣中人慰諭涇原卒不聽幸奉天而泚乃肅兵安忍吁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泚自將犯奉天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毒王師以薁尾薁蝎也鄭人訪子產曰其害於人也罪踰羿浞羿滅夏寒浞滅羿惡貫梟獍梟食父破獍食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嘗膽思齒劒者投袂而興爭剸刃者不期而會李晟李建徽楊惠元等赴長安韓遊瑰渾瑊李懷光援奉天陰與李懷光通謀泚敗於奉天貶懷光於梁叛楊惠元賊勢復振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曆算恭行天討興元元年正月帝再幸梁州加

晟同平章事晟得制痛哭謂將佐曰長安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流涕誓衆決志平賊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禍牙饗社禍祭名詩是類是禍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五月晟牒渾瑊城駱元光尚可孤集京城下略灞滻以揚旆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堨城中水絕泚東出灞水與王師戰大敗奔還睢苑囿而下營晟以賊重兵皆聚苑中遂自苑發之土伐堅雲舒塹與塹同畝土也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渠魁鼓僵旗猶輕小利賊初淩犯已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左傳中權後勁名勝風於大旆兵法順風所向擊賊者勝萬畢術名風者當焚雞羽未鼓而人心粗厲左傳一鼓作氣先庚而軍令凝嚴易與五爻辭先庚三日取其剛斷也各懷報國之心爭淬復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啟行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夾川陸而左旋右抽詩鄭風清人篇左旋右抽旋車抽抽刃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晟自東渭橋移軍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保白華殿

鱗木華海賊蹭蹬窮波言鯨魚之失勢也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王佖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貙兇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諸軍分道直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霜刃交光而霍燿鼉鼓騰聲而隱轔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籍遂至於上蘭王師入孟涉屯白華殿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取彼鯨鯢既已生擒新書段誠伏莽中為王佖所擒誠即成諫也舊書作誠諫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係

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莊適莽蒼者三旬而返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加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鬬而雷馳姚令言張廷芝李希倩猶殊死戰伏千騎出官軍背戝以百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屏翳發向敵之風屏翳風神因禄扇燎原之焰因禄火神馬逸未止左傳張老御郤克及齊師戰於鞌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遂入齊師士怒未

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易師六三師或輿尸離上九有嘉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王融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攻其決河晉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十餘遍皆捷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剪滅纔欲乘陵曾之鎮刃之鋒由禮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疏鐏在尾而銳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署侍郎董奉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張芝史作張廷芝泚既敗與令言廷芝及源休兄子逐等率殘兵西走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

包藏逆謀參會凶德浸淫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啟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梁擒侯景分其體為三首送江陵手足送魏身陳於建康市未即燃膟董卓既誅暴尸市中卓素肥脂流於地守吏燃火臍中光明達曙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

鍾簴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祐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揚雄甘泉賦神莫莫以扶傾天降穰穰之福周頌執競篇降福穰穰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殼內再造可封之俗因橐不戰之兵詩載橐弓矢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周穆王夢遊華胥之國見列子熙然萬天之風古帝有莫天民見莊子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甫之文武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缺郤穀之詩書左傳郤穀說禮樂而敦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羣帥宣

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洪奔涇州其下韓旻等斬其首以降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官至宰相封晉國公卒贈太傅謚文忠

諫用皇甫鎛程异為相疏元和十三年憲宗既平淮西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遂以為宰相裴度極諫不聽求退不許因上疏奏之

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江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令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 承宗王士真之子為鎮冀節度時淮西平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 韓弘輿疾討賊 憲宗用兵伐蔡拜弘為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弘遣子公武領兵二千屬李光顏淮西平弘入朝以足疾命中人掖拜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 疏奏帝以為朋黨不省之省

論魏弘簡元稹疏 長慶元年以度為鎮州西面行營招討使度自將兵討王庭湊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稹以度望重恐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乃上疏云

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望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臣某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 穆宗尊號 纂承丕業光啟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天下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 成德軍都知兵馬使王庭湊作亂殺節度使田弘正奸臣作朋撓亂國政 奸臣指魏弘簡等 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計者耳臣比猶懷隱

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君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紀綱漸壞賄賂公行待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克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繫於安危痛此奸臣恣其欺罔干亂聖畧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所與佞幸亦無讎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奸臣之黨竊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悉數其罪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衆逐便討賊奸臣之黨尤所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杜塞復與一二險佼同辭合力或令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拽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亦有熟

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在則河朔逆賊雖平益熾臣伏讀國史知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甸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代宗時官官程元振用事人情胥怨吐蕃黨項犯京畿徵兵無至者遂蒼黃出幸至陝州柳伉請誅元振乃放歸田里今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觀竟邪有曛日月臣不勝感恩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奉表以聞倘陛下未甚信臣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僚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疏奏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積輸林而恩遇如故

李絳字深之趙本贊皇擢進士宏辭元和中授翰林學士擢平章事文宗立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兵變遇害

請崇國學疏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

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於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幷為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

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贍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辯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於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復覩儒道之盛故太學興廢從古至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於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

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湯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闕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廄園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廚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明帝幸辟雍禮畢坐講圜橋門觀聽者億萬計）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茲廢墜弘於教化無裨聖教以助皇風

論裴均進銀器狀（元和二年春德音以天下方鎮因緣進獻裒刻百姓賦斂

頻重外以進奉為名內以貨財為事遂有痛哀之詔斷方鎮非時進奉其夏襄陽節度使裴均素交結內官恃其援助遂進銀甕銀盆之類萬餘兩憲宗納之學士李絳等論奏

陛下聖明之德超邁百王英特之姿跨越千古察百役之繁猥愍萬人之愁苦念杼軸之積弊知姦臣之狗私外以進入為名內以賄遺為計厚斂於下半入其家所以特降鴻恩大拯頹俗罷方鎮不時之貢禁天下無藝之費蘇息下民革除宿弊頒宣之日遐邇畢臻感恩涕泣仰德歌舞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覩聖時利澤布於四海德施周於萬類家吟戶詠氣舒目明纔及數月令自廢罷受納裴均所進銀器天下之人皆謂詔書不信必為陛下以財貨為先此甚非益於盛德也其裴均行不由道姦以事君固違制書敢進銀器此是試陛下之意若不容納必知英主不可以利啗則須恭守典憲遵奉朝廷若為受領則知聖懷必可以財動因此厚斂於下此不忠不誠之大罪也儻陛下以裴均位當藩鎮宮既不違制文又免入內庫無虧聖政以示外方憲宗覽疏驚曰我事繁都不記得許令受納是我誤也所進到前發來裴均特赦其過依卿所奏便送納度支收管其日遂令中使押領銀器於中書宣示宰臣云裴均勅進此銀器緣赦書未到前已在道路所以特赦其過並令送納度支所宜知悉宰臣驚悅狀稱賀中外皆喜上之從諫求理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

93

吉林人民出版社